武俠世界

臥龍變（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馬騰．著

江湖詭詐、兇險難測，人在江湖，自不免會遇上各種各樣難以預測的兇險，本故事所描述的，正是一雙年青男女，身不由主地被捲入一次武林慘變中，經歷一連串的生死一髮，詭詐難測的兇險遭遇……事情眞相大白時，兩人不禁目定口呆、啼笑皆非……



$4.00

第26年
14

編者話 江湖詭詐，兇險莫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今期馬騰撰寫的巨型小說「臥龍變」就是講述江湖上各種各樣難以預測的兇險事件，故事中的一對俠侶由於某一事故，身不由主地被捲入一次武林慘變中，經歷一連串的生死一髮，詭詐難測的兇險遭遇……過程之緊張，刺激，保証令你難以相信，是馬騰先生今夏首部精心傑作，敬希先睹爲快，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名作家海泿君，相信在本刊讀者腦海中不會遺忘，他過去在本刊發表的作品俱屬短篇故事，文筆流暢，題材超穎，今期又特別邀請他再度爲本刊撰寫一部短篇「俠與盜」，內容相當精采，幸勿錯過。

** ** **

一輛詭異的車，一匹奇特的馬，一個難得的人……下期出現在淩波的小說——「太原風雲」裡，你說這個難得的人行俠仗義，不見得，你說他爲禍武林，也不見得，可是，他就是單人匹馬與江湖上的第一教門交上了手，他冷酷無情，神出鬼沒。江湖中人爲何對其咬牙切齒？究其原因，並不簡單……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4期
（總號13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臥龍變

文·馬騰
圖·可飛



神秘幪面人 連環施毒計

阡陌縱橫，菜花送香，好一幅郊野秋色圖。

這時候應該是深秋時節了。

但今天的天氣却特別暖和。

這大概是今天秋風不勁，陽光普照的關係吧。

這種天氣，在深秋的季節來說，確是少有的好天氣，若是在今天郊遊，確是選對了日子。

一陣微風吹來，翻起一片油菜花那金黃悅目的浪海，香氣隨風飄送，也將一些熟透了的菜花吹起，飄舞着逐風而去。

兩條纖巧婀娜的身形乍然間在花浪起伏中，出現在油菜花田的阡陌上。

那一紫一青的衣衫，在風中揚動，與油綠金黃的菜花田，形成了强烈的對比，也映襯得菜田更加富於圖畫的色彩。

而那一紫一青兩條婀娜的身形，飄舞中，有如兩隻美麗的彩蝶，在花間飛舞。

近了，那一紫一青兩條身形，在花浪中顯露出她們嬌美的容顏來，原來是兩名二十不到的活潑少女。

從兩名少女的一身衣着上，可以分辨出身穿紫色衣裙的是主人身份，那穿一身青衣直裙的，是一名丫環。

這兩名少女在菜花田間有如翩舞般輕巧地走着，那白中透出嫣紅的臉頰，細滑得令人忍不住要輕輕地撫摸一下，這主婢二人，清麗得令人看了心中舒坦不已。

驀地，一陣勁疾的秋風掠來，那起伏如軟緞一般的菜花田，「花」地向兩邊一分，一條黃衣人影從分開的菜花間飛了出來，那種姿勢看來倒很美妙，但却給人一種輕狂的感覺，那就像花間的浪蝶一樣。

那浪蝶般的黃衣人影劃了個半弧，逕撲向那兩名少女，雙手一張一伸，摸向兩名少女的臉頰。

這人好輕薄狂放，十足十有如一隻採花取蜜的浪蝶狂蜂。

兩名少女顯然料不到菜花田間，居然匿了人，驟眼見那黃衣人影飛撲過來，伸手摸向自己的臉頰，一刹那皆變了臉色，紫衣少女驚叱一聲，身形一扭一閃，同時間衣袖急揚，春葱也似的一指自衣袖中飛出，點向那黃衣人影的腕脈！

那青衣女婢却閃避不及，臉上一熱，被那黃衣人在臉頰上摸了一把，發出「嘖」的一聲讚嘆聲。

那青衣女婢被摸了一把，心中又氣又急又羞，飛紅上臉的霎間，怒叱一聲，衣袖一展，一掌拍向那黃衣人的腰間！

那黃衣人「哈」地輕笑一聲，右手疾縮的同時，身形「呼」地翻了起來，不但避過了紫衣少女點向他右腕脈的一指，同時亦巧妙地避過了青衣少女的那一掌，身形自兩名少女之間的上空翻過，腰身一擰，飄落在花田上，一雙脚就踏在那在風中搖曳起伏的菜花之上，就像蝶兒棲止在花瓣上一般，身形隨着搖曳顫震不巳，却就是沒有踏折了一朵菜花！

這一份輕功，高明到令人咋舌。

紫衣少女與青衣少女一眼看到，臉上同時現出驚容來，紫衣少女目光往那黃衣人的臉上一瞥，禁不住脫口驚呼出聲：「是你！浪蝶花青！」

花上黃衣人輕狂地一笑。「楚小姐，當今武林之中，除了我花青之外，又還有誰有這樣大的胆量，敢向妳楚小姐主婢無禮輕薄？」

這踏在黃花上的黃衣人浪蝶花青，年約二十許三十不到，乍看之下，倒也人材出衆，唯是稍爲看清楚一點，就會發覺，此人相貌雖然不俗，但却一臉輕佻，給人一種輕狂荒誕的感覺，就像浪蝶狂蜂，沒有半絲穩重之態！

但提起浪蝶花青，在當今武林江湖中，却大大有名，那是因爲他一身輕功高明得可以，武林中，輕功還在他之上的，相信沒有幾人，而他的手底下也很硬，不過，此人雖然生性輕狂，但却沒有淪爲採花淫賊，却仗着出衆的相貌，到處竊取少女的芳心，到處留情，凡是被他弄上手的少女，莫不被他遺棄，其行有如浪蝶般到處採花，却不負任何責任，故此，江湖上便送了一個浪蝶的外號給他。

也幸好他從來不作霸王硬上弓的淫賊行徑，故此，他雖然騙了不少女子，但却不至像採花淫賊般，不容於武林同道，只是不齒他的輕薄行爲，沒有對他採取劍誅刀伐的行動。

這也就是他得巳見容於武林江湖的原因。

× × ×

被浪蝶花青稱爲楚小姐的紫衣姑娘，沉下臉來，哼了一聲，冷聲道：「花青，你果然好胆量，你這是什麼意思？」

花青一雙色眼在紫衣姑娘的身上毫無顧忌地溜轉着，嘻嘻笑道：「楚小姐，此情此景之下，當然是欲一親芳澤也！」

「大胆狂徒，胆敢對我家小姐這樣說話，你大概是不想活了！」

那青衣女婢適才被花青在臉上摸了一把，心中仍然有氣，說話間，身形陡地掠了起來，一掌拍向花青的臉上！

紫衣少女見婢女小青動手，本欲喝止她的，但轉念一想，「這花青剛才這樣輕狂無禮，讓小青教訓一下他也是好的！」便打消了原先的念頭。

花青正想答話之際，瞥到小青飛身一掌摑來，却連眼色也沒有變一下，反而「嘻」地笑了一聲，「啊唷唷，你這小妮子是怎麼哪？春心動了？居然投懷送抱！」嘴上輕薄，身形却忽地隨着起伏的花浪一仰一沉，接又一起，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

身法，總之巧妙地避過了小青一掌，而且，在他身形一起的刹那，小青看來就像是小鳥依人般，飛投向他的懷中。

這眞是玄！

紫衣少女一眼看到，失聲呼叫的刹那，小青已被他張臂一摟，摟在懷中，「嘖」地一聲，在她的臉上香了一下。

紫衣少女看到花青對小青那種輕薄猥褻之態，又氣又怒，同時臉上亦不由發熱，怒叱一聲：「花青，你這淫賊，本姑娘今日教你知道輕薄無行的下場！」

說着，「鏘」然拔出腰間長劍，就要出手。

小青被花青摟着，臉上還被親了一下，氣怒羞急得她花容乍變，差一點沒有哭出來，銀牙一咬，俏目中殺機閃現，一掌飛切向花青的喉頭！

花青的反應好快，隨着發出的一聲狂笑：「唔，小娘子好香好滑的香頰啊，唏，怎麼妳的心腸却這樣毒？」

說話間，就在小青一掌堪堪切到他喉頭的刹那，雙手疾往外一送，小青便身不由主，「呼」地被拋了出去，飛向仗劍欲動的紫衣女郎。

小青被花青那一拋，居然施展不開身形，扎手舞脚地像塊石頭般飛撞向紫衣少女那邊。

紫衣少女睹狀之下，只好偏身旁閃，同時左手急抓，準確地一把抓住小青的裙帶，輕輕將她放到地上。

小青被花青輕薄了一下，羞憤得無地自容，落地後一跺脚，便欲飛撲過去，與花青拚命。

紫衣少女却及時一把抓住了她，同時喝道：「小青，你難道還想被那狂徒所辱嗎？」

這句話還眞管用，小青一聽，嬌軀震顫了一下，急忙煞住身形，但却咬牙切齒地怒視着花青！

花青伸了一下舌頭，嬉皮笑臉地道：「嘖嘖，小丫頭妳是怎麼哪？只不過被花某親了一下，又不是眞箇消魂，欲生欲死，何必一副痛不欲生的樣子呢？」

小青臉上陣紅陣白，眼中流出淚來，恨恨地叫了一聲：「小姐，那賊子……」

紫衣少女這時反而冷靜下來，柔聲安慰小青道：「小青，別氣，上了那狂徒的當，那狂徒正想咱們生氣而亂了方寸，讓他有機可乘，他雖然適才在妳身上佔了便宜，但他一定會後悔的！」

小青聽了紫衣少女這番話，才消了一些恨怒之氣，仍然怒視着花青。

花青接口笑着說道：「楚小姐，我花某人做事從來都不會後悔的，難道你沒有聽聞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句話麼？只要能够一親芳澤，花某雖死無憾！」

紫衣少女目中殺機一閃即隱，吸了口氣，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冷哼一聲道：「花青，你盡管在口舌輕薄吧，本小姐或許奈何不了你，但本堡却不會放過你的，走着瞧吧！」

說完，便望也不望花青一眼，對小青輕喝一聲：「小青，咱們回堡！」

站在菜花上的花青却了無懼色，反而哈哈狂笑起來，狂笑中，身形陡地掠了起來，「呼」地一聲，落在紫衣少女的去路前面，阻住了兩女的去路！

紫衣少女臉色遽變，振劍叱道：「花青，你想怎樣？」

花青臉容一沉，邪惡地冷笑道：「楚小姐，你是個聰明人，花某既然胆敢在此對妳無禮，又焉會懼怕貴堡的人，當然也不會就這樣輕易下放你主婢回堡，難道妳兩人不想嚐試一下人生樂趣之滋味？」

說着，一步步向紫衣少女主婢逼去。

紫衣少女不由吸了口氣，手中劍一伸，斜指向逼過來的花青！

要知道這紫衣少女乃是雄踞鄂北的楚家堡堡主楚高揚的掌珠楚湘湘，而楚家堡能够雄踞鄂北數十年而威名不墜，那自然具有不可輕侮的實力，而事實上，鄂北道上的黑白兩道武林人物，有那一個敢動楚家堡的一磚一石？除非那個人活得不耐煩了！

而楚家堡自創堡以來，便隱隱然成爲領袖鄂北武林道的一股沒有人敢抗爭的一股勢力，堡主楚高揚自接掌堡主之位以來，更是聲譽日隆，江湖道上，只要提起風雷刀楚高揚的名號，相信沒有什麼人不知道的！

連當今武林的五大門派，對楚家堡也不敢稍有輕視之意。

楚家堡這十年來，從來沒有出過任何事故，可謂風平浪靜。但今日，涙蝶花青不知是發了神經還是吃了豹胆熊心，居然敢對楚湘湘無禮，莫非他眞活得不耐煩不成？

×　×　×

涙蝶花青大概眞的是活得不耐煩了，對於楚湘湘指向他胸前，隱隱罩住他身前五大穴的長劍，居然孰視無睹，依舊逼向楚湘湘！

楚湘湘的年紀雖然只有十八歲，還很年輕，但却是個心思靈敏，很有主意的女孩子，不像一般嬌生慣養的女孩子那般任性而爲，只懂得使氣撒嬌，尤其是這個時候，見到花青不顧她的長劍指嚇而逕直逼過來，必是氣惱使性，不顧一切地一劍刺過去。

楚湘湘果然是個聰明的女孩子，沒有因爲花青那樣大胆輕視她而生氣，反而心頭一驚，暗自想道：「這狂徒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莫非他這一次找上我，是有計劃的行動？」心中這樣想着，口中却叱道：「花青，你若逼前一步，本姑娘便教你血濺五步！」

花青曖昧地一笑，仍不止步，連續上前道：「楚小姐，楚湘湘，小生只想與你親近親近，妳又何必兇巴巴的，拒人於千里呢？須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難道妳連這一點也不懂的麼？」

說着話，他已逼前了三大步。

而楚湘湘的長劍劍尖，距他的胸前不到兩尺！

楚湘湘柳眉一豎，嬌靨含煞，長劍一振，便欲刺出去，但陡地心頭一動，硬生生抑住欲動的劍勢，反而退了半步。

小青直恨不得楚湘湘一劍在花青的胸口上刺出一個透明窟窿來，見楚湘湘不但不出劍，反而退後，忍不住哼了一聲，氣恨恨地自楚湘湘的身邊側身閃了上去，振

劍便欲刺向花青。

楚湘湘臉色陡變，疾叱一聲：「小青退下！」叱聲中，一手將小青扯得向後退了一大步。

小青滿臉不解地望着楚湘湘，口齒微動，急叫道：「小姐，妳爲何不讓婢子動手？」

楚湘湘沒有看小青一眼，目光緊緊盯着神態顯得出奇地從容的花青，說道：「小青，別意氣用事，妳不覺得這狂徒的神情鎮靜得令人感到可疑麼？」

小青聽了楚湘湘的話，再仔細打量一下花青的神情，深覺小姐說得有理，這狂徒確是鎮定得有點邪門，心中不由想道：「這狂徒莫非有什麼仗持不成？」

花青適時接口笑道：「楚小姐，妳是怎麼哪？是否忽然對花某心生好感，所以下不了手？」

語聲一頓接道：「若是，花某眞是受寵若驚，意亂情迷了！」

說着色迷迷地逼前了一步！

這一步邁前，他的胸口幾乎觸在楚湘湘的劍尖上！

楚湘湘臉色驟變，這簡直是欺人太甚，就算她內涵再好，可也忍不住了，微哼聲中，長劍立即擰腕刺了出去！

這一劍由於距離不到三寸，而她又是蓄勢刺出，故此，刺出的速度應該好快，而花青就算身法再快，也萬難閃避封擋得了！

但怪事却發生了。

只見楚湘湘全力刺出的那一劍，居然就像是拿着千百斤重的鐵柱般，去勢極緩，而且劍身顫動，大有力不從心之感！

故此，花青沒有閃避，只是神態悠然地伸手張開食中二指一挾，便輕輕鬆鬆地將楚湘湘刺出的長劍一把挾住，只是輕輕一扯，楚湘湘便脫手鬆開了長劍！

這眞是咄咄怪事！

憑楚湘湘的一身武功，雖然是女孩子家，但亦可算得上女中翹楚了，怎會這樣輕易就被花青一擧手便將長劍挾住，并奪去了？

這就不免顯得有點邪門了。

小青瞧得臉色大變，不明白楚湘湘怎會變得如此不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小姐，妳怎麼了？」叫聲中，她已奮不顧身地閃身衝了上去，擧劍便刺向花青。

這一劍刺出，她便立刻明白楚湘湘爲何會忽然變得那樣不濟了。

因爲就在她偏身閃前去刺出長劍的刹那，她感到全身酥軟，手脚無力，故此，她閃前的身形幾乎站不住，手中的長劍亦差點握不牢。

這一驚，她差點驚得暈了過去。

這絕無疑問，是因爲她們已在不知不覺中，着了道兒，否則，不會這樣的。

故此，花青又很輕鬆地伸手奪去了小青的長劍。

不過，就算他不奪劍，小青也已感到快要無力握得住手中的劍了。

而這時候楚湘湘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來，不過，她却沒有露出驚怕的樣子，目光冷厲地望着花青，異常冷靜地道：「花青，你暗中施放的是什麼毒？」

花青雙手向後一拋，將奪自兩女的長劍拋掉，拍拍手，聳肩笑笑道：「別担心，那不是致人於死的劇毒，像你這樣可人的大美人，花某又怎捨得辣手摧花，所以，妳兩位別怕，那只不過是湘南百毒婆子秘製的軟筋酥骨無影散，只要一個對時，藥力自解，功力無損。」

楚湘湘聽得心驚不已，這時候她終於連站也站不住，軟倒在地上，但表面上，她却連半絲驚色也沒有顯露出來，寒着聲道：「花青，你好卑鄙！」

花青得意地一笑。「花青從來就不是君子，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小心提防我這個鄙卑小人了，所以，妳怨不得誰！」

語聲一頓接又道：「花某人有自知之明，若是單打獨鬥，我可沒有把握勝得了妳，那與其冒險，又費力氣，何不使一下手段，不戰而勝！花某人還想留下力氣，與兩位親熱親熱呢！」

楚湘湘主婢兩人聽得心胆俱裂，直恨不得一頭撞死，可惜，渾身酥軟無力，連咬斷舌頭的力氣也沒有，如何自殺得了？

小青首先尖厲地道：「花賊，你若敢對我家小姐……我做鬼也不饒你！」

楚湘湘雖則心胆欲碎，但却沒有亂，她只想能够拖得一時是一時，最好拖到堡中的人出現，那就上上大吉了。不過，這只是她的希冀，因爲她與小青出來時，雖然有人看到，但却沒有人知道她們會來到這菜花田中遊玩，故此，除非是有奇跡出現，否則，別指望有人能够救得了她們。

「花青，傳聞中，你不是那樣卑劣下流的人……」楚湘湘希望能够用話打動花青，並拖延時間。

花青却嘿嘿一笑，走上前摸了一下楚湘湘的臉頰，嘖嘖有聲地道：「好嫩滑的臉皮啊，眞是滑不溜手，嘻嘻，人總是會變的，我花某人以前還未見過像楚姑娘這樣令人怦然心動的大美人，所以，花某人一直是很斯文的，但現在却不同了，既然得罪了兩位，就算現在放了你們，楚堡主也不會放過我的了。既然這樣，那我何不幹到底，來個霸王硬上弓，快活一番，那才不會入寶山空手回，吃不到羊肉惹得一身羶？」

說着，又伸手去摸了一把楚湘湘的下巴。

饒是楚湘湘不同於一般的女孩子，但有生以來，何曾受過這樣大的欺侮，羞怒得她眼中淚花打轉，但仍然咬牙強忍着，強抑着心中的駭懼，咬牙寒聲道：「花青，你……若敢，本姑娘發誓，一定碎剮了你！」

「哈哈，能够一親芳澤，雖死何憾！」花青狂笑不止，「我花某人今日何幸，居然一箭雙鵰！」

「花賊，你不是人，你是一隻豬，一頭狗，不！豬狗也不如，你若敢對我家小姐稍有無禮，我小青只要不死，一定生啖你的肉！」小青淒厲地嘶吼着。

「小丫頭，你說什麼狠話也嚇不到我的。」花青淫邪地輕笑着，走向小青。「看不出妳年紀不大，却够辣，那就先試試妳的滋味如何吧！」

說着，伸手在小青的臉上捏了一把，俯下身來，將小青抱了起來，走向菜花盛放的田中。

可憐小青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根本無從反抗，就像一頭小羔羊般，任由花青的擺佈。但她雖然不能掙扎，口却能言，唯有不停地嘶罵。「花青，你這淫賊，你這殺千刀的，你一定不得好死，我不會放過你的……」

花青却邪笑道：「小丫頭，還是留點氣力，等一會才叫個暢快吧！」

小青刹時再也罵不下去了，眼中流出了淚水來，忽然哀告道：「花青，只要你答應不碰我家小姐，我什麼也依你！」

花青哈哈笑道：「怎到你不依，我爲什麼要依你的話，你與你家小姐都是俎上的魚肉，任由我擺佈，我才不會那樣傻，將到口的天鵝放牠飛走！」

小青只覺眼前一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小青是被一種恍似將她撕裂開來的劇痛弄得醒轉過來的。

她才張開眼，便見到花青就像一頭野獸般壓在自己的身上，她忍不住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

楚湘湘眼睜睜地望着花青將小青抱入菜花田深處，然後便隱沒不見，這刹那，她恨不得一死了之，可惜，她連求死也不能夠。

小青那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恍如在她的心中中插了一刀般，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也無法再支持下去，眼前一黑，亦昏了過去……

× × ×

黃昏過後，風大了，呼嘯掠過的秋風如寒風般凜冽，吹得落葉蕭蕭。

楚家堡由於楚湘湘與小青的未歸，引起了一陣慌亂。

因爲楚湘湘從來沒有外出至傍晚仍不返堡的，她每一次外出遊玩，總是在黃昏時便返堡，最遲也在傍晚前的一刻便返的，這自然引起了堡中的慌亂。

堡主楚高揚雖然生有一子一女，但由於女兒頗能討他的歡心，故此對這位寶貝女兒，有時候比對兒子楚白羽還要疼惜。

這倒不是他偏心，實在是楚湘湘太像她死去的娘，而楚高揚在夫人生前，一直是伉儷情深的，女兒既然酷肖她娘，很自然的，他便將對夫人的一份感情，轉投在女兒的身上，但那純然只是父母之間的那種親情。

而楚湘湘自小便聰明伶俐，討人喜歡，故此，一向以來，皆甚得堡中各人的歡喜。

就連他的兄長楚白羽，對她不但不妒，而且亦很疼惜她。

對於楚湘湘的遲遲未歸，最心急的自然是楚高揚。

他立刻指派堡中人手，打着火把，分成幾批，出堡四處搜尋。

而楚白羽由於關心乃妹的安危，亦跟着堡中人手，出外找尋。

爲了一個楚湘湘，楚家堡可說被攪得像一鍋沸滾了的粥般，沸動起來。

而出外找尋楚湘湘的人手，幾乎佔了堡中人手的一半。

起初，堡外還見星火點點，人影幢幢，煞是好看的，但隨着搜索的人手逐漸向四野搜尋開去，星火漸隱，人聲消寂，堡前又歸於沉寂。

楚高揚一個人獨坐在堡中大堂上，心中亂糟糟的，有如蟻咬般令到他心緒不能安寧下來，終於，他再也坐不住，霍地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疾步走到堂前，眼巴巴地望着從堂前通向堡門的那條足有丈許寬的石道。

這時候雖然已是晚飯時候，但堡中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是不敢吃，而是沒有心情吃。

每一個人皆被遲遲未返的楚湘湘弄得心頭沉沉的，而每一個人皆只掛慮着楚湘湘的安危，沒有想到肚餓那方面去。

驀地，一名堡丁神色緊張地奔向大堂這邊，楚高揚一眼看到，心頭一緊，忍不住一步踏下石階。

但他立刻就發覺到自己失態了，急忙止住脚步，只是緊緊地盯着那奔過來的漢子。

那漢子奔到堂前的階下，也顧不了喘幾口氣，便神色張慌地欲開口說話，但却給迫不及待的楚高揚搶先截住了。

「何剛，可是有湘湘的消息？」

那漢子何剛是負責堡門開關的一名頭目，聞言之下，愕了一下，才急巴巴地道：「堡主，還未有小姐的消息，倒是堡外忽然出現了一羣黑衣人，似乎對本堡有什麼企圖，故此特來禀告堡主！」

楚高揚先是聽何剛沒有女兒的消息，心頭一沉，有點失望，及再聽下去，不由臉色微變，心頭震動，疾忙喝道：「可有弄清楚他們是什麼人？」

何剛喘了口氣，搖搖頭道：「那些人一律黑衣蠓面，人數大約有百十人，一出現便直撲堡門，屬下見勢色不對，已下令關上了堡門，便趕來禀告堡主。」

楚高揚臉色又變了一下，揮手說道：「快回去緊守堡門，並放射旗花火箭，快去！」

何剛應了一聲，轉身急奔而去。

楚高揚即時喝道：「人來！」

隨着他的一聲喝，堂下牆角後轉出一名漢子，抱拳道：「堡主有什麼吩咐？」

楚高揚疾聲道：「楚義，傳我命令，全堡戒備，嚴守堡中各處，不得有違！」

那漢子乃是楚高揚的心腹，當下應了一聲，亦轉身去了。

楚高揚的眉頭却皺成了一堆，在堂前階上來回踱了幾步，自語般道：「湘湘至今未返，這時候却忽然出現了一批神秘人，這兩者之間，會不會有關連？」

想到這裏，他的神情震動了一下，臉上神色驟變，吸口氣，急急奔掠下堂，向堡門那邊掠去。

才掠出不到十丈，迎面一條人影急如星火流射般掠來，這時候堡中燈火通明，是以楚高揚一眼便看出那人是誰來。忍不住開聲叫道：「郝總管……」

掠來的正是堡中總管郝子雲，只見他神色緊張地邊掠過來邊道：「堡主，事情有點不妙，那些神秘人見堡門關了，却不强攻，只是在外面放箭射入來……」

楚高揚不愧是一堡之主，且經過大風大浪，驚而不亂。停下身形，截口道：「郝總管，慢慢說。」

郝總管亦停了下來，吸口氣，心定了下來，不慌不亂地道：「堡主，那些人放的是火箭，雖然本堡的人手及時將之撲滅，但仍然有幾處撲救不及的，已燒了起來。屬下已增派人手負責救火，只是，這樣下去，總不免會顧此失彼，終致釀成火災，那就很難撲救了，故此特來告知堡主，請堡主示下。」

這位郝子雲不愧是個總管全堡事務的人材，在驟發的情形下，仍然能够指揮若定。

楚高揚揮揮手道：「走，咱們到堡門那邊去看看！」

說着已當先掠了前去。

郝子雲應了一聲，轉身緊隨掠去。

離開堡門那邊還有七八丈遠，楚高揚便看到，從堡外有如流星火箭般，火光流曳着，紛紛射入火箭來，這時候正是秋高物燥，最易着火，堡外那些神秘人想出這一招火攻，倒是狠毒得很。

果然，那些火箭射落在堡內各處，刹那便着火燃燒起來，只見人影左閃右竄的，紛紛亂亂。追撲着那些射入來的火箭，確如郝子雲所言，大部份皆被及時撲滅了，但仍有一些撲救不及的，燒了起來，刹時火光熊熊，尙幸立刻又有一些人趕去。

楚高揚眉毛一揚，疾聲對郝子雲道：「郝總管，咱們必須想個辦法，阻止堡外那些神秘人繼續射箭入來，否則終會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與外面那些神秘人有可乘之機的！」

郝子雲深有同感地頷首道：「堡主所見極是，屬下亦正在想着這個問題，不知堡主有何良策？」

楚高揚想了一下，揮揮手道：「先到堡門上面看一下情形再說！」

說着大步流星趕往堡前。

登上堡牆，楚高揚探頭往堡外窺望，在堡牆上的燈火照射下，清楚地看到堡外約十數丈遠的地方，匿伏着數十名黑衣蠓面的神秘人，正不斷地將着火的火箭射入堡內，看他們的樣子，不像是要强攻的樣子。

因爲他們都掩伏得很好，箭發時，有如流螢曳空，煞是好看，但堡內的人就不好受了，此奔彼逐地忙着撲滅那些射入堡內的火箭，以免釀成不可收拾的火災。

楚高揚看了一會，束眉思想了一下，倏地雙目陡睜，急急對郝子雲道：「郝總管，咱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快下令準備火箭，回射那些神秘人，看他們還能不能再呆下去！」

郝子雲聽了，不由佩服地說道：「堡主，這是一個好主意，屬下這就去着人準備。」

說完返身奔下堡樓。

楚高揚則留在堡樓上，才舒展的眉頭又皺了起來。

他是在思索着，外面那些黑衣蠓面人，到底是什麼來路，他們既不攻堡，只是放箭，目的是什麼？爲何信號火箭放了這樣久，仍不見外出搜索的人趕回來加以援手，莫非他們遭到了什麼意外不成？

這幾個問題，令到他困惑不已。

郝子雲趕回他身邊的時候，堡內的人果然展開了還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紛紛向外面那些神秘人射出火箭，刹那間，火光流曳交射中，織成一張頗爲好看的火網！

這一着果然有效，火箭雖然未必射中那些神秘人，但必然可以令到射中的地方着火燃燒，並且蔓延開來，這就令到那些神秘人藏身不住了，只好由伏着的地方愴惶地竄起來，躲避火勢。

但那些神秘人却不因此而撤走，只是再揀地方伏下來向堡內放射火箭，不過這一來，他們的陣脚自然就擾亂了。

而且，若是這樣下去，不出一盞茶時分，待火勢蔓延開來，並狂熾地燒起來的時候，那些神秘人不撤後走避不成，否則，就會被火勢所燃燒。

楚高揚看着，臉上終於露出一絲笑意，同時舒了口氣。

這種困擾終於解決了。

但他馬上就醒起一事——那些神秘人這樣做，必有目的，決不會無的放矢！

想到這裏，他心頭悚然一驚，那絲才顯現的笑意刹時消散得無影無踪，代之的是一片緊張。「郝總管，除了堡門這邊之外，其他的地方沒有什麼事麼？」

郝子雲快口答道：「除了堡門這面之外，其它的地方都無事。」

楚高揚不但沒有鬆口氣，反而更緊張地問：「其它地方的防守怎樣？」

郝子雲道：「只有很少的人防守，因爲先前要應付射入來的火箭，所以屬下從其他的地方，抽調了一些人手來應急。堡主，沒有什麼不妥吧？」

「暫時還未看出有什麼不妥，不過，我却感到，他們這樣做，可能是聲東擊西之計！」

郝子雲聽了，臉色遽變，悚然道：「聽堡主這一說，屬下亦深以爲然！屬下該死，居然思不及此！」

楚高揚吸了口氣，疾聲道：「希望不如咱們所想的，就算所料如此，也希望還能够趕得及補救！」

說完，邊向堡樓下奔去，邊對郝子雲疾聲道：「郝總管，我先趕到堡後那面看一下，這裏由你指揮，並着令一部份人手，立刻趕到堡後接應！」

話聲中，他已消失在堡樓下。

× × ×

楚高揚所料不錯，那些神秘人果然施展的是聲東擊西之計。

楚高揚奔掠到堡後那面時，最少有二十多名黑衣神秘人已經攻上了後堡的堡牆，正與守衞在堡牆上的堡中弟子展開激烈搏殺！

而那些神秘人的身手看來皆很高明，起碼比起堡中的弟子高了半籌，這就對堡中的弟子極爲不利了，因爲那些黑衣神秘人源源從堡牆外攀登上來，堡中的弟子雖然全力阻擋，但由於人手不够，又被登上來的神秘人所纏，根本就抽不出人手去阻擋上來的神秘人。故此，情形對他們是極之不利的。

負責堡後防守的，是堡中六大高手的馬祺，外號霹靂手，在江湖上的名聲亦很響亮，乃是楚家堡的支柱之一，練就一雙比刀劍還堅硬的鐵臂手，與人對敵，從來不用兵刃，因爲他的雙手就是兵刃，若是

擋不住他的一雙鐵臂手的攻擊，那麼，中者莫不骨折頭碎，而他最擅長的是一套霹靂風雲拳掌兼施的招法，故此，江湖上便稱他為霹靂手！

最初與攀登上來的神秘人交手的剎那，馬祺確是大顯威風，一拳擊崩一名舉刀斬向他頭臉的神秘人的長刀，接一掌擊在那倒霉鬼的胸脅上，那傢伙剎時狂叫一聲，胸脅塌陷，倒飛出丈外，另一名不知厲害的神秘漢子自斜刺裏衝了上來，手中長鎗一抖，鎗花幻現間，急刺向馬祺的腰背要害，一時間眞還弄不清他鎗勢的虛實。

這傢伙的槍法倒也有七八成火候。

但他碰上了馬祺，可算他倒霉了，馬祺根本就不理會他槍勢的虛實，只是半身一旋，左手就像水中捉魚般，疾速地抓入了他的槍影中，便奇妙地一把抓住了他的槍桿，接一拗，「崩」的一聲，將他的槍桿拗斷，隨之向前一送，那截槍桿便倒插入那傢伙的心窩上！

那傢伙只能夠瞪着一雙眼，看着那截槍桿插入自己的心窩上，連念頭也根本轉不過來，便死了！

但立刻就有三名幪面人改變了打法，分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向他撲攻，但卻不是與他拚命，只是聯手合擊牽制住他，相互間配合得很好，一味與他遊鬥，從不與他硬碰硬，這就令到馬祺奈何不了那三個傢伙，但又脫不出三名傢伙的合擊範圍之外，看來，這三名傢伙的任務是專門困住堡內的高手，而練成了這種纏鬥之術的。

本來，馬祺若不是被那三名傢伙纏住，脫身不得，憑他的獨特身手，是可以左衝右突，到處接應的，如今他連脫身也不可能，那只有眼睜睜看着陸續攀登上來的幪面人而乾着急。

有些幪面人已從堡牆上躍掠下來了。

若是被那些幪面人在堡內各處竄掠，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幸好，楚高揚還算來得及時，並且在趕來時，匆忙間召集了一些人手跟着，這時一眼看到這種危急的情形，又驚又怒之下，大喝一聲：「殺！」

「殺」聲中，他飛身一掠，恰好截住了一個從堡牆上躍下來，當先往左邊撲掠而去的幪面人！

那幪面人顯然還不知道他就是威震鄂北道上的楚家堡堡主楚高揚，悶聲不吭地，兇猛地一刀斜砍向楚高揚的胸腹要害！

楚高揚沒有拔刀，目中殺機暴湧，沉哼了一聲，左掌翻腕一拍，將那傢伙的鋼刀拍歪，右手二指一併疾揮，奪地一聲，插在那傢伙的喉頭上，那傢伙半聲也吭不出，便栽倒在地上。

頭側銳風颯然，楚高揚心知有人自側後偷襲，急切間腰身急挫，同時間左手反掌拍出！

急銳的刀風「颯」地從他的頭側掠過，而他的左掌也拍在偷襲者的小腹上，發出「啪」的一下沉响。

那偷襲者如何接受得起楚高揚那掌含了八成內勁的一掌？「喲」地叫了一聲，一股血箭自他的口中噴了出來，身形斜摔出丈外的地上，登時了賬！

吐了口氣，楚高揚發出了一聲長嘯。

接目光一掃，見自己帶來的人手已及時阻遏了那些神秘人向堡內各處竄掠的企圖，但形勢仍然危急，因為那些幪面人仍然不斷地從堡牆外攀上來，而且幾乎控制了堡牆上面，因為堡牆這時只剩下七八名弟子及馬祺仍然苦苦撐持着，而那些幪面人起碼有四十人之數，佔了優勢，並且不斷地躍下來，自己這面的人手却只有十數名，肯定支撐不了多久！

想到這裏，他又驚又急，急忙掣出腰間的成名兵刃風雷刀，殺奔上去！

楚高揚之所以被稱為風雷刀，是有個名堂的，因為他那柄重有三十斤的大刀，是特別的，刀身上有十多個大小不一的洞孔，而刀背上更有一道風槽，刀勢施展開來時，再暗運內力催發，便令到刀身的那些洞孔及風槽發出風雷之聲，聲勢懾人，兼有擾人神智的作用，若是功力稍差的對手，根本就不是他三招之敵，因為無法應付那股摧人心魄的風雷之聲，而無從招架，故此，江湖上的人便送了風雷刀這個外號給他！

他這一殺上去，刀過處，風雷併發，慘叫連連，簡直有如虎入羊羣，當者披靡，一口氣砍翻了五六名幪面漢。

堡中的弟子見堡主神威大發，無不精神大振，胆氣陡壯，吶喊着以壯聲勢，全力阻遏那些幪面人向堡內竄掠深入。

而那些幪面人見楚高揚如此厲害，立刻學乖了，紛紛閃避開去，不與楚高揚作正面接觸，只是旁攻側擊，以免死在他的刀下。

但是仍然有兩名幪面漢子死在他的刀下。

而他亦成功地將那些幪面人阻遏在堡牆下那一角的地方。

不過，他的內心却很焦急，只盼從堡門前調派來的人手，快些到來！

他正焦急間，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衣幪面人居然正面殺奔上來，而這人使的是一柄斬馬刀，刀光閃幻如虹中，聲勢有如奔雷般斬向楚高揚的肩胸要害！

楚高揚不由心頭一凜，知道遇上了勁敵。

因為他已從那高大幪面人那奔雷般的一刀，看出此人不但功力深厚，在刀上的造詣亦極夠火候。

他也不敢托大，吸口氣，振腕一刀揮出！

這一刀揮出，亦顯示出他的功力來！

但聽風雷驟發，刀影重重，根本就分不出那一刀才是眞，那一刀是幻。

那高大漢子發出一聲悶嘿，刀勢急攻，擰腰一揮，刀勢如電，急截過去！

「噹」地一下大响，兩刀交擊，濺出一大蓬星火來，那高大幪面人被震得退了半步。

楚高揚却沒有被震退，反而乘機欺上一步，疾喝一聲：「好功夫，再接我一刀試試！」

喝聲中，嘯然風聲急掠中，一刀疾推出去！

這一刀，只有風聲，沒有雷聲，但這一刀之勢，却比風聲還快，切向高大幪面人的腰腹部位！

高大幪面人目光一變，居然來不及封擋，事實上，楚高揚這一刀實在太快了，

快到對方來不及出刀！

既然封擋不及，那便只有閃避了。

那人雖然身材高大，但身法却很靈捷，脚下一旋一滑，斜裏滑旋開數尺，刀光過處，仍然削下他的一角衣角來！

那高大幪面人眼光又是一變！斬馬刀斜削倒劏而上，削斬向楚高揚的脅胸！

楚高揚身法急變，同時喝道：「見不得人的傢伙，報出萬兒來！」

那高大幪面人一刀落空，刀勢再變，反腕迴掃，却不答楚高揚的話。

楚高揚一邊在心中思忖：「這人以布幪面，又不肯報出姓名，莫非他是怕我認出來？這樣說來，他好可能是我認識的人物！」一邊却身形再變，同時亦揮出了一刀！

兩刀相擊，兩人身形互錯而過，同時反身出刀，劇戰了起來！

這一次，這名高大幪面人學了乖，不再與楚高揚硬碰硬，避重就輕地纏着他，不讓他有機會對手下加以援手。這一着是用對了，因為那些幪面人在人數上比楚家堡的弟子多了數倍，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堡中弟子如何抵擋得了？

不過，他們深知若是讓幪面人侵入堡中腹地，那麼，堡中只怕再守不住了，所以，他們雖然不敵，仍然苦苦撐着，遏力阻止那些幪面人向堡中入侵。

這情形，楚高揚自然看在眼內，心急如焚，猛地疾喝一聲，風起雷動，刀勢如雷奔風掠，刀光霍霍如電，一口氣斬劈出十七刀！

高大幪面人逼得只有與他硬碰，因為若是閃避，那就不但纏不住楚高揚，還有可能閃避不過對方一刀緊過一刀的刀招，故此，他只有硬着頭皮招架了！

「鏗鏗鏘鏘」一連十數下激响，高大幪面人奮起全力，連擋了楚高揚十五刀，也退了七八步，被震得手臂酸麻，氣血翻湧，眼看着已無法再擋對方那最後兩刀，只怕不死也會傷在對方的刀下的剎那，驀地一刀橫裏飛斬過來，「鏗」然一聲大震，險險替那高大幪面人擋了那兩刀，將他從刀口下救了出來！

那高大幪面人可說是從鬼門關前轉了個圈回來，驚魂稍定之下，喘了口氣，這才看清楚了，及時救了他一命的，原來是自己人——另一名頭髮有點花白的黑衣幪面人。

而這人所使用的也是刀，一柄緬鐵軟刀！

楚高揚自然亦看到那人，並且知道他是從堡牆上飛射下來，以流星飛渡之勢，擋住他那兩刀的。

而他亦瞥到，馬祺已被逼得從堡牆上跳到地上，身上血漬殷然，但仍然奮起神威，全力拚殺，阻遏那些幪面人的進侵！

他不明白堡前抽調過來的人手，為何到現在還未趕到來。

但馬上他就悚然而驚了——莫非堡前也遭到強悍的攻擊，所以郝總管不能抽調人手到這邊？

想歸想，雖然心中驚疑不已，但還是要動手的。

因為那兩名幪面人已聯手向他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而顯然的，那名後來的花白頭髮的幪面人在身手及功力上，還要比那名高大幪面人還要高深，只見他緬鐵軟刀舞動時有如靈蛇飛舞，沉勁時刀身硬如鐵棒，刀風呼呼銳嘯中，配合着那名幪面人的刀勢，對楚高揚展開一輪驟雨狂風般的攻擊。

在電閃交織的刀光中，楚高揚身形變幻不定，風雷之聲怒號中，刀勢有如雷擊風摧，全力反擊。

楚高揚全力施為，將一套風雷合擊刀法施展至淋漓盡緻，才能夠抵擋得了那兩名幪面人的聯手合擊，而且還能夠攻多於守。

不過，他却暗暗心凜不已。

因為他雖然略佔上風，却感到壓力奇大，而且對方雖然處於守勢，却顯然只是一種拖住他的策略，這一點可以從兩人未盡全力進攻，顯示出兩人的目的是要纏住他，好讓他不能對堡中的弟子加以援手，以使他們的手下能夠侵入堡中的腹地。

所以，楚高揚展開了一輪快攻，希望能夠將兩人逼退開去，脫出兩人的糾纏，出手阻遏擊殺那些企圖侵入堡中各處的幪面人！

但是，那兩名幪面人却乖巧地不與他硬拚，緊纏着他，令到他脫身不得。

而那些幪面漢子則蜂擁着猛向那僅剩的不到十名堡中弟子夾攻，終於，在顧此失彼之下，那些堡中弟子阻擋不了，被一些幪面人突破了，竄向堡中的腹地！

楚高揚不是看不到，奈何脫身不得，急得他頭上爆出豆大的汗珠來。

驀地，弓弦聲崩响不絕，那些撲向堡中腹地的幪面人一個個慘叫着，摔倒在地上。

楚高揚一眼瞥到，終於鬆了一口氣。

只見從通向堡前的那個方向，忽然擁出了一批人來，為數在二三十之數，每一個人的手上或持弓箭，或握着諸葛連弩，這時正半跪下來，向着那些繼續衝上來的幪面漢子弩箭齊發！

那些幪面人雖然身手不俗，但如何抵擋得了那一陣急激的箭雨？慘叫聲中，非死即傷，活着的慌不迭退回後面。

而率領那批弩箭手趕來的，正是楚家堡六大高手中的神箭萬弓！

堡中這一批人手可謂來得及時，因為若讓那些幪面人深入到堡中腹地各處，只要放起火來，那就不堪設想。

那兩名毫不放鬆地纏住楚高揚的幪面人一見形勢逆轉，目光同時一變，手上招式一緊，展開了一輪猛攻。

楚高揚立時陷於一片刀網中。

而且，還被逼得連退了兩步，才勉強穩住陣脚。

這一次，那名頭髮花白的幪面人終於展示出他的實力來！

楚高揚一見那花白頭髮幪面人施展的刀招，眼色一變，心頭亦跳了一下，因為他認出那人施展的，正是三十年前便病死於岷山的蜀中第一刀客左千鋒獨創的千峯化雪刀法，而左千鋒生前是沒有收徒的，據說，左千鋒在臨死之前，將那套獨創的刀法秘密地收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沒有告訴任何人，他一死，這世上便沒有人知道收藏在什麼地方，亦等於石沉大海，沒

有流傳於世。

可是，眼前這人使的却是如雪峯消融，其勢奔瀉不息，無可擋架的千峯化雪刀法，這怎不叫楚高揚心驚奇詫不已。

這人到底是什麼人？

左千鋒已死，所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而他又沒有傳人，應該亦不是他的傳人，但這人却懂得千峯化雪刀法，那就有點玄了。

三十招下來，楚高揚已感到有點應付不來，但一時間，仍不會落敗。

那兩名幪面人的攻勢更急！

而萬弓率領的二三十名弩箭手，在萬弓的指揮下，一邊發箭，一邊向那些幪面人逼過去，令到那些幪面人死傷累累，被逼退到堡牆之下。

至於那幾名苦撐的堡中弟子，早在後援趕到來，射殺了一批幪面人後，便退到那些弩箭手之後，故此，堡牆下除了仍在激鬥的楚高揚與那兩名幪面人外，便是那些侵入堡中的幪面人了！

萬弓打量了一下形勢後，立刻將弩箭手與弓箭手分成兩批，那些弩箭手專門對付退到堡牆下的幪面人，弓箭手則對付業已控制了堡牆上面的幪面人。

一聲令下之後，弩箭齊發，刹那間箭如飛蛇流螢，慘叫連連，那些退到堡牆下的幪面人如何擋拒得了那一陣密集的箭雨，刹時又死傷了不少。

僥倖沒有中箭或是受了傷的，莫不心胆俱裂，慌不迭往堡牆上飛登奔掠！

這時候他們恨不得脅生兩翼，一下子飛過堡牆。

控制了堡牆上面的幪面人情形也不比堡牆下的伙伴好，因爲那些弓箭手這一次發射的，却是火箭！

那些火箭雖然不易射中那些幪面人，但射落在牆堡上面，立刻燒燒起來，而且火舌亂竄，令到牆上的幪面人無法站脚，紛紛閃跳走避，不少被逼得只好躍落回堡牆外面！

原來那些弓箭手發射的火箭，其上縛了一小袋羔油，落地後那袋破裂，羔油立刻流瀉，稍一沾火即着，令到牆上有如一片火海，無法立脚！

這一着，乃是萬弓從那些幪面人在堡門外面發射火箭引發出來的。

這一着果然是退敵的妙着！

那些登上堡牆的幪面人想不到上面變了火海，無處存身，莫不驚慌失措，那些心狠的拚着被火燒傷，咬牙躍了上去，稍一沾足，便往堡外縱跳下去！

有些胆小的，只好跳回堡內牆下！

但立刻，就被第二陣急射而來的箭雨射倒在地上！

這一霎的變化，可謂驚人，看在那兩名幪面人的眼內，更是心驚胆顫，因爲那變化實在太驚人了，令到他們幾乎不敢相信，想一下，一刻之前，他們還是穩佔優勢的，只不過這一會，便已完全處於劣勢了。

這兩人可不是笨蛋，眼見己方死傷慘重，處於無法扳回的劣勢，再打下去，不但佔不到便宜，還會陷在這裏，不走還等什麼？

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全力攻出了一刀，逼得楚高揚非與他們硬碰不可。

「噹噹」兩聲激震，那兩人是早有預謀的，藉那反震之力，相繼倒射出去，身形凌空一翻，拔了起來，再一折，便欲掠射向堡外！

楚高揚硬擋了兩人一刀，雖然他功力深厚，仍然被震得退了一大步，待到他站穩馬步時，那兩名幪面人已倒射出去，凌空翻身拔起，如何追截得及？

可是，他却看到，在兩聲嘶風激響聲中，那名身材高大的幪面人折射的身形陡地在空中猛搐了一下，緊接發出一聲慘叫，有如一塊大石般，墜跌向地上！

而那名花白頭髮的幪面人折射的身形驀然間横掠開數尺，同時間右手刀一絞，「叮」地一聲，擊落一支長不過五寸許的甩手箭來！

而他的身形於擊落甩手箭的刹那，藉勢一個側滾，斜飛了出去，射向堡外！

「嗤」的一下破空急響，一支長箭急射向那幪面人，其勢之勁疾，達到駭人的地步！

那名頭髮花白的幪面人耳聽到嘯聲急響，霎間直逼過來，急切間，只好身形疾沉。

「嗤」地一聲，長箭有如流星奔月，貼着他的背上掠射過，却硬是將他揚起的後擺衣裾射穿一個洞！

而他的身形亦沉沒在堡牆之外。

那前後三箭，不用說也是神箭萬弓發射的了。

神箭之名，果然名不虛傳！

× × ×

堡牆上的火很快便撲熄了。

因爲堡牆上只是磚石，沒有易燃的物件，故些，火勢只是藉那些羔油才能燒起來的，那自然不易蔓延開去及猛烈了，故此，很容易撲熄。

站在仍然燙熱的堡牆箭道上，楚高揚與萬弓凝目往外望去。

堡外夜色深濃，雖然有燈光火把照着，最遠也只能望到十數丈外，再遠，就只有黑沉沉一片了。

而堡外，除了留下幾具屍體之外，鬼影也不見一隻，那些幪面人早已逃得不見踪影了。

楚高揚吁口氣，道：「萬老弟，若不是你趕來得及時，後果不堪設想，只怕楚家堡從此會在江湖上除名了。」

萬弓忙道：「堡主，若不是堡門前那些幪面人忽然像發了狂般狂攻堡門，屬下也不會來得那樣遲的！」

楚高揚悚然道：「這就怪不得了。萬老弟，郝總管他們抵擋得了麼？」

萬弓吸口氣。「回堡主，屬下若不是與郝總管殺退了那些人的三次狂攻，射殺了他們二三十人，估計郝總管不可以支撐，而怕屬下也不可能抽身趕來了！」

楚高揚聽了，長舒一口氣，抹一下額上的汗水——他實在是太緊張了，以至這種深秋時分，仍然暴沁出汗水來。「萬老弟，今晚眞是險啊！」

萬弓亦有同感地道：「的確是險極了，若不是堡主想出了以火箭還擊，只怕憑咱堡中有限的人手，也抵擋不了那些幪面人的攻擊！」

「總算擊退了那些賊子，萬老弟，咱們下去看一下那名被你以甩手箭射死的幪面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這樣神秘，要以布巾幪面！」

萬弓應了一聲，與楚高揚走下堡牆。

那名高大的幪面人就躺在堡牆下的地上，那支甩手箭幾乎貫穿了他的背心，這就顯出萬弓的手勁之強了。

萬弓蹲下來，伸手扯下了那人的幪面布巾。

立時露出一張兇惡的臉相來。

楚高揚目光一落，射在那張臉上，脫口道：「萬老弟，這傢伙不就是黑道上頗有名氣的悍盜金毛虎向天照麼？」

萬弓目光在那人的臉上溜了一下，落在那一頭黃溶溶的頭髮上，頷首道：「不錯，確是金毛虎向天照！」

原來是先前的激鬥時，由於夜黑，燈火又不大亮的情形下，很難看清楚此人的頭髮是黃的，但這時近看之下，就看得清楚了。

楚高揚目光閃射不定，懷疑地道：「金毛虎向天照一向獨來獨往，這一次怎會結帮成羣侵犯本堡？這到底是他的主意，還是受人指使？他這一次侵犯本堡的目的又是什麼？這眞是令人費解！」

萬弓道：「向天照若是未死，倒不難從他的口中問個清楚明白，可惜他死了，這個謎只怕很難得到解答。」

楚高揚目光一掃：「他們留下來的人有沒有活的？」

萬弓搖搖頭道：「他們好歹毒，留下來的都是死人，受傷不能走的都給他們補上一刀，堡主別指望從留下來的人的身上得到綫索了。」

「可認出他們都是些什麼人？」楚高揚仍然抱着一絲希望問。

萬弓仍然搖搖頭道：「他們穿着的衣衫根本就沒有標記，那些人的臉目亦很陌生，認不出他們都是些什麼人，故此，根本就無從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也查不出他們的來歷！」

楚高揚仰頭望了一下天上疏朗的星月，吁口氣道：「擾攘了這半夜，居然連他們是何來歷也弄不清楚，這事若傳出去，本堡的聲譽必然大損！」

萬弓臉上有點訕訕的，沒有說什麼。

「馬祺的傷勢如何？」楚高揚忽然關切地問。

「身上受傷不下十處，尚幸都是皮肉之傷，只是流血過多，休息調養一下就沒有什麼大碍了！」

「嗯，還算好。」楚高揚忽然急聲道：「咱們只顧這裏，忘了前堡的安危，不知郝總管他們是否應付得來，萬老弟，快去招集一部份人手，趕到前堡！」

說着，他已大步流星地趕往前堡那面去了。

× × ×

前堡的情形大至和後堡的情形一樣，楚高揚趕到去的時候，那些來歷不明的幪面人，已走得一個不剩——除了死去的，堡外一片風平浪靜。

楚高揚至此才算將放下一半的心，完全放了下來。

郝子雲迎上了楚高揚，有點急切地道：「堡主，後堡的情形如何？」

楚高揚打量一眼伏在堡牆上仍然戒備着的弟子，吐口氣道：「他們使的果然是聲東擊西之計，我趕到去時，已有二三十名幪面人登上了堡牆……幸好萬老弟帶着援手及時趕來……總算將他們擊退了！」一頓接又問：「你們這裏的情形又怎樣？」

郝子雲略爲想了一下，才道：「本來，他們一直是虛張聲勢的，但忽然間却像發了狂般撲攻堡門，萬兄本來率領一部份人手趕到後堡的，也只好暫時留下來，與屬下合力擊退了他們三番四次的撲攻，那些傢伙忽然又退縮下去。只是向堡中放冷箭，後來，忽然間夾着尾巴溜了，屬下本想率人出堡追擊的，又怕他們其中有詐，中了他們的詭計，故此嚴守不出。」

楚高揚讚許地道：「郝總管，你做得很對。」

「屬下不明白他們入侵本堡的意圖是什麼，堡主，可有查出他們的來歷？」郝子雲心急地問。

「查不出，只查到其中一人乃是黑道上有名的獨行悍盜金毛虎向天照！」楚高揚忽然神色動了一下。

郝子雲却覺察不到，輕聲道：「來人中居然有金毛虎向天照？莫非這傢伙吃了豹胆熊心，居然敢來冒犯本堡！」

楚高揚却搖搖頭道：「憑向天照的本領，還沒有這個胆量，我懷疑他是受人指使的，只是，一時間，我又想不出本堡方圓百里之內，有那一方面的勢力敢動本堡的主意的！」

「那麼，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郝子雲困惑地望着楚高揚。「從他們今晚的行動來看，他們應該不是烏合之衆，而是經過一番嚴格的訓練的！」

楚高揚却神色有點不安道：「郝總管，這些問題還是留待日後再查證解答，目前最重的是，弄明白爲何出外搜尋湘湘的人手，在堡中發射了緊急的火箭訊號之後，至今還未趕回來，這是不可能的！」

經楚高揚這麼一說，郝子雲悚然一驚，深以爲然。「堡主，你不說屬下差點忘了，少堡主他們，在見到堡中發射的火箭訊號之後，他們應該早就趕回來的了，莫非……」

神色遽變中，他硬生生沒有將下面的話說出來。

楚高揚却長吸一口氣道：「郝總管，你不說我也明白你想說什麼，只怕白羽他們眞的遭到了什麼意外，故此，才不能趕回來！」

郝子雲鎭定一下心神，急急地說道：「但願這只是屬下的一時過慮，少堡主他們……」

「不！」楚高揚疾聲打斷了郝子雲的話，「我想通了，可能湘湘的失踪未返，與今晚那批來歷不明的幪面傢伙的進攻本堡，是一個陰謀的一部份，但願白羽他們沒有遭遇到什麼意外！」

他口中這樣說，從他的眼神與臉色，却看出那是他寬慰自己的話。

郝子雲一時間不知說些什麼好，只是望着楚高揚。

楚高揚不愧是位人物，雖則內心憂急

如焚，表面上却反而越來越冷靜，想了一下，決斷地道：「子雲，堡內的事就由你負責，我與萬老弟帶小部份人手，到外面去看一下，是否白羽他們遭到了意外！」

說完，吩咐一名漢子到後堡那面將萬弓請來。

山坳全軍墨　救星自天降

楚家堡自創堡以來，遭遇了從未有過的挫折鉅創。

派出去搜尋楚湘湘的少堡主楚白羽及堡中的二大高手，以及所率的堡中一半人手，果然被堡主楚高揚不幸而言中，遭遇到意想不到的襲擊，幾乎死得一個不剩！

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爲近百人中，還有四五個人命大的，居然逃過那一刼，身受重傷，在楚高揚找到他們時，奇跡般地仍未死去！

不過，其餘的人都死了。

其中包括了少堡主楚白羽，及八大高手中的六人。

而僥倖不死的只是堡中的五名弟子。

楚高揚目睹愛子慘死，居然出奇地冷靜，這是出乎萬弓意料之外的。

楚白羽暨六大高手及數十弟子橫屍的地方，是距楚家堡約二十多里外的一處山坳內，而從不少死去的弟子身上皆中了箭，不難猜到，他們是先遭到弓箭手的襲擊，然後才遭到猛烈的攻擊，由於大半弟子在猝然之下，中箭而亡，剩下來的小部份人，自然要承受猛烈的攻擊了，這從不少人的死狀可以看出來。

堡中的廣場上，一排排的，陳列着那些死去的弟子的屍體，數一數，沒有一百具，也有九十具！

少堡主楚白羽的屍體與六大高手的屍體，均停放在面對廣場的大廳上，每一個人的心情皆是沉痛異常，堡中罩上了一片愁雲慘霧。

楚高揚這時候却在堡中一處偏院的房舍中，陪着他的還有總管郝子雲，及神箭萬弓兩人。

這個時候他在這裏幹麼？

却原來這座房舍中，正有幾名堡中的傷科郎中在搶救那五名身受重傷的弟子。

楚高揚爲了要知道愛子他們是遭遇到什麼人的襲擊，才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五名弟子被救醒過來，以便查詢。

那幾名傷科郎中忙得一頭是汗，終於將那五人身上的傷勢料理完畢。

由於其中四人的傷勢很重，故此一直昏迷不醒。

只有一名叫劉安的弟子，由於體壯如牛，雖然受傷不輕，但在包紮妥身上的傷口後，一直醒着，只是氣息却不大好。

楚高揚看到這情形，本來不想問的，但劉安却激動地對他道：「堡主，你有什麼話只管問吧。」

楚高揚猶疑了一下，才道：「劉安，你傷得很重，還是等你傷勢好轉，才再來看你吧！」

劉安舔了一下乾燥的咀唇，執拗地道：「不，堡主，屬下既然死不了，不將情況說出來，心中總也是不舒暢！」

楚高揚只好道：「好，你別太費氣力說話，你說，你們遭遇到什麼人的襲擊，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劉安略爲想了一下，斷斷續續地，將他們的遭遇說出來。「屬下是跟隨少堡主一撥朝東一路走去，找尋小姐的踪跡的，但走出不到五里，便發現一塊撕破了的衣衫碎布掛在路邊的橫枝上，經過少堡主的辨認，却不敢斷定是小姐身上的衣衫撕下來的，不過，這總是一條綫索，於是，便一路追了下去。路上，不時發現一些綫索，不經不覺之間，便走到那處山坳下。」

劉安喘息了一陣，才接說下去。「在山坳外面，却發現張爺及劉爺各自帶着一隊人手朝山坳這面走來，會合之後，少堡主問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的，張爺與劉爺都說，他們是在路上分別發現了一些可疑的綫索，一路追尋到這裏來，少堡主與張爺劉爺商量了一下，覺得山坳內有可疑，便欲進去搜查一下，但接下來，隋爺、董爺一撥及黃爺蔣爺一撥，亦先後找到來，少堡主一問之下，四位爺皆說他們在搜尋中，發現了一條鬼鬼祟祟的影子在前面閃過，他們覺得可疑，所以便追下去，想不到却追到這裏來，與少堡主他們會合在一起。

「本來，少堡主與六位爺在商討過後，都覺得事有蹺蹊的，因爲這就像是有人故意將咱們引到一起似的，故此，少堡主與六位爺皆思疑着，沒有貿然進入山坳之內！」

劉安疲憊地頓住了。

楚高揚却變色道：「那你們爲何還要進入山坳內？」

劉安露出一絲苦笑，說道：「因爲山坳內忽然傳出一聲驚叫，咱們都聽出，那似乎是小姐發出的。」

楚高揚不禁頓足道：「唉，所以你們便不顧一切地進去了？」

劉安猶有餘悸地眨了眨眼，道：「堡主料得不錯，少堡主在聽到那一聲驚叫後，大叫一聲，便不顧一切地往山坳內衝去，張爺他們六位恐防少堡主有失，亦緊跟着衝了進去，咱們亦只好跟了進去。

「衝入山坳後，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更聽不到小姐的呼叫聲，山坳內樹影幢幢，亂石嶙峋，就像無數鬼魅般，看了叫人心驚，幸好咱們帶備了火把，火光之下才沒有那樣恐怖。」

楚高揚等人皆神情緊張地靜聽劉安說下去。

劉安好一會才激動地道：「如今想起來，當時就好像進入了地獄般，屬下就有那種感覺！

「忽然間，一陣驚心動魄的弓弦聲響起，咱們根本弄不清楚那些箭矢是從什麼地方射出來的，總之，那一陣密集的箭雨過後，咱們的人最少倒下了二三十個！」

劉安激動得說不下去，楚高揚亦忍不住握住了雙手，好一會，劉安才說下去：「咱們驚魂稍定之下，自然急不迭散開來，找尋可以擋避的地方，而那些樹木及石頭，應該是最好的避箭地方，所以，弟兄們便紛紛向那些最近的樹木及石頭衝去。

「可是，樹後及石後原來早已伏了以布幪面的黑衣人，咱們這一衝上去，無疑是將自己送上去被他們下手擊殺，那剎間

，咱們的弟兄皆在猝然意外之下，被那些隱藏在樹後石後的殺手猝然出手之下，又死傷了二三十人。

「弟兄們遭到攻擊，只好退了回去，一陣密集的箭雨又驟然射來，幸好在連番受襲之下，咱們已有了戒備，故此這一陣箭雨只射死傷了咱們的人不到十名。」

「你們有沒有看到堡中發射的訊號火箭？」楚高揚挿口問。

「有！」劉安喘口氣，說道：「正是在第一陣箭雨射來時，少堡主與張爺他們都看到從堡中發射的緊急訊號火箭，可惜那時候咱們想欲出去，趕回堡，已經不能够了！

「因爲第一陣箭雨之後，咱們才弄明白，箭雨是分從山坳的前後及對面山腰上射來的，亦即是說，前後的坳口皆被封鎖了，若是硬衝，肯定衝不出那像蛇般的箭雨的。

「而且，咱們也沒有時間往外衝，在緊接而來的一陣箭雨之後，那些幪面黑衣人就像是從地下冒出來的一般，一下子蜂擁着撲了上來，對咱們展開了一場兇猛的攻擊。

「刹那間，咱們皆陷入兇險的激戰中，而對方在人數上，起碼比咱們多出了一倍，屬下眼看着弟兄們一個個倒下，也看着張爺他們陸續受傷倒下，最後，屬下也倒下了，便什麼也不知了。」

劉安說到這裏，已激動得眼中滿噙淚水。

楚高揚一雙手已不知不覺間，揑得指節發白，指甲陷入掌中，也不自覺。

郝子雲與萬弓亦聽得就像心頭被猛插了一刀般，說不出的沉痛。

「劉安，那些人有沒有報出他們的來歷？」楚高揚長長地吁了口氣，抱着萬一的希望望着劉安。

「沒有，他們自始至終就沒有出過一聲，就像一羣啞巴一樣，咱們當時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

「你們應該也殺了他們一些人的，是麼？」楚高揚對於劉安剛才的回答，一點也不感到失望。

「咱們在那種情形之下，對那些人自然又怒又恨，個個拚命厮殺，屬下不濟，也殺了他們兩個人，他們應該也死了不少人的！」

「那爲何却不見他們有屍體留下來？」楚高揚自語般道：「莫非他們怕咱們在事後認出那些被殺的人從而查出他們的身份，所以他們才將那些死了的人搬走！」

郝子雲目光一閃，頷首道：「堡主猜測得很有道理，他們若不是顧到這一點，那爲何不像在前堡後堡死去的幪面人一樣，棄而不顧呢？」

萬弓亦道：「一定是這樣，他們才會連死人也帶走，這證明他們可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姓的成名人物！」

楚高揚臉色凝重地道：「他們到底是何許人呢，這樣做又有什麼企圖？」

萬弓口快快地說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物，咱們現在暫時還不知道，但他們這樣做，好明顯是想毀掉本堡，或是取而代之！」

郝子雲同意道：「萬兄一語中的，屬下認爲，只有這兩個可能性最大，堡主意下呢？」

楚高揚凝重地道：「也只有這兩個可能了，這股勢力倒是不可小覷！」

「堡主，屬下如今想起來了，從小姐的失踪，到本堡忽然遭到攻擊，至到少堡主及張兄等人在那處山坳內遭受到毀滅性的襲擊，這一連串的行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爲了削弱本堡的力量，他們的目的達到了，肯定會有下一步行動的！」郝子雲將他的猜測說出來。

萬弓聳然動容道：「郝總管推想得極之有理，昨晚攻堡的人其實旨在牽制住堡內的人手，令到咱們不能派出人手出堡馳援少堡主他們，以達到他們在山坳內的襲擊行動能够順利進行，這顯出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經過周密的策劃的！」

「嗯，兩位推測得有道理，看來，對方是一個很難對付的組合。」楚高揚目露驚色：「只不知湘湘如今怎樣了，會不會遭到傷害！」

萬弓與郝子雲同時心頭一沉，他們都不敢抱有太樂觀的想法，因爲對方既然將楚湘湘擄去，那肯定不會將她待如上賓的，說不定還會對她加以傷害。

別忘記，楚湘湘是一位很美麗的女孩子。

美麗的女孩子，是特別容易惹起別人的歪念邪心的。

楚高揚見兩人不出聲，吁口氣，低喟道：「但願她吉人天相，不會受到什麼傷害！」

× × ×

楚湘湘確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因爲這時候，她已安然脫出了淚蝶花青的魔掌。

說起來，確是奇怪，大概楚湘湘眞的如乃父所說的一樣，吉人天相吧，花青在強暴了小青後，居然沒有碰她一下，便挾着她與小青，鼠竄而去。

而在那處山坳外，楚白羽他們聽到的那一聲驚叫，亦確是楚湘湘發出的。

那是花青用一柄鋒利的短匕，在她的臉上刮來刮去，恐嚇她說要將她的臉劃花，她在驚恐之下，發出的。

而顯然的，花青將楚湘湘擄刼了，正是那些幪面人昨晚那一連串的行動的一部份。

那麼，花青亦是那些幪面人的一份了。

楚湘湘之所以能够脫出了花青的掌握，那可不是她自己的能力，而是天降福星，將她解救了的。

花青在楚湘湘發出那一聲驚叫，將楚白羽等一干楚家堡的人手引進的山坳內後，便將她挾着帶出了山坳後面，這時候，花青才顯露出他邪惡的居心來。

原來，他之所以沒有在油菜花田內將楚湘湘姦污，不是疲不能興，更不是對她沒有胃口或是懼於她的身份而不敢冒犯她，而是他曾接到指示，在晚上的行動還未達到目的之前，不能對楚湘湘有一絲一毫的傷害，以免因此而影響了整個行動的進行，但在行動成功之後，却不管他將楚湘湘怎樣處置。

這就是他一直強忍着，沒有對楚湘湘

怎樣的原因。

如今行動已順利進行，楚湘湘的作用亦已利用完了，他就可以對楚湘湘爲所欲爲了。

山坳的後面是一片矮松樹，這正是他幹這種好事的絕佳地方，這是他在天未黑時，便已打探淸楚的了。

將楚湘湘放在矮松樹內的一塊空地上，花青淫邪地無聲笑着，先在楚湘湘的臉上親了一下，然後便伸手摸向楚湘湘的胸脯。

楚湘湘穴道被點，全身動彈不得，臉上被花青親了一下，感到有如被蛇噬了一口般，又驚又羞又怒，直恨不得能够即時死去，以免眼睜睜看着花青汚了自己的淸白，可惜，她却非要受此淩辱不可。因爲，她連求死也不能。

甚至，連話也說不出。

眼看着自己就要遭受到花青的汚辱，而自己根本就不能加以反抗，她的心已碎，急得眼淚直在眼眶內打轉，不過她却倔強地瞪大着一雙眼，怒視着花青。

世間上若是有眼光也能殺人這回事的，那麼，楚湘湘這時候的眼光，就足以將花青殺死幾次！

花青的目光接觸到楚湘湘的目光時，就像被利刀當胸刺了一下般，神情震驚一下，摸向楚湘湘胸脯的手也不由窒住了。

但立刻，他就色迷迷地邪笑道：「楚姑娘，妳怎麼用這種眼光看着我？這可是天下第一等的樂事啊，等一會妳嚐到了箇中滋味後，包管妳一改顏色。」

說完，邪笑一聲，伸手一扯，「嘶」地一聲，扯開了楚湘湘的衣襟！

楚湘湘羞怒窘急得差一點沒有暈死過去，蘊在眼眶內的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流了出來。

衣襟被扯開的楚湘湘，露出了一截羊脂玉般的胸脯來，那圓潤有緻的頸脖，隆起的胸脯半掩，份外誘人，花青望着，眼中射出狂熱的獸光來，呼吸也急促了！

他正要作進一步的行動時，驀地，在他身側後的方向，响起一下輕脆的「啪」的一下折枝聲。

花青的神色劇變了一下，整個人恍惚僵硬了般，一動也不敢動，只是亂轉着一雙眼珠！

在這樣的深更半夜時分，松枝折斷，那好明顯，不會是無緣無故斷折的，而聲响又那樣脆，應該不是松鼠之類的野獸所弄斷的，因爲那必然會隨之發出一些聲响，但却沒有，那麼，好可能是有人不愼碰折的了。

花青之所以不動，乃是最好的戒備狀態，因爲他這時用的正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應變方法，亦即是以靜制動，他雖然好像一截木頭一樣，全身都是破綻，實則，却是無懈可擊！

因爲不管從任何一個方向的襲擊，他都可用最快捷的反應及動作閃避或封擋！

楚湘湘自然亦聽到那一下响聲，她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心裏祈望着有奇蹟出現，那聲响是人弄出來的，那她就可以免遭花青的汚辱了。

可是，那一下聲响之後，很久也沒有聲响再响起。

花青却仍然連氣也不喘一下，整個人就像一尊石雕一樣，半蹲半弓着身子，就像一頭蓄勢欲撲噬向獵物的豹子，只有一雙眼珠是動的！

——不停地轉動着。

楚湘湘心急得一顆心「噗噗」亂跳，不斷地在心中暗禱着。

驀地，死寂有如地獄般的松林內，距花青身後不到一丈的矮松中，响起一下急促的呼息聲！

那剎那，花青有如一頭矯捷兇猛的野豹般，身形猛地向前躍了起來，但才躍起，身形便凌空一個倒折，仰射向後面發出急喘聲的矮松後！

他這一下驟然發難，矯捷靈活得出人意料，楚湘湘根本就看不淸楚他是怎樣躍起、折身、仰射向後面的，她只看到花青忽然間倒射向後面的矮松，同時有一片耀眼的晶光飛展開來，罩落向那片矮松！

「嗖嗖嗖」一陣松枝削斷聲中，却响起花青的一聲痛嚎聲，凌空撲落的身形驀地一個側滾，就像折翼的飛鳥般，一頭斜栽落一片矮松中！

楚湘湘看得很清楚，就在花青的飛蜂刺罩刺落那片矮松的剎那，却從左側——亦即靠近楚湘湘躺臥的那一邊的一株矮松下，疾射出一道銀亮的閃光，一閃便射在花青的腰上，而花青刺落的，只是一大蓬松針！

楚湘湘才輕舒的一顆心，馬上又收緊了。

焉知道出手傷了花青的人，是人是「狼」，若是驚走了豺，却來了一頭狼，她豈不是仍不免遭到狼吻了。

「唰」地一聲，從那閃射出一道銀亮閃光的矮松下，躍掠起一條人影來，其勢快疾地撲掠向花青栽落的那處矮松！

適時，那處矮松發出一陣急驟的碎响聲，跟着一道劇晃的松浪向林外迅展，好明顯，花青見勢色不對，脚底抹油，溜之乎也！

那條堪堪撲落的人影適時腰身一扨，一脚斜蹬，撐在一條伸出來的松椏上，有如箭矢般，疾追着那道「松浪」，掠了出去！

楚湘湘却是驚喜參半，驚疑不定地瞪着眼，望着那條人影飛掠出林的方向。

一聲叱喝緊接從林外傳來，接着是一下兵刃的交擊聲，接下來，一切又歸於沉靜了。

楚湘湘也沒來由地恐慌起來。

但立刻，她又異常緊張地瞪望着黑暗的林空。

因爲她聽到一陣急掠的風聲。

一條人影就像鬼魅般，自林外掠了入來，只不過眨眼間，便已射落在楚湘湘身前的地上！

楚湘湘一顆心幾乎跳出了口腔，目光灼灼地望着那人影，彷彿要將那人的心看穿一樣。

那人輕哼了一聲，目光一閃，馬上移開到一邊，開聲道：「姑娘，妳沒有什麼吧？」

林內雖然黝黑，但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加上楚湘湘早已習慣了黑暗，故此她依稀看到那人的相貌，一顆心放下了不少。

從那人的相貌，她看出那人年紀大約在三十上下，相貌端正，目光明亮，給人一種誠實的感覺。

雖然俗謂人不可貌相，更不可以貌取人，但此刻在楚湘湘來說，總比看到一個面貌邪惡的人來得放心。

她雖然聽到那人的說話，但却苦於不能開聲說話，急得她只好直眨眼睛。

那人聽不到楚湘湘的回應，還以爲她受了傷還是怎麼的，心中一急，移開的目光又轉落在楚湘湘的臉上，好自然的，亦看到她半敞的胸脯，及全裸的頸肩，目光急閃，但又移了開去。「姑娘，妳是怎麼哪？」

楚湘湘從那人急閃的目光，猛省起自己的衣襟原來半敞着，一時間羞急得臉上發熱，燥紅了一張臉，幸好是在黑暗中，就算怎樣紅，那人也看不見，急得她唔唔出聲，就是不能說話。

那人顯然不是個笨人，聽到楚湘湘的「唔唔」聲，馬上道：「姑娘是不是啞穴被封了？」雖然在說話，目光却仍然移到一邊。

楚湘湘看到那人不敢看她的樣子，一顆心完全放落了，這人若是心術不正之人，又焉會那樣正經。「非禮勿視」，將目光移開？

她既不能答，只好又「唔」了一聲。

那人聽了，遲疑了一下，才道：「原來姑娘是被點了啞穴，在下說不得只好冒犯姑娘，替妳將啞穴解開。」

口雖這樣說，却仍然遲疑着沒有動手，甚至連目光也沒有轉過來，仍然望向另一邊。

急得楚湘湘唔唔連聲，這時候她已顧不了羞赧了，只想快些解開被封的啞穴，能够自由行動，總比現在這樣口不言，身不能動要好，萬一再發生什麼變化，那就不敢想象了，何況，那半敞的胸脯已給花青瞧過了，也給眼前這人瞧過，那麼，瞧多一眼又何妨。

那人却忽然動手將身上的外衣脫了下來。

楚湘湘瞧得一顆心不由又劇跳起來，大睜着雙眼——莫非這個人與花青是一樣的人物……

那人將外衣脫下後，披在了楚湘湘的身上，然後才轉過目光來，並半蹲下來，伸手拍開了楚湘湘的啞穴。

楚湘湘不由吐了口氣——這人原來是位不欺暗室的正人君子！

楚湘湘至此一顆心完全放下了。

啞穴已開，長吁口氣，她不由感激地對那人道：「尊駕及時救援之德，小妹永世難忘。」

那人却搖搖頭道：「姑娘別那樣說，濟貧助厄，乃我輩所應爲之事，既然叫在下遇上了，又怎能袖手不管，舉手之勞，姑娘請不要放在心上。」

楚湘湘對這人更加好感了，瞥了一眼，囁嚅地道：「尊駕，可否勞動一下，解開小妹身上被封的穴道？」

那人不由拍了一下自己的後腦，失聲道：「在下眞是蠢笨，姑娘既然啞穴也不能自解，當然是還被點了其他的穴道，姑娘快告訴在下，身上那幾處穴道被點封了，待在下爲妳解開。」

楚湘湘看到那人那種看來有點滑稽的動作，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但隨之又覺得有點失禮，忙捂住咀，不好意思地望了那人一眼，將身上被封的穴道，一一告知那人。

那人邊聽邊俯下身來，運指如風，依照楚湘湘所說，一一爲她拍開身上被封的穴道。

這自不免接觸到楚湘湘的身上，楚湘湘不但不再感到羞赧，反而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許，這就是少女那變幻奇妙的情懷吧。

那人拍開了楚湘湘的穴道後，立刻挺身背轉身去。

楚湘湘即時在地上運氣一周天，這才一躍而起，匆匆將半敞的胸襟掩好扣上，手上拿着那人的長衫，一絲羞意又湧上了心頭，怯怯地上前一步道：「尊駕，請穿回外衣。」

那人「哦」了一聲，這才回過身來，伸手接過外衣，穿回身上。

楚湘湘偷眼瞥了那人一眼，感激地道：「小妹還未請教尊駕高姓大名。」

那人立時抱拳道：「在亦項鑄。請教姑娘芳名怎樣稱呼？」

「原來是項兄。」楚湘湘想了一下，却想不起曾聽聞過此人的大名，但此人的身手明顯地比花青還要高明，應該不是無名之輩，自己怎會不曾聽聞過此人的名頭呢？心中雖然感到奇怪，但仍然將自己的姓名報上。

那人聽了，目光一閃，再次抱拳道：「原來是楚姑娘，若在下猜得不錯，楚家堡主是令尊吧？」

楚湘湘頷首道：「正是家父。」心中却想道：「此人知道我是楚家堡的人，應該不是初出道的，怎麼却沒有聽聞過此人的大名，這就奇了。」

項鑄道：「久聞楚家堡主的大名，所謂虎父無犬女，楚姑娘怎會落在那人的手上的？那人又是誰？」

楚湘湘想到適才差點受辱於花青，心中又氣又怒又羞，微哼了一聲，才憤然道：「那傢伙止是江湖上人稱浪蝶的花青，小妹一時不察，被他用下三濫的藥物弄倒了……」接將她如何在油菜花田被花青暗施軟筋酥骨散弄倒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對項鑄說了一遍。

項鑄聽得憤然哼出聲來，沉聲道：「好下流卑汚的淫賊，若早知是他，在下便不會輕易放過他！可惜黑暗中看不淸楚他的面目，他又奸滑異常，在下心急姑娘安危，所以沒有緊追下去，下一次若遇到此賊，決不輕饒！」

楚湘湘對他的好感更增。「項兄，你怎會這樣巧，及時出現的？」

項鑄笑笑道：「不是那樣巧，而是在下早就在樹林內的，在下由於路徑不熟，走錯了路，心急之下，便亂走一通，結果，在花青那賊將楚姑娘你帶來這裏的先一刻，走到這松林外，因一時內……便走進林中方便一下，未幾，便聽到有人發出笑聲語聲，在下一時好奇，便掩過來看一下，正好看到姑娘……」

下面的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會令楚湘湘感到難堪的，而楚湘湘自然亦明白他的意思。雖然這樣，她想到差點被花青所辱的情形時，仍不免脹紅了臉，將頭垂下來。這時候，林暗天黑，雖然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項鑄仍然看不清楚她的臉是紅的！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目光一瞥，却想不到項鑄亦恰好望着她，四道目光一接之下，兩人就像觸了電般，各自將目光移開，楚湘湘臉熱如火，心頭「蹦蹦」直跳，差一點沒有從口腔內跳出來，忙又將頭垂下。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聽項鑄輕咳一聲。「楚姑娘，此地不宜久留，還是趕回堡裏去的好。」

楚湘湘强抑心跳，口裏嗯了一聲，這才敢將頭抬起來，目光不敢望向項鑄。「項兄說得有理，小妹這時候仍未回堡，只怕家人及家兄不知急成怎樣了，項兄若不嫌棄，請到敝堡住宿一宵如何？」

項鑄的目光亦是偏移開去，不敢望向楚湘湘，爽快地道：「正有此意，不敢請耳。」

楚湘湘目光一閃，飛快地瞥了項鑄一眼，欣然道：「項兄太客氣了，如此咱們走吧。」

項鑄頷首應了一聲，當先向林外行去了。

楚湘湘隨後，這才敢放胆將目光望着項鑄挺健的背影，心頭又莫名其妙地跳了起來。

出到林外，抬頭望了一下天上的星月，這才發現，弦月斜掛，約莫是三更過後了。

項鑄停下步來，回身道：「楚姑娘，在下對這附近的環境陌生得很，有勞妳帶路了。」

楚湘湘瞟了項鑄一眼，林外總比林中較爲清晰，這一瞟，對項鑄的面貌看得比林中清楚了不少，這又發覺項鑄端正的面貌中，透出幾分聰敏，那雙目光就像天上的北斗星般，份外明亮。

楚湘湘應了一聲，仰頭看了一下天上的星辰，以分別方向。「項兄，那麼小妹有僭了。」

說着，當先向外行去。

項鑄一聲：「楚姑娘別客氣。」脚步一動，跟在楚湘湘後面。

×　×　×

兩人默默無言地放步往前奔掠，才掠出不到百丈，前面的楚湘湘身形陡地停了下來，令到跟在後面的項鑄差一點便收脚不住，撞在她的身上。

幸好他反應够快，在他要撞上楚湘湘時，堪堪煞住了身形，但鼻端却嗅到一陣髮香，令到他忍不住吸了一下，但馬上他就自責地在心裏暗罵了自己一聲，急忙收攝心神，開聲道：「楚姑娘，怎……」

下面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的目光從楚湘湘的肩頭上往前望去，馬上便明白到是什麼回事了。

前面大約數十丈遠的地方，正有一隊人奔掠而來，只不過眨眼間，便來到數丈前面，而這時也看淸楚了，那些迎面急掠而來，將去路阻截的人，每一個皆是黑衣幪面，在這山野寂寂中，顯得份外神秘嚇人。那十多名黑衣人在兩人丈許兩丈前停下來，人影一閃，從後面閃上一個人來，這人却沒有幪面，在星月微光之下，可以看到那人的面目。

那人赫然正是浪蝶花青！

楚湘湘一眼看到花青，眉梢跳動了一下，一張臉佈滿了熱氣，銀牙暗咬，怒視着花青！

項鑄雖然與花青動手過了一招，但由於是在林中，故此看不清楚他的容貌，而他亦從未見過花青，故此，他根本就不知道對方那些幪面人是何來路，他却猜到，這些見不得人的傢伙忽然出現，攔住了去路，肯定是來意不善的。

他斜斜踏前一步，壓低聲音對楚湘湘道：「楚姑娘，妳認識這些人麼？」

楚湘湘點點頭又搖搖頭。「沒有幪着臉的，正是浪蝶花青，至於那些幪了面的傢伙，則不知道是什麼來歷了，不過，既然與花青在一起的，那必然是花青一路的了！」

項鑄聽說沒有幪着面巾的人就是花青，目光立時射在他的臉上，仔細打量着，同時低聲道：「楚姑娘，花青原來是有同黨的，他們人多，咱們倒要小心點。」

楚湘湘點點頭，怒聲對花青叱道：「花青，想不到你有胆量逃了又來，本姑娘饒你不得！」

花青的目光却盡在項鑄的臉上溜來轉去，嘻皮笑臉地道：「楚姑娘，妳生什麼氣呢？也許是花某剛才沒有讓妳嘗到甜頭，所以惱恨不已吧？乖乖寶貝美人，等一會花某管教妳得償所願，惱恨全消，欲仙欲死！」

楚湘湘被花青這番下流語氣氣得臉色青白一片，身軀微顫着，戟指怒叱道：「花青……」

花青却截口邪笑道：「楚湘湘，妳怎麼哪？別是有了新人，就忘了花某吧？唉，古人說得不錯，婦人女子，確是難養，變心得這樣快！」

楚湘湘被花青這一番胡說八道氣怒得脹紅了臉，櫻唇微顫着。

反觀項鑄，却毫不動氣，就像根本聽不到花青說的話般，目中精芒暴現，沉哼了一聲，朝着花青道：「花青，你若是一條漢子，便別像狗一樣只會吐出髒話，有種的，站出來與在下見個眞章！」

花青目中厲芒一閃，「嘿」地厲聲道：「小子，你是那裏鑽出來的野種？胆敢敗了花某人的興緻，還敢這樣對花某說話，你大概是不想活了！」

盡管他口中說得够狠，不過，他却心知眼前這人不是易與之輩，要不，自己剛才就不用傷在對方的暗器之下，並慌不迭溜之乎也！

項鑄目中煞光一閃，但隨即隱去，淡淡地道：「花青，在下是不想活了，你有種就出來動手取在下一命吧！」

楚湘湘忽然湊過頭來，對項鑄悄聲道：「項兄，小心那淫賊又暗中施放那種軟筋酥骨無影散。」

「多謝姑娘提醒。」項鑄亦悄聲道：「楚姑娘，咱們只要不站在下風頭，他就無所施其技了。」

楚湘湘被項鑄這一提醒，兩人這時站的正是上風頭，不由鬆了一口氣。

也怪不得她這樣驚懼花青的軟筋酥骨無影散，她吃過虧，並差點因此而被辱，自然有一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恐懼心理了。

「好管閒事的野種，花某手下不殺無名之輩，報上名來！」

項鑄却根本就不動氣，冷然道：「說出來，只怕你也未必知道，不過，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聽着，在下姓項，名鑄！」

花青聽得很清楚，迅速在心中想了一遍，却想不起曾聽聞項鑄這個名稱，不由哼了一聲道：「無名之輩！」口中雖是這樣說，心中却一點也不敢對之稍有輕視之心，因爲他領教過項鑄的厲害，心知這項鑄手底下很硬，自己若是心存輕視，那無疑是自找死道！

站在花青身旁的一名幪面人却忽然開聲道：「項鑄，你若是不管咱們與楚姑娘的這檔子事，區區保證不會找你的麻煩，怎樣？」

花青一聽，急得正想說什麼，却給那幪面人兩道冷厲的目光瞪了一下，刹時噤若寒蟬，閉上咀巴，不敢出聲。

這就顯示出，那幪面人的身份比花青要高，否則，花青才不會那樣畏懼。

項鑄却一笑道：「閣下連面目也不敢示人，在下不想與你這種有欠光明的人打交道！」

接轉對花青道：「花青，你若不敢動手取在下一命，那就別站着，快快滾出來吧。」

楚湘湘眼見項鑄那種正氣凜然的樣子，心中不禁折服不已，同時亦油然生出一股愛慕之意。

這大概就是美人愛英雄吧！

花青口齒翕動，但却給那幪面人一擺手阻止了。

那幪面人兩道冷厲的目光暴盛，只見他的幪面巾「波」地疾揚了一下，但語氣却出奇地冷沉：「項鑄，別以爲區區怕了你，咱們只是不想節外生枝，你若不知好歹，區區只好費些手脚，殺了你！」

項鑄却不爲所動，淡然地道：「那閣下何不先着花青出來，看殺得了殺不了在下再說？」

花青就算再窩囊，也忍不住了，他再沒有表示，那簡直就不是男子漢，所以，他立時有了反應，怒吼一聲，也不請示一下那幪面人，便撲了出去，寒光飛閃中，他已亮出了飛蜂刺，「嗤」然疾响聲中，暴刺向項鑄的胸前五大要穴！

這花青一刺出手，便顯出他不是浪得虛名之人，一出手便能够一刺化五，這又豈是一般的高手所能臻此的？若非功力有一定的造詣，根本不可能。

而他施展出的這一招，正是他仗以成名的那套浪蝶飛蜂採花刺法中的那招「飛蜂採五花」的厲害殺着，他憑着這一套浪蝶飛蜂採花刺法，自出道以來，還未失過手，落過敗！

他一出手便用上這麼厲害的殺着，正是因爲他沒有小覷了項鑄！

項鑄驟見花青招式奇詭勁疾，不敢托大，身形微退半步，右手同時間一揚一圈，但見一道晶芒飛展，幻成一道光圈，硬來向花青一化爲五的刺花！

花青一見項鑄出手招式，正是尅制自己那招飛蜂採五花殺着的招式，心中不免大吃了一驚，要想收招變式，却已無及！

但見項鑄那幻化的光圈有如一個捕蝶的網袋，疾速地網罩向花青那有如飛蜂般的刺花，霎時間網了個正着！

「叮叮叮」一連五下急激串响中，花青手上的飛蜂刺被絞脫落地，只驚得花青驚叫一聲，倉惶暴退不迭！

也幸好他見機閃退得快，否則，他不死也會重傷！

因爲項鑄在絞脫花青飛蜂刺的刹那，手中那柄軟劍已隨着他的手腕陡顫，像靈蛇噬人般，颼地筆直向前暴刺出！

花青雖然暴退得快，但仍然被飛刺出去的劍尖「叮」了一下，他的左胸肋上，刹時血花暴濺，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來，退得更急！

那名幪面人斜閃而上，擋在花青的面前，花青才算驚魂稍定，低頭一看，左胸肋上現出一個血口來，雖只有小指尖般大小，但却汩汩淌出血來，痛得他直咬牙。

楚湘湘見項鑄一招便挫敗了花青，既高興又意外，雖然他看出項鑄身手不俗，却想不到高明到出人意表，能够一招使挫傷浪蝶花青的人，武林中自然大有人在，但却應該不會太多，只怕她的父親楚高揚也沒有這種能耐，這令到她對項鑄之能要加以重新估計了。

本來她在花青與項鑄動手時，還有點替他担心的，她不知道項鑄是否勝得了花青，這時候，她完全放心了，不再担心在對方倚多羣攻時，她與項鑄應付不來，而落在對方的手上。

項鑄顯然亦料不到花青有那樣快的反應，自己那一招只是輕傷了他，他在微怔之下，正欲追擊，但却被那幪面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只好煞住勢子。

×　×　×

幪面人一雙驚詫的目光在項鑄的身上臉上溜轉着，從他那變幻的眼神，顯出他此刻的心情的驚疑不置的。

項鑄雖然站着，軟劍却挺得筆也似直，封住了自己的門戶，亦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那幪面人！

那幪面人終於開口了。「赫，想不到閣下年紀不大，名不見經傳，却原來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區區倒是看走眼了！」

項鑄却冷然道：「閣下過奬了，閣下要不要試一下在下那點微末之技？」

那幪面人搖搖頭道：「閣下別太盛氣凌人，區區不是怕了你，而是不想橫生枝節，這樣吧，閣下威風顯過了，花青亦已傷在你的劍下，閣下這時候離去，撤手不再管咱們與楚姑娘那檔子事，區區答應不會麻煩你。」

項鑄靜靜地聽完之後，淡然一笑道：「本來，閣下這樣忍讓，一再委曲求全，在下好應該見好就收的，奈何你却連面目也不敢示人，在下對你這種藏頭露尾，見不得人的傢伙，又怎敢輕信其言呢？」

楚湘湘一直在聽着項鑄說話，聽他說完了，一顆本已收緊的心，至此才放鬆開

來。

　　那幪面人目光一變，厲聲道：「小子，你是鐵了心，打定主意不走的了？」

　　項鑄笑笑道：「要在下走不難，只要閣下答應在下幾個條件，在下便立刻撒手不管！」

　　那幪面人眼珠轉了一下，口氣一緩，試探地說道：「閣下說來聽聽。」

　　項鑄扭頭望了一眼楚湘湘，給了她一個安慰的眼色，然後才轉回頭來，深望了那幪面人一眼，語聲清晰地道：「閣下請聽清楚，第一，請閣下將幪面巾取下來，第二，請說明爲何要對楚姑娘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第三，你們都是一些甚麼人？只要閣下能够滿足在下這幾個要求，並答應不再爲難楚姑娘，讓她跟在下離開，在下答應閣下，立刻便走！」

　　那幪面人越聽越怒，那幅幪面布巾簌簌地抖動不已，可見他是如何的憤怒了，項鑄才說完，他便惡狠狠地獰聲道：「小子，你居然胆敢作弄區區？就算你是天上老子，今夜也管教你橫屍在此！」

　　說完，猛地舉手向下一揮，厲喝道：「殺！」

　　喝聲中，他自己巳首先猛撲向項鑄。

　　項鑄却疾退兩步，退到楚湘湘的身邊，急聲道：「楚姑娘，對方人多，記着千萬別離開在下太遠，以免被他們分隔開來，彼此難以兼顧！」

　　那十數名幪面人巳吶喊着蜂擁撲了上來。

　　楚湘湘點頭不迭道：「項兄，小妹記住了，小心！」

　　原來那爲首的幪面人已有如猛虎噬人般，一閃撲到，手中八稜鐧斜砸向項鑄的左肩！

　　項鑄聽得楚湘湘一聲「小心」，眼角已然瞥到，右手霍地抖手向上斜彈，只見晶光有如一點飛星般，準確地擊向那砸落的鐧身！

　　「錚」地一下脆響，項鑄的軟劍有如鐵筆也似的硬直，硬是將那幪面人足以開碑碎石的一鐧，點擊開去！

　　若不是有深厚的功力，根本就不可能以軟劍點擊開那樣剛猛的鐵鐧一擊。

　　這就顯出了項鑄的一身功力，非比尋常。

　　楚湘湘這時亦巳運劍如飛，接連擊退了三名幪面人的撲攻，長劍一撇，在一名幪面人的左臂上劃出一道血口來。但立刻，又有數名幪面人不要命地撲向她。

　　幸好她與項鑄是併肩站着的，不至於四面受敵，否則只怕她應付不了。

　　項鑄一劍點擊開那爲首幪面人的一鐧剎那，左手反手斜拍出去，「啪」地一響，硬是將一名幪面人斬向他左腰的鋼刀拍飛，那名幪面人亦被震得歪退了二步，恰好阻住了一名幪面人的撲攻！

　　但却有兩柄鋼刀自左右挾風斬到，他的身形剎時一個疾旋，劍光飛幻如輪中，只聽「鏘鏘」兩聲激響，那兩名幪面人的鋼刀被他的長劍擋擊得反震開去。若不是那兩名幪面人乘勢退得快，卸去一部份反震之力，不被反震的刀背所傷才怪！

　　「呼」地一下急響，爲首那名幪面人一鐧攔腰橫掃而至，逼得項鑄只好雙腳一頓，彈躍起五六尺高來，堪堪避過了那一鐧！

　　但馬上他就警覺到有一道銳風急襲向他的頭側，驚懍之下，他疾忙拗腰仰頭，「嗖」地一下勁響，一枚暗器幾乎是擦着他的喉頭掠過，他的眼角也不由跳動了一下。

　　拗腰仰首的同時，他的目光巳瞥到，發出暗器暗算他的，正是浪蝶花青！

　　原來浪蝶花青的飛蜂刺被項鑄的軟劍絞飛，手中沒了兵器，但在那爲首幪面人的喝令下，他不得不亦跟着動手，由於手中沒了兵器，在這種羣攻的情形下，有點不便，故此，他便只好站在一邊，抽冷子發射暗器！

　　他這一着倒是陰損得很，令到項鑄楚湘湘兩人防不勝防，威脅性很大，只要稍不小心，便會着了他的道兒！

　　項鑄與楚湘湘被十數名幪面人圍攻之下，只好拚力施爲，擋拒那些幪面人的瘋狂撲攻，有幾好次，差點被花青的暗器所傷！

　　憑項鑄之能，他還不將這十數名幪面人放在眼內，但楚湘湘却有點應付不來，若非項鑄不時助她擊退撲向她的幪面人的撲攻，只怕她早巳傷了！

　　那些幪面人雖然攻勢猛烈，但却是一觸即退，不與項鑄硬碰，但對楚湘湘却不客氣，一個個如狠似虎般猛撲楚湘湘，這令到項鑄不得不時時分神去照顧楚湘湘。

　　爲首那名幪面人就覷準這一弱點。在那骨節眼上，猛攻項鑄，有兩次項鑄差點閃擋不了那人風起雲湧般的鐵鐧，傷在鐧下！

　　而且，那些幪面人在爲首那人的指示下，極力想將項鑄與楚湘湘分隔開來，有一次差點成功了，幸好項鑄拚命衝殺，硬是衝散開那些幪面人的阻隔，與楚湘湘併肩而戰。

　　暫時之間，那些幪面人雖然奈何不了項鑄兩人，但兩人也被圍困着，這樣下去，吃虧的總是項鑄兩人，對方人多，他們人少，所謂雙拳難敵四手，時間一久，氣力消竭之下，那就危險了！

　　楚湘湘極明白這個道理，她的心中亦焦急萬分，但她却無能爲力。

　　她却不想連累了項鑄，所以她一邊全力抵拒那些幪面人的撲攻，一邊急聲道：「項兄，你快走吧，不要理會小妹了！」

　　項鑄一口氣接下了四名幪面人從四個不同角度的撲攻，運劍一振，封開了爲首幪面人那波翻浪湧般的鐧勢，喘口氣，疾聲道：「楚姑娘，要走一齊走，在下怎能丟下你一走了之，那在下一定是個不義之人。」

　　說話間，他「嗤嗤嗤」一連刺出三劍，替楚湘湘擊退了三名幪面人的撲攻，目光一掃之下，疾聲道：「楚姑娘，這樣纏鬥之下，總不是辦法，只會對咱們不利，咱們還是衝出去吧！」

　　楚湘湘如何不明白衝出去才有生路，奈何她是力不從心，而項鑄雖然身手了得，但却不肯痛下殺手，殺傷那些幪面人，以削弱他們的力量，扭轉劣勢，那是無法衝突得出去的，故此，她在情急之下提醒項鑄。「項兄，若要衝出去，便不能手軟

，否則，咱們永遠也衝不出去！」

　　項鑄目中煞光暴現，激聲道：「楚姑娘說得有理，在下差點害了妳！」

　　說話間，閃過斬向他脅下的一刀，挑歪一柄斜刺向他頸側的長槍，接一聲長嘯，身形疾迎向兩名左右猛撲上來的幪面人，手中軟劍嗡嗡地抖展開來，在身前佈出一道形似扇面般的鋒芒，飛削向那兩名幪面人的胸膛要害！

　　那兩名幪面人的長刀才斬劈出，鋒芒耀眼間，兩人連念頭也轉不過來，只覺胸膛上驀地一痛，血跟着噴濺出，而他們的刀才斬劈出一半，便慘叫着翻倒出去！

　　項鑄一邊運劍如飛，一邊疾喝道：「楚姑娘，請緊跟在下的背後！」

　　喝聲中，又有一名幪面人慘嚎着傷在他的劍下！

　　楚湘湘嬌叱連聲，擊退了兩名幪面人的撲攻，一個箭步標掠前去，緊貼在項鑄的背後，與項鑄拚力衝殺出去！

　　項鑄劍勢飛展之下，硬是殺出一個缺口來，心中一喜，全力往外衝去。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天神飛降般，凌空斜撲向項鑄，鐧影有如山岳般猛砸向項鑄的頭頂！

　　項鑄驚覺之下，猛地挫腰上仰，軟劍颯地朝上反斬上去，恰好斬在勢如隕石墮砸般的鐧影上！

　　只聽「鏗」然一下巨震聲，項鑄以八成功勁運注在軟劍劍身上，硬是擋拒了那爲首幪面人挾着天雷驟發般威勢，凌空劈下的一鐧！

　　不過，項鑄的腰身陡地沉了一下。

　　而那爲首幪面人則被震得凌空彈了起來。

　　那剎那，楚湘湘不顧一切地擊退了三名撲攻向項鑄的幪面人，但她却被一名自側後悄沒聲搠出一刀的幪面人在大腿側上刺了一刀，尚幸沒有傷及腿骨，但却血流如注，痛得她忍不住「哼」了一聲。

　　就這瞬間，那名爲首的幪面人彈起的身形陡地一沉，左掌暴按而下，按向項鑄的頂門！

　　項鑄一眼瞥到，眼色微變，脫口一聲：「按臍功！」腰身陡地一沉，接猛地一挺，左掌向上一翻，急迎向那人暴按而下的左掌！

　　那人一眼看到項鑄那翻迎而上的掌式，禁不住大驚失色，驚叫一聲：「朝陽掌！」欲想收掌閃避，巳是無及，「啪」地一下清脆的掌擊聲中，爲首幪面人一個身子被震擊得向上翻滾起丈許兩丈高，然後有如一頭折了雙翼的大雁般，一頭倒栽向地上！

　　而項鑄亦被震擊得腰身向下疾沉，幾乎是半蹲之勢，雙腳陷地盈寸！

　　驀地，一道暗芒暴射向項鑄的心窩。

　　這點飛射而來的暗芒來得很陰損，因爲那正是項鑄與那幪面人雙掌擊實，被震擊得腰身沉塌的剎那，根本上就不可能封擋得了，也無暇閃避，故此，項鑄在驟覺那暗芒射到時，驚得臉色遽變，若是讓這點暗芒射中，只怕不死也會重傷！

　　危急一髮間，他能够做的只是盡量將身形偏側向一邊！

　　不過，他這一偏側，總算逃過一刦！

　　但仍然被那點暗芒擦着他的胸前，「噗」地射入他的右臂側上！

　　他痛得全身打了個顫！

　　「叮」的一聲，楚湘湘及時替他擊歪一柄斬向他大腿的鋼刀！

　　項鑄却猛地發出一聲怒嘯，左掌橫劈而出，將兩名幪面人掃劈得翻滾出丈外，身形有如箭矢般飛撲向站在一邊的花青！

　　剛才那一點暗芒，正是花青發出的鐵蓮子！

　　楚湘湘顧不了腿上的創痛，身形竄掠中，長劍全力掃斬出去，硬是逼得接踵撲向她，欲將她阻截下來的四五名幪面人倉惶閃跳不迭，她便緊躡在項鑄的身後！

　　花青本以爲那顆鐵蓮子會射殺項鑄的，那知道却被項鑄於生死一髮間，避過心窩要害，只是傷了右臂，雖然有點失望，但也總算解恨，不由得意地陰笑起來，冷不防項鑄有如一頭豹子般向自己撲來，嚇得他全身震悚了一下，慌不迭斜退開去，同時右手暴揚，將掌中的三顆鐵蓮子悉數射向項鑄的頭胸要害！

　　項鑄左手一陣疾抓，將那激射而至的三顆鐵蓮子悉數抓在手中，口裏沉叱一聲，抖手將三顆鐵蓮子回敬向閃退不迭的花青！

　　花青本以爲可以將項鑄的勢子阻得一阻的，他在發出鐵蓮子時，便巳扭身急掠，那知才掠出，背後銳風急襲，心驚之下，慌不迭身形向前一個虎撲，欲避急襲而至的暗器，那知道避得了射向頸背的兩顆鐵蓮子，却閃不過射向他屁股的那一顆，「噗」地一響，那顆鐵蓮子由於勢道急勁，整顆深深嵌入他的股肉之內，痛得他全身震搐了一下，收勢不住，一個餓狗搶屎，摔撲在地上！

　　但他却顧不了狼狽之狀，撲在地上的剎那，雙手在地上一撐，雙脚疾蹬，就像一頭青蛙般，向前猛標出去！

　　也虧他竄躍得快，堪堪避過了項鑄緊接撲到向下斜斬出的一劍！

　　花青驚出了一身汗來，怪叫聲中，急竄標掠不迭！

　　項鑄那一劍若不是手臂上受了傷，花青肯定避不過，他正欲再追的時候，瞥到那名爲首的幪面人強撐着追掠過來，而身後的楚湘湘亦正返身擊退兩名幪面人的撲攻追纏，但又有五六名幪面人不要命地接踵撲到，若是被他們又纏困起來，只怕不容易衝突出去了！

　　故此，他稍爲猶豫了一下，便擰身一把拉住了楚湘湘的手臂，喝一聲：「楚姑娘，咱們走！」身形有如激矢般斜刺裏射了出去！

　　楚湘湘被項鑄的身形所帶動，亦有如激矢般射了出去！

　　那五六名幪面人遲了一步，追截不及，但仍然啣尾疾追下去。

　　爲首那名幪面人由於受了很重的內傷，影響了他的身法，故此，他比那五六名手下還要慢，不過，他却可以喝令那些手下窮追不捨！

　　只是，項鑄的身形去勢太快了，只不過幾個起落，便巳遠遠地將那些幪面人拋在後面，再兩個起落，倏然融入了黑沉沉的夜色中，不見了！

那些蠓面人仍然盲目地追下去。

× × ×

項鑄與楚湘湘趕回楚家堡的時候，已經是快近黃昏時份了。

本來，她兩人是可以在這天的早上趕回楚家堡的，若不是迷了路的話。

原來，昨晚他倆不辨東南西北地一路疾掠，只求擺脫那些蠓面人的追逐，故此有路便走，待到他倆發覺已擺脫了那些蠓面人的追踪後，天已微亮了，而他倆也發覺到，他們處身在一處不知名的山谷中。

他們自然疲累不堪，加上身上受了傷，不坐下來喘息一下，包扎好傷口，根本就舉步維艱了，於是便坐下來，歇息了好一會，才動手將身上的傷口包扎好。

不過，楚湘湘大腿上的傷却影响了她的行動，昨晚由於是急於擺脫那些人的追纏，故此在情急之下，忘記了腿上的傷痛，但經過一番歇息包紮之後，整個人放鬆下來，便感覺到腿傷痛得厲害，幾乎不能站立。

到兩人相扶着動身的時候，日頭已高升，一路向谷外走去的時候，才發覺這山谷好長，而且曲折盤繞，令到他們奇怪不已。

因為他們昨晚奔掠入這山谷時，根本就不覺得曲折的，他倆只是有路便奔，大概是在情急之下，來不及注意到這些，加上又是天黑，這時候重新走出，便覺又長又曲折了。

單是走出這山谷，兩人便走了大半個時辰，若是在未受傷之前，用不了一刻鐘就可走出。

待他們走出山谷，分辨出走回楚家堡的方向，走出山野荒地，轉上了通向楚家堡的大路後，已經靠近晌午了。

而兩人經過昨晚的拚鬥奔掠，加上又走了一個早上，早已感到又餓又渴，前行不久，看到路邊有一間賣酒兼賣吃食的酒寮，於是便忍不住走了進去，塡飽肚子再算。

到他倆離開酒寮時，已是午後了。

楚湘湘雖然心急想趕回堡，但由於腿傷的關係，走起來一拐一拐的，如何快得了？那還是要項鑄扶着，否則，只怕她走不了。

所以，急也急不來。

楚湘湘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與男子這樣親近的，那自然難免感到有點羞怯及不自然，一顆心「噗通」直跳，而項鑄亦有點靦覥的感覺，是以，兩人在路上很少開口說話，大概是兩人都有點不好意思吧。

不過，這一親近，却令到兩人同時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奇妙感覺，也一下子將那種無形的距離拉近了。

男女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是這樣奇妙的吧。

× × ×

快到楚家堡的時候，日頭已快含西山，楚湘湘也顯得活潑多了。

那大概是因為快回到家，見到父兄的關係吧。

「項兄，轉過這片林子，就可以見到敝堡了。」楚湘湘昂頭吸吸咀，臉上飛上了一抹輕快的笑意。

項鑄似乎也受了感染，神情也輕快起來，有意無意地瞥了楚湘湘那惹人心跳的笑臉一眼，亦笑道：「楚姑娘，妳這個樣子回到堡中，楚堡主一定會吃一驚，從此不准妳再出堡了！」

楚湘湘脆笑着側過頭來，瞟了項鑄一眼，却正好碰上了項鑄的目光，一抹飛紅也乍現臉上，但這一次她却沒有將目光移開，大胆地看着項鑄那輪廓分明的側面，嬌聲道：「不會的，小妹雖然是女孩子，但家父從來不因這一點，而不讓我外出，逼着我像別的女孩子般，做那些女孩子才做的事情。」

兩人這樣說着時，已轉過了林子，楚湘湘高興地用手一指：「項兄，前面那一座……」

驀地，她的神色慘變，說着話的咀陡地大張開來，却沒有發出聲音，整個人就像呆了般，瞪着一雙駭然的大眼，愕然望着前面！

項鑄順着她的手指處望過去的時候，亦不由駭然愕住了！

前面箭遠的地方，確是有一座佔地極廣的莊堡，但此時眼見的却是被燒毀了，

這就是楚家堡？

不錯，這確是楚家堡！

這要看一下楚湘湘臉上那種震驚駭然的神色，便知道確實不假！

「這……怎會……這樣的？怎會這樣的？」楚湘湘顫着咀唇呢喃着說，忽然間，他就像瘋了般，狂叫着：「爹！大哥，你們在那裏啊——」狂奔向那座業已被燒毀得破損不堪，到處焦黑的莊堡。

一個人在極度激動的情形下，是會忘記了身上的傷痛，而做出一些超越本能的事情來的。

楚湘湘就正是這樣。

她本是由於腿傷而幾乎不能行走的，但這時却像個沒事人般，奔掠如飛！

項鑄瞧着眼前這毀於一旦的楚家堡，其心中的震驚與駭詫，亦是不下於楚湘湘的，因為這實在太出他的意外了，一座這樣規模宏大的莊堡，居然被毀於一旦，確是很難令人接受的事實，但這却又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是什麼人有那樣大的力量，能够在相隔一夜的短時間內，毀了楚家堡呢？

這個念頭才在他的腦海中閃過，他便被楚湘湘那種近乎瘋狂的舉動驚動了，急不迭叫了一聲：「楚姑娘——」身形一動，急急追了上去。

「爹，大哥啊——」楚湘湘嘶聲哭叫着，終於腳步一蹌，歪跌在地上，悲痛地哭了起來。

項鑄急掠而至，一眼看到她跌在地上，心急之下，也不及顧到男女之別，情急地一把將楚湘湘扶了起來，但却又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楚湘湘似乎已被眼前的驚變震得心神錯亂了，一下子撲在項鑄的身上，痛哭起來。

這可令到項鑄手足無措了，心頭狂跳不已，推又不是，不推又似乎有點那個，無法可想之下，只好任由楚湘湘伏在他的懷內哭個够！

足足有頓飯功夫，楚湘湘才從驚震悲

痛中慢慢平靜下來，她也才發覺到，自己是伏在項鑄的懷內，而且還哭濕了項鑄肩上一大片衣衫，她忙羞赧地離開了項鑄的肩頭。

「項兄……請別怪……小妹剛才……的失態。」說着，想到堡毀父兄生死不明，她的眼淚又泉水般湧出來，抽泣不已。

項鑄同情地道：「楚姑娘，在下心中亦難過得很，怎會見怪呢？」

一頓接道：「楚姑娘，妳且在此歇一下，待在下進去看一下，好麼？」

楚湘湘啜泣着點了一下頭，項鑄再看了她一眼，才掠入了破毀的莊堡廢墟中！

大約過了一頓飯光景，項鑄才從廢墟中掠了出來，長長地吁了口氣，對凄楚哀傷得叫人心痛的楚湘湘道：「楚姑娘，在下在廢墟中搜尋了一遍，發覺有些地方仍有硝烟冒出來，有些地方還是灼熱的，故此，在下估計，貴堡被毀的時間，是這一夜及大半天這段時間內的事……」

「項兄，可有什麼發現？」楚湘湘眼巴巴地望着項鑄，神色很緊張。

項鑄明白楚湘湘問的是什麼，吸口氣，才緩緩地道：「楚姑娘，妳千萬要冷靜，在下在廢墟內還發現了數十具燒焦了的屍體，已分辨不出面目，不知……」

下面的話他不敢再說下去，以免刺激了楚湘湘。

楚湘湘神情震顫了一下，咽着聲道：「項兄，小妹要進去看一下！」

說着，拐着一條傷腿，奔向廢墟。

項鑄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滿懷同情地，默默跟在楚湘湘的身後，走向廢墟。

聯袂查綫索　生死難意料

屹立在鄂北道上垂數十年的楚家堡，終於在一夜之間被推倒了！

要知道楚家堡乃是威鎮鄂北道上的一股領袖力量，忽然間被毀了，那自然震動了鄂北武林道，很快便傳遍了江湖！

近日來，楚家堡被毀的消息，已成了江湖武林道的頭等新聞，幾乎每一個人皆在談論這個消息。

而楚家堡堡主楚高揚的生死，也是一個謎，同樣受到江湖武林道人物的關注。

不過令人更感關注的却是，究竟是何方神聖有那樣雄厚的力量，於旦夕之間，摧毀得了雄踞鄂北垂數十年的楚家堡。

這才是人們急於想知道並想弄清楚的首要事情。

但是，任由武林的人怎樣打聽查探，就是探查不出是什麼人所作的，這令到人們更加感到驚疑好奇。

本來，楚家堡被毀，若是有那一股勢力欲取而代之而推翻楚家堡，那麼，就應該有一股勢力冒升出來，以領袖自居才對，但鄂北道上却沒有令人值得注意的帮派組合有何引人注意的舉動，這就令人摸不着頭腦了。

× × ×

項鑄與楚湘湘這幾日來，四出探查是什麼帮派組合將楚家堡摧毀，亦同樣查不到什麼。

這幾日以來，楚湘湘悲痛的心情已漸漸平復過來，只不過她的臉上從沒有展露過笑容。

項鑄活到這般大，還是第一次與女孩子走在一起，他雖然對楚湘湘的遭遇懷着深切的同情，但却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故此，他只好處處小心地照顧她。

楚湘湘雖是在悲痛中，但女孩子畢竟心細，感覺也特別敏感，對於項鑄的關懷，她是感覺到，也看出來的，心中對他的情意，因此而萌生了。

這一日，兩人相對坐在客棧的房中，談論着這幾日來陸續想到的問題。

而她最關切的，是她的父兄的生死。

因為那一天在廢墟中雖然仔細地逐一辨認過所有的屍體，却由於那些屍體被火燒焦，以至面目全毀，根本就分辨不出那些屍體生前的身份來，故此，她不敢確定她的父親——楚高揚是否亦被燒死了！

這是她時刻不能釋懷的問題。

「項兄，家父與家兄不知是生是死，令到小妹不能釋懷，小妹但願他們仍然在生，若然，為何聽不到他倆的一絲半點消息？」楚湘湘這樣說，顯然她自己也沒有多大的信心。

項鑄看了楚湘湘一眼，想了一下，才道：「楚姑娘，關於令尊生死的問題，在下也不敢妄作肯定，不過，雖然聽不到令尊的一絲半點消息，這不能證明令尊不在人間，有可能令尊由於某一種原因，暫時不便露臉，所以外面便沒有他的消息也說不定！」

楚湘湘感激地深注了項鑄一眼。「項兄，小妹很感激你的好意……」

項鑄却正色地道：「楚姑娘，在下不是為了安慰你，才故意那樣說的，事實上，確有這種可能！」

一頓接又道：「妳試想一下，對方既然能夠在旦夕之間摧毀了貴堡，足以顯示出其勢力不小，令尊說不定就是在自覺勢孤力單的情形下，若不暫時隱藏起來，便有被對方追殺的可能，因此便隱藏起來，伺機採取行動。」

楚湘湘聽得精神一振，深覺項鑄說得有理，而這個可能性也很高，因此，她眼中閃着希望之光，望了項鑄一眼道：「項兄，不管家父是生是死，小妹仍然很感激你。」

項鑄一笑道：「楚姑娘，在下希望妳今後別再說這些客氣話，好麼？」

楚湘湘先是呆了一下，繼之眼眸一轉，垂下頭來，輕聲「嗯」了一聲。

項鑄瞧着楚湘湘那截白玉般潤緻的頸脖，忽生一種在其上輕呵一口氣的衝動。

楚湘湘忽然又抬起頭來，閃了他一眼，瞧到他那種傻呆呆的樣子，不由「嗤」地一聲，失笑出聲。

這一笑，令到項鑄恍然醒覺到自己的失態，臉上一熱，忙收懾心神，不大自然地將目光望向窗外，心中却有一種欣然輕鬆的感覺。那是為了楚湘湘那一聲笑。

那一聲笑，是這幾天來，楚湘湘的第一聲笑，這顯示出，她正從深沉的悲痛中，逐漸解脫出來。

這是令人值得欣慰的好現象。

楚湘湘笑出聲來，才警覺到自己那一笑，可能會令到項鑄難堪，忙伸手捂住了咀巴，但却捂不住眼中的笑意。

但這種輕鬆的心情只是曇花一現，家毀父兄生死不明這件事，立刻又佔據了她整個的心房。

而一連串欲求解答的問題，亦湧現在她的腦海中。

沉默了一下，她正容道：「項兄，依你看，那晚在矮松林外，欲截殺小妹的幪面人，會不會與敝堡被毁，家父兄生死不明這件事有關連？」

項鑄想了一下，愼重地道：「應該有關連。楚姑娘，妳請想一下，那些幪面人爲何要那樣神秘？不敢以面目示人？又爲何要截殺妳？相信妳一定有仇家的吧？那麼，他們之所以要截殺妳，好可能是來個斬草除根，免得妳活着追查下去，將他們查出來。」

楚湘湘頷首道：「嗯，項兄說得有道理，你這樣一說，小妹現在才省起來，那花青既是他們一道的，他與敝堡被毁這件事，脫不了關係！」

項鑄目光陡亮。「楚姑娘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從花青的身上着手追查？」

「項兄好敏銳的反應。」楚湘湘目光閃亮閃亮的，接口道：「不錯，花青是咱們目前唯一知道的綫索，所以，在目前這種毫無頭緒的情況下，只有抓住這條綫索查下去了！」

項鑄先是點頭不迭，繼之沉吟道：「不過，楚姑娘，妳有沒有想到，咱們既然想到從花青這個人的身上着手追查，那些人會不會亦想到，花青既已暴露了身份，而咱們又走脫了，那就會危及到他的安全，因而殺他滅口了。」

楚湘湘聽了項鑄的話，呆了一呆，有點洩氣地說道：「這是極有可能的事，若眞的如項兄所說，花青這條綫索等於又斷了！」

項鑄見楚湘湘那種失望的樣子，忙安慰她道：「楚姑娘，在下只是說有這可能而已，並不是絕對肯定的，不管如何，咱們也要先找一找花青，從他的身上着手追查再說！」

楚湘湘聽項鑄這樣說，神情才振奮起來，點頭道：「目前，也只有這樣了。」

眼眸一轉，瞟了項鑄一眼，話題一轉，說道：「項兄，有些話小妹不知該不該問。」

項鑄訝然望了楚湘湘一眼，有點不明所以地道：「楚姑娘爲何這樣說？有什麼話，只管說出來。」

楚湘湘的目光忽然大胆地直視着項鑄：「項兄，小妹想請問一下，項兄的師承來歷。」

項鑄的目光忽然亦深注着楚湘湘，平靜地道：「楚姑娘忽然問起在下的師承，是否懷疑在下的身份及來歷？」

楚湘湘的臉微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道：「請項兄原諒小妹身處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小心一點。」

項鑄又深深地注視了楚湘湘好一會，才吁口氣道：「楚姑娘，在下不怪你有此懷疑的，轉換是在下，身處這種情形之下，也會處處小心的！」

一頓接神色莊重地道：「本來，在下是不會將師承來歷輕易告訴別人的，但爲了表明身份，在下說給妳聽，不過，姑娘要答應在下一個條件——不要將在下的師承來歷洩露給別的人知道！」

楚湘湘見項鑄一副凝重的神色，心知項鑄這樣要求自己，必有他的道理，於是肅容道：「項兄，小妹答應你。」

項鑄吸口氣，神色凝重道：「不知道楚姑娘有沒有聽聞過天機子這位人物？」

楚湘湘冰雪聰明，聽項鑄忽然提起這位前輩異人的名號，便立刻心頭一動，脫口道：「項兄，莫非天機子這位前輩異人，是你的——」

下面的話由於她忽然想到，那是不大可能的，故此硬生生咽住了。

想不到項鑄肅容道：「正是家師！」

楚湘湘不由驚詫得睁大了雙眼，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因爲據她父親楚高揚告訴她，天機子這位前輩異人，成名巳垂一甲子。若是還活着，應該足有九十歲了，而項鑄才只不過三十上下，輩份比自己的父親還要低，怎有可能是天機子這位輩份比自己父親高了二三輩的異人的徒弟？難怪她有點不相信了。

項鑄却極之認眞地道：「楚姑娘，妳可是懷疑在下打誑？」

楚湘湘雖然沒有這樣說，但臉上的表情却顯露出來。「這不大可能吧？」

項鑄一點惱怒之意也沒有，誠懇地道：「楚姑娘，難怪妳會懷疑的，就連在下，有時也以爲這不是眞的，說起來，恩師在武林中的名頭實在太大了，而輩份又是那樣尊崇，在下這點年紀，很難會有人相信在下是他老人家的弟子！不過，在下鄭重說一次，天機子確是在下的師尊！」

一頓接又道：「爲了證實在下的身份，姑娘請仔細看一下這件物件！」

說完，扭轉身去，在身上貼肉的地方，取出一支只有三寸長短，精雕細琢的碧玉飛龍簪來，愼重地遞到楚湘湘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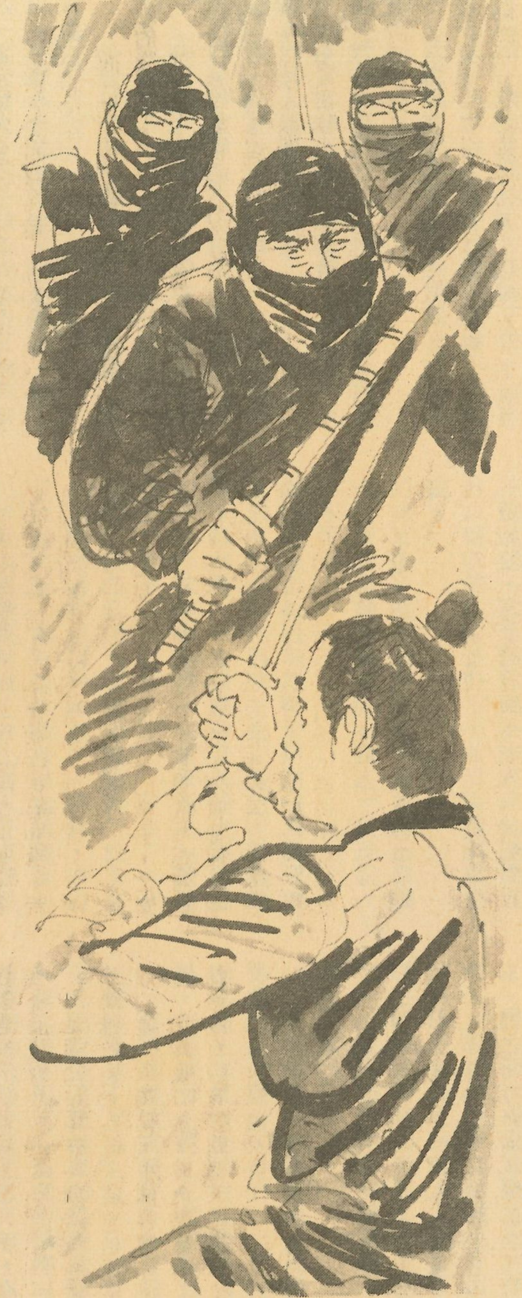
楚湘湘一雙眼不由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瞧着項鑄手上那支碧玉飛龍簪，張大了口，好一會，才喘口氣，敬重地道：「項兄，小妹雖然沒有見識過這根碧玉飛龍簪，但却聽家父說及，碧玉飛龍簪乃是天機子老前輩昔年行道江湖時的唯一信物，向不輕傳他人之手，如今你持着的既是天機子老前輩的唯一信物碧玉飛龍簪，足以證明你的身份了！」

項鑄這才收回手上的碧玉飛龍簪，小心地貼身收藏好，吁口氣道：「楚姑娘，不怕對妳說，在下被恩師收錄爲弟子時，恩師巳經是七十高齡的老人了，那時候在下才九歲，怪不得妳會懷疑的，說眞的，在下一直覺得，他老人家像在下的爺爺，多過是在下的恩師。」

楚湘湘欽羨地道：「項兄，小妹一直奇怪，你年紀不大，身手却這樣高，功力深厚得令人難以相信，現在知道你是天機子老前輩的弟子，那就不足爲奇了。」

項鑄搖搖頭，謙道：「楚姑娘，妳太過奬了，在下生性愚笨，二十年苦學，只不過學得恩師一身所學的十之一二，故此，恩師一直不准在下在江湖上游蕩，以免在下遭到不測，壞了他老人家的名頭。」

楚湘湘却由衷地道：「項兄你太謙了，單憑你是天機子老前輩的弟子這一點，就足以顯出你天資過人，稟賦深厚，不然



一群不明來歷的黑衣人圍攻楚湘湘及項鑄。

，以天機子那種有異於常人的獨到眼光，又怎會挑上你作他的傳人？」

項鑄笑笑道：「不瞞楚姑娘妳，恩師正是怕在下在江湖上萬一有什麼閃失，污了他的名頭，或是在下無行，動不動就拿他老人家的名頭來嚇人，從中沽名釣譽，故此，恩師他老人家在在下辭別他老人家到江湖上遊歷時，他老人家嚴囑在下，非到萬不得巳，不得將他老人家是在下的恩師這種關係，隨便對人亂說，這也是在下所以要求姑娘的！」

楚湘湘聽得連連點頭道：「項兄放心，小妹既然應承了你，便不會輕易亂說出去的！」

項鑄看着楚湘湘，道：「在下若不是信得過楚姑娘你，也不會對妳說了！」

楚湘湘聽得心頭一甜，不由滿含情意地瞟了項鑄一眼，默然垂下頭來，低聲道：「項兄，多謝你這樣信任小妹。」

項鑄被楚湘湘那一眼望得心中盪了一下，一股熱血直衝腦門，忍不住想伸手去執住楚湘湘的柔柔素手，但又驀然驚覺到這有點孟浪，急急收懾心神，同時暗自責罵了自己一聲，吶吶地道：「楚姑娘，但願咱們能夠找到花青，而花青仍是個活人，那就好了。」

楚湘湘這才敢將頭抬起來，滿懷希望地道：「這是唯一的綫索了，當然希望它不會斷了！」

× × ×

不知是他們的運氣好，還是花青倒霉，他們沒有費神去找，意外地發現了花青的踪跡。

這自然令到楚湘湘項鑄兩人既緊張，又驚喜。

他倆是在距被毁的楚家堡約六十里外的三槐鎭上，意外地發現花青正從一家妓院內走出來，那時候才不過是早上，可能花青昨晚在妓院內留宿，故此這樣早就出來。

本來，他在走出妓院後，站下來左右看一下，當時正從大街那邊走過來的楚湘湘兩人，雖然閃縮得快，仍然會被他瞥到，他却放心大意地，一出門便往鎭西頭走去，脚步匆匆的。

兩人在驟然發現花青的刹那，意外驚喜得心頭「通」地劇跳了一下，不過他倆的反應仍然很快，幾乎是心意相通般，互相伸手一拉對方，閃向最近的一處牆角之後。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兩人既緊張又驚喜地從牆角後探出頭來窺望着，一時間忘了避忌，很自然地互相靠貼在一起，直至驚覺到來往的途人均用奇異的目光望一眼他倆，兩人才驚覺到仍然互相抓着對方的手，身子挨貼在一起，幾乎是撲入了項鑄的懷中，羞臊得楚湘湘紅飛上頰，急急閃了開去，但臉上流着一絲喜悅羞怯之意。

項鑄亦是臉上一熱，急急鬆開抓住楚湘湘的手，有點手足無措，一臉的窘態。

幸好兩人同時省起走遠的花青，那種尷尬羞怯之意，很快便消散，急急從牆角後走出來，遠遠地盯着花青的身形，急急追了下去。

花青看來像是有什麼急事趕着去辦，或是急於要趕到一個什麼地方，雖然在鎭上不敢施展輕功，但走得很快，而且頭也沒回一下！

這倒方便了項鑄兩人，不用閃閃縮縮地，提防被花青忽然扭回頭瞥望而發現他們，不過，爲防萬一，兩人仍然小心地跟着，以免被花青驚覺而溜掉！

因爲花青可說是他們唯一的綫索了，這一次意外地被他們發現了，若是被他驚覺而溜掉，只怕以後再要找到他，那就難了。

因爲花青今後必會小心他的行藏的。

走出了鎭西頭後，花青忽然停下來，仰頭看了一下高升的日頭，接向前面略爲看了一下，便又急急向前面走去。

在花青停下來的時候，兩人皆吃了一驚，以爲花青驚覺到他倆的跟踪，疾忙閃

入一間店鋪來，及至窺望到花青又向前走去，一顆心才算放下來，走出店舖，追了下去。

花青在來到一處叉路口時，轉進了左手那條較爲窄小的岔道，一直往前走去。

由於這時候路上行人雖多，但却少了可以躲藏掩蔽的地方，故此，兩人不敢追得太近，只是遠遠地追踪着，並且還利用路上的行人車馬遮掩一下。

花青在轉上那一條岔路，走出約十丈後，忽然離開了岔路，向右邊斜斜奔掠而去。

遠遠跟着的項鑄兩人差點就來不及追了上去，雖然路上有人行走，也顧不了驚世駭俗，急忙展開身法，追掠下去。

兩人也不知追出了多遠，忽然間却失去了花青的身形。

兩人不由急得停下來東張西望起來。

這才發覺，處身的地方原來是一片荒野地，左邊不遠是一座土丘，右邊二十多丈外，是一座疏落的雜樹林子，四下裏一戶人家也沒有。

兩人的江湖經驗雖少，但却不是笨人，花青在這種荒野地忽然失了踪，他們都猜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而他們已踩了進去，只不知道能不能脫身。

兩人一經想及，不由悚然一驚，互相看了一眼，楚湘湘焦急地道：「項兄，那花賊可能是故意將咱們引到這裏的……」

她的話未說完，那座只有數丈高的土丘上，忽然响起花青得意的狂笑聲：「楚湘湘，姓項的小子，花某人就在這上面，別找了！」

兩人悚然驚望向土丘上面，花青赫然就站在上面，還望着他倆人得意地笑着。

楚湘湘氣怒得叱罵道：「花青，你這奸滑惡毒的淫賊，本姑娘誓要殺了你才甘心！」

花青却哈哈大笑，揶揄地道：「楚湘湘這個時候，妳還敢對花某人說出這種話來？也不想想妳已經失去了仗持，妳新相識的那位情郎雖然厲害，但這一次他只怕帮不了你！」

楚湘湘被花青那句「情人」直氣得一張臉又紅又白，嬌叱一聲，便欲向土丘撲去。

但却給項鑄扯住了，並低聲對她道：「楚姑娘，在下的恩師他老人家曾經對在下說過，凡是一個處於劣勢的敵人忽然間變得有恃無恐，大胆放肆，那必定暗中有什麼陰謀詭計或是仗持，遇到這種情形，千萬要小心冷靜，不可衝動大意。」

一頓接道：「楚姑娘，妳明白在下的意思麼？」

楚湘湘感激地瞥了項鑄一眼，點點頭道：「項兄，小妹眞羨慕你有那樣一位好的師傅。」

項鑄笑笑道：「若是有機會，在下一定帶妳去見一下恩師他老人家。」

楚湘湘的臉忽然沒來由地紅了起來，羞態可人地瞟了項鑄一眼，那一眼却是滿含情意的，可惜項鑄從未領略過女孩子那種欲羞還喜的微妙心情，故此，他只是感到有點惶然地道：「楚姑娘，妳怎麼哪？是否在下說錯了話？……」

土丘上的花青看到兩人那種情意流露的樣子，不禁又氣又怒又妒，冷然喝道：「姓項的小子，你眞夠手段啊，居然一下子就騙取了那楚姑娘的垂青鍾情，眞是好一雙狗男女！」

楚湘湘恍如被蜂螫了一下般，神色突變，口裏怒叱一聲：「狗咀裏吐不出人話的淫賊，本姑娘要將你碎屍萬段！」說着便欲往土丘撲去。

但却給項鑄緊緊扯住，低聲道：「楚姑娘千萬要沉住氣。」

土丘上的花青這時狂笑道：「楚湘湘妳這個不知廉恥的丫頭，居然有了新人，就想殺了花某這個舊人，妳也未免太露形跡了，難道不怕那姓項的小子因而心生寒意，因之而打退堂鼓麼？」

楚湘湘這一次却冷靜下來了，只是怒視着土丘上面的花青！

而項鑄也急急開聲喝道：「花青，你人髒話也髒，無論你怎樣說，咱們也不會再上你的當的！」

一頓接問道：「花青，這是否是你故意將咱們引來這裏的？」

花青乾笑一聲：「項小子，你這時候才明白，不太遲了一點麼？」

他這樣說，等於承認了項鑄的懷疑是眞的。

項鑄吸了口氣，心中雖然有點驚疑不安，但却沒有表露出來，依然冷靜地道：「咱們雖然上了你的當，但憑你一人之力，難道奈何得了在下與楚姑娘麼？」

花青的臉色變了一下，却不正面回答，只是嘿嘿笑着道：「項小子，你別以爲那晚在矮松林外，傷了花某，花某就不是你的敵手，花某今日就教你見識一下我的眞本領，有胆的你就上來與花某較量一下，花某若是胆怯而逃，就是狗！」

「嗤」地冷哼一聲，楚湘湘道：「花賊，你本來就是一頭狗，不過披了張人皮吧了！」

花青臉色變了一下，吸口氣，乾笑着道：「楚湘湘，咱們彼此彼此，花某若是頭狗，那妳就是一頭母狗！」

這一次，連項鑄也怒了。「你——」

忽然長吸口氣，又冷靜下來。

他始終懷疑花青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出這些令人無法忍受的話，是有目的，故此，他及時强忍着，以免因一時的氣怒，再次踏落陷阱中。

楚湘湘顯得更冷靜，因爲她已聽厭了，反而不再氣怒，那就等於一個人吃慣了辣椒之後，便不覺其辣一樣。

不過，這樣遙對着相持下去，總不是辦法的，別忘了他們追到這裏來，目的是要將花青制服，以便從他的口中，逼問出他們急於知道的一些事情來，故此，項鑄雖然懷疑花青可能佈下陷阱等他們踏落去，但也要想辦法行動才是，否則，這樣乾耗下去，根本就奈何不了花青！

故此，他一直在動着腦筋，也一直暗暗打量着四周圍的情形。

可是，他却發現不到周圍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花青見兩人一直不採取行動，眼珠轉了一下，忽然叫道：「項小子，你既然無胆上來動手，花某也沒有時間與你耗下去，花某可要走了！」

說着話，他可是說走就走，轉身便往土丘那面奔掠下去！

項鑄忽地心頭一動，匆匆對楚湘湘悄聲說了幾句話，便疾喝一聲：「花青，別走，在下倒要看你有什麼手段！」

喝聲中，身形像箭矢般急掠出去，往土丘上面撲去！

花青應聲，煞停身形，扭轉身來，看到項鑄直撲上來，臉上閃過一抹喜色，打了個哈哈道：「項小子，花某等着你！」

說着回轉身來，作勢抽出了他的飛蜂刺！

項鑄撲掠之勢又急又疾，不過，他却暗中留了意，作好了應變的準備。

楚湘湘沒有跟着項鑄撲上土丘，只是站在原地，仗劍戒備着。

她沒有跟上去，是項鑄的意思，免得萬一花青眞的暗中佈下了陷阱，爲了照應他而應變不及，退一步來說，就算自己不幸落在陷阱中，也不致兩人同時失陷，楚湘湘仍有機會走脫。

本來，楚湘湘是不同意讓項鑄一個人冒險的，畢竟，這可是她自己的事情，但她來不及表示反對，項鑄便已標掠出去，她只好作罷！

不過，她却極之關切地注視着撲掠向土丘的項鑄，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　×　×

項鑄一下子便撲掠上土丘，距花青只不過六七丈距離！

花青忽然暴喝一聲：「看打！」手一抖，打出一蓬鐵蓮子！

項鑄身形去勢不停，手中軟劍猛地一陣絞撥，但聽「叮叮噹噹」一陣亂响，悉數將射來的鐵蓮子撥擋落地！

花青在發出暗器的刹那，獰笑一聲，同時身形急退開去！

項鑄雖然軟劍急撥，但却一直注意着花青的神色，聽到他發出一聲獰笑並急退開去，心頭一動，疑念陡生！

也就在他撥擋鐵蓮子的刹那，身前不到一丈的地面忽然裂了開來，冒出近十名手持鐵製噴筒的黑衣漢子來，對着項鑄噴濺出大片扇面形的汁液。

項鑄那時候正忙於撥擋暗器，根本就無暇應付那驟然噴射過來的汁液，花青這一着確是陰毒至極。

怪不得他一再相激項鑄兩人衝上來與他動手了。

而他那一聲「看打」，看來就是他發出的訊號，因爲藏在地下坑洞中的黑衣人根本無法看到上面的情形，只有靠耳朵來聽了。

下面的楚湘湘一眼看到，驚得心胆俱裂，尖叫一聲，便向土丘撲去。

×　×　×

要知道汁液不比暗器，可以用兵器將之擋撥擊開，那簡直是無法將之擋擊撥開的，加上是用噴筒發射的，其勢道自然比用手發射的暗器强勁很多了，而噴射的範圍又是那樣廣，距離那樣短，又是在猝發之下，就算是功力再高，反應再快的人，也不能閃避封擋得了。

花青這一着安排，確是歹毒異常，而那些汁液應該也不是尋常的河水之類那樣簡單，好可能是毒汁！

項鑄雖然早已心生警惕，但在那刹那，仍然不免大吃一驚，心神俱震。

眼色驟變之下，他陡地發出一聲銳嘯，身形驀地疾旋起來，其勢之快，有如一團影柱，潛龍升天般，疾旋着向上旋升起來。

那些濃霧一樣的汁液刹時將他疾旋的身形遮掩起來，但聽一陣密如急雨摧荷之聲响個不絕，照這情形看來，那些汁液都噴射在項鑄的身上！

花青聽到那一陣密集的射擊聲，臉上獰笑之意更濃，同時間身形一閃，自側面繞掠下土丘，掠向急撲上來的楚湘湘！

在他以爲，項鑄是死定的了，而且會死得很慘，因爲那近十名黑衣漢子從噴筒中射出來的汁液，乃是一種極爲歹毒的毒汁——蝕骨化肉消魂毒汁！

據說，這種毒汁出自湘西烏家門，很少流傳到江湖上，只不知花青一夥是怎樣將之弄到手的。

花青的身形才動，驀地，他被意想不到的情形驚得愕住了，身形亦一下子窒停下來。

只見一道疾旋有如龍捲風般的身形忽然從有如濃霧密雨般的「雨霧」中騰升出來，脫出了那片毒汁的範圍！

不用說，這人正是項鑄！

只見他的左手執着一件業巳千瘡百孔的長衫，不，正確點說，那應該是一塊爛布，安然無損地騰升起足有三四丈高下，抖手間，將那塊「爛布」飛擲向那近十名發射毒液的黑衣漢子！

別看那只是一件爛衫，但在項鑄運起內勁一擲之下，有如一塊飛雲般，旋罩向那些漢子。

同時間，他的身形陡地一個側斜，橫掠而出，撲向花青！

這一切的現象，皆是發生在一刹那間的事情。

心碎若狂的楚湘湘驟眼之下，不由發出了一聲喜極欲泣的歡叫聲。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項鑄居然能夠自那片「毒雨霧」中安然無損地脫身出來，簡直匪夷所思！

說起來，項鑄之所以能夠全身脫出那片「毒雨霧」，全賴那件長衫！

他在猝然之下，生死一髮間，靈機一觸，於疾旋中，將長衫脫了出來，運起內勁，令到那件長衫有如一塊鐵板般，張佈開來，將他由頭至脚掩遮起來，隨着旋動的身形，幻佈成一道鐵桶也似的「衫幕」，悉數擋住了那些噴射過來的毒液！

只是，他那件長衫却被那些毒液化蝕得千瘡百孔，變成一幅爛布！

不過，毀掉一件外衣，總好過自己被那蝕骨化肉消魂毒汁將身體化蝕得骨肉無全的好！

×　×　×

那幾名黑衣漢子一筒毒汁噴射完，滿以爲將項鑄「弄死」，那知道却不是，登時一個個瞧得傻了眼，呆住了！

待到他們回過神來的刹那，驟見那件沾滿了毒液，正不斷腐蝕着，破爛不堪的長衫有如一片飛雲般飛罩過來，一個個嚇得七魂皆冒，驚呼駭叫着，爭着往坑洞外

躍掠上去。

但那片「飛雲」已「呼」地一聲，飛罩了下來，向外躍跳得最快的四五名黑衣人，首當其衝，被當頭罩落，刹那間發出一種撕心裂肺般的慘駭叫聲。

這種蝕骨化肉消魂毒汁果然歹毒霸道，只不過一眨眼間，那件飛罩下去的破爛長衫，便已以化蝕殆盡，一絲布綫也沒有留下來!

而那近十名黑衣漢子更慘，首當其衝被罩住的那人，只見骨肉蝕化，其狀之慘怖，令人不忍卒睹，而那幾名在坑底，沒有被罩着的黑衣漢子，却受到池魚之殃，被那四名骨肉蝕化爲水的四名漢子身上流滴下的「屍水」所沾，皮肉筋骨亦馬上蝕化起來!

想不到這種蝕骨化肉消魂毒汁的毒性這樣烈!

就連花青也被坑洞內的慘狀驚呆了。

顯然，他也想不到這種毒汁這樣霸道劇烈!

不過，他在一呆之下，立刻斜竄而出，同時抖手發出一把鐵蓮子!

原來他是閃避阻擋凌空斜撲而至的項鑄!

項鑄軟劍「嗡」然一抖，「叮噹」激響聲中，將那一蓬激射而至的鐵蓮子撥落，身形凌空一個轉折，仍然撲向花青!

花青眼看巳竄逃不及，怪叫聲中，猛地扭身揮臂向上急劃出去，同時間左掌向上疾拍!

項鑄一眼瞥到，軟劍急底展向下一抹，同時間左掌亦急拍而下!

「錚」然一下激響，同時亦響起「啪」的一下沉響聲，花青那一刺不但被封開，亦被震得悶叫一聲，向後踰退出五六步，身形藉勢向後一仰，脚下一蹬，倒射出去!

這花青確是奸猾，眼見勢色不對，自忖不是項鑄之敵，若再不溜之乎也，只怕便再也走不了，於是乎溜之不迭。

項鑄由於在空中，無處着力，雖然他的掌勁比花青强，但也被震得凌空翻了出去，待到他一眼瞥到花青倒射出去，急忙沉身疾墜落地，身形急射出去時，花青已射出十數丈外，身形着地接又射了出去!

項鑄身法雖快，但他一陣急掠之下，仍然被花青掠射落土丘，離他足有二十多丈!

若是這樣一直追下去，項鑄自信可以將距離接近，但却不一定追得上，故此，他在估量之下，加上又担心楚湘湘有什麼閃失，故此便停了下來，返身望向土丘那面。

一聲驚呼適時從土丘上傳來，項鑄大吃一驚，目光向上丘急掠的同時，身形亦像激矢般射向土丘。

立刻，他便鬆了口氣，因爲他看到楚湘湘站在那個土坑之前，以手掩眼，一臉驚怖之色，大概是被土坑內那近十名黑衣漢子的恐怖慘狀，受到驚嚇。

項鑄掠射上土丘，落在楚湘湘的身邊，雖然巳猜到了她爲何發出驚叫，但仍然關切地問：「楚姑娘，什麼事……」

「項兄，你看!」楚湘湘渾身抖顫了一下，指向那土坑，人却忍不住撲入了項鑄的懷中，將頭埋在他的胸上。

項鑄亦不由自主伸手輕摟住楚湘湘，低聲道：「楚姑娘，咱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

楚湘湘却伏在項鑄的懷中，旣不動也不出聲，大概是迷醉在項鑄那寬厚溫暖的胸膛上了。

項鑄聽不到楚湘湘的語聲，不知她怎麼了，低下頭來看一下，看到楚湘湘那種樣子，不由心頭一暖，忍不住伸手輕撫她那如雲般的秀髮。

一時間，兩人皆沉浸在一種溫馨奇妙的意景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楚湘湘在項鑄的懷中動了一下，仰起頭來，情意迷離地看了項鑄一眼。

項鑄霍然一驚，急忙放下輕撫楚湘湘秀髮的手，放開摟着她的纖腰的手，有點惶恐地道：「楚姑娘……」

楚湘湘輕柔地低喚一聲：「項……大哥……」

項鑄心頭一蕩，只覺熱血奔流，不由自主地雙臂一緊，重又摟住楚湘湘的嬌軀：「楚……湘湘……」

楚湘湘嚶嚀一聲，將螓首深深地埋在項鑄的胸膛上……

× × ×

無論項鑄楚湘湘怎樣打聽探查，花青就像石沉大海般，踪跡全無，令到兩人終日又急又恨。

當然，他倆亦不單止打探追查花青的下落，並還各處探查有關楚家堡被毀的消息綫索，但却就是無所獲。

而江湖上亦很平靜，沒有什麼値得他們注意的事情發生，也沒有那一個門派或是帮會組合値得思疑的。

楚家堡的被毀，就像在平靜的湖中投下了一塊大石激得波翻浪湧，但隨又平復如昔。

江湖就是這樣殘酷現實的，你吃得開，自然有人趁熱鬧，錦上添花，你若是風流雲散，那麼，便將你忘記得乾乾淨淨。

雪中送炭不是沒有，畢竟少之又少!

楚湘湘開始的時候，對這種人情冷暖還看不透，不時流露出憤憤不平之意，但漸漸地，她就想開了，也明白到世情原就是那樣的。

而且，她無時不在惦念着父親的生死下落，所謂死要見屍，生要見人，弄不清楚父親的生死，她是寢食不寧的。

可惜，楚高揚不知是眞的死了，還是什麼原因，就是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要不是項鑄陪在她的身邊，只怕她會急得發瘋。

楚家堡到底是誰毀去的?

爲什麼要毀去楚家堡?

楚高揚父子的生死下落，這幾個問題，一直纏繞着楚湘湘與項鑄兩人，只要能夠解開其中一個謎，整件事情就眞相大白了!

可惜他們却茫無頭緒，不過他們却不氣餒，苦苦追查下去。

這一日，依照項鑄的意思，決定再回巳變成廢墟的楚家堡看一下，說不定在細心搜索之下，可以從中意外地發現到一些綫索。

站在那居然這樣快就叢生了不少野草的廢墟前，楚湘湘不由回想到昔日的盛況，忍不住唏噓起來，黯然無語。

項鑄的心中亦很難過，同時想到，成與敗之間，相差只是一綫，但其中之難易，又是那樣的大!

楚湘湘終於振作起來。「項大哥，咱們進去看看。」

項鑄點點頭，兩人走進了廢墟中，分開來翻尋着，看看有沒有奇跡出現。

項鑄一路搜尋到一處頽毀焦黑的屋地前，仔細地搜視着那斷枝殘樑縱横的地上，看看可有値得懷疑的綫索留下。

陡地，他的目光一亮，身形一躍，躍入去，落在一條斷焦倒壓在地上的一條柱子前。

那條柱子下面，赫然壓着一具焦屍，上一次他在這廢堡中搜查過，巳記不起是否看到過這根斷柱下壓着一具焦屍，不過，看到了也不出奇，因爲那時候在驚變之下，心情紊亂，只是匆匆搜查一遍，目的只是想看看有沒有人奇跡地還未死，沒有想到從中或許可以查出一些綫索這一點，故此，沒有加以留意，而那根柱子壓着的，正是焦屍的臉龐!

他之所以念動進來看一下，是希冀焦屍被柱子壓着的臉龐沒有被燒到面目模糊，不可辨認，那就或許可以從那焦屍還可辨認的臉龐上，辨認出是什麼人來。

若是將楚家堡毀掉的那帮人的其中一人，那就更好，說不定可以從那人的面目，認出那人的身份來歷來，那就有了追查下去的綫索了!

他懷着一綫的希望，動手搬開那根柱子，一鬆手，那根柱子隆然落在一旁的地上。

項鑄吁口氣，目光急落在那具焦屍的臉龐上。

立刻，他就失望地將目光移開。

那是焦屍的臉龐雖然沒有被燒毀，但却給那根粗大沉重的斷柱壓得塌作一塊，根本就分不出眼耳口鼻來，根本就無從辨認!

吐口氣，他的目光無目的地四下掃視了一下，驀地，他的心頭狂跳了一下，同時口中呼叫道：「湘湘，快過來這裏看一下!」

叫着，他巳轉過身來，有點興奮地俯下身來，注視着那根被他移開的柱子壓着的地面!

那根斷柱壓着的地面上，忽然間現出一道裂縫來，這時正是午後不久，陽光正猛，而一縷陽光正好照射在那片地面上，日光竟然從那道寬不過寸許的裂縫內射了進去。

下面竟然是空的!

這就是說，下面可能是地窖或是地道之類的設施也說不定!

那就有下去看一看的必要了。

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也說不定。

不遠處傳來楚湘湘的應聲：「項大哥，是否發現了什麼?」

項鑄一邊動手搬開那根斷柱（那根斷柱足有合抱粗，很沉重，大概就是項鑄將斷柱搬開時，重重地放下去，斷柱墜砸在地面上，將地面那塊大石板砸裂了），一邊應道：「湘湘，暫時還不能肯定，不過，妳還是快過來看一下吧!」

楚湘湘奔到來時，項鑄巳將那根斷柱搬到一邊，直起身來一指指那道裂縫道：「湘湘，妳看一下，這條裂縫的下面是空的，下面會不會是一個地窖或者是一條地道?」

楚湘湘先是打量了一下那道裂縫，繼之放眼四下打量辨認着，雖然整座莊堡巳燒毀得屋塌樓倒，但她畢竟是在堡中長大的，對堡中的環境很熟悉，打量了一會之後，她對項鑄道：「這裏應該是堡中存放糧食雜物的一座倉庫，據小妹所知，下面確實有一個地窖，是用來貯藏乾菜酒類的地方，大概不會有人藏在裏面吧?」

項鑄却不以爲然地道：「湘湘，這可不一定，妳想一下，堡中被燒時，肯定火勢很大，或許有些人見逃不出去，情急之下躲藏在下面，冀圖逃過大火焚燒……」

楚湘湘接口道：「也會被那炙人的熱氣烟氣焗死了!」

「但這也値得去看一看!」項鑄邊說邊彎下腰來，動手去掀那塊石板。「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別忘了咱們是來搜尋綫索的，怎可放過有可能發現綫索的地方!」

說話間，他巳發力將那塊斷裂開來的石板掀起來，露出一個缺口來。

陽光從那個缺口射進去，項鑄目光向下望，一望到底，大約有丈許深，只不知有多大。

吐了口氣，項鑄對楚湘湘說道：「湘湘，我先跳下去，待我叫妳時，妳才跳下來。」

楚湘湘張口想說什麼，項鑄巳縱身從那缺口跳了下去。

× × ×

下面果然是一個地窖，約有十丈過外寬闊，左面一角排列着不少酒罎，右邊靠牆角那面，有一道寬約五尺的石階直通向地面，梯口上面有一塊大石板封壓着，項鑄略爲估量一下，那石階的出口正是給一堆磚石堆壓着，難怪在上面發現不到這處入口。

他在地窖內察看了一遍，除了藏酒以及一些乾菜之類的物品外，沒有發現有人——不論是死的或是活的，他不禁有點失望。

正好上面傳來楚湘湘的叫聲：「項大哥，有什麼發現麼?」

項鑄走到那個缺口下面，仰頭叫道：「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那知他話口未完，缺口上面一黯，接着是一團黑影躍了下來，原來是楚湘湘跳了下來。

楚湘湘脚才沾地，便說道：「項大哥，這裏旣然沒有什麼，還是上去吧。」

項鑄不覺好笑，道：「那你爲何又跳下來?」

楚湘湘臉上一紅，亦不覺失笑起來。

項鑄心頭一盪，不自覺伸臂擁住楚湘湘，低叫一聲道：「湘湘……」

楚湘湘偎入項鑄的懷中，低低地應了一聲：「嗯……」接頭一低，深埋在項鑄的胸膛中。

項鑄雙臂一緊，緊擁着楚湘湘，鼻端

嗅到一陣令人心醉的髮香，情不自禁地低下頭來，輕吻着烏黑軟滑如綢緞的秀髮。

好一會，項鑄才從溫馨的沉醉中醒覺過來，忽然道：「湘湘，這地窖這樣大，但藏貯的東西這樣少，妳覺不覺得有點奇怪？」

楚湘湘聞言，才嬌慵地抬起頭來，口裏「嗯」了一聲，目光四下一掃，口裏不經意地道：「你是說這地窖太大了？」

項鑄點點頭。「確是給人一種太大的感覺，難道妳不以為麼？」

楚湘湘有點明白項鑄的意思。「項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這地窖可能有些什麼秘密？」

項鑄放開了摟住楚湘湘的手臂，掃視着地窖的四。面「我確實有這種感覺。」

楚湘湘怔了一下，離開項鑄的胸懷，蹙着眉想了一下，道：「不過，小妹却不曾聽家父或是堡中的人說及，這地窖有什麼秘密。」

「湘湘，我沒有說這地窖內一定有秘密，那只是一種感覺。」項鑄目光仍然在地窖四面掃視着，「再說，若是堡中有什麼人也知道，那就不是什麼秘密了！」

楚湘湘點點頭，眼珠一轉，瞟了項鑄一眼，嫣然笑道：「項大哥，那你何不動手搜尋一下？」

項鑄欣然道：「我正有此意。」說完，走到最近的一面石壁前，雙手邊摸邊敲打起來側着耳朵，靠近牆壁，傾聽着。

楚湘湘看到他那種認眞的樣子，深覺有趣，忍不住輕笑着，走近前去。

項鑄全神貫注地摸着，敲打牆壁的每一寸地方，邊傾聽邊移動着，從這面牆壁慢慢地轉向另一面牆壁，楚湘湘只好耐心地邊看邊跟着移動。

忽然，項鑄的眉頭揚動了一下，凝神將耳朵靠貼在牆壁上，握起拳頭重重地擂在牆上。

陡地，他露出驚喜的神色，疾聲對楚湘湘說道：「湘湘，你快過貼着牆壁聽一下？」

楚湘湘看到他那種驚喜興奮的樣子，知道他必有什麼發現，心頭跳動了一下，一下子走近牆前，靠近項鑄貼在牆上的腦袋，側過臉面，將耳朵貼到牆上。

項鑄立刻用拳頭擂在牆上！

「咚咚咚」楚湘湘聽得很清楚，拳頭擂在牆上，居然發出空洞的聲响來。

這豈不是說明，這幅牆的後面，是空的？

她的心頭狂跳了一下，忍不住脫口叫出聲來：「項大哥，這面牆後是空的！」

項鑄興奮得目光閃閃發着光。「只有牆後是空的，才會發出那種空洞的『通通』聲！」

楚湘湘吁口氣，說道：「項大哥，這是說後面可能是一間密室或是地道之類的設施？」

「絕無疑問！」項鑄忽然直望着楚湘湘，「湘湘，我忽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幅牆的後面，可能是會解開令尊生死之謎！」

楚湘湘聽了，情急地把抓住項鑄的手臂，急聲道：「項大哥，那你快些找到開啓這面牆壁的機關吧！」

項鑄點點頭，目光一面在牆上仔細地打量搜視着，一雙手在牆壁上觸摸着，楚湘湘在一旁看着，心急緊張得目不轉瞬，幾乎屏息着呼吸！

摸遍了那座牆壁，項鑄吐口氣道：「開啓這面牆壁的機關樞紐，不在這面牆壁上！」

楚湘湘性急地問道：「那是在什麼地方？」

項鑄聽得一怔，繼之失笑道：「湘湘，看妳急成那個樣子！我若是知道機關樞紐在什麼地方，剛才就不用找了！」

楚湘湘這才知道自己在心急之下，說出那句衝口而出的話來，自己亦不覺莞爾笑了起來。

「湘湘，別心急，慢慢找，總會找到的！」項鑄說着，伸手輕拍一下楚湘湘的肩頭，接在地上找起來。「既然不在牆上，那麼，就有可能在地上了！」

楚湘湘沒有說什麼，只是看着項鑄在地上仔細地找尋着。

找遍了那靠近牆壁下的地上，仍然發現不到開啓那幅牆壁的樞鈕，楚湘湘雖然有點失望，但却沒有流露出來，只是看着神情專注地在找着的項鑄！

項鑄不覺間，找到那排排列着一排排酒罎那邊的牆下（排放着酒罎的那邊牆壁，正是接連那中空牆牆的），不自覺間，他的脚碰觸在一隻酒罎上！

那隻酒罎幌動了一下。

項鑄倏地心頭一動。「那機關樞鈕會不會隱藏在這些酒罎之下？」

一念及此，他忙動手將那些酒罎搬動開來，細意地察看着被酒罎壓着的地下。

那排放的酒罎共有幾列，每一列足有二十罎，那是說，起碼有八十罎酒，項鑄却不厭其煩地逐一搬開來，有些是空的，有些却有酒。

搬到第三排靠牆脚邊的那個酒罎時，項鑄却居然搬之不動，他不由愕了一下。

一罎酒有多重？最重也不過五十斤，憑他的臂力，別說是五十斤，就算是五百斤，他也可以搬，怎的這罎酒却紋風不動？這就透着古怪了！

他一愕之後，心頭劇跳了一下，目中也閃出神光來，疾聲道：「湘湘，若我猜得不錯，機鈕就是這個酒罎！」

楚湘湘一聽，高興得急步上前。「項大哥，那你還不動手……」

項鑄笑着點點頭，再試搬了一下，這一次他暗中運上了四五成功勁，那酒罎仍是紋絲不動，他用手拍一下，却震得他手心發痛，這酒罎原來是實心的，也不知是用什麼製成的。

他試着先用力向左轉動那酒罎，那酒罎居然轉動起來，楚湘湘看着，不由興奮得歡叫出聲：「項大哥，這果然是開啓那道秘門的機鈕！」

項鑄左轉右轉，費了好一會功夫，才轉對了，一陣軋軋聲忽然响動起來。

楚湘湘循聲望去，原來是那幅中空的牆壁忽然裂了開來，向裏移動，現出一道約三尺寬的裂口來，便不再移動了！

楚湘湘歡叫一聲，便欲轉身朝那裂開的門戶奔過去。

「湘湘，小心！」項鑄及時提醒湘湘，同時身形急射，搶在聞聲止步的湘湘前面。

由於不知道這秘室（或是地道）內有些什麼古怪，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掠到那裂開的門戶前，項鑄的軟劍已撒在手上，暗自戒備着，目光從那裂口內一閃望入去！

「湘湘，看來是一條地道！」項鑄說着，吐口氣，便閃身走了進去。

楚湘湘自然亦緊跟着閃了進去。

× × ×

那果然是一條地道。

進入去後，項鑄發現那暗門後面左邊的牆上，亦有一個開關暗門的機鈕，他只是看了一下，沒有扭動機鈕將暗門關上。

若是將暗門關上，那麼，原本黝暗的地道內，將會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

故此，項鑄才不關門。

楚湘湘打量了一下地道，發覺這條地道高有丈許，寬却大概只有四尺左右，是以磚石砌成的，有一種陰寒潮濕的感覺。

這地窖有一條地道，自己却居然不知道，她不由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項大哥，家父為何不將這條地道告訴小妹知道呢？」

項鑄看了她一眼，頓時明白了她的心情，笑笑道：「湘湘，或許你父親覺得，妳是個女孩子，這種事情不告訴你好一些，再說，這條秘道可能是用來萬一作逃命用的，那當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免得秘密外洩，萬一要用上時，被人預先封住了出口，那就逃不了。我看，楚堡主可能就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才沒有告訴你！」

楚湘湘聽了項鑄這番話，才釋然道：「可能是這樣吧。」

忽地神色一喜：「項大哥，這樣說來，家父極有可能是從這條秘道逃過那一刼了！」

項鑄認為極有可能，頷首道：「這不無可能，咱們何不走下去，看看這條地道通向那裏，或者可以找到證明楚堡主由此逃生的綫索也說不定。」

楚湘湘雀躍道：「項大哥，那麼快走啊！」

項鑄從身上摸出一個火摺子來，幌亮了，才道：「湘湘，別跟得我太貼，保持五尺左右的距離，萬一有什麼事發生，也不致撞在一起，因而手忙脚亂。」

楚湘湘點點頭：「項大哥，你要小心啊。」

項鑄應了一聲，舉着火摺子，右手緊握軟劍，暗自戒備着，往地道內走去。

楚湘湘待項鑄走出五尺左右，才跟了上去。

地道不很直，但也不大曲折，火光照在黝黑的地道內，發出幽幽晃晃的亮光來，楚湘湘跟在後面，看到項鑄那投在洞壁上那怪模怪樣，晃動得有點詭異的身影，她的一顆心沒來由地收緊了，全身不禁冒起一股寒氣來，忍不住叫了一聲：「項大哥！」

項鑄應聲霍然回頭，疾聲道：「湘湘，什麼事！」

楚湘湘看到項鑄那種緊張之色，心頭一暖，怯懼之意全消，不好意思地道：「項大哥，沒什麼，你自己小心吧。」

項鑄却仍然看出湘湘的心中有點害怕，於是一笑說道：「湘湘，別怕，有我在呢！」

楚湘湘感激地瞥了項鑄一眼。「項大哥，小妹眞的不怕了，你繼續走吧。」

項鑄這才回過身去，邁開脚步，繼續向前走去。

約莫走了有兩炷香光景，才走到地道的盡頭，在火摺子的火光映照下，可以看到一道石階向上斜伸向地面。

項鑄抬頭向上望去，亦看到一絲光綫從石階上面斜斜地射了下來，這證明這裏是地道的出口了！

項鑄停下來，待楚湘湘走到他身邊，才將火摺子抛掉——火摺子已差不多燒完了，他對楚湘湘道：「湘湘，我先上去看看。」

楚湘湘點頭，說一聲：「小心。」

項鑄應了一聲，劍在身前，一步步走上石階，終於走到最上一級，前面是一塊大石，一絲光綫正是從那大石的左邊一道縫隙中透射進來的，於是，他便伸手去推那塊大石。

那塊大石緩緩地向右邊移開來，露出一個只有大半人高的洞口來！

項鑄吐口氣，接長長地吸了口清新的空氣——地道內的空氣霉濕沉悶，劍護胸前，從那個只有大半人高的洞口小心地走出去。

洞口外面沒有異動，項鑄一頭走了出去，這才鬆了口氣，目光四下打量一下，發現這出口是在一座土丘的後面，附近一片荒涼，半枯的野草在秋風中瑟瑟亂搖，吹落一地的枯葉，秋意在這種荒野地上，份外顯得深濃！

那塊被移開的大石，看樣子是天生在那洞口前的，只是被楚家堡那位修挖這條秘道的人巧妙地加以利用，作為掩塞出口的掩蔽物，倒是頗具心思。

項鑄察看清楚附近沒有什麼值得懷疑後，這才轉過身，湊近那洞口朝下面叫道：「湘湘，妳上來吧！」

楚湘湘在秘道內應了一聲，一忽，便從那洞口鑽了出來，她亦是長長地呼吸了一口氣，才打量着四周圍的環境。

項鑄却若有所思地望着洞口前那片雜草叢生的地上。

楚湘湘眼望着遠處那晚霞繽紛的天邊，隨口道：「項大哥，這出口原來是在敝堡的後面，這裏離敝堡大約有里許遠。」

聽不到項鑄的聲响，楚湘湘不由怔了一下，急忙扭過頭去看一下。

適時，項鑄抬起頭道：「湘湘，妳來看一下這處地面，好像是有人踐踏過的樣子！」

楚湘湘「啊」了一聲，走近兩步，順着項鑄的手指望落地面。

那處地上果然有幾處似是被人踐踏過的痕跡——有一些枯草倒折向地上。

楚湘湘看了一會，才道：「項大哥，這確是像有人踐踏過的跡象。」

忽地，她的眼中放射出一股異彩來，滿懷希望地說道：「這會不會是家父兄他們從這條秘道內逃出來時，將這些枯草踏倒的？」

項鑄目光閃閃地道：「這是極有可能的事，否則，這些枯草怎會無緣無故倒折呢？」一頓接轉身指着那塊移開的大石道：「還有，這塊大石若不是被人移動過，不可能會留下一道縫隙來的，這顯然是被人移開後，又匆匆移合起來，才會移合得不密，留下那條縫，故此，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楚湘湘顯得激動不已，一把抓緊了項鑄的手臂，急切地道：「項大哥，既然家父兄還未死，咱們這就去找。」

項鑄伸手搭在楚湘湘的手背上，輕撫着，苦笑着道：「湘湘，妳怎能這樣性急，楚堡主若是仍在生，就算妳不去找他，他也會找妳，何況這還是咱們的忖測。」

楚湘湘却固執地道：「項大哥，不管怎樣，既然家父兄有可能仍然在生，那說什麼也要立刻去探查打聽！」

項鑄見她這樣心急，見她是出於一片親情，不忍拂逆她，只好道：「好，那咱們這就回轉鎭上，着手探查吧！」

楚湘湘急不及待地道：「楚大哥，你眞好，咱們快走吧！」

項鑄點點頭。「等一下，待我先將這塊大石移好才走。」

狼子野心賊　好夢一場空

鄂北一帶的江湖道上，這一段時間顯得出奇地平靜，就像是一潭死水般，沉悶得令人心頭感到怎麼也不舒坦。

這就像是密雲欲雨的天氣一樣，不少敏感的武林人士都私下感到憂心忡忡，預感到一場暴風雨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

項鑄與楚湘湘却感覺不到江湖上這種風雨欲來的壓迫感，因爲他們這幾日都在忙於四出打探楚高揚父子的生死下落，那有心情去注意旁的？

而花青那帮人亦沒有再來找他們的麻煩，他們也無暇去找尋花青的下落，不過，他們仍是處處小心的。

經過連日來的打探追查，却一點收穫也沒有——打聽不到楚高揚的半點消息，本來滿懷希望的楚湘湘，不禁開始失望起來，顯得有點意興闌珊。

項鑄同樣感到悶悶的，那種信心也開始動搖了，這是難怪他的，楚高揚若是未死，就算要隱藏形跡，恐防毀堡的那帮神秘人追殺他，他也不可能不在暗中打聽江湖上的動態，並追查那帮人的來龍去脈的，那麼，無可能不知道楚湘湘正在到處找尋他，而不暗中與楚湘湘聯絡的！

那除非他眞的死了！

正當兩人在客棧房內蹙眉對坐無言的時候，却忽然有一名小二拿着一封信來到他倆的房前，將信交給兩人！

項鑄先是伸手將信接過，目光在信函的封面上看了一眼，不由愕了一下，信封面上居然是空白一片的，他不由有點奇怪地向那小二道：「這封信是什麼人要你交給我的？」

那小二立刻快口快舌地道：「客官，那人小的不認識……」

「那你怎知道這封信是咱們的？」楚湘湘懷疑地望着那小二。

小二却諂笑着道：「是這樣的，那人向小的說，要小的將這封信交給一位叫楚湘湘的姑娘及一位叫項鑄的客官，小的一想，棧中只住着兩位這樣稱呼的，所以，小的便將信送來給兩位。」

項鑄一直看着那小二說話，却發現不到他有何可疑的地方，想了一下，問道：「那人是什麼樣子的，你總會看到吧？」

小二立刻指手劃脚地道：「這一點，小的倒是看得很清楚，那人年約四十出頭，身材不高不瘦，穿着一件團花綢緞長衫，很體面，胖臉，短眉，圓眼，嘴邊常帶笑，一副和氣生財的樣子，小的看着他，心中就生好感。」

項鑄在心中迅速地想了一遍小二描繪的那人的樣貌，但却想不起曾經認識過這麼樣的一個人，當下雙眉剔了一下，問道：「這人可有說他姓甚名誰？」

小二搖搖頭道：「小的曾問過他，他却不肯說，只說兩位看過信後，自然知道他是誰。」

楚湘湘「哼」了一聲。「項大哥，這人倒神秘得很啊，快拆開信看一下，看這人到底是誰！」

項鑄頷首，小二却見機地朝兩人一哈腰，道：「兩位，小的告退。」

說着急急退出房外。

「慢着！」項鑄却忽然叫住他。

那小二嚇了一跳，還以爲項鑄怪他什麼，急巴巴地正想說什麼，項鑄却自懷中摸出一塊碎銀，遞給他。「拿着。」

那小二一見項鑄原來是要打賞他，一顆心才定下來，喜得直朝兩人哈腰鞠躬。「多謝兩位的賞賜，多謝！多謝！」

說着話，伸手接過那塊碎銀，躬着身退出了房外，並殷勤地爲兩人將房門帶上，顚着屁股輕快地朝前面走去。

也難怪他這樣高興的，連那叫他送信來的人客的打賞，他這一次一共撈到了二兩銀有多，對他來說，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

項鑄將信拆開來，抽出信箋，展開來，看了一遍，臉上露出訝異之色，將信箋遞給楚湘湘的同時，望着楚湘湘道：「湘湘，妳認不認識一個叫吳昊的人？」

楚湘湘邊接過信箋，邊想了一下，霍然道：「吳昊？那不是江湖上人稱『笑臉常開鬼見愁』的吳大俠麼！小妹在數年前曾見過他一面，那時候他來敝堡中作客，若不是項兄你說出這姓名來，小妹眞還想不起來呢！」

一頓接道：「這封信莫非是他着那小二送來的？」

項鑄頷首道：「不錯，信末寫着的，正是吳昊兩個字。」

楚湘湘急忙展看起那張信箋來。

信箋上却只是寫着寥寥十數字：欲擒花青，速到鎭外北面八里外的矮松崗脚下的山神廟。

署名人正是吳昊兩個字！

楚湘湘看完之後，急切地道：「項大哥，找不到家父兄，找到這淫賊，總是一條綫索，咱們快去！」

項鑄却冷靜地道：「湘湘怎可如此魯莽，商量一下再去未遲！」

楚湘湘怔了一下，不解地道：「商量什麼？」

項鑄吁口氣道：「譬如，這消息是不是眞的，這吳昊的爲人如何，這是不是一個陷阱……等等，咱們總要弄清楚才能去啊。」

楚湘湘被項鑄這樣一說，猶如兜頭淋了盆冷水，立刻冷靜下來。「項大哥，據小妹聽家父及一些父執輩的談論，吳昊這人乃是一位白道中的有名人物，爲人俠義爲懷，在江湖上名頭不弱，小妹知道的，就是這些。」

項鑄雖是天機子的傳人，却由於是第一次在江湖上行走，故此對江湖上的人事所知不多，經驗更是淺薄，不過，他却嚴守天機子的教誨；在波譎雲詭的江湖上，凡事要冷靜三思，千萬不可魯莽衝動，那就不會輕易吃虧上當。對於恩師的這番教導，他是銘刻在心的，故此，他江湖經驗雖少，但這半年來，他却沒有吃過虧，上過當。

聽了楚湘湘對吳昊的評語，他總算放心不少，起碼，吳昊既是俠義道中人，又是楚高揚的故交，那就可以値得信任了。

不過，還是小心一點好，故此，他道：「湘湘，從那小二的描述，加上妳的證實，那人應該是吳昊前輩，不會錯的了，而且你那樣說，亦應該信任他……」

楚湘湘聽他這樣說，臉上一喜，心急萬分地道：「項大哥，既然那樣，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咱們快趕去矮松崗吧！」

說着，不由分說，拉着項鑄就往外面跑。

項鑄冷不防之下，下面想說的話不但噎住了，人也被拉得不由自主往房外跑出去。

但是他在踏出房門時，仍然掙扎着道：「湘湘，你不覺得吳昊前輩不將信親自送來，或者當面對咱們說，有點不合情理麼？」

楚湘湘忽然停了下來，望着項鑄，快口快舌地道：「項大哥，咱們這樣站着說，就算看出這是一個陷阱，但這只不過都是臆測之詞，總要求證的啊，是不是？」

項鑄不由點了一下頭。

楚湘湘立刻緊接上道：「那不就是了麼？不管是眞是假，咱們總要去看一下的，萬一是眞的，却因爲咱們去遲了，又被那花青溜了，豈不是又錯過了一個大好的機會？咱們怎樣對吳前輩說？」

頓一頓又道：「只要咱們小心點，見機行事，隨機應變，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項鑄被楚湘湘這一番話說得無言以對，想來也有道理，只好道：「湘湘，既然妳這樣說，那就快趕去吧。」

楚湘湘沒有再說什麼，拉着項鑄就跑出去。

×　　×　　×

七八里地，憑兩人的脚程，不到半炷香的時間，兩人便趕到了矮松崗。

他們幾乎不用找，便望到那一座山神廟。

因爲那座山神廟就在矮松崗的崗脚下，孤零零的，很顯眼。

兩人離遠便停了下來，閃在一棵松樹之後，察看着那座尙算是完好的山神廟，同時亦留意附近的形勢。

在不知眞假虛實之前，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正當兩人留意察看之際，冷不防左前方的一棵老松後，响起「噓」的一下輕哨聲。

兩人不禁悚然扭過頭去察看，同時間，項鑄已將軟劍撤在手中，隨時準備應付任何突來的襲擊或是意外。

那棵老松後却閃出半邊身形來，一張胖臉直向兩人眨着眼。

兩人同時噓了口氣，亦向那人打了個手勢。

那人原來正是小二口中描述的那人，楚湘湘曾在數年前見過一面的吳昊！

「笑臉常開鬼見愁」吳昊的出現，令到兩人原本將信將疑的心情，完全放下，楚湘湘更是高興十足，悄聲對項鑄道：「項大哥，吳前輩若是騙咱們，就不會在此現身與咱們打招呼了。」

項鑄想想也是，忙點頭悄聲道：「湘湘，看來是我過份小心了。」

忽然吳昊又從那棵松樹後閃出半邊身來，向他倆招了招手。

兩人知道吳昊的意思，點點頭，從隱身的樹後閃出來，藉着附近樹木的掩蔽，很快便竄到距吳昊藏身的那棵樹旁邊不到五尺的一棵樹後。

楚湘湘忙對吳昊低聲道：「吳前輩，你還認得姪女麼？」

吳昊笑道：「若不認得，我又怎會着那小二將信送給你們？」

楚湘湘道：「吳前輩，你怎知道姪女找尋花青……」

吳昊果是笑臉常開，擺擺手打斷了楚湘湘的話語，壓低聲音道：「楚家堡被毀的事，人盡皆知，楚堡主與我相交十數年，論交情，我怎能袖手不管，就在貴堡被毀的五日後，我已走到貴堡去看了一遍，並立刻着手展開追查，但却茫無頭緒，一點綫索也查不到，亦打探不到楚堡主的生死下落，令到我心焦不已，但在四日前，我却得到消息，說姪女妳與一位叫項鑄的年青人到處打聽花青的下落，我立刻便到處打聽姪女妳的行踪，同時亦留意追查花青的下落，可巧，我於昨晚巧遇花青，一路追躡着他跟踪他到這裏，眼看着他進入前面那座山神廟，本來，老夫想潛進廟中，獨力擒他的，但自忖憑一己之力，未必擒得下他，若讓他再走脫，再要找他，只怕就沒有這樣幸運了，故此，我一直猶豫着，守候在廟外，不覺間天已亮，我心忖他白天可能不敢公然露面，故此便急急趕返鎭上，欲找我的一位朋友帮手，可巧，我那位朋友恰好在昨日遇上你們，他便立刻去找我，想將這消息告知我，但我却不在客棧，急得他什麼也似的，見我來找他，不等我開口，便將那消息告知我，我高興之下，想到，那何不去找兩位來帮手？但隨之又想，若與兩位見面，兩位必定有很多話說，若躭誤得太久，萬一被花青那淫賊溜了，豈不是徒勞一場，故此我想出了寫信通知兩位的主意，着那小二將信交給兩位後，立刻趕回這裏，繼續監視花青的動靜！」

吳昊一口氣道來，說得頭頭是道，也解釋了項鑄湘湘兩人心中的所有疑問，兩

人自然再心無所疑了，楚湘湘感激地對吳昊道：「吳前輩高義俠行，實在難能可貴，姪女兒感激不盡！」

吳昊忙呵呵低笑道：「姪女兒快別這樣客氣，憑我與令尊十數年的交情，亦理應伸手略盡棉力！」

一直沒有出聲的項鑄開口道：「吳前輩，花青仍在廟內麼？」

吳昊想了一下，不敢肯定地道：「應該在吧，我離開這裏前後不到一個時辰，光天白日的，他是不敢太露形跡的，別忘記姪女兒與你正在四處找尋他！」

項鑄道：「吳前輩，咱們這樣掩在這裏總不是辦法，依在下之見，應該是動手的時候了。」

吳昊頷首道：「項少俠所見極是，我亦正有此意，相信合咱們三人之力，足以擒下花青了！」

楚湘湘插口道：「如何行動？」

吳昊道：「姪女兒與項少俠堵前門，我掩到廟後，以嘯聲爲號，咱們同時撲入廟內，打他一個措手不及，相信花青逃不了！」

楚湘湘首先贊成。「前輩這個主意很好，前後夾擊，花青肯定逃不了！」

項鑄一時間想不出別的好辦法，自然亦無異議。

於是，三人展開了行動。

× × ×

項鑄與楚湘湘成功地掩掠到山神廟前面大門的兩邊，只等掩到廟後的吳昊發嘯爲號，便撲進廟中！

一聲急嘯自廟後傳來，項鑄楚湘湘兩人一聽，便知道吳昊已掩到後面，於是項鑄亦急嘯一聲，同時左右閃出撲入敞開的廟門內。

這座山神廟只有一座廟堂，故此，兩人才撲入廟內，便一眼看到神案前的地上，躺着一具屍體！

兩人撲勢很急，只一下便撲到神案前，只差一點便踏在地上那具屍體之上，嚇得兩人急忙窒步煞住身形。

由於屍體是背向神案側躺的，故此，兩人於急切間，看不到那人的面貌！

不過，仍然從那屍體的身形及髮式上，認出是誰來！

因爲兩人對這人的身形髮式太熟悉了，尤其是楚湘湘。

「花青！」楚湘湘首先發出了一聲驚呼。

項鑄上身一探，俯前一看，確是花青無疑，不禁吸了口氣，疾聲道：「他怎會死的？」

楚湘湘神色一變，亦俯前探看。「他怎樣死的？」

項鑄快口接道：「是被人一掌插入心胸死的！」

楚湘湘這時候亦看到了，花青死得很慘，心胸處有五個深深的血洞，染滿胸腹及身側地上的血漬，業已凝結，睜眉怒目的，一副獰惡的樣子，看起來，他是猝然遇襲之下，被人以「指劍」插入心胸而亡的。

他那睜眉怒目的樣子，眞可謂死不瞑目！

楚湘湘雖然恨極了花青，但看到他那種獰怖的死相，仍然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惡有惡報！」

項鑄却眉頭一皺。「是什麼人殺死他的呢？莫非是在吳前輩離開這裏到鎮上找人時，被人殺死的不成？」

提到吳昊，兩人才猛省起，怎麼不見吳昊撲進來，這是不可能的，若是在撲進來時遇到什麼意外，總會有聲响的，兩人却聽不到，這就有點奇怪了！

兩人立刻向神案後面那個木格窗子望去。

楚湘湘忽地臉色驟變，驚色地道：「項大哥，小妹現在省起來了，吳前輩的絕藝正是鬼爪奪命十三式爪法，而花青正是死在五指插心，莫非……」

項鑄聽得神情猛震，急喝一聲：「不好，快退！」喝聲中，返身一把抓住楚湘湘的手臂，向廟外急速掠射出去！

楚湘湘顯然亦料到項鑄那一聲「不好」是什麼意思，驚得花容失色，心頭狂跳不已。

兩人才掠出廟外不到三丈遠，項鑄見廟內沒有什麼異動，不由訝異地停下來，扭頭望去。

在他的想像中，既然吳昊是殺死花青的兇手，而又將他倆引來，並誘之入廟，他却沒有進廟，那必然在廟內做了手脚，或是佈下了天羅地網，只要一發動，他們便有如甕中之鼈，逃脫不了，是以他在想到這一切有可能是吳昊攪的鬼時，便急不迭地掠出廟外，可是，却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沒有動靜，也沒有遇到猝發的狙襲截擊，令到他不禁奇怪不解！

可是，就在項鑄、楚湘湘停下來，驚疑奇詫地扭頭向後望去的刹那，一聲天崩地裂也似的巨响聲驟然爆發，震得兩人心神震撼，亦被一股巨大無匹的氣浪掀落在地上。

兩人被掀跌落地時，一雙耳鼓被震得痛裂如聾，那刹那什麼也聽不到，神智亦昏暈了一下。

在那聲巨大的爆响聲中，那座山神廟有如土鷄瓦狗般四分五裂，散射四濺，倒塌下來，其聲勢之駭人，有如地陷天崩，塵烟蔽天！

兩人撲跌在地上，被那些四分五裂激射紛墜的碎磚、破瓦、斷樑、殘木，砸擊得差點沒有昏死過去，只聽楚湘湘痛呻出聲。

項鑄雖然被那聲响震得心神俱搖，陷於半昏暈狀態中，但仍然意識到，那可能是一種火藥的爆炸，自己與楚湘湘若不是警覺得早那麼一點點，及時掠出廟外，只怕亦與那座被炸毀的山神廟一樣，被炸得粉身碎骨！

塵烟落定之後，足足過了一盞熱茶時分，項鑄才能夠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雙耳仍然有點嗡嗡地作响，頭腦昏暈的，身上砸傷的地方疼痛難當，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雖然這樣，他的手上却仍然緊握着那柄軟劍！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用甩腦袋，人總算清醒了一些，不過，雙耳仍然一片嗡然。

故此，他聽不到吳昊正與五名黑衣人從廟後的兩側急掠撲來的激風聲！

他現在一心只記掛着地上的楚湘湘是生是死。

當他的目光急落在楚湘湘身上時，伏在地上的楚湘湘適時挪動了一下。

「湘湘！」項鑄叫聲中，急蹲下來，察看楚湘湘的情形。

自己的那一聲急叫，在他聽來，僅可聽聞，就像是老遠傳來的一聲叫喚般。

不過，他已無暇理會了，伸手一把將楚湘湘扳轉過來，楚湘湘恰好張開眼睛，發出一聲呻吟聲，目光迷離地望着項鑄，就像是不認識他般！

楚湘湘的那一聲呻吟，這一次他聽得比較清楚了。

「湘湘，妳沒有什麼事吧？」項鑄焦急地問。

這一次，他已完全聽到自己的語聲，雖然仍有點不如以前般清晰。

湘湘眨了一下眼睛，一臉茫然之色，似乎聽不到項鑄的話聲，沒有答他。

不過，她却忽然發出一聲驚惶的呼叫聲。

這一聲呼叫，强烈地刺激了項鑄的神經，令到他忽然聽覺復聽，驚覺到自身側左右，數道急激的銳嘯嘶風急襲而至！

他幾乎連念頭也沒有轉過，便抄抱着楚湘湘向前疾竄，接倒地急滾出去！

「颯颯颯」一連六下嘶風急响，於間不容髮間，被他避過了自身後左右急速落在他身上的一掌及五樣兵刃！

說險，眞是險到毫巓！

自身後左右掩襲的，正是吳昊與那五名黑衣人！

這五名黑衣人皆沒有幪面。

吳昊與五名黑衣人一擊落空，悶聲不响地，身形同時向前搶撲，鬼爪及五樣兵刃又暴襲向項鑄與楚湘湘兩人的身上！

急滾中的項鑄身形忽然有如激矢般，貼地横射了出去，這一着大出吳昊六人意料之外，故此那一擊又落了空！

項鑄却已抄抱着楚湘湘一掠數丈，陡地腰身一挺，拔起身來，站在地上。

本來，他是可以乘這刹那的空隙，急掠飛逸的，不過不知爲什麼，他沒有那樣做！

故此，吳昊六人一下子便將他圍了起來，困在當中。

經過那幾下折騰，楚湘湘完全清醒過來，掙開項鑄的摟抱，自己站着，同時目光一掃吳昊等六人，臉上滿是驚怒氣憤之色。

項鑄見楚湘湘已完全清醒過來，心中定了很多，他之所以不逸掠而去，正是想從吳昊的身上，查問出毀去楚家堡的那帮人是何方神聖，因爲經過這一次突變之後，足以證明吳昊與花青是同一帮人——毀滅楚家堡的那帮人之一份子！

當他目光一掃吳昊六人時，目光瞥及那座業已被炸得毀塌不堪，幾乎已被炸爲平地的山神廟時，亦不禁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同時亦慶幸自己與楚湘湘能夠及時逃過那一刦！

× × ×

吳昊仍然是一副笑口常開的和氣樣子，不過，一雙目光却惡毒地注視着項鑄湘湘兩人。

楚湘湘亦怒憤地注視着吳昊，激憤地道：「吳……吳……你爲何要這樣來對付咱們？」

吳昊「哈」地乾笑一聲，陰狠地道：「那自然是要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了。」

「原來你亦是他們一夥的！」楚湘湘怒叫。

「費話！」吳昊不解地望着兩人，「你們是怎樣警覺而及時掠出廟外的。」

項鑄這時冷靜下來，冷靜地道：「是湘湘從花青胸前的致命傷，省覺到是你下的手！」

吳昊嘆口氣道：「這是我的疏忽，想不到妳這丫頭居然看出花青是被我的鬼爪奪命絕活擊殺的，算你們命大！」

一頓接着又說道：「這或許是天意，若不是那引火綫有一段可能被野狗撒尿撒濕了，忽然熄滅，以至我要重新點燃，只怕你們雖然察覺得快，也沒有那樣的幸運了。」

項鑄楚湘湘兩人聽了，俱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你們知道麼？」吳昊仍是一臉笑意，「我在發出嘯聲時，已點燃了火綫，而廟內已預備了大量火藥，我算得很準，你們撲入廟內，發現花青已死，必然在驚愕之下，查究花青的死因，而火藥應該在極短的時間內引爆的，眞可惜……」

「你爲何要殺花青？」項鑄問道：「當然，其中之一的理由是令到我們驚愕之下，繼之查看一下他的死因，因而不會那樣快警覺到這是一個陷阱，令到你預埋的火藥有足夠的時間將咱們炸死……」

「那當然亦爲了殺他滅口，覺得你們遲早找到他時，查出咱們的身份來。」吳昊說來平常之極，那就像是在談說宰殺一頭狗那樣輕鬆！

「好惡毒的手段！」楚湘湘忍不住怒叫：「吳昊，你既與家父相交十數年，又是俠義道中人，爲何要那樣做！」

吳昊忽然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憤憤不平地道：「這只怪楚家堡雄霸鄂北武林道太久了，楚家堡與令尊一日不倒，咱們這些人就沒有出頭之日，揚眉吐氣之時，妳知道麼，咱們在貴堡與令尊的威名之下，蹩屈得太久了，而咱們的年紀又已不輕，若不趁這還有可爲的時候扳倒貴堡與令尊，難道等到咱們行將就木，老朽無能之時嗎？」

「吳昊，眞是想不到，你居然是一個這樣注重名利的僞君子眞小人！」楚湘湘氣罵。

「嘿嘿嘿……」吳昊乾笑着：「丫頭，江湖上有幾個是不爲名不爲利的眞君子？令尊也不是，他若不是貪圖那份名聲，爲何不退隱林泉，死抱着那份虛名不放？要怪，只怪他自己太過執着了，這是他自招之禍！」

「吳昊，既然你能夠說出這番話，爲何仍然看不開呢？」項鑄冷然問。

吳昊愣了一下，一時間被項鑄那句話窒得啞口無言，只好怒聲道：「項小子，這是我自己的事，不勞費心。」

項鑄却冷嗤道：「說句不好聽的，你是被名利迷了心竅，才會作出這種既愚蠢又惡毒的事來。」

吳昊第一次臉上沒有了笑容，鐵青着臉怒聲道：「小子，你還不夠資格來教訓我！」

「好一個妄自尊大，不知自量的狂人！」項鑄冷哂。

吳昊氣得渾身抖索了一下，怒喝道：「利口小子，看你到了地獄之後，不給拔掉舌頭麼？」

項鑄冷嗤一聲，正要回敬一句，楚湘湘已搶前道：「吳昊，你若是一位人物，請告知我，除了你之外，都是一些什麼人參與了毀滅楚家堡的行動？」

吳昊惡毒地說道：「丫頭，只要你立刻動手自絕，我一定會毫無保留地告訴你的。」

楚湘湘氣得白着一張臉道：「你想我死？那除非你們都得到應得的報應。」

「丫頭，妳好大的口氣！」吳昊奸笑道：「妳以為妳兩個還能夠活着住離開這裏？」

項鑄却插口道：「吳昊，請問楚堡主是否在莊堡被毀時，亦被你們殺害了？」

吳昊望了項鑄一眼，狡猾地道：「你以為呢？」

楚湘湘搶着怒道：「你別想從咱們的口中打探到家父兄的一點消息。」

吳昊笑道：「我根本就沒有這意思，你們若是知道楚堡主的下落生死，也不會問我了。」

一頓立刻又道：「不過，楚堡主若是仍未死，江湖上不會沒有他的一點消息的，是麼？」

楚湘湘聽得心碎神搖，脫口道：「你是說家父已死了？」

「我沒有那樣說。」吳昊奸笑道：「不過，我可以奉告妳一個確實的消息——令兄就在妳被花青那厮擒制住的那天晚上，在四出找尋妳的下落時，被咱們誘入那座山坳，被擊殺了，陪他死的還有貴堡半數的高手弟子。」

一頓又說道：「其實說起來，妳亦是殺死令兄的兇手之一，因為若沒有妳一聲驚叫，令兄是不會貿然地衝進那山坳之內的！」

楚湘湘聽得有如晴天响了一個霹靂，她當然還記得那個晚上，被花青挾到那山坳內，以刀刮臉，她在驚愕之下，發出那一聲驚叫，想不到却是楚白羽及一衆堡中高手弟子的催命符。

凄厲地尖呼一聲，楚湘湘身軀搖晃了一下，往地上倒去。

這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令到她無法承受。

項鑄反應好快，手一抄，及時抄扶住昏了過去的楚湘湘。

吳昊也就在這刹那，發出一聲急嘯，當先向項鑄撲去，雙手十指一陣急抓，當頭罩落項鑄的頭臉。

吳昊不愧是人稱笑臉常開鬼見愁，一身功力確實不俗，雙手幻化的那片爪影，密如蛛網，破空銳嘯，聲勢端的嚇人。

就在吳昊發出急嘯的刹那，那五名一直不言不動的黑衣漢子同時猛撲向項鑄兩人，其中有三柄鋼刀是往楚湘湘的身上斬落的，另有雙鈎鈎掃向項鑄的下盤，一棒兜頭劈落他們的頂門！

照說，在吳昊等六人的突然暴襲之下，又是在楚湘湘暈倒抄扶之際，左手抄扶住一個不會動的人，自然阻碍了他的行動，並且要同時兼顧到攻擊自己及楚湘湘的安危，那自不免會顧此失彼，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很難應付及閃避的。

而老奸巨滑的吳昊正是算準了這一點，才猝然出手暴襲的。

在他們的估計中，項鑄身手再高，也應付不了自己六人的全力撲擊，就算不死，也必受重傷。

那時候，就好辦了。

那知道他却低估了項鑄之能，若是他知道項鑄乃是成名垂六十年，足有三十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的武林異人天機子的唯一傳人，他就不會貿然向項鑄動手了，作一番重新的估計了。

可惜，待到他知道的時候，一切已經太遲了，而他亦連後悔的機會也沒有了。

只聽一聲龍吟虎嘯般的烈嘯聲，陡地從項鑄的口中發出，劍光飛刺如虹中，突地有如星花激濺四射，又恍似驚雷駭電，只聽「鏗鏘」激响聲中，人影翻飛仰跌，那五名黑衣漢子慘叫痛嚎聲中，倒撲持鐵落地，每一個人的心胸正中，皆有一個狹小的血洞在冒突出血泉來，動也不動一下，全部了帳！

最幸運的要算是吳昊了，那還是他見機得快，人又奸猾，及時暴退不迭，但一隻右手仍然被齊腕削斷了，斷口處噴洒出來的血雨，看得人悚目驚心。

而項鑄抄扶着楚湘湘仍然站在原地，似乎沒有移動過，軟劍筆也似直，直射向暴退踉跌出丈外，臉色一片煞白，臉肌抽動不已，駭然瞪視着項鑄的吳昊。

不過，從項鑄那起伏不已的胸膛，看出他氣息很急，似乎耗損了不少內力。

而他剛才施展的那一招，正是天機子威震天下武林，窮十年時間才研到出來的絕招殺着——龍馭八方！

據說這一招龍馭八方，昔年天機子與少林掌門一較高下時，連一向被武林中人尊為武林第一人的一陽禪師，亦敗在這一招之下，可見這一招龍馭八方之威力是何等的驚人！

若不是項鑄的功力還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憑他目前的功力，只能發揮出這招絕活的七成威力，否則，只怕吳昊就算再溜滑知機，也要留下一條命來，而不是留下一只手掌！

駭然望着眼前這年青人——項鑄，吳昊有如見到妖魔鬼怪般，驚懼萬分地，幾乎忘記了斷腕之痛，沙啞地道：「你……你是何人門下？」

項鑄深吸一口氣，不屑地道：「你還不配知道！」

吳昊這時的臉比紙還白，血仍然從斷腕處噴濺出來，他幾乎已站不穩了！

項鑄冷然道：「吳昊，只要你說出都是些什麼人毀去楚家堡的，在下就饒你一命！」

吳昊陡地慘笑起來，笑聲有如鬼哭，好一會，他才倏然止笑，狠毒地望着項鑄，嘶叫道：「項小子，你斷我一掌，等於斷了我成名遂利的機會，那無異毀了我，你以為我還會蠢到將這秘密告訴你麼？簡直痴心妄想！我已不想活了，你也別想從我的口中打探到一絲半點秘密，你還是自己像盲頭烏蠅瞎眼狗般到處亂飛亂竄去找吧，我才不會讓你這樣輕易就知道一切的秘密！」

項鑄喝道：「你……」

吳昊已慘笑一聲，左手疾抬，反掌拍落自己的天靈上。刹時天靈碎裂，紅白濺流，栽跌在地上，咽了氣。

項鑄想不到吳昊居然會自絕，呆得一呆，搶救已是無及，沒奈何之下，只有搖頭嘆息一聲，回頭看一下抄扶在臂彎上的楚湘湘依然昏暈未醒，但又不便在此久留，只好抱起她，向鎮上掠去。

× × ×

忽然之間，事情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就在第三日，兩人在客棧的房中，忽然又收到一封信，這一次却是由一位莊漢打扮的漢子直接送來的。

這時候的楚湘湘已從驚悉乃兄的死訊那種驚震悲痛中，漸漸平復下來。

也幸得項鑄從旁開導安慰，她的心情才平復得那樣快。

那莊漢很懂禮，進房後先朝兩人躬身行了一禮，這才雙手將信奉上。「楚姑娘，項少俠，這是敝莊主婢特派小的專程將此信送達兩位的，請兩位拆閱。」

項鑄却先不忙去接信，目注那人道：「貴上是那一位，如何稱呼？」

那漢子仍然躬身雙手捧信，恭聲道：「敝莊主正是臥龍莊莊主……」

楚湘湘不等那漢子說下去，已搶着道：「是不是江湖上人稱臥龍居士的季長邦季莊主？」

那漢子恭聲道：「正是。」

楚湘湘不由喜道：「季莊主昔年與家父交稱莫逆，並曾攜手闖蕩江湖，後來季叔叔由於生性淡薄，遂退隱江湖，自建臥龍莊，才少與家父來往，但一年總有一次到敝堡作客，與家父歡聚暢飲，只不知他忽然着人送信來，有何事幹？」

那莊漢說道：「楚姑娘拆信一閱便知道！」

楚湘湘高興地伸手接過那封信函，急急撕了開來，展開信箋匆匆閱看起來。

一忽，只見她喜動顏色，歡聲叫道：「項大哥，是好消息，家父原來就隱在臥龍莊上，你快看一下！」

那莊漢却忽然以指按唇，壓低聲音道：「楚姑娘，提防隔牆有耳！」

楚湘湘這才警覺到，由於自己太興奮之故，因而失態將語聲提高了，忙壓下興奮的心情，低聲道：「多謝你的提醒。」

項鑄這時已將信看完，不過他却冷靜地望着那漢子道：「這位大哥，楚堡主到了貴莊多少時日？」

那莊漢搖搖頭道：「這個小的就不大清楚了，小的還是今日早上被莊主召到書房時，才發現楚堡主陪着莊主。」

「你認識楚堡主？」項鑄接問。

「兩年前見過一次，那一次楚堡主曾到敝莊作客，故此小的見過楚堡主。」

楚湘湘笑着插口道：「不錯，兩年前家父確曾到貴莊作客達半月之久，我還記得是重陽節前去貴莊的！」

那莊漢讚道：「楚姑娘眞好記性！」

項鑄本來還有點懷疑這漢子送來的信是眞是假，會不會像上一次一樣，這又是一個圈套，聽了楚湘湘與這漢子的話，他心中的疑念全消。

楚湘湘性急地對項鑄說道：「項大哥，小妹好想見到家父，咱們現在就趕快去吧！」

項鑄自然同意，那漢子恭敬地說道：「楚姑娘，項少俠，小的替兩位帶路，好麼？」

楚湘湘雖然聽父親說過臥龍莊的所在，但却未去過，不知怎樣走法，聞言喜道：「那就有勞這位大哥了。」

那漢子迭聲道：「楚姑娘太客氣了，這是小的應份之事。」

項鑄忽然想起還未請教這漢子怎樣稱呼，連忙拱手問道：「這位大哥，怎樣稱呼？」

那漢子不迭還禮，恭聲道：「小的季七，項少俠直呼小的姓名便是。」

楚湘湘已急不及待地道：「項大哥，咱們快走吧。」

項鑄道：「好，季兄請帶路。」

季七應一聲，當先向房外行去，項鑄楚湘湘兩人隨後跟着，走出客棧，一直向鎮口那邊走去。

× × ×

臥龍莊原來就在鎮東約六十多里的一處山灣下，莊子就建在山灣中，那山勢遠看極似一條臥龍，莊後林木蒼鬱，山灣前面一道流水，其上架了一條小橋，直通莊前，莊前則垂柳絲絲，可惜時候已是深秋，柳枝禿禿，若是春夏之時，相信一定很清幽。

但這時候仍然給人一種不沾凡囂，出塵脫世的感覺。

這就是臥龍莊。

項鑄與楚湘湘在走上小橋時，亦忍不住連聲讚嘆。

季七一直將他們帶進莊中那座清爽古樸的客廳中，請兩人坐下，這才告退，說是去請莊主與楚高揚來相見。

兩人一路走進莊時，便已四下打量着，但見莊中寧靜乾淨，只見到二三個莊漢在幹着活，有的在修剪花木，有的在修理農具，各忙各的，只是隨意望了兩人一眼，便又低頭專心幹活了，這臥龍莊確實給人一種恬淡清寧的感覺，令人凡俗全消，名利之心盡去。

兩人受到這種氣氛的感覺，心中亦清寧一片，若不是楚湘湘一直盼着見到父親，兩人眞會舒坦地憩坐一會，享受一下這種難得的清寧。

在楚湘湘的不斷翹首企盼中，一陣腳步聲終於傳來，接人影一現，當先走進一人來，接着現出兩人，却沒有走進廳內，左右一分，垂手站在廳前兩邊。

這兩人一身莊漢打扮，原來是兩名專供使喚的莊丁。

楚湘湘在那人走進廳時，便已歡快地站起來，朝那人施禮，道：「季叔，姪女兒……」

那人伸手捋鬚，呵呵一笑，道：「賢

姪女不必多禮，愚叔生受不起！快請起來吧。」

項鑄這時已站了起來，對那人抱拳道：「在下項鑄，見過季莊主。」

那人即時轉對項鑄，深深地打量了一眼，還禮道：「項少俠，你請坐，別太拘禮。」

項鑄謝了坐，才坐下來，打量着這位稱臥龍居士的季長邦。

季長邦亦已在主位上坐了下來。

這位臥龍莊主年約四十出頭，臉相清瘦，骨格不凡，身材高矮肥瘦適中，頷下三綹黑鬚，身穿一襲淡青長衫，與其說他是一位武林人，倒不如說她像一位飽讀詩書的文士，給人一種脫逸的感覺。

楚湘湘才待季長邦坐下，便心急難耐地問道：「季叔叔，我爹呢？怎不見他出來？」

季長邦捋鬚笑道：「賢姪女，急什麼，妳爹快出來，先喝口茶吧，趕了這幾十里路，一定口渴了。」

楚湘湘這時候哪還有心情喝茶，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直往廳外望去。

季長邦笑說一句：「這丫頭就是心急。」接轉對項鑄道：「項少俠，請問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項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請莊主見諒，在下恩師曾經嚴囑在下，不得隨便將他老人家的名諱示人，免得在下招搖張狂！」

季長邦目光一閃，怔了一下，隨之打了哈哈。「這樣說來，項少俠的師門，一定在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了？」

項鑄只好道：「家師山野之人，只怕說出來，莊主也不認識。」

說話間，楚湘湘又性急地嚷道：「季叔叔，怎麼我爹還不出來啊？」

季長邦却先不答她，朝廳外的兩名莊丁看了一眼，站在左邊的那名莊丁即時朝季長邦點了一下頭，季長邦剎時從椅上站了起來，哈哈一笑道：「賢姪女稍安無燥，妳爹來了！」

說話間，他的人便向外急行出去，似乎是要迎接楚高揚。

楚湘湘雀躍着亦向外奔去，項鑄見兩人站了起來，他亦只好起身。但却沒有向外走，只是拿眼望着廳外。

但陡地，他的臉色陡變，同時驚叫一聲：「湘湘小心！」

湘湘這時亦發出一聲驚叫，愴惶閃退不迭！

因爲正有兩柄長劍忽地自外面飛刺入來，交叉着鎖向楚湘湘的頭頸！

項鑄正是看到廳前左側忽然劍光乍閃，剎時明白到又中了圈套，驚悸之下，提醒楚湘湘的。

要不是項鑄那一聲驚叫令到楚湘湘及時警覺而愴惶退避，只怕那兩支交叉飛閃而出的長劍便將她鎖拿住！

那兩支長劍一下鎖空，季長邦臉色乍變，疾喝一聲：「關門！」

「砰」然一聲，那兩扇原本大開的廳門，忽然被那兩名站在廳外左右兩邊的莊丁倏地關了起來，接着「卡嗒」一聲，自外面閂了起來！

項鑄在喝聲的剎那，便已急掠向楚湘湘，到他迎上楚湘湘愴急後退的身形時，那兩扇廳門已關合起來，而且那關門聲居然金鐵撞擊之聲！

只是他一心全在楚湘湘的身上，故此沒有留意到那一下關門聲有異！

「湘湘，你沒事吧！」項鑄扶着楚湘湘急問。

楚湘湘這時候已明白到是什麼回事了，驚急地說道：「小妹沒有事，項大哥，這……」

項鑄吸口氣道：「想不到咱們又落在別人設下的陷阱中！」

楚湘湘咬牙道：「小妹也想不到，季叔叔……居然會是吳昊一伙的！」

項鑄目光一閃。「依我看，只怕這位淡泊名利的季莊主，正是毀掉貴堡的主謀人！」

一聲狂笑即時從廳外傳入來，只聽季長邦說道：「姓項的，你好聰明！不過，你有聽過一句老話麼？越是聰明的人，往往越死得快！」

話聲中，從左面那扇雕花窗格中，現出季長邦那張脫逸清瘦的笑臉來，目光烱烱地直射在項鑄湘湘兩人的臉上。

項鑄冷然叱道：「在下自認不是什麼聰明，不過，像莊主這種老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來了！」

就這說話的間隙，項鑄看到那些雕花的窗子外面，現出不少黑衣漢子來，不過，他們都沒有幪着臉，大概是認爲不需要了。

「哈哈哈，捉迷藏也終有攤牌的時候，將你兩個困住，這正是攤牌的時候了！」季長邦一點也不動氣，而且還笑得好開心！

楚湘湘急怒地道：「季……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幹的麼？」

「要不是本莊主，又有誰有那種胆氣魄力，敢動楚家堡一草一石？」季長邦自豪地道。

楚湘湘怒目叱道：「季長邦，虧你與家父交稱莫逆，情逾手足，你却暗中陰謀百出，以陰險卑鄙的手段毀掉敝堡，你還是人麼？」

季長邦却笑道：「本莊主不是人，是什麼……」

楚湘湘「呸」道：「你只不過是披着人皮的一頭惡狼！」

季長邦毫不以爲忤，笑道：「不管妳怎樣說，自古以來，便是成王敗寇，本莊主摵垮了楚家堡，便可以代替楚家堡的地位！」

項鑄插口道：「你這簡直是强盜之說，你不顧道義友情，爲了一己之慾，居然昧着良心做出這種惡毒卑劣的惡行，只怕武林中正義之士，一早知道你的陰險，激於義憤，羣起而討之，到時，豈不是好夢成空，自取滅亡！」

季長邦却狂笑不止，好一會，才止笑道：「這一點，不勞操心，本莊主算無遺策，沒有人會知道這個秘密。除了本莊主的人及已死的人外，故此，本莊主才不担心這一點。」

一頓又道：「不怕說給你們聽，這一次的行動，本莊主已暗中籌備策劃了整整十年，才有這一次的行動，楚家堡不是有

如土鷄瓦狗般，土崩瓦解麼？江湖上不是誰也查不出一絲半點綫索，懷疑是本莊主幹的麼？若不是本莊主將你們誘來，來個一網打盡，你們就算查一輩子，也查不到本莊主的身上！」

季長邦這番話說得一點不錯，故此項鑄兩人唯有默然無語。

季長邦大概是對自己精心策劃的這一次行動的成功，感到興奮不已，就像缺堤的河氶般，堵也堵不住，自顧自地說下去。「你兩個知道麼，楚高揚在道上稱雄太久了，而本莊主也被他的名頭壓蹩得太久了，有楚高揚與楚家堡一日，本莊主便永遠矮一截，永無吐氣揚眉的日子，這種蹩悶本莊主受夠了，便昧着良心道義，也非要幹一次了！」

「你以爲推倒了楚家堡，你便眞的能夠取而代之了稱雄鄂北？」項鑄忍不住冷笑出聲。

「這一點，不勞閣下費心，本莊主早有一套週密的計劃及安排，只要將楚家堡的根拔光，不久之後，鄂北道上，臥龍莊的名頭便如日中天，取代楚家堡稱雄鄂北，而此後只有人記得臥龍莊，而沒有人再提楚家堡！」

項鑄冷笑道：「季莊主，你以爲這裏便能困得住咱倆人？」

季長邦得意地道：「小子，本莊主知道你有一身不俗的本領，試想一下，連吳昊兄的火藥陷阱也炸不死你，並且還被你斷其臂而自絕，本莊主又怎敢小覷你？你若自信能夠脫出這座廳子，你只管動手試試，本莊主保證不攔阻你！」

項鑄聽得心頭暗驚，知道季長邦這樣托大，絕不會是空言恫嚇，但又想不出這廳子有何特別之處，憑他的身手功力，破壁而出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他不由仔細地察看起這座廳子來，但却發覺不到有何特異之處，不由狐疑地轉着目光。

楚湘湘却偏不信邪，激聲道：「項大哥，咱們就衝出去給他看看！」

項鑄忽然一掌劈向季長邦在外面露出那張討厭的笑臉來的那扇花窗。

這一掌他用上了九成勁道。

照他的估計，這座廳子若是沒有什麼古怪的話，那一掌足以將整扇花窗擊碎震塌。

季長邦在窗外兒他一掌隔窗劈來，急不迭橫閃開去，那股强勁無儔的掌勁擊在花窗上，却發出了一下沉悶的激响聲，那扇花窗居然紋風不動，只是發出一下「嗡」然的迴响聲。

項鑄同時間感到一股反震之力倒撞回來，震得他手臂發痲，胸口一悶，幾乎立腳不住。

楚湘湘瞧得臉色大變，驚呼一聲，撲向項鑄。

項鑄吸了口氣，駭然道：「湘湘，這座廳子原來是鐵造的，怪不得他口出大言了。」

適時一聲長笑傳入來，花窗外又現出季長邦的那張臉來，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年青人，本莊主沒有空言恫嚇你們吧？」

項鑄却道：「你雖然困住咱倆，但却奈何不了咱倆，有本事的，進來一刀一劍地殺了咱倆！」

季長邦「嘖嘖」有聲地道：「項小子，別跟本莊主來這一套，你們不是說本莊主是老狐狸麼？那本莊主又怎會冒着被兩位走脫的危險，去逞一時之勇？別打主意了，本莊主將你們困在這座精心建造的鐵廳子中，不出五日，你們就會餓到手軟脚軟，一點反抗之力也沒有，那時，本莊主怎樣處置你們不用怕了。」

「季長邦，你想將咱倆怎樣？」楚湘湘怒叫。

季長邦眼珠一轉道：「在未弄清楚令尊是否已死之前，本莊主不會將妳們怎樣，若是楚高揚仍在生，那麼，你們就是本莊主手上的一張皇牌，亦是鈎餌，楚高揚不會不顧妳這個寶貝女兒的，何況，還是在令兄身亡，只剩下妳這位女兒的情形下，相信他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也要將妳保存的！」

一頓接「嘿嘿」連聲道：「那時，本莊主就可以來個一箭雙鵰，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楚湘湘聽得心胆俱裂，顫着聲道：「季長邦，你……這個惡賊，哼……你別得意……」

季長邦却陡地震聲長笑起來，笑聲將楚湘湘的話震斷了，好一會，他才喘着氣道：「丫頭，你罵吧，妳怎麼罵本莊主也不會生氣的，妳若有本事的話，不妨一直罵下去，本莊主還有很多事等着要辦，不奉陪了！」

說着又放聲狂笑起來。

項鑄與楚湘湘兩人皆怒視着一副狂態的季長邦，但又無奈他何，被關在這種精心建造的鐵「屋子」內，就算有世上獨一無二的本領，只怕也脫不出去！

× × ×

季長邦的狂笑聲忽然被一聲惶急慌亂的呼叫聲打斷了。「莊主，不好了，莊後有多處起了火，火勢很猛……」

季長邦笑聲戛止，沉着一張臉，惡聲道：「怎會起火的？」

那名神色張惶的漢子怯怯地道：「屬下……也不清楚……」

「沒用的飯桶！」季長邦怒喝一聲，嚇得那漢子雙腿一軟，跪倒地上。

季長邦看到他那種熊樣，心中更加氣怒，正欲有所動作時，突地又見另一名漢子正急奔而至，慌急地說道：「禀莊主，不好了，莊中有不少地方起火，請莊主示下。」

這漢子雖然慌急，却還不至慌到亂了手脚。

季長邦臉色大變，急喝道：「快傳令莊中的人手去撲滅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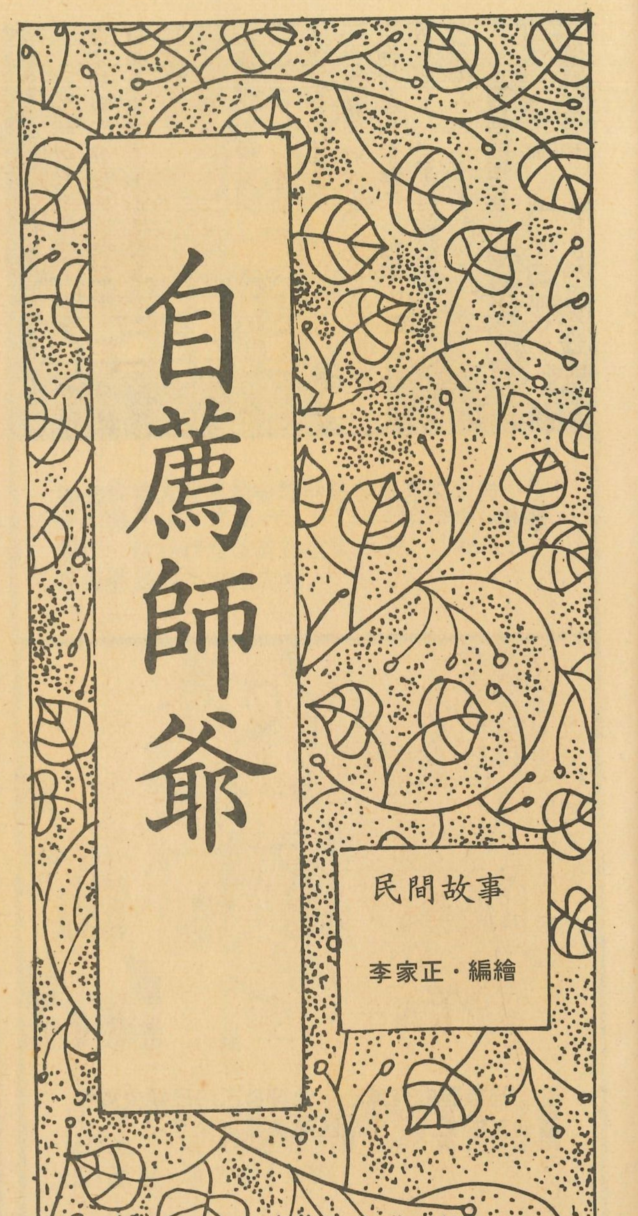
那漢子急應一聲，返身便欲奔去，却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巨喝聲震得呆在當地。

「季長邦，先別忙着救火，你不是要斬草除根麼？楚某現在送上門來也！」

聲隨人現，一人自天而降，落在廳前階下，赫然正是楚高揚！

「颯颯」連聲中，緊跟着接連飄掠下六條人影來，一字排開來，橫現在季長邦的眼前！

季長邦目光一瞥之下，原本驟變的臉色接再變，倒抽了一口寒氣，只覺一股寒



自薦師爺

民間故事

李家正・編繪



1　中唐時期，有個封常清，細瘦如柴，其貌不揚。少年喪父，貧病交加，乞討途中又跌壞了一條腿。他來找都知兵馬使高仙芝，苦求參軍。

2　高仙芝不肯收留。他就每天守在營門之外，單等高仙芝在暮色中歸來時，苦訴投軍的熱忱。一直等了幾十天，終於感動了高仙芝。

3　高仙芝打了一次勝仗，爲寫報捷文書犯了愁。原來當時武備不修，軍令不能暢行，自己的勝利是偶然的，不宜渲染，可是又不能直陳時弊。



4　但做爲下級侍從的封常清，却私下裏寫好了捷書，毛遂自薦，交了上去。高仙芝一看高興極了，剛好說出了自己心裏要說的話，寫得十分得體。

氣自脊樑骨一直透冒上來，迅速傳遍了全身！

眼前那六人，正是鄂北道上，素與楚家堡交往甚篤的六個門派帮會組合的掌門人或是帮主！

這六人分別是金刀門的門主金刀無敵蔣先。

驃馬帮帮主牛力行。

忠義門門主急公好義關勇。

鐵劍派掌門鐵臉無私古不妄。

紫巾會的會主紫巾三娘公孫蓉。

鴿子帮帮主無所不知白翎。

這六個門派帮會，在鄂北道上，雖然只是小門小派，但却具有一定的實力，這六個帮派若是聯合起來，倒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只怕楚家堡未被季長邦暗中聯合黑白兩道貪名逐利的人物合力毀掉前，也不敢得罪這股聯合起來的力量。

季長邦剛想說什麼，却被一陣陣突然傳來的喊殺聲及兵器撞擊聲，慘叫聲驚得連眼色也變了，心知大事不好，但仍然强自鎮定！

楚高揚一雙目光利刀一樣盯在季長邦的臉上，怒聲道：「季長邦，你這人面獸心的傢伙，枉楚某一直將你看作手足兄弟，想不到你却狼子野心，爲了一己之慾，不惜勾結黑道人物，還有那些貪名逐利，自命俠義的僞君子，施陰謀使毒計，屠殺敝堡的人，最後更將敝堡一把火毀掉，你可謂喪心病狂了！」

忠義門門主急公好義關勇亦怒聲大喝道：「季長邦，你這兩個君子小人，你以爲毀掉楚家堡，便能够雄霸鄂北武林道嗎？那簡直是痴心妄想，關某第一個便不依你！」

這時候喊殺之聲更盛，莊內亦已四處起火，已到了不可收拾之勢，而與六帮派的屬下打鬥拚殺的，居然大部份是黑道上的盜匪，就算季長邦舌燦蓮花，也否認狡辯不了。

季長邦却仍不服輸，厲聲道：「楚高揚，這怪不得我心狠手辣，只怪你楚家堡稱雄得太久了，也將咱們這些人壓得太久了，你楚家堡一日不倒，咱們焉有出頭出氣之日？你若不是貪名逐利之人，怎麼不急流勇退，也好讓別人有吐氣揚眉的機會呢？」

金刀門金刀無敵蔣先怒叱道：「滿口胡言，你也不想想，楚家堡能夠威震鄂北，豈是僥倖所至，楚堡主之所以有那樣的聲望地位，那是咱們道上各門派公認的，又豈是吹噓自擂得來的？你以爲推倒了楚家堡，便能够取而代之？那簡直是痴人作夢！」

鴿子帮帮主白翎亦冷笑說道：「你以爲你的陰謀毒計，除了你那些狐朋狗黨之外，便無人知曉？你難道沒有聽說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麼？不怕對你說，本帮早就發覺到有不少人物暗中在你這裏出入，因而引起了白某的思疑，對貴莊一直暗中加以查察監視，楚莊主大難不死，從秘道中潛走出來，找上咱們六門派，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發覺你是最值得懷疑的，於是暗中加緊了偵查，果然證實了咱們的猜測沒錯，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季長邦忽地狂笑起來。「成王敗寇，千古不易，季某今日既然事敗，說不得只好拚個你死我活了！」

話落，接喝：「將火投入廳內，先燒死那兩個再算！」

喝聲中，他已經像瘋了般，撲向楚高揚！

那些黑衣漢子聽到他的喝令，立時從身上取出火摺子來，晃亮了，從那些窗中紛紛扔了進去！

楚湘湘早已在廳內聽到乃父的語聲，之所以一直沒有出聲，一是因爲太驚喜、太激動，二是不想打斷乃父等人與季長邦的對話，這時候那裏還能夠忍得住，高聲叫了起來：「爹爹，女兒被關在廳內，快來救女兒啊！」

楚高揚突然聽到女兒的呼叫聲，激動得全身顫抖一下，大呼：「湘湘，不要怕，爹來救妳！」一邊揮刀接下季長邦的一輪急攻，便欲抽身撲向廳門那邊，但却給季長邦瘋了般的狂攻纏住了，脫身不得，急得他什麼也似的！

廳子的四壁及瓦面雖然是鐵造的，但廳內的枱椅字畫等物，却是竹木紙張造的，那些接二連三扔進來的火摺子，仍然將那些枱椅燒着了，項鑄與楚湘湘全力撲滅之下，仍然顧此失彼，故此燒了起來，烟火開始燻向他倆，急得兩人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却就是無法破「廳」而出，這樣下去，只怕兩人不被火燒死，也會被烟燻火焗而亡！

幸好，六門派帮會的六位門王帮主會主，合力殺退了那些黑衣人，這才發覺到廳子是鐵造的，已有點燙手，急忙將廳門打開，將兩人救了出來！

項鑄心恨季長邦心狠手辣，惡毒陰險，立誓誅殺此獠，嗆咳了幾聲，吸口長氣，立刻撲向季長邦，與楚高揚聯手雙戰季長邦！

白翎蔣先等六人則在莊中追逐撲殺那些黑衣惡漢，加入其門下的殲敵行動。

× × ×

臥龍莊經此一役，終於烟消雲散，變成一堆廢墟。

季長邦在劇鬥中亦喪命在項鑄的軟劍之下。

那些被季長邦勾結網羅了的黑白兩道人物，亦被六門派帮會中人殲殺殆盡，一個不漏。

說起來，季長邦落得莊毀人亡的下場，那是自作孽，亦是報應。

不擇手段，野心勃勃的傢伙，到頭來總是沒有好下場的！

經過這一次刦難之後，楚高揚亦從中悟出了位高勢危，樹大招風這個道理，他不想再有一次這樣的刦難，故此，他推却了六門派帮會的好意——助他重建楚家堡，決定退隱林泉之下，以渡餘生。

江湖實在是太凶險詭詐了，想想也令人心寒！

而在此刻，最高興的要算項鑄與楚湘湘了。

因爲楚高揚已經一口答應了兩人的親事。

而他們兩人亦伴隨楚高揚，息隱林泉，不再涉足江湖。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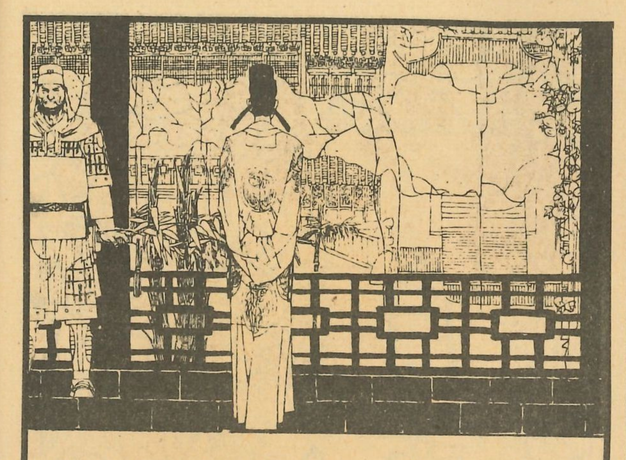
5　從此，這個「自薦師爺」得到了高仙芝的器重。高仙芝出征時，就派他担任後方留守，總管輜重和眷屬等事。



6　眷屬中有一個鄭德詮，是高仙芝乳母的兒子，雖然只是個郎將，但仗着高仙芝待他如同兄弟，就專橫跋扈，爲非作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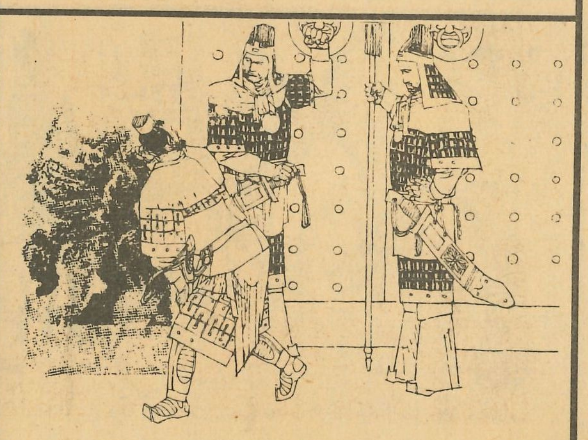
7　封常清作了留守，鄭德詮很不服氣，尋機挑釁。一次封常清乘轎出巡，鄭德詮竟故意縱馬橫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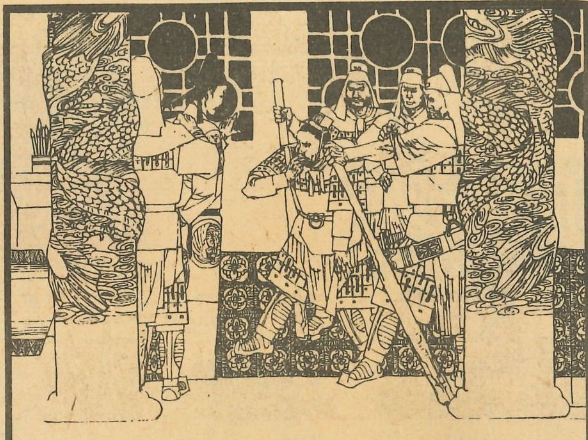
8　封常清忍氣吞聲回到使院，派人去叫鄭德詮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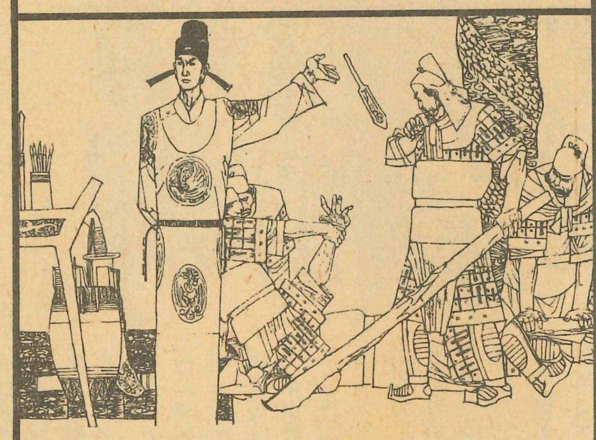
9　鄭德詮有恃無恐。他讓自己的母親先去找高仙芝的夫人，然後趾高氣揚地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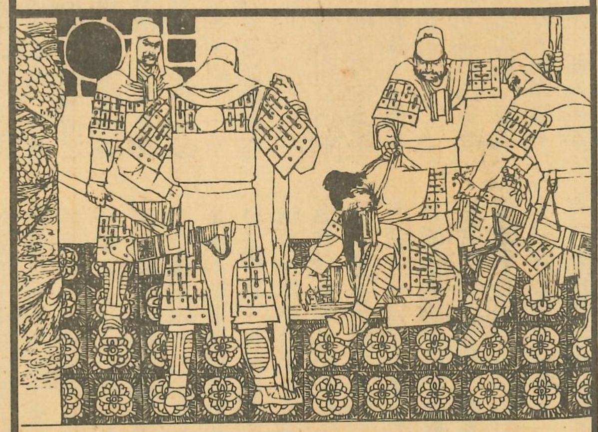
10　但是令他驚疑的是，來到使院，他每走過一道門就關了個嚴嚴實實。三道大門關閉完畢，鄭德詮不免有點心驚肉跳了。



11　待他到了堂前，封常清嚴正地說：「我出身寒微，這你知道的，可是高仙芝任命我做了留守，你爲什麼還當衆欺凌我呢？」鄭德詮畏畏葸葸說不出理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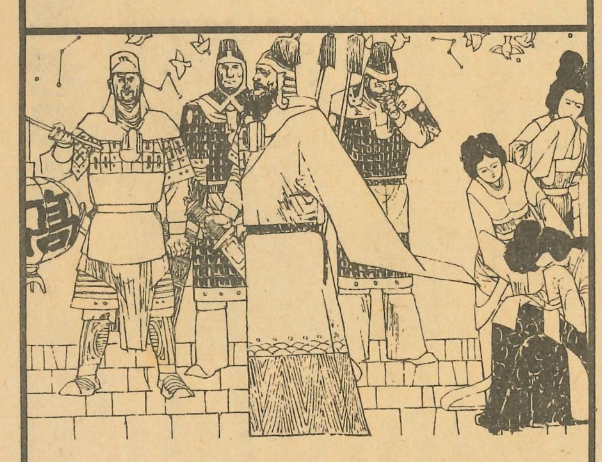
12　封常清呵斥道：「你素來蔑視軍法，早應該懲治了。今天犯在我手裏，少不得要你委屈了！」說罷，命打六十軍棍。



13　平日花天酒地的鄭德詮哪裏禁得住六十軍棍，打完了，他也就癱死在地上。封常清命拽出去。



14　大門之外，只見他的母親和高仙芝的夫人號哭成一團。



15　他們去找高仙芝告狀。高仙芝先是吃了一驚。待知道詳情後，只淡淡地問了一句：「已經死了嗎？」就忙軍務去了。



16　等到見了封常清，也不提這件事，內心非常欽佩這位「自薦師爺」的剛直果決。封常清也若無其事，同往常一樣。從此全軍上下對他無不敬重。

一期完短篇故事

俠與盜

海浪·文
可飛·圖

俠盜鬧華陰

這兒是同興和茶館，說茶館其實是帶賣點心、鹵菜、還有酒。

這兒你看不到達官顯貴出入，這兒也不見有長衫斯文人士來往，這兒是下級的場合，三個銅子一壺酒，五個子兒一碗麵。就算是較好的鹵鷄、鴨，也不過七個錢、十個錢的。一個人一壺茶、一壺酒，弄一碟鹽水豆兒，或者花生，再來一碗肉麵……十一二個錢就可以打發了。此地是機戶、拉車、趕脚……等人的好去處。如果偶然有幾個着長衫的人——那該是落魄的文士，弄筆墨的訟師……因爲近縣衙門，也就免不了有公門中人出現。

薄利多賣是幾十年的好傳統。

專賣熟客是本店的活招牌！

忙煞老都頭

就因爲這個原故，此地也是消息傳播站，更是一切公事交換的所在。

今天，就有不少人在竊竊私議；除了那一桌的衙門頭兒有些嚴肅表情外，私語者的面色是透出些笑意，或者，你可以說是幸災樂禍……

「該！皇天有眼——！」

「是啊！哈，我早就說過；刻薄成家，爲富不仁，能好得了？」

「老天爺有眼。」

「明天，我得上城隍廟燒股高香！」

說着、說着，四個頭兒——公門中的差役老爺起了身。小二在呼叫：「三十二錢……」

「老闆，寫一寫……」是爲首的紅面大漢說着。

「成！寫在楊頭兒的名下！」老闆微笑着。

紅面的楊頭兒點了點頭，走了。其他三個面色鄭重的跟了他走。

館內宛如炸了窩，頭兒們在，他們祇能竊竊私語。現在，他們笑的笑，叫的叫……並且，這一個早市，同興和一結帳，比平時生意做多了三成。

而城內四城門八鄉，馬上傳播着個消息，最新的消息是：華陰城中的大富翁鄒不仁，昨夜家中鬧賊，讓人刦走了黃金百錠，白銀千両。還有珍寶無數。最令他傷心的是三尊像——福、祿、壽三星像。

可是，人們中，有比較冷靜的老人問：「賊人去了多少？」回答是：「一個！」老人們可不能相信。他們的看法：說話是越傳越離事實。試問一個人，他可以避過那些護院的？當然也可能讓其因偷術之高明而得了手，但是，一個人，試問他有多大的氣力？那怕是白銀千両吧，就得把他給壓死，何況，還有黃金百錠，金子比銀子更沉，更墜，每錠算它有十両，一千両黃金，唉，一個人啊，那怕是位巨靈神，也怕難搬這多重量的金銀。

被刦是不錯的。因爲，消息從公門中頭兒傳出來。至於失物嘛，唉！可能是鄒不仁犯了他的宿疾；加上了利息——他本來就是個重利盤剝起家的。

不過，姑不論人言言殊，鄒不仁是遭了報——但是，不對啊！有些比較冷靜的又發現了些破綻；鄒不仁怕賊，怕强盜。因此，他請有不少護院的——一個人，那些個護院的，又是幹什麼去了？

莫非有內賊？大有可能。

這位老先生的看法，與縣衙門中的頭兒，鷹眼楊江不約而同。所以，鄒不仁報了案，楊江帶了三個手下，在同興和就擬定了方案。然後，來到了鄒宅踏勘。

楊江是不客氣的詢問着，說是詢問，其實是審訊。但是，他看到的護院，可憐！個個看來中氣不足！問去問來，嗨嗨，護院們全看到那個强徒，他們是食君之祿，担君之憂，個個出了手，就不知什麼攪的，個個挨了打，個個不知中的什麼招，而個個變得中氣不足。

「這是個江洋大盜。」護院頭兒孫師父說。並且，有二個在飲泣。因爲，此君說過，他巳查訪明白，有幾個助紂爲虐該死的，全讓他點了死穴……三個月後無疾身亡。至於爲什麼在三個月後才死，那是他的恩典，可以讓他們見見家人，辦妥後事……

楊江不禁皺起了眉頭！說實在，在公門中辦案的，不能說他們沒有眞功夫，可是決不能對他們期望過高。事實俱在。吃口公事飯，有三分本事，憑七分人緣，有時候，還得裝聾扮啞，才能混事……對，他們根本是「混」而巳。

楊江是個老公事，但是，今天，他這個老公事也難求混得下去了。因爲，事情發生在他的手中。公事不可推搪。又何況算計別人，現在，他失了那麼多的財物，他能善甘罷休？可恨的是，作案的更可怕！還有，他怕這祇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有大案得發生……

楊江是善於思考的。老實說天下間不平事焉是一件二樁的？天下間的爲富不仁者，還少了？鄒不仁是第一個而巳。他數了數華陰城中，與鄒不仁可以歸一欄的，至少有七八個，他怕那位作案者，會一個一個的照顧。他老人家旣然連鄒不仁手下的惡行劣跡，也打探得清清楚楚，試問他可能放過了這幾個「好」戶頭的？

楊江犯了愁。

今天，他忙了一天，在天剛擦黑時回的家。

楊江家中沒第三個人，除了他，就是個女兒。女兒今年也十八歲啦，生得可眞俊，還能幹。更有個難得處，非常的憐貧憫苦，當然，她可更體貼自己的老爸爸——今天她可是在等爸爸回來。因爲，今天是老爸爸五十三歲的生日。唉，老爸爸可憐啊，平時省吃儉用，希望退了份差，有口飽飯吃，可全讓自己給化費了。早說過姑娘是憐貧憫苦的。她的出手又鬆，誰有苦、誰有難，沒吃的她管吃，沒使的她管使，就這樣，到今天，老爸爸還得起早摸黑的，有時還得受官面公事的氣。

今天得讓老爸爸好好的吃一口，喝一口。

楊江回來了，可是滿面烏雲，而且，後邊沒半個人。

「爸爸！你啊，你忘啦！今天，不是讓您請韓大叔、許大哥他們來的？您什麼啦！您……」姑娘越問越發覺不對，老爸爸的面上絞得出水來。

有什麼心事啊？怪自己化得太多？用得太寬？姑娘想不下去了。

「小玲，小玲——」

外面有人叫，小玲一聽就知道，是對家的施大媽！她好像見了親人，大媽可眞好！自己娘親死了之後，她就把自己當作了親閨女看待。可惜，大媽窮，祇有個大牛哥了，是趕驢子的，多年前，趕驢趕了個一去不回頭。有同行說，在少華山摔死在山谷裏。從此後，大媽孤苦伶仃的活着。如果不是自己，大媽眞能死，可惜，活是活下來了，債是還不清了。鄒不仁說：大牛欠他驢價啊，料錢啊，什麼什麼的，總之多得算不清。大媽咬了牙認了，到今天還在還，她縫縫補補，漿漿洗洗，又砍山柴……那還不夠！近年來，全仗自己今天逘一頓，明天合一餐，間中給幾個零用——她算是活下來了，今天，她本就答應來帮自己炒幾個菜，現在，來了就好。

「我來遲了吧！楊頭！啊，天下可眞有這樣個好人啊，我可以安心啦！我，您看！銀子！元寶！」

楊江倏然有所警覺，他取過施媽媽銀子一看，標記全無，而且，看得出，已經重新開爐鑄過……

「您那來這多銀子？」

「我就是想來講給您聽啊！是前巷的倪小三。他說有個善長仁翁分的！還說那個大善士清楚窮人一本帳。我欠鄒不仁前後一百十二兩銀子！是利滾利也好，什麼也好。明天到期全還清……」

楊江再不聽史媽媽說下去，他得去找倪小三……老公事到底是老公事。昨夜發生鉅案，今日、就有人做善舉，分明此事與昨夜鉅案有關。

「小三，不必怕！」楊江是非常和靄地對那個攤文筆攤的小三說話。

「頭兒，我不會怕。反正，我沒做犯法的事。那位恩公更說明了，大丈夫做事，決不會連累無辜。」

有門兒了。那個所謂大丈夫一定與做案有關。

「誰是那位大丈夫？」

「我認不清。因爲，他老人家戴了個面具，我相信是戴了個面具。否則，人那會那麼難看。他給了一張紙條，一份一份的紅紙包。命我按紙條開列的名字分發。我謝了，他走了。」

「走到那裏去了？」

「簪花巷。」

「呃——」老楊是恍然大悟那樣長吁了一聲。「可是，楊頭兒，你找不到他的！他老人家說過，除非你活得不耐煩了。」

「啊？」

「還有，他更說了如果不看在你姑娘份上，再說你也沒什麼惡行在他手中，哼哼——頭兒！我可是學着那位老人家說話，你別生氣。」

楊江那會不生氣？自己是此地的都頭，是掌握捕捉犯罪者的主腦，可現在却讓個江洋大盜如此的奚落。

他馬上回家，希望與女兒說一聲，然後，逐個逐個的叫自己弟兄，帶備了傢伙，搜那個藏垢納污的簪花巷。

可就巧，一回家，就見自己多年的伙伴，鐵爪韓昆，還有幾個得力伙計，小玲在招呼他們，酒啊，冷盤已擺了一桌。韓昆一見自己，首先站起身來，又笑又叫道：「老大，祝你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那幾個小伙計恍如合奏那個樣。

呃！對啦，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

「上午三十二個銅錢，是吃了您的，可想不到，老大今天是生日啊……」如果不是那位大爺說了，咱們還得自掏腰包，在三和館吃分子飯呢！」

「是誰通知你們的？」

「啊呀！爸爸！吃了再說成不成？施大媽已在炒鷄片啦！」小玲在嬌叱着。

「爸有公事！」

「公事還不讓人吃飯？公事還不讓人過生日啊？爸爸！您的公事可牽累了私事啦！」

「對啊！楊大叔，吃了飯再談公事。」施大媽剛好拿了盤笋丁炒鷄片進來，一面讓，一面說，伙伴們又起了鬨，楊江可眞想數落幾句，但是，看了孩子的笑容，伙伴們的勁頭，他祗好無可奈何的坐了下來！

吃的吃，讓的讓，炒菜的炒菜，起鬨的起鬨，但是楊江的心目中祗有三個字：「簪花巷。」

酒吃了個四五成，菜也吃得差不多，楊江命小玲盛飯、裝麵、備茶。他以爲該可以安排公事了。不想，大門讓人打開了，楊江眼尖，已看出來了是縣太爺身邊的得力心腹盛世勛，楊江看出來，發生了大事，否則，決不會勞煩這位大師爺「光臨寒舍」。

「縣衙失盜！」

楊江幾乎讓四個字鬧了個目瞪口呆。

這還了得，做案做到了縣衙門，我的老天爺，您也太照顧咱們啦。

楊江是立即跟了盛師爺走，不料，盛師爺却挺有道理的看了小玲一眼：「老楊，閨女生得挺俊啊！」

「糟糕。」楊江是幾乎恨自己了。誰也該知道啊，盛世勛是個什麼樣的壞種！他看來是個不執兵刃的書生，其實，他比江洋大盜更狠毒，他這句話一出，等於判定了小玲的以後。

「盛先生！盛師爺！」可憐，如此能言善辯的楊江，也會說不成話來：「咱閨女……閨女……野……沒家教！」

「放心吧！哈哈，老楊，是好事，咱們低頭不見抬頭見。能糊弄了別人，能糊弄你……不談，不談——公事要緊！」

楊江可就讓個盛師爺堵了個心神不安。四個字有份量啊！「公事要緊」。並且，目下是一件大案，大到自己無法可以担負。

爲什麼不早幾年退了卯？「孩子。」老楊江在哆嗦了。「是你啊，孩子，我看，這幾根老骨頭得爲這件案——這位大爺毀啦……還有你……孩子……」楊江幾乎哭出來了。

衙門失盜一案弄清了。丟失白銀三千兩，玉如意一柄，縣老爺震驚萬分，並且，立下時限，三天之內，不將大盜捉到，財物必需追還。因爲，老爺說不出口，可盛師爺明白，這三千兩白銀，玉如意一柄是剛剛取到的賍物。並且，還是自己代他收取來的。可憐；玉如意是深中縣老爺的意，把弄才幾個時辰，丟了。試問，老爺那會不光火，不過，盛世勛在勸慰老楊：放心，一切有他，從中疏通，當然，需得老楊知情識趣。

× × ×

楊江不是走回家，他是跌回來的。韓昆他們尚未走，一聽此事，全都皺開了眉頭。

案子是一件立接一件，唉……老大爺啊，您那會找上了縣衙門的？走，上簪花巷。

簪花巷是本地一條最嚇人的巷子。巷子不太長，才十來家一面，一共廿來家，但是，可眞熱鬧，也眞闊綽，來的是腰纏萬貫的紳商大人！還有，達官保鏢，拳師護院。聽來是挺文雅的巷名，其實是藏垢納污的所在。

華燈初上，開始車馬來往，一直能鬧到天邊現魚肚白之時，你才會看到滿口呵欠的車夫，趕着可憐的馬兒，踱着凄清的路……錢化了，人也倦了……然後，有錢的老爺們算是滿意了。

現在，雖說時已定更，此地剛開始。

楊江他們來了。不必一家又一家，他祗要找來了幾個領頭的、引路的，那些所謂「鴇母、龜兒」來問有沒有生面人，有沒有新走鏢的……

有，在玉屏院，最新來了本地大鏢局，武威分局的幾位鏢師，前天才到，就由分局總鏢頭，飛蝗箭張一清引來。聽說他們總局的鏢頭，保鏢由西安到此，再由此而越秦嶺，過子午鎭、赴北直。

完！因爲，他們有來頭，有根有攀，就不能也不可能是江洋大盜，即使保鏢與

賊，相差一綫，但是，飛蝗箭張一清可是本地有名的人物。

也眞巧，張一清剛出來解手，老江湖是一看就明白，公門中人來查案，他依稀聽說過：城中出了大案。是江湖人，對公門人總算有些同道中人之感，再說，這兩天爲了陪伴外來人，沒打過個招呼，也挺不好意思，他是走過來敷衍幾句。

「楊總，別那應担心，放心吧，咱們可不會看老哥您的哈哈。眞，敷衍走了那幾位，咱們破出些功夫，代您訪一訪這個傢伙——」

楊江祗能千謝萬謝……離開了簪花巷，此事，他是算暫告段落……事實也祗不過例行公事而已。現在，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兒。

第二天上衙門應卯，嗨嗨，又出事了。楊江的心中早有打算；那位大爺一日不走，此地的案子是不能完……但是，當他發現，出案出在武威鏢局時，他怔住了。什麼？大水沖倒了龍王廟啦，一家人還不認得一家人啦，那會這樣的七顚八倒，一塌糊塗的？

他不能不循例到武威鏢局，他得看個清楚明白。至少，他以爲事發在鏢局，總該有人看出根尾來。至不濟也該知道此君之來龍去脈。

鏢局中是一片靜寂，不像以前那般的人歡馬嘶的。走進演武場，好，就見大廳簷前那面大匾不見了。「我武維揚」四個字一缺，奇怪，這鏢局看來就不像個鏢局樣。進廳看到張一清是垂頭喪氣，另外有三個生面人，大概是外地來的三個鏢頭，一個個面有惱色。楊江是裝出一張笑臉向張一清打招呼，講客套。可什麼也沒有能引起他的興趣。他祗是說了句：已發出快騎赴西安總局，要求名震天下，鏢行世家乾坤刀傳人龍翔，親自趕來，處理這件事，否則，武威鏢局以後是再也不能開下去了。

當然，這個消息對老楊來說，是個好消息。至少，有龍大俠出場，那麼，就算此君厲害，此君藝高，可是，龍翔不出手則已，出手——饒你如何厲害，總狠不過龍老大吧。但是，自己的事——公事可不能等龍老大來擺平的啊！還有，龍老大趕來，即使他立即摒擋一切，飛騎趕來——也不是今明二天的事，照此君目前行車看來，多等一天，可能多發生一付鉅案……

不料，楊頭兒，你估錯了，不是一天一件，而是一天幾件！好了，鬧得華陰縣是鷄犬不寧——那些有錢人，河海水轉——那些公門中人。

楊江已有二天沒回家。第三天，總算抽了個時候，趕回家中！就在推門時，他聽見女兒的話聲：「……唉，你吃飽了就走吧，這兒有幾錢碎銀……眞，爸爸這幾天可沒回來，沒閣下餉——否則，我可能湊多些銀子，讓你回家鄉！」

「多謝姑娘……好心的姑娘，我老頭子祗能夠祝福您找個好婆家，做個好心奶奶……」

楊江其實不是個吝嗇人，更不會遷怒於人的蠻子。可是，今天不同，他是幾方面的心事交攻，再加幾天沒好睡……心火盛而又想到了轉彎處，他是發了脾氣，一腳踏開了大門，祗見一個白髮，爛衫的老丐，捧住個大花碗在吃麵，滿面感激之色，眼中還含了淚珠……

「丫頭……你……你眞不懂事……給錢、施捨……你以爲我找這幾錢便當？你不出心力就不肉疼……你老大不小的……你平時才會當家過日子……」

老人其實有不少話在口邊說不出來；你浪費、你濫用、你令我不能存下錢……就因爲不能存下錢，我不能退卯。而今，日忙夜担憂……看來，連個女兒也保不住——他這些話講不出口啊！

但是，小玲姑娘可怔住了。從來，他沒有受過老父親一句罵……再說，也從來沒見過老父親發過火——今天，這是幹什麼啊？

老丐是嚇得混身顫抖……更顯得他的可憐。他看了看楊江，又更可憐的看了看小玲。小玲是冷靜的抓住了老丐的手，將那包散銀交給了老丐，沉着的拖了老丐走出了門。老丐還想說些什麼，小玲笑着阻住了他：「老伯伯，您走吧！別理我老爸爸，他有心事，不怪你……」

「怪我……」楊江在叫。

「不，老爸爸，怪我！可是老爸爸，你不看見人家有多可憐……」

「可您……」楊江是迸發了，喝道：「你爲什麼不可憐可憐我，可憐可憐你自己啊……」

「老爸爸，我那會不疼您啊！你忙，你奔走，你受氣，我當然心疼，可我疼在心裏啊……」

楊江幾乎想狠狠抱住女兒痛哭一場！

女兒是好心腸。他那會不清楚。「但是，孩子！丫頭——你——！」

「我不在乎，眞的，爸爸！」

「你不在乎？可是，有人却……在謀你……」

「謀我？謀我些什麼？」

「丫頭，誰叫你生得……唉……生在我這個窮公門中人的家中……」

「爸爸，你在說什麼啊……」

「丫頭，孩子……就怕，就怕我，保不住你啊……」

「啊，爸爸，別怕，眞，我看見過那麼的窮人，我相信，再窮再苦，我也會過得很高興的……」

楊江幾乎哭出來了。孩子，十八歲的孩子，依然一點不通人情世故。這，怎麼得了？但是，突然，他又依稀看出來；孩子是個好人，好得太——順。不過，如此好人，註定了要受人蹂躪……他不忍想下去了。

「老楊——」有人叫門，誰？盛世勛——老楊江是心神大震，他怔住了。

「老爸爸，有人叫門啊！」

「對啊，小玲姑娘——是我啊，開開門！」

「我去開，小玲，進房去……」說罷，他看見女兒進了內房——小地方就是這樣，廳後是房，廳前是門……楊江是開了門，看到了那張嬉皮笑臉，眞恨不能抖手打兩個大咀巴！

「小玲姑娘呢……」

哼！看出來了吧！一見面口裏就提小玲……

「師爺！有什麼事，你同我談！」

「對，該同你談……」

「說罷……」

「老楊啊……公事可追得挺緊啊！並且，越來越重，越來也越多了啊！老楊，咱們自己兄弟，來個透心談談——你頂不住啊……」

不錯，盛世勛的說話有它的道理……現在，憑楊江，他是無論如何無法可頂，無法可推……

「不過……有我啊！老楊！担保你沒事！」

「開條件吧！」

「好，爽快！對，我就喜歡和爽快人一塊兒辦事。哈哈哈……老楊，我細看足下之相，後福無窮啊……本來……我就不明白啊……可我一見小玲，着啊，原來老兄就是憑此而能享老福。小玲姑娘生得福厚……哈哈哈……」

又是看相，又是恭維，說了一百句話；還不是爲了小玲，楊江是一肚子的火。

「別生氣，老兄，我是爲了您好，眞，你是公門中人，你也是咱們毛大爺的親近，你是不會不知道，毛大老爺今年四十一歲啦，可就沒有個兒子，咱們聖賢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對不對？毛大爺的太太是生不出兒子了，他早就叫我留心，留意、留神……留……總之是得代他留個能生孩子的小太太，如夫人——我是看過幾個，唉，不配，眞，毛大老爺前程無疆，京中有援，而人又精幹，將來，飛黃騰達……眞，小家子氣的，福薄的……配不上啊！可是小玲——」

「咱們配不上——」

「配得上，配得上！」

「是你的女兒，還是我的女兒……」

「好！老楊，是你的公事，可不是我的公事！」

語鋒一變，馬上是公事公辦的口吻。老楊江那會不明白，提公事，好，捱板子，革職……甚至於可以把自己押下班房……一比，二比——到了三比期滿，等打官司吧！老楊江可就怔住了。

盛世勛大笑！得意的笑，笑中有話：

「看你走得那兒？」

「盛師爺！你走！咱得想想——」

「是該想想——嗯……叫老爺放你三天假？」

「不必——」老楊是怕自己不在，其他伙伴兄弟得遭殃。說實話，出了這多的大案而官府立限而不立「比期」，就因爲自己父女……否則，早就得開了刀——他不能害自己的弟兄手足——他拖住了盛師爺出門……臨走時，他大聲叫着女兒，小心門戶。

但是，小玲怔住了。她完全聽見了兩人的對話。她也由自己老父的口中、街坊的談話中，知道毛太爺的爲人品行之一斑。他是個贓官，他是個錢奴，更且，是個酷吏。如果，老爸爸眞的屈服於勢力，她該怎辦？

她檢點一生，回首後顧，她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半件壞事。難道是老父作孽？遺禍後人？不會啊，老爸爸是一個公門修行的老好人。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他是死勸活說，要而造別打官司。老實說：「鼠牙雀角」，可以敗家，又何況在如此的贓官手中？他是明裏暗中，解決過不少的糾紛。

那麼，自己一門那會遭遇到如此揪心的事？她想哭……然後，在深夜，想不通了，可憐的孩子想到了死……她上了吊：…待到楊江歸來，孩子已死了。施媽在搶天呼地的哭，楊江見到自己的女兒，死得如此安詳。他不禁笑了，笑得如此蒼涼、可憐。

不過，轉念一想：孩子死得好，她不甘受辱，自己又何嘗甘心受辱？但是，他不禁咬了牙道：「好賊子，你……逼得我家破人亡……」

韓昆是哭得比任何人凄然，因爲，他是看着小玲長大成人。十八歲，一朶花樣的孩子，如此的厚道，如此的體恤人，憐憫人，誰也不能相信，這樣個好孩子，會自己殺了自己——他與楊江一樣個心思：

「是那惡賊害死了老朋友一生——」

盛世勛來看了……他簡直是監視着小玲姑娘入棺，寄柩，然後下葬。

下葬後的第一日，堂上立即發出了火限——七天內再不交差，大刑伺候。

誰也該明白，小玲死了，該老楊江倒霉了。

其實，老楊江已有些半瘋半癲了。在深夜，有人會聽到楊江在叫：「出來……出來……惡賊、强徒，殺了我！別再讓我弟兄受累……我已經斷送了一個女兒，我可不再喂你……我願意用我的血……餵你的刀……出來……」

奇怪，這二天的叫，可眞的阻止了這位大盜的行動，這兩天風平浪靜。

如果，假如——誠如所願……也就是說，楊江、韓昆的看法是：從此天下太平，從此再不發生鉅案，這就說明了：這大盜走了……雖然：餘案還是未了，那麼，憑韓昆的交情，拉一二個頂包者是可以的，了了官面上的公事也輕而易舉的……

所有的公門中衙役三班，求神拜菩薩。希望大俠、大盜速速離境——不過，又一個消息傳來；武威鏢局的總鏢頭，乾坤刀掌門人龍翔龍老大，趕到了華陰。

× × ×

龍翔來到已引起華陰縣的注意，可是，他帶來的伙伴中，竟然還有二個公門中人。並且；兩個赫赫有名的名捕來，這就更令人緊張。

鐵鏈赫連襄，全面神捕狄去邪是震動一時的三省名捕，這一次他倆是帶了海捕公文來到華陰，可就沒人能知道是縣太爺請來的，抑或是龍老大引來的。但是，赫連襄、狄去邪却首先拜會了縣老爺，然後與同行楊江、韓昆會面。當兩人明白了整個案情之後，立即斷定城中還有事發生，至於爲了什麼，兩人却不肯說。

赫連襄與狄去邪的落脚處是武威鏢局，當然也與龍翔有所說明！

就在當晚，龍翔與赫連襄、狄去邪更帶上了幾個鏢行中能手，暗中窺伺着整個華陰城。

楊江是那來什麼心神……老實說，當女兒小玲慘死之後，他祇是無的放矢在城中亂走，亂嚷……今晚，也無例外。他走近了太平巷，他陡然想起了這條巷中不是

住着盛世勛？自己女兒之死，不是拜其所賜？走！該去謝謝他……這個狗腿子，惡蔑片……

突然，他耳中聽得一聲慘叫。這聲慘叫，立即將個楊江震醒。「有事！」他一緊脚步，循聲而臨……嗨嗨！正是盛世勛的家宅……

又一聲笑聲傳來，是如此的陰森、恐怖……

「惡賊，爲虎作倀，本就饒你不得，但是，你素善掩飾，再說，代賍官收賍也祇是對付那些爲富不仁之徒，某以爲大可功過相抵，想不到爲了賍官，你竟然害死楊家姑娘，現在，你親眼見你的女兒死了……然後……」

「英雄，別……我求求你……我給你老人家跪下了……別……殺我……孩子……我……祇此……一子……」

不料，又是一聲慘叫……楊江再也不能忍耐，他是一長身，躍步飛入，他眼中已看見一塲慘景……

盛世勛是跪在地下，一個婦人已倒臥血泊，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兒剛嚥氣。眼前又是白光一閃，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在慘叫聲中倒了地……

盛世勛可能是讓苦痛驚懵了……他張口無聲……他叫不出聲……但是，楊江是出了手。「强徒住手，來……」鐵尺舞動，向那强人——咦！是你，看清了，乃是個白髮盈顚的老人……那個向孩子求乞的老丐……

老丐一見楊江的鐵尺到，他是微微一笑，祇見他一指直點，楊江立感右手手臂發麻……此人之手指竟然比一柄巨椎更具威力！楊江勉强第二招發出，可是，老丐是冷冷一笑，楊江祇覺得眼前一花，耳聞老丐聲音：「與我乖乖的坐在一旁看報應……」背後一麻，分明已中了對方之點穴術，楊江是不能行動了。老丐又在面前出現，依然是笑嘻嘻，但是，當他對付盛世勛時，可又是另一種面色。

「盛世勛……」

可憐的盛世勛已不會說話了，祇會飲泣……哽咽……

「你放心，我不會殺你，事實上，讓你一個人，沒親沒近的活下去……你還有一個侄子……哈哈……現在，尙在宿花眠柳，我可以等……等他回來。然後，再殺個樣子給你看看……」

「不，不，大俠……」盛世勛又說不出話來了……外面却傳來淫褻小調聲……然後，開門聲，罵人聲……散亂的步聲……老丐是一個騰步，其疾如箭的出去，又是一聲驚叫，老丐已進來了，並且還帶了個年才廿左右的文士來。

「這是你的侄子，帮你出鬼主意，包攬訟詞……」

「不，不！你……你是誰？」

「是你的追魂使者……哼！盛世勛，我沒有冤枉你吧。好……他挺喜歡用火烙人，現在，讓你也受受……」

一聲慘號，劃破長空。但是，老丐在點，在劃……在點劃之間，那文士的身上立有鮮血迸出……

「你喜歡凌遲犯人……這滋味……又如何？」

盛世勛可不忍看下去了……但是，一聲聲的慘叫，令楊江也難看下去了！他是被制住了穴，並未點啞穴，起先他不敢說，也難免有着老天有眼的看法。不過，他不忍看老丐如此折磨盛世勛的侄子；盛文中，雖然，這個小子是個壞得出汁的傢伙，但是，殺死他也就算了，何必這樣零碎的給罪人受。

「你……也不過要人命……而已……何必……」

「老楊江，你看不過眼啦？哼哼——我是索報使者，我是代天行道。做什麼壞事，該受什麼的報應；我是清清楚楚，決不濫做好人，也不會濫殺無辜。這小子對付窮人，怎樣？啊……佃戶不欠租的，無論如何要弄得他們欠租爲止。欠租的非得變賣抵租。然後，買人妻女！然後，殺人家口……老實說，我不打聽清楚的，我是不會胡亂出手……」

「可是……可是……」

「閉口！如不看在你女兒死得慘，如不看你手上無枉死者的血，你也一樣走不了……」

「殺了我……殺了我吧……」

「我爲什麼殺你？我早已說過，我要你活在無親無近的人世間……我要你開不了口，我要你寫不成字……懂嗎？」

盛世勛可更吃驚——不，簡直是驚心動魄啊！不讓自己開口，不讓自己寫字……那麼以後，他又該如何辦文案……求活計……

盛文中是凄然吐出最後一口氣，老丐是雙目精光四射的走近盛世勛，沉聲說道：「不讓你死，也不讓你自在的活下去——」手起掌落，盛世勛祇覺得頭頂心一陣劇痛……週身一凜……啊，張口無聲……而雙手抖戰……老丐是說出辦到，盛世勛以後，可就成了個活死人……

老丐是冷冷的看了地下幾具屍體，一聲長笑，人已穿窗而出，楊江眞可憐，想叫，想追……但是，他是明白，自己被制了穴道，自己祇有看戲的份。

是的，他看到了所謂「索報使者」的傑作，老人感到凄然，雖然，盛世勛累得他死了個女兒，但是，盛世勛是全家被殺……最後，將個盛世勛弄成了個活死人。

他叫！是的。得驚動左隣右里……或者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奇怪，那會沒半個人聽出此地出事？老丐從容殺人，總得有响聲外傳……總該有人聽得，還有更夫驛卒……他奇怪，但是也由此可見，所以縣城出了江洋大盜而無法找得綫索，而破案……自己該怎辦？老實說，又是一件大案，並且，是一件血案……血案比盜竊更嚴重啊……

大概過了一個時辰，楊江的穴道自解，再不能怠慢，稍作活動，立即對盛世勛打了個招呼，可憐盛世勛現在祇有抖顫的份，楊江步出盛家，走沒幾步，祇見韓昆帶同了幾個伙計奔來。一見楊江就萬分緊張的說道：「老楊，那可怎麼辦啊？又出了事啦，那位大爺沒走，並且，還將三省名捕赫連襄打傷了。」

什麼？另外還有事？嗨嗨，於此可見，江洋大盜不是一個，可能是一帮，至少也有兩個，老楊江不敢將自己的事講出來

，先去看看赫連襄——一路上，他算是清楚了赫連襄受傷的事。

赫連襄與狄去邪不愧爲老資格，並且有眞見識，他倆一到就斷定人未走，然後，他倆與龍翔有了個默契，誰發現訊息，立即發響箭聯系，果然，在定更時分，東城大戶金員外家，出現了個夜行人，從身法看來，此人之輕功極佳，而且如果不是狄去邪生具一對神眼，眞能讓他一閃過了門。

赫連襄立即抖出一支響箭……然後，首先跟踪而上。不想，赫連襄才擧步，眼前一花，夜月下祇見一個年約卅左右的文士，冷冷的看了兩人一眼道：「原來是兩個鷹爪孫！」

「朋友，你可把咱們公門中人弄得好苦啊！」

「我對你們有甚麼不是了。老實說，我對付的是那些爲富不仁之輩，貪贓枉法之徒。你們……還不配我下手……」

「三省地區！可讓你大爺一個人鬧了河翻水轉。你不向咱們下手，可把我們累得苦透啦！大爺……成全咱們哥兒吧……跟咱們去打官司——」

「甚麼？跟你們去打官司？哈哈！成，陪我玩幾招，看看你們可配我陪你們打官司——！」

講不成，那就祇好打！狄去邪是雙刺出手，人隨身進，一招「涇渭分明」，峨嵋點鋼刺是分點面門、胸口。赫連襄與狄去邪多年合作，心靈相通，狄一出手，他的鏈子索也已抖起一陣勁風，「八方風雨」鏈子索如暴風驟雨般，照顧了文士之後背！

兩人之出手，配合嚴密，說實在，三省名捕是有他倆之眞功夫，不料，今夜他們碰上了個尅星了。文士看來文質彬彬，那想到他的出手是旣快且狠，如此凌厲的刺、鏈夾攻，文士是一卸身形，雙脚也不知他走的什麼步法，祇是一縷輕烟般，脫身而出。

文士脫身快，兩人的變招也不慢，文士才一卸步，狄去邪之「涇渭分明」立即變爲「反擊龍門」，而赫連襄長鏈一抖，就勢變爲「猛虎翻身」，將個文士狠狠的扣住在圈子中。不想文士「嘿」的一聲，莫明其妙的，祇見一條身影，如輕烟冲天般直飛而上，待到兩人發現，而文士已頭下脚上的，似神鷹展翅般，兩隻手，十指箕張的向兩人當頭抓到。

赫連襄是立即變招讓招，狄去邪退步卸勁，後面傳來了一聲斷喝，刀光如虹，向文士攔腰劈到，兩人明白，乾坤刀龍翔已趕到了，心中一定，並且再一看清，龍翔之得力助手方天戟秦充，開山斧范柏也已各佔方位，遙作呼應，分明，文士已被困住了。

赫連襄是有些得意，一面舞鏈挺進，一面狂笑道：「朋友，看來你是走不脫了……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但是，赫連襄却高興得太早了。現在看來文士是讓他們五個人圍住，不過，文士依然是冷冷地，出手還招，並且，你們五個人個個手有兵刃，文士祇是一雙肉掌，如果他沒有把握，他敢如此托大？文士本來是面色冷然而已，當赫連襄語意囂張，更且出手越來越緊時，龍翔之乾坤刀、秦充雙戟、范柏之雙斧更是你呼我應的，招招重手，式式致命的向文士招呼。文士的面色在變了，突然，他是一聲長嘯：「與我滾了吧！」

赫連襄突覺面前勁風如山的壓到；他心中一動，鐵鏈子回手變招，希冀封住前身，不知怎麼一來，鐵鏈子竟然不聽使喚，一曲一折，就此一個大盤旋，赫連襄讓自己的兵刃纏住了自己的手，並且，勁力奇大的打中了自己頭部——一個眼前發黑，口中一甜——分明是又中了對方一招重的！——一口鮮血噴出，就此倒地！

「哈哈！今夜，你鄭先生另有別事，也不想與你們這些門口狗作無謂之糾纏，我去也！」

「別走，朋友……你……」

「你阻得我嗎？如不看在你爲人尙算公正，哼哼……你武威鏢局早已讓我殺了個七七八八！龍翔！你該中心明白……」

文士邊說邊出手，如此厲害，又利於近身搏鬥之開山斧，竟然會讓文士捏斷了帶鈎，雙斧爲其輕易奪取到手。然後是雙斧一格一盪，秦充雙手虎口出血，再也不能抱緊雙戟，又是一個旋風，龍翔祇覺得手臂發麻，而仗以成名的乾坤刀脫了手！文士又是一聲冷笑，身形動，光影現，「奪奪」兩聲，如此重的雙斧，竟會被其一擲入地，祇留出些斧柄來。如斯神力，在場人個個咋舌難下的，看其揚長而去。

乾坤刀是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眞有這樣個好身手。但是，如此人才，爲什麼作賊？武林中那裏不能討個出身來？他想不明白，當然，他心中可也萬分的不樂意！自己的鏢局可就讓他一個人挑了。

待到韓昆到來，赫連襄已橫臥在地，楊江聽得情由，他是長嘆一聲道：「看來，我的生命該送在他倆的手上了。」

韓昆當時是不太明白，到了第二天……他可是傻了眼，血案發生；金員外家又失了竊！赫連襄是傷得不輕，華陰城中更翻了天。

同興和茶館更形熱鬧，有多少人在談論着這件事，異口同聲的在稱讚這位大俠——在他們口中，此君不能算盜賊——辦得大快人心。

毛太爺不出來坐堂，據說生了病。對公門中的頭兒來說；這可是件好事，至少，限期滿也不至於立即捱打！雖說拖得了初一，拖不過月半。不過，能推一天總好一天啊！楊江他們至少這樣想。

今天，他是帶備了些香燭紙錢，到女兒的新墳上致祭，雖然不到時候，老人是要對女兒的鬼魂說：「有人代你報了仇。唉！早些出現，早些出手，那麼，孩兒！你就不會白白送了命……」

但是，在楊江剛點上香燭時，他却看見了個人……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白髮老丐，他也來了……看見了楊江，他可是若無其事的，冲着楊江還在笑呢……

「難道你就不怕官府中人——！你！——」楊江幾乎跳了脚……老太爺……你能不能走……走得越遠越好。

「我犯了什麼法？」

什麼？老太爺，你犯的法還小？你手上有幾條人命啊！可是，老乞還是冷笑了笑道：「這幾條是人命？唉，老楊頭，眞的，我可當他們是狗……甚或隻比狗還不如的東西哪！」

這——楊江差些給閉過氣去。

「別那麼緊張，老楊頭，如果你不是罵我一頓，我還眞不忍心讓你躭那麼幾天的！後來，小玲對我說了許多好話，我才出現！我來告訴你……唉！我可不明白，買這些東西幹什麼？白花錢，還說小玲不會過日子，你就會了？」

老楊江讓個老丐罵了個稀里糊塗。香燭燒紙幹什麼用？當然給死鬼用，活人是用不上，但……

「你那能這樣狠心，竟然咒起自己女兒死！」

楊江眞想同個老丐分辯一清二楚。我會咒自己女兒死？當然不能，可是我的女兒是死了啊……什麼？誰說的？閻王爺啊……閻王爺要了我小玲的命啊！放屁？我放屁？我可眞有些懷疑你老人家，我親手收殮了自己的孩子，施媽媽哭得閉過氣去，韓老弟幾十歲人，哭成了個傻蛋，這不是你看見，可我親眼目睹的啊——

「跟我去，」老丐命令楊江。奇怪，楊江現在可不是個衙門中的都頭，簡直是昏了頭般，唯命是從的跟了老丐走。走啊走的，也不知什麼一來，他倆走進了個廢磚窰。走進磚窰，倒不壞，因爲破、壞，更且當頂有個窰孔，陽光照進，不顯得陰暗，可是，老楊江看見了個奇蹟，他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他怕自己老眼昏花，抹了抹眼，可她還在，大眼睛中有淚珠，面上是帶着激動的笑意。

「小玲，眞的是你？」

「老爸爸……你來了……老爺爺，謝謝你！謝謝你……」

「大爺……」楊江可看不見那個老丐了。

「他走了。老爸爸！他說還有些事得辦。」

「我……我該怎麼說呢？孩子……回去吧！回家再說……」

「我能回去嗎？老爸爸，不能啊！至少得等你事情完了。還有，他是會代你勸走那位好心的俠士，請他離開華陰，別煩你。」

「呃……他……」

「他和我說過，不過，他可不敢保證，他說過，此君的本領不在他之下！爲了你，他會盡力而爲！」

「看來，他老人家不至於爲難我，唉！能勸得了此君去，當然好，可是你能住在此地……」

「這裏蠻好啊！還有，老爺爺他晚上不回來！他說，男女有別，其實，他的年紀看來比你還老，眞可做我的爺爺呢？」

「那我來陪你吧！」

「不成，老爸爸，他怕衙門公事會令你露出馬脚，這對大家都不好！」

楊江點點頭，可他已打定了個主意，一有空閒，就來看看女兒。現在，他眞怕得而復失。

小玲是眞會死了又復生的？是那位老丐的傑作。他發覺小玲懸樑，他是立即使展點穴手法，將小玲點成假死。他怪叫，他踢翻椅子，他將施、楊等隣人引來，他乘亂走了。然後，他天天來一次，點她的昏眩穴，看他們釘了棺，他可偷偷的用鐵指彈開了三個氣孔。你們埋了，走了，他扒了土，開了棺，救出小玲。然後又再封穴踏實土……反正他是藝高人胆大，一切作爲，無人知曉！

爲了不忿楊江罵小玲，老丐不讓楊江知道。虧他苦惱幾天，讓他發幾天瘋——最後，他出了手，也可以說；將盛世勛的一行一動全探聽明白後，殺了他全家。讓盛世勛本人受活報……

楊江答應了小玲，他走了，並且，也打定了主意，他要退卯不幹了。孩子說得對，窮有窮過，至不濟，憑自己的老面子，總能幹份苦工。

但是，這個老丐又該爲何？當然，憑自己的本領是無法可以應付得了，還有，他還得代自己去打發另外一個大盜，楊江他可想不明白了。

小玲姑娘是很高興的料理了一切，因爲，她終於又見到自己的親人。今晚，她可以安心的睡一覺了。事實俱在，當她一醒過來，發現自己並沒有死時，她有所激動。不過，當老丐向她勸說時，她祇是哭。她第一個念頭是看看她的老父親。父女倆相依爲命的，她更想到老父親會爲了自己的死而受不住。她怕老父親死……當然，她自己死了，那是沒辦法。自己本來沒有死，那麼，她可不能做這個罪人。又何況，老丐對老父親有所不滿，而且，她看出了老丐是個具有不凡之身手，她希望老丐放過自己苦命的老父親。

她以爲老丐是那個令老父親頭痛的大盜。可是，老丐對她說明了，他不是那個做案的。還有，他本人是聽人傳說而來，他發現小玲之天性固然柔順、可愛。他本來不想管這種閑事，祇是，爲了小玲，他可以試試看。

她答應小玲找老父親來，果然，他兌現了。現在，她相信老父親就快可以解除一切，盛世勛遭了報，憑老丐之身手，她是有信心可以請那位大盜離開華陰……

可惜，深更時分，她聽到了遠處有犬吠聲。雖然，多日來，她已聽慣了這種羣犬吠影的吵擾，不過，今晚，不知爲甚麼，她聽得心煩，並且，越聽越心震……

半晌，姑娘突然扎了起來，依稀聽見有步聲——沉重的步聲走近那座廢磚窰，姑娘開始提心吊胆……果然，傳來了篤篤的敲門聲！她記得老丐的說話，要留意，不可爲外人發現。

這兒是個郊外荒郊，這兒根本不可能有人往來，何況又是時在深夜……

突然，她聽見了重物墮地聲，夾雜着幾聲呻吟，姑娘不由毛髮竦然。

呻吟聲越來越急。是人，受了傷……姑娘是忍不住了。早就說過，姑娘是個好心人，她不能坐視人死而見死不救，老丐的說話她可忘了……

在好心的驅使下，她走出了破窰！剛拉開窰門，就見一團黑影躺在地下，借天際微光，她看清了他……她不禁驚叫了一聲！萬分吃力的，她將他那位老丐連攙帶扶的，將老丐扶進了門！

老丐受了傷，姑娘祇見老丐渾身是血……就算她是捕頭之女，老父親從來不讓她牽涉到兇殺事中。再說，在這荒郊野外，不出門已經爲黑夜、風聲、犬吠，還有那些古古怪怪的聲響，令她感到不安。而今雖說多了一個人，可是，那些血，那個傷……

「姑娘……」老丐在叫，不過，奇怪的是，有些不對。甚麼不對？姑娘可說不出來：「……我……無法可……想……而且，我……也明白……有些……有些……强人之……難……」

姑娘從老丐的眼神中看得出，老丐有些懇求自己的意思。姑娘是個熱心人，又何況，老丐看來是爲了自己事受的傷。多半是與那位大爺講不通，然後打起來，老丐打不過人家，給打成這個樣子，她的面色在變，變得毅然、決然的樣子！

「不！老爺爺，您說，甚麼事我也不算難，說吧！你先喝口水……」小玲很小心的喂他飲水……可是，老丐的傷受得不輕……飲了幾口，已有反逆之象，他吐，他嘔！並且噴了小玲一身，不過，說話較順利了。

「……我……求你馬上走……到少華山脚下，史家宅……的山神廟，那是座破廟！您……拿着這面牌……自會有人向你說話……你就說：『神火……使者』然後，引他到……此地來……」

「可是，你……你自己該怎樣？你的傷……」

「我還支持……得住……至於……命……就看你……走得快……不快了……」

老丐手中握着一面銅牌，不過，手鬆了，人也昏過去了。

現在，是半夜時分。命，在自己手中抓着。小玲從未走過夜路，何況，得走十來里路才能到史家宅……她難住了。走，還是不走？怕，還是不怕？

有時候，天公也眞會開玩笑，變天了！起風了，也開始下雨了。姑娘看得出，這雨是會越下越大……自己一無雨具……怎辦？不走，能看住他死？不能！姑娘咬了咬牙。非但得走，並且得快走！那怕天上下刀子，也得走！她萬分小心的將老丐用被蓋好，更掛起了一張破蓆，就算下雨，也可以不淋濕了他，然後，毅然的走出了破窰門。

淅瀝瀝，淅瀝的雨聲，倒也好，雨將那些野狗打走了。可惜，四外越來越黑。就算不是伸手不見五指，却也是能見度極低。姑娘得脚下找路，姑娘得快快趕路，可憐見的，她是一步三跌的趕着路。

人，是跌得歪歪斜斜，雨與泥將個挺美的姑娘變成了個泥人！姑娘本來心中怕、担心，不料，走出了第一步，跌了第一跤之後，她反而激起了心中勇氣。

何況，想到老丐在破窰中等救命！何況，老丐是爲了自己老父受的罪！尙幸她是本地人，尙幸她跟過施媽媽來過少華山招過牛哥的魂。因此，她是記得有座山神廟。人摔死了，還得來山神廟感謝神恩，當時她不太明白，不過，反正她來過，讓她今天還有個記憶！她走、跌……跌，走……爲了救人，讓她走到了山神廟時，天還未亮。下雨天，又不是農忙時刻，一路來，她祇見過幾個撿驢馬糞的老人。反正，她不招呼人，人也不至於來痲煩她，何況，她又爲泥水所掩，毫不起眼？

一進山神廟，她是將那面銅牌握在手中。奇怪，在黑暗中也會閃閃生光！這個時候，她才算看清了牌上一面是火焰中，有個小人在跳舞。另一面是似符似文的字形。她就可不明白，這樣能找到甚麼樣的人？

她還沒想明白，一隻枯瘦似鳥爪的手，從她肩後伸來，抓住了那面銅牌。又是一陣桀桀笑聲，在黑暗中，笑得令人毛髮悚然。一回頭，姑娘幾乎嚇得昏了過去。她糊糊塗塗中，祇見兩點豆大碧光……

「姑娘！你來幹甚麼？」

「神……火……使者……」說畢四個字，她幾乎癱瘓在地。

「姑娘，別怕，別怕……」

又聞得「唰」的一聲響，光華大盛。姑娘可看到一張醜陋的臉，又瘦又黑，不過，看得出，是個老婦人。碧瞳烱烱的，看住了她……小玲又幾乎昏了。可是，老婦人一手扶住自己的左肩，小玲覺得有一股熱氣，由肩頭慢慢的，分佈全身。本來，她在雨中走，不感得冷，凍，一進門，開始感到不對，然後，再在驚怕交集中，開始有抖顫之象。現在，熱氣走動，她渾身暖洋洋，有種說不出的舒服感。又何況老婦的說話是如此的柔和、親切。

「不容易，小姑娘，你走了有二個多更次啦！」

小玲點了點頭，心中可奇怪，她那會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時候？

「我們走吧……我孩子……他傷得挺重吧……」

「你孩子？不，是個老爺爺……」突然，小玲心中有所感觸，是的，老丐同她講話時，她依稀有種不對頭的感受，當時說不出……現在……

「好，就算是老爺爺吧！他傷得不輕吧！」

「快，老奶奶……救他……快！」

「嗯，你能走？」

「能，老奶奶……」小玲，邊說邊回身，可是，一舉足，膝彎一軟，她幾乎摔跌了，可她是咬了咬牙，挺住就走。

「你能走回去？我看不成啊！」

「成！老奶奶，我就算爬，也得爬回去……老奶奶！」

多樸實，誠懇的說話，老奶奶是由心裏喜歡這個姑娘！「姑娘，我抱你走！」小玲那肯這樣做！她死也不肯，她對老奶奶再三解釋，不想老奶奶面色變了，聲音是冷而陰的說道：「從沒人敢對我討價還價！」小玲還沒回過神來，她已讓老奶奶抱起身子，然後，祇覺得臉上有雨水，而耳邊有風聲的，讓老奶奶抱了走。

在風雨中，老奶奶聽清了小玲的樸實而眞誠的說話。不論是老爺爺，小伙子，姑娘祇有一個想法，不能對他有半分不是。因爲，老爺爺是爲了自己家遭了殃……姑娘在嚶嚶飲泣，老婦却很溫順地，代姑娘抹去了淚珠，小玲剛有所警覺時，人已到了破窰前！小玲幾乎不相信，一個老奶奶，她能走得那麼快。

「有人來……」

小玲聽得一聲叫，然後是勁風聲，老婦是冷冷一笑，也不知她是甚麼攪的，手指連彈，錚錚連聲中，她已破圍而入。可是，兩柄重兵刄由門後分左右交叉擊下。但是眼前光華閃動，而兩聲慘叫中，老婦桀桀一笑，身形似風，一揚手，兩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已爲老婦單手提起，笑聲中，進了破窰。

「老太太與這位兄台有何干連？」

「老太太也不來問你來歷，與我快走，否則，我一掌劈了這兩個膿包。」

「不怕我一刀劈了此君？」

「你敢？憑你也配——」配字出口，兩條身形擲出，而執刀大漢還未定過神來，可憐，左手「寸關尺」脈一痲，人不知什麼的，宛如騰雲駕霧般爲一股大力將其擲出，而自己仗以成名的乾坤刀已爲老奶奶奪過去了。

老奶奶已放下小玲——到這個時候才放下，於此可見，出手迄今，老奶奶祇是用一隻手——而一手已將白頭老丐抓起，一手翻了翻老丐之眼皮，冷冷一笑道：「看你還敢不敢不用功！」一面說，一面左手已貼住老丐之前胸，其實，老奶奶已貼住了心口七個大穴。

但是，還有人不肯放手啊，尤其是那些鏢行中人，爲了循血跡而來，龍翔的乾坤刀扣住了那個老丐，詢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後，憑他當年之經驗，他相信一定有人會來救援此人。他是個走鏢的，他不希望將事鬧得不可開交，因此祇是扣住，而不濫殺！但是，當老奶奶抱了個女子來時，埋伏在外的，可不能當她是個好人，出了手，鬧了個不清不楚，再將方天戟、開山斧一招扣住，又一個轉折，將龍老大的乾坤刀奪走後，誤會越來越大，一個個心有不憤的，殺了進來，有幾個更爬上窰頂，居高臨下的亂發暗器。小玲是怔住了，但是，老奶奶依然談笑自若，更且將小玲拉了過來，坐在一起，一邊說話，一邊是手臂頻伸，手指頻彈，奇怪，如雨般的暗器，有幾種更是重型暗器似，燕翅玦！子午錐，重鏢等……一樣的，爲其彈指神功彈飛，彈落，也不知是什麼攪的，她彈飛的暗器，就像生了眼睛般，一定彈在後來的暗器上，更可怕的是，一邊彈，一邊還抽空出掌、出抓；出掌，則格飛來襲之兵刄，出抓更抓住了兩人，將人擲出破窰。

龍翔不是個沒眼光的人，他看得出老婦是手下留情，否則，他的手下是沒半個能平安無事，分明，自己沒傷了對方，看來，如果處置得好，可能結一强援。

所以，事到如今，他不能再撒潑，撒賴了，因此，一聲斷喝：「住手！」總算他是老大，將目前的混亂給止住了。然後，他再踏前一步，沉聲說道，「前輩，恕在下騷擾得罪，咱們後會有期！」好個老江湖，以退爲進，欲擒故縱，打個招呼，道聲得罪，想走了。

「慢，怎麼，走啦，刀也不要了？那些七零八碎的東西，留在這裏，誰來打掃啊……」

不錯，那些暗器或者可以不要了，自己成名的兵刄，那能就此算了。

「前輩，您教訓得是，祇是，敗軍之將，怎敢有甚討價還價之理，全憑前輩指示——！」

「哈，好，乾坤刀，你算是個走鏢的，行！講得好聽，也挺大方，看來，你是有所求啦，說吧！」

「在下學藝不精，有愧父祖先人，但是，說實在，走鏢憑面子，江湖憑情理，而今，在下是受人所逼，爲人所迫，不敢有累朋友，可也不能不找還場面——」

「你是希望敵愾同仇，可又怕老婆子帮不了你的忙，試試我功夫來啦！你現在滿意了，找幾句好聽說話下台了，至少，你不會多一個對頭。可是，龍鏢頭，我早知你來了，也早聽過你在江湖上的爲人，刀拿去，至於對付你的對頭，此事暫且不談，我會來找你。」

「多謝——前輩！」

龍翔想不到事情有這樣方便，取刀，拜謝，然後，引領手下走了，四週又轉爲靜寂。

「娘，你，何必爲他人作鷹犬——！」

小玲有所明白了，老丐是喬裝改扮是了。她該看出來，聽出來，當他受傷時的眼神，說話的聲調，他不是老人啊！

「哼哼，你娘幾時做過別人的鷹犬，幾時肯受人利用，第一，龍翔是個聰明人，還有，他找到了你，沒難爲你，這就値得帮一帮他，第二，你爹生前可受過龍伯天的恩情，一直沒機會還情，今天，我算代你爹還情了！」

「哦！」老丐現在是再不必扮老人神態了，其實，在自己娘面前，他也不能裝假！傷是讓母親的功力打通奇經八脈，算是好了些，外傷定是服食金創散，當然，目前還不能運氣行功，更不能與對頭交手，但是，大碍是沒有了，他一眼看到小玲雨水泥土交掩的臉，有些忸怩之態，反而小玲却毫不在意。

「哼哼，玉兒，怎麼樣，碰上了好手啦！」

「此人是華山門下！」

「啊！」老奶奶有些愕然之感了。華山派式微有卅幾年了，之所以不在江湖上除名，因爲華山派有幾位長老是遠走西域，爲什麼，沒人知道，而小輩中，根本沒什麼人才出現。尙幸他們是不與人爭强鬥勝，更不與其他門派鬧糾紛，所以，才能苟延至今。

但是，今天打傷自己兒子的，是個卅左右的文士，並且，打得極重，即使自己孩子學技時分心，好玩，偷懶，甚至於可以說是自恃聰明而被聰明誤！不過，家傳神靈七玄式，是難得的武功秘笈，兒子稟賦極厚，這一點她是十分清楚，不過，爲其他名門正派弟子所傷，還情有可原，爲一個瀕於除名華山弟子所傷，可難以解釋了。

當然，打成重傷，是兒子之天性所累，不願服輸，稍有吃虧，就死纏爛打，濫用救命招，奪命式，這種救奪之式，如果不能傷敵，勢必反尅，結果鬧成了這步田地。

但是，無論如何，傷他的，不能是華山派弟子啊！華山派有甚麼奇特異功，可以尅制自己的七玄式？可憐，老奶奶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

不能知己知被，可是個武家會戰之重要環節，能知己，不能知彼，五五之數，現在，老奶奶是心中有所担心了，當然，也可看出，老奶奶是個小心謹愼的人。

「他用什麼招式傷你的？」

「華山八式！」

老奶奶幾乎無法坐下去了。「華山八式」是華山派最基本也最爲江湖人熟悉的武功啊！憑這古老八式，毫不起眼，爲人重視之八式可以打傷自己的兒子？

詳問戰情，孩子是說出了與對手交戰的經過——

原來，在昨夜，他是早已約妥了那個華山文士在黑松崗會面。

黑松崗是城北的一個荒涼所在，誰也想不到，這一對武林中小輩傑出人士，找到此地來打架。

「不，我不是找你來打架的！」

「那麼丘兄見找小的來此地，有何貴幹呢？」

「這，我勸你……」

「在下姓鄰，單名個周字！」

「好！鄰兄！我是來勸足下離開華陰，反正，老兄你已發了不少財，當然，你老哥也做了不少善事，刦富濟貧，我挺佩服，但是，眞，有些人可讓你累得也夠苦了。我可是好心好意。」

「丘兄，在下一生爲人，獨來獨往，我不喜歡有人與我結交，我也不喜歡有人來作梗，我看上了這個地方，就得讓我覺得無可留戀之時，我就走！而且說走就走，我不想走時，誰也不能要我走！」

「鄰兄太傲！」

「不錯，我是個傲慢之人。」

「那太易結怨！——」

「不在乎！」

「何不如此，多個朋友，總比多個寃家好吧！」

「對不起，如果丘兄再無其他事，在下這就告辭，眞，你不必勸我阻我，誠如我不來勸你阻你！」

「我——我幹了什麼，值得求你看不過眼了？」

「濫殺無辜，酷刑治人……」

「啊，那些個傢伙！在我眼中，還不及個狗……」

「好，你行你的，我不來阻你——而我……」

「且慢，我祇不過殺了一家人，一家壞人……」

「殺總是殺！哼哼，我早已說過，我不阻你，你也不必阻我……」

「我可是勸你，請你……」

「並無不同！」

「你也太難講話了……」

「我本就是個難說話的。」

「那我可要不客氣了。」

「我早就準備了！」

「得罪！」

「請便！」

就這樣，丘仲玉與鄰周動上了手，可是，姓鄰的一出招是華山八式中的「華山賭棋式」。這是集坐功、煉氣、守勢的一式，一直來，人們是以此來理解的，這一招是說當年陳搏老祖與趙匡胤賭華山一局棋，也是華山開派之重要歷史事蹟！！

下棋，是得坐。陳搏老祖更是心坐，睡著名之玄門眞人，所以，華山以煉氣爲重訣。這一招，充其量是個守勢式，丘仲玉是這樣看，其實，華山列代長老又何嘗不是這樣看待的。

可是，今天在鄰周手中，你可以看到了新的演繹了。即使是守，即使是靜，那想到，守中帶攻，靜中有動。並且，不動則已，動則驚人。原來，守勢是副，守的實情是引人入圜，靜也是副，靜而蓄動之勢。

丘仲玉是上當了，他七玄式中的龍形玄掌，長臂似龍，五指如爪，這兩條手臂，宛如兩條搖頭擺尾的神龍般攻入——不對，上當了，但等其發覺，別說是雙臂，連整個人，全已被鄰周一股莫明其妙之眞氣圍住。面前出爪，空洞無物，向左右擺動，四週如有一堵牆般夾住。向後退，前面看似無物，却有一股吸力將其拖住。丘仲玉不由一怔，尙幸他家學淵源，一聲長嘯，身形平地拔起，自己的神靈勁末失，上空是並未合縫，丘仲玉更是用盡全力，爲其一掙而脫。好個丘仲玉，那肯怠慢，人在空中，就勢變招，天神玄通式中，天紳倒掛發出。將自己當作一匹長練般揮下。那想到鄰周是身形不變，祇是雙掌一變，一上一下，華山八式中的天元一炁式發出。丘仲玉突感一股勁力向其雙掌間掃入，並且，更可怕的是，左掌掌力才到，右掌已作後勁的，向其推來。天元一炁暗寓

的「雲霧幻變」，已成一股接一股的神力推到。

行家交手，一招一式就可看出雙方之强弱。事實上，丘仲玉是該走了。雖說祇是二招，其實，每個人二招中誰也暗含變招，尤其是天紳倒掛更是有七個變招在後面。以上打下，如果沒有殿後之勁，合後之變，那麼，爲人一阻，就得中虛下斷，吃了大虧。所以，從上到下，看來是居高臨下，其實是勁中有危，動中有險。可以仗巨力神勁從上到下攻人，也可能爲人擊其半途而受傷，七個變式，就是以輔助其不足。

一般人可以阻住，決無法出手還招。因爲，一阻之下，七個後變式可以借勁還力的打出，即使是能手相會，也得準備應付後變七式而先固吾圍，再作其他打算，不料今夜，他碰上了個狠人，你的七式未變，他的後變已到，尙幸七式中，攻守俱全，才算讓他平安無事，否則，第二式中，丘仲玉就得帶些傷。

鄰周是不出手了，這也可以看出，少年人還是嫩，太顧守住自己的優勢，更防到了逼急反噬的一着，他不肯乘勝追擊——還有，在他以爲，丘仲玉是該知難而退了。

錯了，丘仲玉是個比他更要面子的人，他自恃，他好勝，說實在，出道至今，他從未碰見過對手，他走的是順風，何況自己母親，又有江湖一煞，魔母之稱的溫良碧。他能坍母親之台？雖然，他母親一直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可是，一個華山派小輩，與自己年齡相差不多，他能敗在他的手中？不！決不能，拚了！母親嚴命再三，不可濫用的大幻天靈三式出了手——

祇見白頭抖動，人影如飛，掌影如山，更且是勁風如潮，輔以嘯聲連連，向鄰周綿綿不絕的攻去。鄰周是當然不敢怠慢，華山八式中的第一式「華山賭棋」又展開了，不過，這一次稍有不同的是，本來身形半蹲，現在是身子立直，足下不丁不八，雙目如電般看着丘仲玉的身形手法。突然，鄰周是一聲怒喝，一個「華山十八盤」，掌影翻飛，脚步不動，而將個丘仲玉引入中圜後，掌影搖變中，左手五指如爪；右掌平推，將丘仲玉大幻三式一擋一煞間，丘仲玉是發覺對方已硬架直搗，並且，勁力分明高出自己，知道母親所說的反尅已臨，雙掌已爲鄰周右掌所封，前胸已賣給對手，「蒲」一聲，胸前一悶，尙幸中掌卸勁，自己算是硬生生的脫出了圈子。

丘仲玉知道自己受傷不輕，可是，他明白是自己功力不夠，强自出手之反尅，令自己受的傷，內傷不輕，外傷也重——因爲，鄰周不能不用强手破圈突入，抓傷了他。不過，更重的是；內心之創痛。須知他是出道迄今，從未失挫的啊！

魔母是聽明白了。「華山八式」每一式竟然可以守中帶攻，合圍殲敵，他不得不重新估計了。華山派幾時提出如此高深之武學來？華山派又是誰，調教出這樣個弟子來？

「還有，娘，同鏢局開玩笑的是我！不是他！——」仲玉對娘說出了實情。丘仲玉還是個敢作敢爲的好漢，再說；老魔母眼睛不揉砂子，老奶奶早已看出了孩子的眼神。

現在，姑不論對鏢局該如何料理，先決之事，必需與鄰周照面，孩子的意思，要趕鄰周出華陰，分明他是爲自己心上人打算。

鄰周又如何？這是個冷竣之人，但也是個極有分寸的人。他刦富濟貧，他却不動官府中人，至多，他是對官府中人或作警告，或者，根本不理不睬。他的意思是；官塲中事，自有朝廷作主；何要驚動太大，形成不美。還有，他永不作血案，他認爲；爲富不仁輩，仗錢培勢，仗勢欺人。那麼，每年——他已有了個打算，每年收捐抽稅那麼來一次。他們如果拚命刮，他就拙得大。他可有了個如意算盤，消極的希望，將他們逼往好人那條路走。

他未免太天眞，但是，眞正的有血性的英雄人物，難免有他們天眞的一面。

他不喜歡驚動武林中人，他喜歡獨來獨往。那想到，第一次招來誤會，乾坤刀與他照了面，他不喜解釋，更不甘示弱，要打架就打架，打完也就算完了。第二次遇見了丘仲玉，他打聽淸楚，他有備而戰，他戰勝了。可是；他心中有了陣懼意，老實說：他勝得非常吃力。

而今，來了個魔母，事實上，他早已跟踪而來。他更暗中護住了小玲到山神廟。他更看透了魔母之功力，他怕了。不過，他是個冷竣的人，也是外冷內熱，外方內圓之人。他聽見了丘仲玉說話，他認爲不可避免，打就打一架，眞的敗了，走，從此不履江湖。

這一個高傲的人不用你們來找他，他自己露了面。

「溫前輩，在下華山鄰周拜見！」

老魔母差些跳了起來，自以爲練就耳音，更善千手龍女掌法，想不到鄰周之出現，他會毫不知情。於此，她是更爲留了神——小子不可輕視！

鄰周既抱定了打架主意，也就不用囉嗦，打架啦！「華山八式」巧遇「千手龍女掌」。

鄰周不由不暗暗心驚，自己廿年苦練，再加悟性奇高，師父是華山唯一個有心人，爲敎自己，耗盡了畢生心血。八式之變，陰陽互輔，水火之道，融合貫通，又想自己功力之不足，他老人家寧冒走火入魔之險，助自己打通玄關，總以爲，就算不能縱橫天下，也至少可以馳騁武林，又想，今日遇見的魔母，就令他連變八變，連轉八式，就是無法圍住老魔母！——

其實，魔母何嘗不辛苦，卅幾年之功力，從十八歲出道至今，他是會過多少成名英雄，也毀過多少武林豪傑。難道，年紀越老，功力衰退了……這樣個名不經傳的小伙子，華山派的門徒也打不過？他眞想一頭撞死了才好。

早已說過；華山是江湖上最無用，也最微末之門派。仗避世自保，與人無爭才能苟延一脈而已……而溫良碧是對付不了個華山弟子，這個台怎坍得起？

千手龍女掌爲當今武林，別具一幟之神掌法。加上老魔母之卅年浸淫，更加其悟性奇高，又善創新，將個本就繁複之掌

法，變得更為多采多姿，那想到，魔母之掌形如山，變化無窮之招式，可能終為鄭周之「華山八式」阻住在外圍，無法入侵內圍！

魔母溫良碧是額頭見汗了。尙幸，老眼不花，他也已看出鄭周之面色，他雖然全力抵禦，令自己無法入侵，但是，面部肌肉有微微抖動之象。她明白，鄭周到底是經驗不足，他是難能支持較長之時間。既然如此，好，老魔母將自己輕易不用，與亡夫丘伯鴻合創之天山靈光掌展開，祇見一陣陣光影，宛若一絲絲雪影冷光，塞風颼颼之中，將個鄭周團團裹住。

鄭周的確吃了經驗不足之虧，還有，他開始有怯亂之心了。他除了用盡全力，自固己圍外，再也不打算個突圍之辦法。現在，老魔母之靈光掌法一抖開，鄭周是有了些手脚無措之感，千手龍女掌是快而勁，輕而靈，他還能仗華山八式中的賭棋式大開大闔，至靜至動，靜動相輔之道來對付。而天山靈光掌名義上是丘、溫合創；其實，大部份是丘伯鴻所演繹，丘伯鴻為天山名宿，他的天山掌法，本以凝重為主，有天山之奇瑰，有天山之高竣，現在，再加上溫良碧輕靈翻飛之幻變身形，天山靈光，簡直就像個山神精靈般，剛柔互濟下，令鄭周無可適從。

鄭周依然是個不可多得之武學奇材，即使在如此驚險情況下，他心中有怯意，可是出手發招，還是十分冷靜。他明白，今日，敗是敗定了，他別無希望，希望敗中取得三分實力之不損！——各位注意，是極難得的武學修養。一般人希望不敗，希望平手！——即使敗象已現，還希望敗中求勝，而決想不到敗中保力——就如軍隊主帥，一吃敗仗，就如山倒，就得潰退……而能得全師而退者，就算難得。現在，鄭周就是這樣個難得人才。

要求敗中保存三分實力，就得全力以守，然後，再傾力反撲！——希望攻破個缺口，得以脫身！——魔母是無論如何想不到，鄭周在自己如此的神掌籠罩之下，還能守攻俱備。老魔母這次也是個失算，待到發覺，自己的靈光掌已為對方攻出個破綻時，鄭周幾乎已全身脫出……

饒是如此，鄭周也因將力用盡，老魔母此時已看出鄭周之用意，他這裏人才脫圍，背後之破綻也已盡露敵前，老魔母並不想擊傷，或者擊斃此人，祇是順勢推舟，不得不爾，又且是武學名家之本能反應，敵人破綻已現，還能放過？就勢一掌，「啪」的一聲，鄭周人已彈出丈遠，借勢就力，道聲：「再見！」人已沒入遠處草叢中……

魔母一掌擊中，立即後悔，呆怔怔的，立在荒野中。她不追，事實上，她根本不想結仇，又何況，她早已起了個愛才之心。這個小子不壞——實在的說，他又不是個為非作歹，十惡不赦之徒。何必將他擊成重傷？突然，她想起一事，她是詢問仲玉一切細節，然後，和顏悅色的對小玲說：「我孩子托你照顧了——」語聲中，祇見一條黑影，其疾似箭的沒入遠處。

老魔母一邊走，一邊在探查，如果發現了鄭周之形踪，她是會在暗中保護！如果沒有，他立即赴武威鏢局，料了這件公案。

三日後，武威鏢局是鼓樂喧天，前面是鏢局主人，乾坤力龍翔——方天戟與開山斧左右翊衞，中間先行一人是分局之主持人張一清，手中托住了一方匾：「我武維揚」四字依然。匾的上角，披紅簪金——再後面是鏢局的伙計，一人抓住一角，平坦地，沉穩地展開，正是武威鏢局之鏢旗，看熱鬧的人不少了，到來道賀的行中人更多，連衙門中的頭兒楊江也在其內，鏢局是奪還了失物，也找還了場子。鏢局可以再開張——武林中人，誰也不會看輕龍翔，老實說，在風浪中打滾的人，那有個不濕身的？不被風浪掩沒了，就算是有本領。

華陰城是太平了，風平浪靜了，因為，有半個來月不見有大案發生。同興和茶館的生意依然，但是，誰也沒以前那麼興高采烈。因為，他們窮人是希望有幾個俠盜出手。事實俱在，不久前是有不少窮人得到了有力的救助。甚至於有人親目所睹，更有人親身經歷，城中的泰興米棧發放過米……是窮困人等，每戶五斗——三天計算，共放米三千另二十三石——城中赤貧人士，簡直是沒半戶漏過。

「這樣的大俠，太少……」有人竊竊私議。

「但是，你們不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人阻止，調查，還有，這一次更奇怪的是，沒人頂包！」

是啊！大家為了頂包之事你議我論起來了。照例；這幾天該緊張一輪。至少，楊江，韓昆得抓幾個慣匪小竊，冒名假供交交差——這一次，更不能例外，否則，也就不成其公門了。

「為什麼？」衆人在你我互問。

「為什麼？兄弟，該問我啊！」衆人一聽，回頭一看；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捕快都頭楊江！衆人可難以為情了，他們是誰也不為好思說下去，有幾個忸忸怩怩的，借故想走開，可讓老楊江阻住了！

「別走，也別怕，我可不會把你們屈打在班房裏。事實如此，再說，還有兩位省中來的名捕呢？咱們不能不向他們也有個交待啊！」

對，不錯，還有省中來的捕快，帶了海捕公文來的啊。他倆更得有個交待！為什麼楊江是那麼的鎮靜從容？其中有什麼玄虛？

老楊江從袋中取出一袋梅紅箋；「你們看，這裏有個刀洞！」是，眞的有個洞！是刀洞！而紙條上面寫得好：「為民效命，不可累及無辜，否則殺無赦！大俠鄭周示。」

衆人這才知道了這位大俠名叫鄭周。衆人更明白了，縣太爺是清楚了這位大俠是個來無影、去無踪之英雄，你不去找他，反倒好，一多事，那麼，自己勢必如盛世勛一樣。

盛世勛滿門遭報的事也傳開了。

赫連寰與狄去邪也走了，老楊江與韓昆親自送兩位出城，並且，以縣太爺的名義，送了兩人一筆盤川，其實這筆錢是武威鏢局拿出來的。

縣太爺又生了病……因為，他這次失去了幾千兩銀子，還有幾件宋帝之眞

蹟。他明白，這些東西是再也追不回來，並且，還是不追的好。

窮人想不到又得到了鄭周的贈與，華陰城中的窮人，對鄭周可以說是五體投地。可是，各位該明白了，鄭周是受了傷，他根本沒有做過這些事，而是有人借其名而為之。為什麼？因為，對他有歉疚之意。魔母是找了他幾次，可惜，找不到他，鄭周受了不輕的傷，照道理他是去不遠的啊——他到那裏去了？

當魔母溫良碧帶了自己兒子丘仲玉離開華陰城時，她與老楊江見了面。她實說自己是有事上華山，但是，華陰有她的勢力在。如果再有什麼麻煩事，她交給了楊江一面銅牌，叫他在天色黎明時，在少華山下山神廟——自會有人接待他。老魔母之如此重視老楊江，因為，他得帶走小玲，並且說明，小玲是個習武的好材料。

小玲是欣然地對老父辭別。因為，小玲這個死人是不能在華陰城中出現。就算是諸事已了，也得怕將來，翻起舊事來，憑小玲就可令楊江無法可解釋。追問下去，勢必會令老楊江難以脫出漩渦。現在，有武林前輩之帶携，離開此地，當然是求之不得。何況，他也看清了那個老丐——根本是丘仲玉所化裝——依稀他記起來老丐的說話：「我老頭子祇能祝福您找個好婆家——」分明，他自己就有心。

小玲對丘仲玉是挺大方！扶他上車——他的傷尙未痊癒。老楊江突然心有所感，不知是喜，還是辛酸——雖然，人大了——女孩子總得嫁人——但是，唉……他沒話可說，他是在笑，奇怪的是，老淚盈眶。

「老楊兄，你可放心，我可不會難為您閨女——」

這個……當然，老楊是十分放心，不過，女兒，您走了，以後，不……什麼時候你才能回來？

車轔轔，馬簫簫——走了！太陽剛下山，老楊江是看啊看，好像看之不盡，一直到車子轉了彎，不見了，老楊江才開始回城。

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莊稼模樣的人，駕了一輛車從楊江身邊走過！他看清了駕車人是本莊的小七，他心中動了一動，可是，為女兒的事分了他的心，他也不打招呼，走了，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車中，正有他欲一見而不可得的俠盜！眞正的鄭周。

「恩公！您覺得怎樣？」

「我——還好。」

「恩公，我看，還是我陪你上華山吧！反正我單身一人，無家無累……」

「不必，眞的。我自己能行，反正，你將我送到符大爺那裏，我就算是脫出險境，以後，我們後會有期……」

「恩公，你能再來？」

「希望我能——再來……」

小七是低下了頭，眼淚流下來了！這樣好的人，可有這樣狠心的人——傷他這個樣——他突然大叫一聲：「天！你可有眼睛——」鞭响處，驢車已揚開四蹄，走入了少華山徑——載走了這位大俠！

華陰城是眞正的安寧無事了！

（全文完）

殲情令下絕情劍（中）

三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鐵石心·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斷情四絕老人」陶禪隱居太湖，今年是九十大壽，各方豪傑都來爲他慶祝，武當青靈道長，少林大悟禪師，華山長老韓舫，三人乘小舟來到太湖，却被絕情帮廉青雲攔截，托大悟禪師將一把仿製的絕情劍送給陶禪作爲賀禮，大悟將劍交給陶禪，並將少林寺失去絕情劍送來易筋經抵押向陶禪交代，青靈道長將「斷情刀」交還，華山韓舫送還「動情簫」，丐帮長老申直歸還「移情笛」，陶禪一一收下，並說出仿製小劍便是殲情劍，和絕情劍原是雌雄雙劍，自己和雪谷香仙曲心柔各有一劍，現在絕情帮派人下殲情劍令，武林將有一場風波了……

湖山門苗女　禪功破寶刀

抱湖山莊的大廳之中，團聚了各路豪俠，紛紛向那多年不曾露面的「四絕斷情老人」陶禪祝壽。

陶禪週旋在人羣之中，不時發出開懷大笑。

方石寒和駝丐却在一旁低聲交談。

孟浩送走了他師父！這時也已來到了大廳中，他緩緩走到了方石寒身邊，正打算不依師父之言，先將苗羽香可能有很大的野心之事說出，只見大廳之中的人羣，忽然像潮水般向一旁分開。

而且，每個人的表情都十分怪異，伸長着頸子，張大了嘴，彷彿想把什麼人一口氣吞下去一般。

方石寒凝目看去，只見由大廳的石階之上，姍姍而行的走來了一行少女。

這羣少女的衣着，全是白色，共有十名之多，每人手中拿了一支長劍，直向大廳之中走了進來。

陶禪怔得一怔，孟子常巳大步趕了過去，雙手一抱拳，朗聲道：「孟某大哥壽誕之期，姑娘們不速而來，但不知代表了那一門派？尚望告知在下，免得失去了禮數！」

那一羣少女都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走了進來。

孟子常面色微微一變，喝道：「幾位可是啞吧麼？」顯然，孟子常巳然有些動怒了。

就在他話音一落之際，突然由遠處傳來一聲輕脆的笑聲道：「孟二莊主，本帮屬下未得本座令諭，向來不敢隨便說話，你不用錯怪了她們……」

銀鈴般的語音未巳，又是一羣少女走了過來。

方石寒心中一震，低聲道：「只怕是那什麼絕情帮的少女們來了！」

駝丐申直道：「大概錯不了！準是她們！」

孟子常目光一閃，望着這後面的七名少女，道：「姑娘們是什麼帮派呢？」

只見這七名少女中的最後一位，微微一笑道：「絕情帮，二莊主聽說過麼？」

這答話的少女，穿着一件紅色短皮披肩，下身是一條豹皮短裙，身上斜掛了一張小巧的金弓，右脅之下，却吊着一把短劍，劍身的上方，有一隻箭壺，壺中裝了十支銀色的小箭。

頭上的長髮垂肩，面目十分姣好，顯然此女八成是個苗族的少女。

孟子常怔了一怔道：「絕情帮麼？老夫倒是不曾聽人說過！」語音一頓，接道：「姑娘名姓，可否見告？」

那苗族少女嫣然一笑道：「本座苗羽香，二莊主更是不會知道的了！」

孟子常皺了皺眉，尚未說話，那陶禪老人巳呵呵一笑道：「絕情帮主苗羽香，雪谷香仙的傳人，當眞是稀客得很！快快入內敍話！」

苗羽香格格一笑，蓮步輕移，走了進來。

四下的羣雄，全都向一旁退開。

就在陶禪和孟子常招呼這些少女入座之時，那孟浩低聲向方石寒道：「方兄，家師曾向小弟提及，此女別有野心，將來必是武林一大禍害呢！」

方石寒一怔道：「是麼？令師是那位高人？」

孟浩笑道：「家師綽號神偷俠丐！」

方石寒突然失聲叫道：「原來是蕭老哥……」

但他忽地想起，孟浩與自己稱兄道弟，自己怎可在他面前稱呼他的師父爲老哥呢？

是以他立即改口道：「蕭洪前輩，在下和他熟得很啊！想不到竟是孟兄師長，

當眞叫人高興得很！」

孟浩笑道：「方兄，咱們得留心這位姑娘一些！」

方石寒笑道：「應該留心她一些……」他話音未巳，駝丐巳一把拉住孟浩道：「小子，你那老偷花子師父在那裏？快領我與他見面！」

孟浩笑說道：「申老，家師不在莊中了！」

申直道：「去了那裏？他既是你的恩師，怎可不來參加陶老哥的壽禮？」

孟浩道：「他本是來了，但臨時有事，又走了！」

申直道：「幾時回來？」

孟浩道：「家師說他要直截去那峨嵋金頂，不再回轉抱湖山莊了！」

申直頓足道：「這個老偷兒眞壞！他居然不來見見駝子，武林中號稱我們是駝偷二丐，看來要把他除名才對！」

申直揚了揚眉，扛着駝肩，拉起方石寒，大步走到大廳當中，在陶禪的身旁坐下。

陶禪爲他們和苗羽香作了一下引介，苗羽香目光向方石寒一連轉了幾轉，格格笑道：「方公子能受到陶師伯重視，必是武林中大有名氣的人了！」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不敢，帮主好說了！方某一介村野黎民，無非是江湖走卒，武林末學，這名氣二字，比不得帮主了！」

不大不小的一個釘子，碰的苗羽香呆了一呆。

但她並未生氣，只是笑了一笑道：「方公子辭鋒犀利，妾身欽佩的很……」

方石寒淡淡的截接着道：「帮主過獎了！」

苗羽香柳眉聳動，妙目轉向陶禪，道：「陶師伯，少林寺的那位大師，可曾把殲情令送到師伯手中了？」

陶禪道：「收到了！賢侄女傳來此令，用意何在？」

苗羽香格格一笑道：「家師要小侄約請師伯，去那雪谷一晤！」

陶禪沉吟道：「令師是幾時這等告訴妳的？」

苗羽香道：「侄女離開雪谷之時。」

陶禪道：「可有別人在旁聽到這等交代？」

苗羽香笑道：「師伯莫非不信麼？」

陶禪笑道：「正是有些不信！」

苗羽香道：「師伯，家師傳令之時，別無他人在旁，師伯不信，那也是沒有法子了！」

陶禪道：「賢侄女，令師除此之外，還對妳說了一些什麼？」

苗羽香搖頭道：「沒有啊！」

陶禪道：「眞的沒有麼？」

苗羽香道：「師伯，姪女怎會欺騙你老呢？恩師當眞沒有交代其他的話啊！」

陶禪沉吟了一下，忽然冷冷一笑道：「妳師父竟然連當年的一句切口，都沒有告訴妳麼？」

苗羽香似是怔了怔，但她搖頭道：「沒有！家師只是要姪女在師伯出關之後，立即趕來相請！」

陶禪道：「賢姪女，你來遲一個多時

辰吧！」

苗羽香道：「姪女在路上略有躭擱，所以來遲了一個時辰！」

陶禪忽地笑道：「什麼事躭擱了你呢？照說，妳應在三更時分抵達才是。」

苗羽香柳眉連皺，道：「師伯，你可是不敢去到雪谷和家師見面嗎？」

陶禪大笑道：「錯了！老夫的個性，是四海爲家，那裏都可去得……」

苗羽香道：「旣然師伯這般豪放，爲何還要喋喋不休的問個不停呢？」

陶禪陡然面色一沉，喝道：「只因你言而不實！」

苗羽香面色一變道：「師伯，姪女說的句句實言，那裏又不實了？」

陶禪冷笑道：「令師那雪谷住處，什麼人都可前去，唯獨對老夫一人例外！」

苗羽香一呆，道：「師父沒有提起過啊！」

陶禪說道：「你師父當然是沒有提過了！否則，老夫又怎會瞧出你是假傳師命呢？」

苗羽香格格一笑，說道：「師伯，姪女幾時假傳師命了？這本是師父要我來的呀！」

陶禪說道：「不錯，要你前來，那是不假，但要我去那雪谷相見，可就是假的了！」

他話音一頓又道：「不過，除非你師父還說過一句話！」

苗羽香道：「什麼話呢？或者姪女忘記了！」

陶禪冷笑道：「這句話如果你師父說了，你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只因這乃是唯一能使老夫前去的關鍵！」

苗羽香笑道：「那可不一定，師伯說出來聽聽，姪女也許會記得師父說過了沒有！」

這個苗女，倒是很會巧辯！方石寒只聽得在旁連連搖頭不已！

陶禪道：「妳當眞要聽？」

苗羽香道：「師伯何不說出來呢？」

陶禪道：「好，老夫就說將出來，看你這丫頭還有什麼好說！」

他目光一閃，沉聲道：「倘是令師眞曾要我去到雪谷，她一定會告訴你，要老夫莫忘先去少林一行……」

苗羽香沒等陶禪把話說完，立即接道：「是了！姪女本就要在上路以後，再請師伯同往少林一行嘛！」

陶禪面色一變喝道：「丫頭，你果然狡詐！」

苗羽香依然笑哈哈的道：「師伯，你不用罵我啊！姪女句句都是實話……」

一派楚楚可憐之色，只看得在塲羣雄無不爲之不忍，咸認陶禪疑心過份！

但陶禪却道：「你師父要我去少林一行作甚，你記得麼？」

這一問，似是把苗羽香問住了！

她想了一想，道：「師父說……要你取回絕情劍！」

方石寒聽得一怔，暗道：「莫非她是眞話？想必那雪谷香仙正是要陶老人去取絕情劍呢！」

不過，陶禪這回却哈哈大笑道：「丫頭，你只道老夫去那少林，只是取回絕情劍麼？」

苗羽香道：「難道不是？」

陶禪道：「當然不是了！令師如果眞的破除了對老夫去那雪谷的禁令，她必然會要你轉告老夫，前去少林和一位大師談上一談，並且從他那兒取得一樁信物方可前去雪谷，你這丫頭不知安了什麼居心，竟然想誆騙老夫，當眞是可惡的很了！」

苗羽香皺眉道：「就算我騙了師伯，那又有什麼不好？我只想你們和好如初的呀？」

陶禪冷笑道：「什麼和好如初，丫頭，你可知道，當年令師立下禁令之時，對老夫有過何等約束麼？」

苗羽香道：「什麼約束？」

陶禪道：「老夫是在她不曾要我去那少林見她在少林出家的兄長大德長老之前，如是去了雪谷，她就要將老夫的人頭砍下……」

苗羽香道：「家師豈會殺害師伯？這是師伯多心了！」

陶禪道：「老夫倒不會多心，老實告訴你吧，老夫倒不是怕令師割下老夫的人頭，而是一旦老夫去了雪谷，結果必將促使令師自刎而死！」

苗羽香呆了一呆，道：「爲什麼？」

陶禪道：「她曾經立下禁例，我與她必有一死，方可相見！」

苗羽香道：「師伯，這事已有幾十年了！家師大概也會改變心意了吧！」

陶禪冷笑道：「大德禪師不曾有信來此，便是令師尚未改變心意之證……」

他語音一頓後，沉聲說道：「丫頭，老夫可要問出你想騙老夫去雪谷的用心何在？」

苗羽香沉吟了一會，突地格格一笑道：「師伯，姪女的用心，只不過要你那副鐵石心腸，長獻在家師的腳下，替家師出一口大氣！」

陶禪頓時呆了！大廳中的羣雄也呆了！剎那間，整個的大廳中寂靜得如同鬼域一般了……

過了足足盞茶工夫之久，那駝丐忽地暴喝了一聲道：「丫頭，妳好大的胆子，竟敢這等目無尊長，駝子第一個就饒你不得……」

身形一閃，便待向苗羽香撲去。

陶禪右手略伸，攔住了駝丐申直，笑道：「申老弟，不勞你伸手了！」側目看了苗羽香一眼，冷冷一哼道：「丫頭，妳終於說了實話了！」

苗羽香格格嬌笑道：「師伯，我便是說了眞話，那又有什麼不對？」

她笑聲一歛，陡地變得十分冷酷，尖聲道：「你把我師父害得還不夠苦麼？」

直到此刻，大廳中羣豪才深深吐了一口大氣。

方石寒心想，那神偷俠丐蕭老哥沒有料錯，這女人深沉得很，也可怕得很！

孟子常也有些按捺不住了！他赫然震怒，喝道：「丫頭，這是什麼所在？豈容你說話如此放肆？老夫大哥容得妳，孟某却是容不得妳，丫頭，快快地領罪！」

右手一揮，劈頭發了一掌。

他號稱鐵臂蒼猿，掌上力道，自是不同凡响！

但苗羽香却僅僅隨意的一抬皓腕，比劃了一下，笑道：「二莊主，你不是本座的對手……」

雙方距離旣近，掌力一觸，孟子常竟然坐立不穩，連人帶椅子，向後蹌踉了一陣。

這可把座中諸人都看得呆了！

他們也曾料到苗羽香來意不善，但却並未想到此女武功是如此之高！

孟子常面色一變，只氣得直跺脚！

陶禪却是哈哈一笑，道：「丫頭，你果然不差，看來令師一身武功，妳已得了八分眞傳了！」

苗羽香一笑道：「師伯可是也想試試姪女？」

陶禪道：「老夫麼？你還不配向我叫陣！」

苗羽香冷冷接道：「師伯，老實告訴你，姪女此來，就是找的是你，你認爲配也好，不配也好，除非你跟我同去雪谷，否則，姪女就要動强了！」

陶禪聽得直皺眉頭！

顯然，這事叫他覺得極其爲難了。

苗羽香乃是個後生小輩，恁地說來，他也不便出手向她叫陣！就在這等無法處理的尷尬情況之下，方石寒突然一笑道：「陶老，晚輩有句話，說出來尙望你老莫怪！」

陶禪說道：「什麼說話？老弟請說無妨！」

方石寒說道：「你老可是因爲這位苗帮主乃是後生晚輩，不便出手，甚感爲難麼？」

陶禪苦笑道：「不錯……」

苗羽香忽地冷笑，道：「陶禪，你別自大了！本座有備而來，你想逃都逃不了的！」

方石寒看了看她喝道：「姑娘，方某與陶老說話之時，妳最好莫要插口！」

苗羽香怔了一怔，睜大了眼道：「方公子，你想跟我吵架麼？」

方石寒道：「區區沒有那麼多空！」

他不等苗羽香再說什麼，便自向陶禪又道：「陶老，此女用心不善，人人可證，老前輩縱然出手懲戒於她，那也沒有什麼不可！」

陶禪說道：「老弟說的不是無理，只是……」

申直大聲道：「只是什麼？陶兄根本不用有什麼不安，這等狂妄小輩，還是除去爲是！」

陶禪失笑道：「申老弟，老朽無非是看在她師傅的面子上啊！」

申直大叫道：「你下不了手麼？」

陶禪道：「正是有些難以下手！」

申直看了方石寒道：「陶兄如是這等迂緩，那就讓給我駝子可好。」

陶禪尙未答話，申直已奮拳欲出。

方石寒忽然大聲道：「且慢……」

適時，苗羽香也向站在她身後的六女道：「這個老花子很討厭，妳們不妨把他拿下！」

那六女嬌應了一聲，竟是向申直走了過來。

申直被方石寒一句且慢，叫得遲疑了一下，那六名少女却已圍了上來。

申直斂聲大笑道：「方兄弟，你瞧，她們可不讓駝子等候呢……」說話之間揮掌便向六女逼去。

六女同時發動，竟將駝丐困在大廳當中，一時之間，却也脫身不得了！

方石寒劍眉一揚，怒視那苗羽香道：「姑娘，妳未免太大胆了！」

苗羽香皺起柳眉，低聲道：「方公子，此事與你無關，你何不坐在一旁，莫要過問呢？」她話音一頓，又淺淺一笑，接道：「方公子，不瞞你說，妾身並不想與你爲敵！」

方石寒冷笑道：「姑娘，在下本也沒有打算與妳爲敵，但妳這等狂妄，目無尊長的神情，在下却是有些瞧不慣了！」

苗羽香道：「依公子之見，那是要妾身不找陶師伯過節麼？」

方石寒道：「不錯！」

苗羽香道：「這可不成！試想妾身受了師傅扶養之恩，怎能不爲師傅報仇？」

方石寒冷哼道：「苗姑娘，你師傅幾時要你報仇了？據在下聽得那靑城派長老顏姥姥所說，尊師根本就沒有要妳前來報仇！」

苗羽香聞言一怔道：「什麼？那顏姥姥已經來過此地了？」

方石寒道：「不錯！令師的一切，顏姥姥已向陶老前輩說明白了！」

苗羽香大眼之中，精光流轉，半晌，方說道：「這麼說，你們倒眞是知道一切了！」

陶禪冷笑道：「丫頭，妳是何居心，這回諒可以明明白白的說將出來了吧？」

苗羽香看了六女和駝丐一眼後，陡然喝道：「白茵妹子，你們快快撤出戰場去吧！」

那六女中一名十八九歲的少女應了一聲是，六人齊齊攻出一招，便自退下。駝丐擦了一擦顏際汗珠，沉聲道：「你們可是怕死了麼？」

他明明出了全力，也不過和六女打了一個平手，但這時一見六女退下，却又大聲喝叫！

六女根本沒有理會他只是站到了苗羽香身後。

方石寒却向駝丐說道：「申老，你且過來歇一歇，陶老與這位苗帮主還有話要說！」

申直恨恨的走到方石寒身邊，顯然心中大大不快。

陶禪望着他笑了一笑，道：「申老弟別要不忿，這丫頭假傳師令，顯然別有極大陰謀，咱們先得問清才好！」

申直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苗羽香這時却格格一笑道：「陶師伯，侄女有件事想與你商量，但不知師伯可肯合作，共圖大擧……」她笑得很美，使人簡直摸不透她的心性是好是壞！

陶禪沉聲道：「丫頭，你要老夫合作作甚？什麼共圖大擧呢？」

苗羽香笑得更甜了！她低聲道：「家師組成絕情帮，目的便是在武林六大門派之外，別立門戶，與那武林六大門派互較一日長短，師伯號稱四絕斷情老人，自然不會反對絕情帮的了！」

陶禪冷哼道：「不見得！」

苗羽香道：「師伯，你想反對也反對不了！」

陶禪一怔，道：「爲什麼？天下那有難得倒老夫的事情？」

苗羽香格格一笑道：「師伯，不瞞你說吧，你和師傅，乃是絕情帮的兩大太上護法啊！」

陶禪皺眉道：「這是什麼人的主意？何況，你這丫頭原來不是要老夫的一條命麼？」

苗羽香笑道：「師伯，只要你担任了絕情帮的太上護法，就是侄女的尊長了，侄女怎敢再對師伯不敬呢？」

陶禪冷笑道：「老夫決不答應！」

苗羽香沉吟了一下，接道：「師伯，你不答應恐怕也不行呢！」

陶禪冷哼說道：「老夫不信不應允不行！」

苗羽香道：「師伯不信麼？只怕六大門派的掌門都向師伯大興問罪之師時就不會不允了！」

陶禪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道：「六大門派？他們爲何要找老夫？」

苗羽香道：「他們大概是爲了絕情帮之故！」

陶禪道：「老夫與絕情帮毫無關聯，他們怎會找得到老夫身上？」

苗羽香微微一笑道：「師伯，少林大悟禪師奉上的那支殲情令，可在師伯手中麼？」

陶禪道：「不錯，殲情令正在老夫手邊……」

說話之間，巳順手將那殲情劍令拿了出來。

苗羽香道：「師伯，你看過劍柄上的字跡麼？」

陶禪搖頭道：「沒有……」

但他巳然低頭向劍柄瞧去。

突然間，陶禪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大怒道：「丫頭，這是妳的詭計麼？」

苗羽香一笑道：「師伯，這算不得什麼詭計啊！師伯本來就以絕情在武林中受人稱道，侄女這麼做法，無非再爲師伯向天下鄭重宣佈一次而巳，師伯又何必動怒呢？」

陶禪忽道：「老夫之事，誰要你管來着？」他語音一頓，忽似想起什麼，大聲道：「丫頭，你可是藉着老夫名號的殲情劍令，在六大門派中惹了什麼驚天動地之事麼？」

苗羽香說道：「師伯，你也不是怕事之人，想那六大門派又曾受過你老大恩，他們應該是不會見怪，頂多他們來到抱湖山莊見見師伯而巳，師伯又何須這等焦急呢？」

陶禪白眉飛揚，突然站起身子，沉聲喝道：「丫頭，你在六大門派之中，作了些什麼？」

苗羽香一雙大眼一轉，嬌笑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每一門派之中，殺了他們的一名長老而巳！」

陶禪臉色一變，喝道：「大胆！殺人嫁禍於我，這是你師傅教導你的麼？」

苗羽香格格一笑道：「絕情帮中的事情，家師均不過問，這自然是侄女想出來的辦法了！」

陶禪怒道：「這殲情令上也有你師傅的名號，莫非你師傅也不知道麼？」

苗羽香道：「侄女奉命方便行事，那自然是不必向師傅報告了！」

陶禪說道：「你師傅豈是如此胡塗之人？」

苗羽香格格一笑道：「師伯，如是師傅不信任弟子，侄女又怎能充任一帮之主？」她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師伯，眼下木巳成舟，師伯還是應允担任絕情帮太上護法吧！否則，武林之中，只怕不會有人再尊敬師伯了！」

陶禪這時反而鎭靜下來，淡淡一笑道：「賢侄女，妳究竟不夠聰明啊！當着這麼多武林同道，你揭穿了這些秘密，又怎能脅制得了老夫？」

苗羽香目光在大廳中一轉，嬌笑道：「他們麼？侄女認爲不足爲慮！」

此言一出，人人都有些奇怪，想不出她怎會認爲不足爲慮！

方石寒看了身後的孟浩一眼，心中巳然有些明白八成，苗羽香巳想痛下殺手，對付在塲之人了。

是以他忽然大聲的叫道：「陶老前輩，這位苗姑娘的來意，似是不善呢！恐怕她對此間諸人，巳然暗中作過了什麼手脚啦！」

陶禪沉聲道：「不錯！這丫頭如此有恃無恐，那必然是有着把握……」語音未巳，苗羽香巳格格嬌笑道：「師伯，你這才明白麼？」

陶禪却是不會理他，望着方石寒道：「老弟，你莫非巳有所見麼？」

方石寒道：「那倒沒有……不過……不過……」

掉頭看了孟浩一眼，接道：「晚輩曾得神偷俠丐蕭洪轉告，指出這位苗姑娘的用心十分惡毒。」

陶禪沉吟了一下，向孟子常道：「賢弟，那蕭兄現在何處？怎地不曾見他露過面？」

孟子常似乎直到此刻，方始發現「神偷俠丐」蕭洪一直未曾出面，當下便向孟浩道：「浩兒，你師父呢？」

孟浩道：「啓稟大伯和爹爹，師傅眼下不在這抱湖山莊之中！」

陶禪一怔道：「蕭兄走了麼？」

孟子常也是爲之一呆，道：「浩兒，你師父幾時走的？爲父怎的一點也不知道呢？」

孟浩道：「師傅在大伯出關之時，方始離去，不過，師傅交代了孩兒，一月之後，他必去金頂與大伯見面！」

陶禪點了點頭，這才望着苗羽香道：「丫頭，老夫的個性，令師應是明白，這絕情帮太上護法，老夫是決不會出任，看在你師傅的份上，老夫也不計較你，至於你殺了六大門派長老，在他們未曾大興問罪之師以前，老夫姑且存疑，快快領着妳手下之人離去吧！」

他果然不愧一代長者風範，竟然對苗羽香如此客氣。

但苗羽香却不肯走，她搖着一頭長髮，嬌笑道：「師伯，侄女目的未達，那是不會離去的了！」

陶禪不由得神情一變，大怒道：「丫頭，你眞的想自找沒趣麼？」

方石寒心裏想着，陶老這話等於白說了！苗羽香既是誠心生事而來，再多的話，只怕說了也是白費！

果然，陶禪話音一落，苗羽香巳經放蕩的笑道：「師伯，侄女可不是自找沒趣！絕情帮眼下巳是正式投入武林，如果師伯眞的不允出任太上護法，侄女少不得便要以抱湖山莊，作爲立威之地了！」

× × ×

陶禪聽的眉頭皺，孟子常却是氣的跳了起來。

駝丐申直驀地暴喝一聲，說道：「你敢！」

苗羽香粉臉之上笑意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則是一片鐵青之色。她柳眉一挑，目光忽地射向方石寒，說道：「方公子，妾身有一件事，想跟公子商量，不知公子可否借光一步，隨同妾身到外面去談一談？」

方石寒呆了一呆，道：「什麼事？難道此地不可商量麼！」

苗羽香道：「當着這麼多人，自然不便說出了！」

方石寒臉色驟變，冷笑道：「方某生平，向無不可對人說出之事，姑娘如果不便說的話，那就不用說了！」

苗羽香雖然被他頂撞的甚是不快，但却並未發作，反倒嘆了一口氣道：「公子，你可明白，覆巢之下，定無完卵麼？」

方石寒冷笑道：「在下的進退，不勞費心！姑娘如果想保全在下，那倒是不必了！」

他這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態，使得苗羽香大感難堪，粉面抹起一片羞恨之色，沉聲道：「方公子，這可是你自己不識好歹，將來就算聖心大師見怪，那可怪不得妾身的了！」

敢情，她原來是怕聖心大師插手過問之故！

方石寒聞言，大笑道：「姑娘不用担心了！家師巳絕人間烟火，這等瑣屑之事，他老人家決不會過問！方某如有不幸，那只怪自己學藝不精而巳！」

苗羽香臉上閃起一陣怪異的神態，不知是喜還是愁，伸手掠了掠鬢邊長髮，向方石寒嫣然一笑，道：「公子不愧聖僧傳人，當眞有着一派過人的氣概。」

方石寒冷冷接道：「姑娘過獎了！」

駝丐申直陡地一揮右拳，大喝道：「丫頭，老夫帮中，是什麼人被你傷了？」

苗羽香微微一笑道：「貴帮可有一位叫做『八步奪命手』之人？」

駝丐申直道：「當然有，那是老花子師弟！」

他兩眼一翻，大喝接道：「是了！你們可是對老夫這位師弟下手了麼？」

苗羽香道：「不錯！尊駕的這位師弟，巳然陳屍在江陰碼頭之上，申老可要本座差人引你去看看麼？」

駝丐一怔，說道：「劉師弟當眞死了麼？」

苗羽香道：「當然死了！不過，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出仇家是誰！」

駝丐道：「仇家不就是你們麼？」

苗羽香搖頭道：「不是！」

她明明事先說過，六大門派的長老，各有一人死傷在她的手下，但此刻却又說不是，顯然她是在故弄玄虛了！

駝丐申直大怒道：「丫頭，到底妳在攪什麼鬼？妳不是說他們都死在妳的手中麼？」

苗羽香一笑，道：「是我？你有證據麼？」

申直一時又呆了！這話本是她自己說的，如果她自己否認，那可就眞的沒有辦法可想了！

是以，他一時倒不知如何再問下去。

陶禪倒忍不住冷哼道：「申老弟，你不用跟她多費唇舌了！這丫頭八成巳做了別的手脚，移禍在他人身上了！」

申直說道：「可是移禍在你陶兄身上了？」

陶禪道：「大概錯不了！」

申直道：「陶兄不用心中不安，兄弟定然爲你作證，向帮主說明，此事不是你陶兄所作所爲！」

陶禪笑道：「多謝老弟關懷了！」笑聲一歛接道：「老夫並不怕這丫頭嫁禍，只因她今日巳然難望生離抱湖山莊了！」

他這幾句說話的甚是平淡，但話中含意，任何人也聽得出巳然殺機重重了！

申直先是怔了一怔，但瞬即大笑道：「不錯，兄弟應是想到這一點才對……」

陶禪目光適時轉到那苗羽香身上，哼了一聲，道：「丫頭，妳殲殺六大門派之人，嫁禍老夫，用心惡毒不講，這等拿人性命當作立威揚名的居心，便當萬死不足以贖其辜，老夫如是容得妳走出抱湖山莊，只怕要被天下人笑我年邁無能了！」

苗羽香依然十分鎭定，聞言笑道：「師伯，你眞要將侄女留下麼？」

陶禪道：「丫頭，妳如果束手就擒，也許老夫會看在你師父份上，不爲過甚，放你一條生路！」

苗羽香道：「師伯，你自信留得下侄女麼？」

陶禪氣的哼了一聲：「老夫若是不能將你留下，那豈不白活了這麼多年了麼？」語音一頓，向孟子常道：「賢弟，交代外廂當心，這丫頭如是在外面做了甚麼手脚，咱們決不可容她得逞！」

孟子常大笑道：「小弟遵命去查看……」轉身大步而去。

苗羽香可連動也未動，只是嫣然一笑，說道：「師伯，侄女倘是做了甚麼手脚，恐怕你此刻去防止，巳然有些兒來不及了！」

申直目光一亮，喝道：「苗姑娘果然做了甚麼手脚的了？」

苗羽香沒有說話，她向身後的幾名少女揮了一揮玉手，只見那六名少女中的一人，忽然一轉身，便向大廳的外面行去。

方石寒皺了皺眉，突然向身後的孟浩道：「孟兄，你何不將這個丫頭截下？」

孟浩早就躍躍欲試，但因尊長在前，不敢有所行動，這時經方石寒一說，他在那裏應了一聲是，竟而飛身向那名少女撲了過去。

同時，他口中大喝一聲，道：「那裏走……」

舉手一掌，向那少女拍去。

那少女顯然十分機警，孟浩喝聲方出，她人已向旁閃出兩步，是以孟浩的掌力雖强，却是未曾傷得了她。

孟浩心中微微一驚，錯步移身，左手一勾，抓向那少女的肩頭。

那少女一身武功不弱，孟浩這一抓，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一般，但仍然被對方錯身滾開去，而且還回攻了一掌三指。

孟浩沉住了氣，攔在那少女之前，冷冷喝道：「姑娘武功高明得很，但在下只想將你留在屋內……」他說到這裏，竟是不言不語，只將那少女堵在身前，不許再向前半步。

那少女却也不急，只是望着了孟浩發笑。

孟浩不由得呆了一呆，他這才發覺，此女之美，竟是他前所未見！

因此，這一刹那間，他忘了自己乃是在大廳之中，衆目睽睽之下，却是直楞楞的瞧着這少女，半晌不曾轉動過雙眼。

但此刻那苗羽香已然再度揮手，剩下的五名少女，却有四名同時舉步，向外行去。

方石寒眉頭一皺，陡地大聲道：「陶老，不能讓她們出去啊！」

陶禪道：「不錯，她們都該留在大廳之內！」

駝丐申直剛才被這幾個女娃兒弄的非常沒有光彩，是以，陶禪話音一落，他立即雙手一分，一左一右，攔住了兩名少女，不讓她們多走半步。

方石寒，陶禪二人，也各自堵住了一位。

但妙的却是，駝丐申直那兩手，在一刹那之間，却又像觸了電般的收了回來。

那兩名少女，倏然飛身向外躍去。

雖然，大廳中尚有不少別人，但已沒有甚麼武功高强之人，故而其間却也有人橫身相阻，但那兩名少女玉手揮舞，擋者莫不辟易！

陶禪眉頭一皺，沉聲道：「申老弟，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申直只氣的跺脚不已，嘖嘖怪叫道：「這兩個不要臉的丫頭，欺侮駝子不敢碰她們……」

敢情二女使了刁，當駝丐伸手相攔之時，她們居然不向後退，反而挺起胸膛，直往駝丐那雙手上撞了過來。

試想以駝丐申直這等豪俠之士，又怎能當着這麼多人面前，作出那等輕薄的舉動？

無怪他要縮手，也無怪他氣得直跳起來了！

而且，陶禪一旦相詢，他說到關節之上，却還無法出口說將出來！

陶禪何等老練，一見駝丐這等神色，便知準是那兩個丫頭用了甚麼刁計，使得駝丐申直有苦說不出來了！

當下微微一笑道：「申老弟，面對這些妖女，你也不用那麼實心眼兒了！」

但方石寒行動之快，可是大大出乎了那苗羽香意料之外，只見他怒喝了一聲，右手一指，便將面前的那名少女的穴道制住，雙肩一搖，人已凌空飛起，朝那戲耍了駝丐申直的兩名少女落去。

那騙過申直的少女剛剛走到大廳之外的石階之上，突然眼前人影一花，方石寒就如天神般，自空而降。

她們同時呆得一呆，方石寒已然迅快的出手，兩股指風過處，二女同被他的絕頂的隔空打穴手法制住。

就在這時，陶禪也將另一位少女擒下來。

駝丐申直彷佛是滿腔怒意無處可出，陡然大步走到孟浩身前，不聲不响的一指，將那與孟浩僵立的白衫少女肩井穴制住了。

口中同時喝道：「孟賢侄，將她抱下去！」

孟浩先是一呆，但立即應得一聲是，雙手一抄，將那白衣少女抱起，便向大廳後面奔了過去。

苗羽香身後六女，已有五女被制，都是大出她想像之外，刹那間，她臉上神色大變，向身後那少女道：「白茵，發出追魂令箭要他們立即動手！」

那叫做白茵的少女，右手一抬，已打那袖中抛出一個金色光環，直向大廳外的天空射去。

升高三丈左右，那個金色光環，突然爆裂，宛如千萬支小箭般，向四面八方散開！

敢情這追魂金箭不過是燄火般之物。

方石寒在那白茵發出令箭之同時，本已飛身而起，撲了過去，但他耳中聽得輕爆之聲以後，立即眞氣一沉，直墮下來，只因他已然發現，這甚麼令箭，其實只是燄火，自己如果撞了上去，準是皮肉受苦，炙的面目全非。

總算他想的週到，否則，可就要吃上一些苦頭了！

那支燄火令箭一旦在天空爆裂開來，所罩的範圍極廣，大約在五里之內，均可瞧見的了！

方石寒身形甫落地，只見那令箭已然由空中向下墜來，眨眼之際，便化諸泥土中。

適時，遠處已傳來陣陣嘶喊之聲。

苗羽香微微一笑道：「抱湖山莊就將山莊就將化爲烏有，師伯，你還捨不得那點虛名麼？」

陶禪這時已氣的臉色鐵青，冷哼了一聲，直向苗羽香身坐之處行去。

他雖然已動了眞怒，這幾步路，走的極其沉重，脚下發出咚咚之聲，極爲叩人心弦。

苗羽香雖然狂妄，但對這位四絕老人陶師伯，究竟還有些胆怯，見他這等走了過來，不由得站了起來。

陶禪在苗羽香身前兩尺遠處，站定了下來，沉聲道：「老夫雖然永遠不得你寶貝師父諒解，今日也要將你拿下！」

苗羽香的恐懼，彷彿被陶禪這一句話說的消失了乾乾淨淨。

她突然笑道：「師伯，你眞的有這等决心麼？爲了晚輩，値得麼？」

她這兩句話很輕鬆，只是聽在陶禪耳中，却是起了極大的作用，他巳然舉起的右手，竟然未曾落下。

駝丐申直眉頭一皺，大聲道：「陶兄，這丫頭有些胆怯，你千萬莫要上了他的當啊！」

陶禪似乎怔了一怔，但他却是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道：「申老弟，老夫不會上當的……」語音一頓，陡然伸手向苗羽香抓去。

苗羽香的玉面略起驚恐，閃身便待退避，但她很快就發現了，陶禪這一抓，竟是奇奧無比，自己根本上沒有可以退避之處。

苗羽香武功雖然不弱，她在發現無可閃避之際，立即不再避讓，纖手一揮，便向陶禪反擊過去。

陶禪哼了一聲，抓出的手勢，忽地一沉，五指一駢，成了拍出的態勢！

這一掌如是拍實，苗羽香必然會喪命當地了！

但苗羽香左手一揚，竟是亮掌按下了陶禪的掌力，拍的一聲，苗羽香被震的退了尺許！

不過，苗羽香依然坐在椅中，未曾離開！

只這一點，就可看出，這苗羽香的一身功力，果眞是驚人的很。方石寒怔了一怔，暗道：「這丫頭的功力，怎會如此高明？」

尋思之間，駝丐已大聲道：「陶兄，這丫頭已得曲姑娘眞傳，你不下殺手，恐怕不行呢！」

陶禪也巳覺出，苗羽香果眞不凡，自己如要勝她，似乎只有施展乾元天罡了！

但他却又覺得不對，面對這等後生晚輩，竟要自己施展乾天元罡，那未免太丟人了一些了！

是以駝丐申直話音一落，他却忍不住搖搖頭道：「申老弟，此事老夫却不便的很……」

駝丐怔得一怔，道：「爲甚麼？這是何等時刻，陶兄還不曾想明白麼？」

陶禪長長的嘆一口氣，他張口正待說出甚麼，只見一名高大的少年，忽然疾步闖進到陶禪身前。

只見他低聲向陶禪說了兩句話，頓時使得這位老人眉頭大皺不巳！

這時，外廂巳傳來一陣呼喝之聲。

孟子常大步領着一羣人，走了進來。

方石寒注目望去，只見這進入大廳的人數，多達十名以上，而且，有僧，有道，有俗有尼，顯然，乃是六大門派中的長老。

這夥人一入大廳，當先的一位長鬚老和尚，雙目神光四射的瞧着陶禪，哈哈一笑，雙手合十道：「陶施主，恭喜你神功大成，勘破數十年死關，長生不老有望，老衲好生欣慰……」

陶禪在見到這位老和尚之後，臉色竟是微微一變，似是甚爲吃驚，失聲道：「原來大師尚在紅塵，看來武林災難雖多，但有大師這等萬家生佛執杵降魔，眞正是衆生有幸了！」

方石寒心想：陶老人如此推重這位老和尚，想必定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老和尚合十道：「施主好說了！」

他目光一轉，接道：「施主，老衲弟子大明，可是施主差人所殺？」

陶禪一怔道：「老朽豈是那等人？大師此言，未免欠思考了！」

老和尚冷笑道：「施主，屍體之上留有表記，明明說明乃是施主派人所爲，施主怎可推說不是……」

陶禪怒道：「此乃有人陷害老朽，大師怎的這等不明不白？」

老和尚回顧了身後諸人一眼，向一名身穿青布長衫，精神十分飄逸的中年文士道：「諸葛施主，如是陶施主不承認，老衲倒想不出其中原因了！」

那中年文士乃是華山號稱三劍三老之一的「天璇劍」諸葛元，聞言略一沉吟，道：「以陶老爲人，此事如是他派人所爲，他確是不會推諉的了！」

老和尚道：「諸葛施主說的不錯，老衲正是這麼想……」

但他們同來的一夥人中，却有人冷笑道：「那也不見得！倘若陶某心懷叵測，他自然不如當年那等正直了！」

此人話音一落，陶禪却是一笑道：「武當一向被武林同道看成名門大派，道長此言，不嫌有點失去身份麼？」

敢情這說話之人，乃是武當長老青松上人。

青松道長却是哼了一聲，道：「貧道師弟青玄，被人在九江郊外分屍，遍體沒有一處完整骨肉，檀樾既能作出這等心狠手辣之事，貧道爲何不能指說尊駕居心叵測？」

陶禪道：「青玄道長的屍體上，莫非也有甚麼表記？」

青松道長頓時面色一沉道：「屍體之上，則無表記，不過……尊駕的手下，竟然送了一封書信去到武當了！」

陶禪道：「老夫送了書信去？那信上說了些甚麼？」

他如此反問，青松越發的動了眞氣，他怒目相向道：「檀樾當眞會裝作的很！書信乃是你親自所寫，怎的還問起貧道來了？」

這時，另外一名中年僧人大聲道：「貧僧元修，師弟元道在灌口附近，遭人所殺，事後接到一封書信，送至伏虎寺中，具名乃是絕情帮太上護法陶禪，言出是貧僧師弟正是絕情帮差人手殺，看來武當青玄眞人遇害之事，與本派所遭遇到的刦運相同！」

青松道長道：「不錯！」

他目光射向陶禪，接道：「檀樾還有何辭可辯？」

陶禪冷冷一笑道：「道長之言，認定老夫便是主持此番兇殺之人了？」

青松道長道：「除你還能有誰？」

陶禪目光轉向另一位老和尚，笑問道：「勝玄尊者呢？你也認爲老朽是那等人麼？」

勝玄尊者四字一出，在場之人，無不爲之一怔！他們不曾料到，這位老和尚竟是比少林掌門輩份還高，傳聞早巳成佛了的「少林二佛」之一的勝玄尊者。

勝玄尊者微微沉吟了一下，接道：「老衲麼？還沒有想明白……」

這時，駝丐申直忽然大聲喝叫道：「老禪師，有一件事，你們好像都沒有想過吧！」

勝玄尊者道：「甚麼事？」

申直道：「陶兄坐關巳有十年，他幾乎從未過問武林中事，尊者自應明白，此

事必非陶兄所爲了！」

勝玄尊者皺眉道：「有道理啊……」

「天璇劍」諸葛元道：「申兄說的不錯，陶老坐關之事，天下皆知，今日出關，也是天下皆知，此等慘案如是由他主持，可眞是有些奇怪了！」

申直冷笑道：「有甚麼可奇怪？各位來此之時，莫非沒有遇上貴派來祝壽之人嗎？他們都是親眼見到陶老出關之人！」

駝丐如此說明，無非是想堵住他們再作其他猜疑，並且想逼陶禪親自指出苗羽香乃是主持之人！

但陶禪竟然裝作不知，而青松道長可就不肯放棄點滴機會，立即接口道：「駝施主，你這可是欲蓋彌彰了！」

申直大怒道：「道長此言何意？」

青松道長道：「陶檀樾坐關之事，果然天下之人皆知，他今日出關之事，更是人人關心的很，如是陶檀樾借此作爲掩護，暗中却在進行甚麼陰謀，那豈不是神來之筆，天下無人猜透了麼？」

申直只氣的兩眼亂瞪，怒道：「道長，天下無人猜出，爲何你却猜出來了？」

青松道長道：「這個麼？只因貧道爲人十分仔細，駝施主，看來你也是絕情帮一夥的了！」

駝丐陡然鬚髮怒張，大喝一聲道：「牛鼻子，你自己才是絕情的一夥子……」

舉手一揮，直向青松道長拍去！盛怒之下，申直動起手來了！

青松道長面色一變，回手拔出肩頭長劍，冷笑了一聲，道：「駝檀樾，你惱羞成怒，只怕也沒有用處了……」身形一錯，回敬了三劍之多。

駝丐掌力雄厚，青松道長的長劍，竟是近不了他身前五尺。

兩人交手十招，青松道長已險險被駝丐掌力擊中！如是任由兩人再打下去，不出十招，青松道長就將要傷在駝丐申直的手中！

陶禪眉頭一皺，正想出言喝阻，只見那勝玄尊者突然走到兩人身前，雙手一分，便將他們震的各自退了一步！

青松道長一收寶劍，恨恨的道：「長老何故出手？」

勝玄尊者沉聲道：「事情未見眞象之前，你們何必拚命？」

他語音一頓，目光射向陶禪，接道：「施主，什麼人嫁禍於你，你心中總該有數吧！」

孟子常突地大聲叫道：「此人便在此處！」

伸手指向苗羽香身上。

勝玄尊者一怔，問道：「這個女施主麼？」

他口中在問孟子常，目光却是望向陶禪！

陶禪黯然的點了點頭，嘆了一口氣，說道：「不錯，正是這個丫頭惹出來的禍事……」

他話音未巳，只聽得遠處傳來幾聲爆炸之聲！

苗羽香突然嬌聲一笑，道：「師伯，抱湖山莊只怕是保存不了啦！」

勝玄尊者一呆道：「陶施主，她是什麼人的弟子？竟然稱呼你是師伯？」

陶禪不禁嘆息說道：「雪谷香仙的傳人……」

這時，孟子常已大步趕了出去！

大廳之中的羣雄，也因那爆炸之聲，起了極大的騷動，有一半人已紛紛奪門而出。

亂哄哄的驚叫聲中，勝玄尊者却是十分鎭定，他目光一轉，冷冷的向苗羽香道：「女施主，香仙曲施主，與老衲也是故交，女施主爲何向武林六大門派中人下手，莫非乃是令師所命麼？」

苗羽香道：「是又如何？」

勝玄尊者說道：「老衲也自是不大相信！」

苗羽香格格一笑道：「信也好，不信也好，本帮主敢作敢爲，武林六大門派之人，正是妾身派人所傷，不過，妾身也是奉命行事而已！」

勝玄尊者楞楞的問道：「奉什麼人之命？」

苗羽香道：「本帮太上護法之命！」

青松道長大聲的叫道：「誰是太上護法？」

苗羽香道：「家師和陶師伯！」

青松道長怔怔的說道：「還是陶檀樾麼？」

苗羽香道：「不錯！」

勝玄尊者說道：「陶施主，這是眞的麼？」

陶禪道：「大師可是相信了她？」

勝玄尊者道：「老衲麼？果然有些相信了！」

陶禪道：「大師，老夫有一句話，本是不顧說出，但事到如今，不說似是不行了！」

勝玄尊者道：「什麼話？施主何不快說？」

陶禪說道：「老夫在抱湖山莊坐關之處，各位只要前去看上一眼，便知老夫決無可能在今日之前，與這個丫頭有什麼交往！」

勝玄尊者道：「却也使得……」

諸葛元笑道：「大師，此刻咱們不宜離去，陶兄之言，在下早巳相信了！又何必去看？」

青松道長突然大聲說道：「不看怎麼成？」

敢情這武當派青字輩道人，個個都有些火爆。

諸葛元淡淡一笑道：「道長，武林中各大門派都受過陶兄大恩，貴派可以忘恩負義，反面無情，但華山子弟，却不願對陶兄稍有不敬之意……」

他語音一頓，向陶禪道：「陶兄，華山派決不認爲陶兄和此女有何勾結！」

他語氣堅定，使得青松道長更爲之一呆。

陶禪抱拳一拱，笑道：「多謝諸葛兄弟……只怕眼下之事，不是老弟一人所可左右！」

諸葛元大笑道：「陶兄，諸葛元雖然人微言輕，在下却不自量力的很，但有人再咬定陶兄是那爲害武林人時，在下定然全力與他一搏！」

他這話顯是巳向青松道長叫陣了！

青松道長雖然大感不是味道，但他也

明白，華山劍法不可輕侮，是以只好在旁裝作不曾聽懂，未出一言。

陶禪感激的一笑，道：「諸葛老弟的盛情，陶某是心領了！」

目光轉到苗羽香身上，冷哼道：「老夫對妳一再忍讓，用心無非要想感化妳莫作出那等絕毒之事，如今你竟然要炸毀抱湖山莊，那可眞正是容妳不得了！」

苗羽香微現怯意，低聲道：「師伯，你眞敢對侄女下手麼？」

陶禪道：「爲何不敢？」

一閃身便向她行去。

方石寒直到此刻，方始大笑道：「陶老，這絕情帮主，交給晚輩吧！」

陶禪聞言，正中下懷，笑道：「如此便有勞老弟出手也好……」

勝玄尊者怔了一怔，望着方石寒，向陶禪道：「施主，這孩子却是何人？」

陶禪道：「方石寒，是聖心大師的傳人……」

勝玄尊者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聖心活佛的傳人麼？那是老衲的長輩了……」

只見他大步上前，雙手合十向方石寒恭敬的見禮道：「施主眞是聖心大師弟子麼？」

方石寒說道：「不錯！老禪師有何見敎？」

勝玄合十，道：「貧僧乃是少林勝玄，施主有何差遣，老衲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方石寒眉頭一皺，道：「不敢，老禪師但能約束大廳中羣雄，莫要亂了陣脚便好！」

勝玄尊者笑道：「老衲遵命……」

轉身大步走到廳門之前，頗有一夫當關，萬人不得輕闖之概！

這時廳中之人，無不爲之失色！

至此，他們才發現，眼前這個少年，才眞正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高手！

青松道長的傲氣，刹那間巳不見了踪影！

陶禪這時向諸葛元低聲道：「老弟，此間有方老弟主持，似是不會出什麼差錯，倒是外間的絕情帮之人，甚爲可慮，咱們不如出去瞧瞧！」

諸葛元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當下隨在陶禪身後，向外行去。

駝丐申直抬了抬手，向峨嵋派元修和尙招了招手，兩人也出了大廳。

這時大廳之中，只剩下了武當青松道長，青城派的一位白髮老者，和兩名少林子弟，三名丐帮屬下之人。

他們不曾離去，乃是勝玄尊者喝令他們分別守住了大廳的每一處出入孔道！

至於先前的那批武林人物則巳全部退了出去。

苗羽香被制的手下侍女早被孟子常差人抬走。

方石寒眼見廳中騰的十分空敞，當下大聲道：「苗帮主，區區有句話，想先請敎！」

苗羽香嫣然一笑，道：「公子有何見敎？」

方石寒道：「絕情帮可是有席捲武林之心？」

苗羽香道：「公子的看法呢？」

方石寒道：「依在下的看法麼？只怕你們永遠達不到這等願望！」

苗羽香道：「爲什麼？」

方石寒道：「區區不死，你們就施展不了陰謀手段！」

苗羽香笑道：「公子好大口氣啊！」

方石寒冷哼道：「帮主如是不信，不妨出手，試試你能否勝得了在下！」

苗羽香沉吟了一下，道：「公子，說良心話，妾身實在不想與你爲敵！」

方石寒大笑道：「好說了！苗帮主，在下的想法，乃是箭在弦上，妳不想動手恐怕也不行啦！」

苗羽香柳眉閃動，嘆了一口氣，道：「公子，這些事與你根本無關啊！」

方石寒冷哼道：「苗帮主，武林中人，你說在下與這些事無關，那就大錯特錯了！」

苗羽香爲難的看了方石寒一眼，大眼中閃過一連串的迷惑之色，低聲道：「公子，你這是逼得妾身別無選擇，只有全力一戰了！」

方石寒笑說道：「不錯！苗帮主，方某眼下不會傷妳，妳大可以放心全力一拚吧！」

他口氣果眞大得很！

勝玄尊者在大廳石階之上，只聽得白眉連皺！

苗羽香苦笑了一聲，道：「公子，妾身看來只好放肆了！」

語音一頓，身形向後略退，伸手拔出肩頭的一柄金光閃閃的單刀！

方石寒順手也亮出了脅下長劍。

苗羽香微微一笑，寶劍斜斜向上一引，竟是硬接對方的這一刀！

任是何人也可瞧出，那苗羽香的單刀，必是來自緬北的紅毛寶刀，一般兵刄可就碰它不得，否則定將損折！

但方石寒手中並非寶劍，竟敢硬接，實在是叫人有些爲他担心！

刀劍迅快的便碰在一起，一點火光爆出，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入耳，兩人却同時而後退了一步。

方石寒手中長劍，並未折斷！

顯然，他手中所拿的，也是一支寶劍了！

但方石寒自己明白，苗羽香的寶刀，不會砍斷自己的長劍，只是因爲自己的一股罡氣，貫注在劍身之上，長劍巳然堅逾百煉精鋼，休說一柄紅毛寶刀，就算是春秋神物，恐怕也難以削得斷自己的這支普通長劍。

苗羽香不由聽得呆了一呆，尖聲地道：「公子，你這支劍，可是一支前古神物麼？」

方石寒冷冷一笑道：「不是！」

舉手一揮，便向苗羽香刺去。

苗羽香心中大爲震驚，她委實想不出，方石寒憑着一柄普通長劍，怎能硬碰自己手中削鐵金刀？

但方石寒劍勢巳來，她不暇多想，金刀一撩，便向方石寒的寶劍磕去！

噹——的一聲脆響過處，苗羽香陡然失聲驚叫，向後飛步退出丈許。

只見她低頭看着手中的金刀發呆。

（以下轉入第一弍二頁）

新派俠情中篇 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七色劍



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色劍

錯將明珠認　玉樓戰雙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和甘明珠來到插花廟會見淡金臉人，經他解釋甘春霖並非北嶺七星擄去，可能是被壞人擄走，願意協助找尋，請甘明珠先回去，留雲飛白在廟裏，出示他父親玉雕葡萄，說明自己是七色劍主人藍如玉，對高手舉動，瞭如指掌，除下面具，赫然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隨即叫侍婢春雨，秋霜送客，雲飛白連忙趕回去甘家莊，不見甘明珠，却被幾個假扮莊丁用「絕戶刀陣」截殺，藍如玉先派人用「七色劍陣」解圍，却找不到甘春霖父女，找到被害的八名莊丁，都是被人用「混元摧枯掌」殺死，藍如玉答應雲飛白和他一起去先找甘明珠下落……

藍如玉撇了一下嘴，說道：「那你這一路行來，怎會老是心不在焉的？」

雲飛白心中暗道：「好啊！妳一再取笑於我，難道我不會調侃妳麼？」

這就笑了笑道：「藍兄這可不能怪我呀！」

藍如玉道：「爲什麼？」

雲飛白淺笑道：「有女同行，在下自然要心不在焉了。」

藍如玉格的一聲嬌笑，廻目嗔道：「原來你也不老實。」

雲飛白笑道：「在下本來很老實，若是不老實的話，那也是藍兄帶壞的了。」

藍如玉說道：「好啊，半天工夫，就把你帶壞了，看來我這朋友，你就交不得了。」

雲飛白一拱手道：「能和藍兄論交，在下眞是三生有幸。」

這回，藍如玉的粉臉也飛紅起來，輕啐道：「貧嘴。」

不多一回，兩人便已趕到潁州（今阜陽）。這裏地當潁、沙二水之會，爲豫、皖交通要途，水陸碼頭，貨積如山，可說是皖北商業重鎭，又是府治所在，街道寬闊，市肆櫛比，行人車馬，熙攘往來，一片昇平熱鬧景象。

藍如玉回過頭來低聲的道：「雲兄，從現在起，爲了防人耳目，你莫要再提什麼事了。」

雲飛白自知她年紀雖和自己相彷彿，但江湖經驗却比自己老練得多，她這麼叮囑自己，必有原因，點頭笑道：「我一切聽妳的就是了。」

藍如玉粲然一笑道：「你眞肯聽我的就好了。」

接着道：「目前離午牌還有一回，咱們先去找家客店落腳。」

雲飛白道：「這時候就要找客店落腳麼？」

藍如玉回頭笑道：「你剛才還說一切都聽我的，怎麼又問了？」

雲飛白道：「好，我不問。」

藍如玉淺笑道：「我知道你不問比什麼都難過，咱們昨晚已有一夜不睡，不養足精神，如何去辦事？再說，救人之事，也總得到晚上才行呀！」

她這話說得很輕，生似防人聽到似的一般。

說話之時，她已領着雲飛白折入一條橫巷，迎面正好有一家興隆客店，一排三間門面，甚是氣派，一看就知是上等的客棧。

兩人剛走近店門，就有一名伙計在門口迎着道：「二位公子爺要打尖？」

藍如玉說道：「我們要兩間上等的客房。」

這時候雖非落店的時光，但有些人到潁州來探親訪友，自然先要落店，可以洗把臉，換件衣衫，或是吃過了午飯再出門，這也是常有的事。

客店伙計都是勢利眼，看到這二位公子人品出衆，那敢怠慢，連連哈腰道：「有，有，小的替二位公子帶路。」

引着兩人來至上房，打開兩間房門，讓兩人看了，然後又陪笑道：「這兩間最是寬敞，也最清淨了，不知可合公子爺的意麼？」

藍如玉道：「就這兩間好了。」

店伙計連連應是，退了下去，一回送上臉水，又沏了一壺上品六安茶，才行退去。

兩人洗了把臉，藍如玉倒了一盅茶，說道：「雲兄，請喝茶。」

雲飛白道：「我自己來。」

藍如玉朝他溫婉一笑道：「你還和我這樣客氣則甚？」

她自己也倒了一盅，在對面椅上坐下，玉掌托着茶盞，輕輕喝了一口，說道：「我眞沒想到會和雲兄走在一起。」

雲飛白道：「我也沒有想到之事。」

藍如玉輕笑道：「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不打不成相識吧！」

剛說到這裏，忽然輕輕放下茶盅，口中喝道：「什麼人？」

喝聲出口，人已離座飛起，一下掠到門口，伸手拉開房門，動作極爲輕捷。

只見一名伙計彎着腰站在門口，陪笑道：「小的是沖開水來的。」

藍如玉看了他一眼，冷聲道：「你待會再來沖。」

那店伙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藍如玉嘴角微微一撇，隨手闔上了門，雲飛白却並未在意。

藍如玉回到椅上坐下，兩人隔着一張小几，品茗閒聊，快近午刻，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

藍如玉道：「是誰？」

只聽先前那個店伙在門外道：「二位公子午餐要出去吃，還是小的去叫。」

藍如玉道：「你進來。」

那店伙推門而入，藍如玉吩咐道：「你去大街上同慶酒樓要他們做幾個可口的酒菜送來。」

店伙答應一聲，又隨手闔上了門，去了不久，就領着同慶樓的伙計走入，在房中擺好一張小桌子，端上七八式菜餚，和一小桶白飯，方始退出。

藍如玉含笑道：「雲兄，我們快點吃吧！」

同慶樓的徽菜，名聞遐邇，果然十分可口，藍如玉只吃了一小碗飯，便自停筷，雲飛白却連吃了三碗飯。

飯罷，店伙收拾過碗盤，藍如玉也站起身來，低聲道：「雲兄昨晚一夜未睡，現在可以好好睡一覺了，必須養足精神，我也要回房去休息了。」

說完，翩然朝隔壁房中走去。

雲飛白一晚未睡，確實有些睏意，這就掩上房門，和衣在床上躺下。

那知睡下之後，闔上眼皮，甘明珠和藍如玉兩個纖影，不時在腦際浮現出來。一個嬌柔而帶着驕氣，一個爽朗明艷，有如春蘭秋菊，各佔一時之勝。

尤其從昨晚到今天，短短幾個時辰之中，竟然一連串發生了許多如夢如幻，離奇變幻的事故，却又整理不出一點什麼頭緒來。

想着，想着，漸漸也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這一覺，直睡到上燈時分才被剝落叩門聲驚醒，急忙起床，開門出去。

只見藍如玉笑盈盈的走了進來，說道：「雲兄，時間不早，快去洗把臉，我們上同慶樓喝酒去。」

說着，朝他暗暗使了一個眼色。

雲飛白不知她跟自己使眼色，究竟是什麼意思，只得含糊答應，洗了把臉，兩人相偕走出客店。

這時華燈初上，正是街上最熱鬧的時候，同慶樓五間門面，燈光輝煌，兩人上得樓來，找到一處臨街的桌子坐下。

藍如玉要過酒菜，就和雲飛白一面喝

茶，一面低聲談笑着。

雲飛白從昨晚到今天，他和藍如玉相處的時間稍久，越發覺得她內心善良，個性坦爽，決不是北嶺七星那等窮兇極惡之人，心中有着疑問，幾次要想伺機試探，但總覺對方是個姑娘家，不好出言詢問人家隱私，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藍如玉冰雪聰明，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自可猜得到幾分，但她也故作不見，只是和他談些不相干的話。

談的雖是不相干的話，但兩人還是談得十分投機。

雲飛白對她眞有相見恨晚之感，只是有些話只能放在心裏，不敢表露出來。

堂倌陸續送上酒菜，藍如玉一手拿起酒壺，替雲飛白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雲飛白道：「藍兄，我不會喝酒。」

藍如玉笑了笑道：「不會喝，不會學麼？準備喝酒，很快就學會了。」

「哦，不！」雲飛白道：「我們今晚不是……」

藍如玉急忙朝他使了一個眼色，大笑道：「今晚我們不醉不歸，來，雲兄，我敬你。」

她舉起酒杯，銜在咀唇邊，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雲兄，你少喝一點就是了，但一定要裝出喝酒的樣子。」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

雲飛白不知她此舉用意何在，但却依言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兩人邊談邊喝，旁人看來，倒像是酒逢知己，不時的在乾杯哩！

藍如玉喝了幾杯酒，臉上已經浮現出一片酡紅，一雙黑白分明的星目，也有些水汪汪了！

（她臉上雖然經過易容，易容就是今天的化粧術，經過化粧的臉孔，雖可改變和掩飾去原來的面貌，但還是本來眞實的臉孔，所以喝了酒，仍然會臉紅，這和戴面具不同，戴了面具，就看不到臉紅了，藍如玉改扮淡金臉人，戴的是面具，這回扮作少年公子，使的是易容術，這兩者自有很大的區別了。）

酒醉飯飽，兩人會帳下樓，回轉客店，一名店伙緊跟着兩人身後走入，沏上了茶，才躬身退去。

藍如玉認出他正是下午在房門口竊聽自己兩人說話的那個伙計，心中暗暗冷笑，舉手端起茶盅，湊着鼻子聞了聞，才低聲道：「雲兄，你看看咱們的茶水裏，有沒有異樣？」

雲飛白依言端起茶盅，仔細看去，茶色澄黃，有着淡淡的清香，絲毫看不出異處，不覺一楞，抬目道：「怎麼？這茶中會有人做了手脚？」

藍如玉輕輕點了一下頭，低聲說道：「我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吧，不然，我們只要一走，對方立時就會知道我們行踪了。」

接着又和他低低說了幾句，說完，站起身，把兩盅茶倒入面盆之中，然後倚着茶几，閉上了眼睛。

雲飛白也依言往床上斜躺下去，側轉身子，故意用衣袖覆蓋住半個面孔，可以微啓一目。

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果然聽到房外走廊上响起極輕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房門緩緩開啓，一條人影迅快閃了進來。

雲飛白微啓一目，朝他望去，這人正是方才沖茶來的那個店伙，只見他目光左右亂轉，行動極爲小心，看到兩人都已昏迷過去，臉上不禁閃過一絲笑意，緩緩走近藍如玉身邊，突然雙手齊發，十指如風，朝她身上疾落！

這假扮店伙之人出手奇快，認穴奇準，這下十指同發，使人猝不及防，若是換了個武功較差的人，縱然早已有備，也會措手不及。

但藍如玉身爲七色劍主人，一身武學，豈同等閒，沒待店伙十指洒落，早已屈指輕彈，一縷指風，先彈中了店伙胸下一「血阻穴」，那店伙立時被定在那裏，上身微撲，兩手箕張作勢，再也動彈不得。

藍如玉站起身，朝雲飛白微微一笑，道：「我等的就是他，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雲飛白道：「妳爲什麼等他呢？」

藍如玉看了他一眼，才道：「你呀，眞是初出茅廬，一點江湖閱歷也沒有，這人假扮店伙隨時隨地都在侍候着我們，我們若是不把他制住，只要我們一走，他就發出消息，等我們趕到地點，人家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別說救人，只怕我們也要束手就縛了呢！」

雲飛白經她一說，不覺恍然大悟，由衷的點頭道：「藍兄說得極是，如論江湖經驗，兄弟比藍兄差得太多了。」

藍如玉朝他嫣然一笑道：「你這句話，還差不多。」

伸手取出一錠銀子，放在几上，回頭道：「雲兄，我們快走吧。」

打開後窗，雙脚一點，人早已穿窗而出。

雲飛白跟着穿窗而出，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直如兩點流星，越過城牆，一路飛奔。

雲飛白發現藍如玉領着自己，又朝早晨來的那條路奔了回去，忍不住問道：「藍兄，我們又要趕回甘家莊去麼？」

「差不多。」藍如玉回頭一笑，說道：「我們早上離開甘家莊，現在又趕回去，你是不是覺得奇怪。」

雲飛白道：「在下確實有些不解。」

藍如玉道：「我們此去，是不是要去救人。」

雲飛白道：「是啊。」

藍如玉道：「救人是不是要乘人不備，才能救得出來？」

雲飛白道：「不錯。」

「這就對了。」

藍如玉一笑道：「我們早晨離開甘家莊，對方自然認爲我們已經走了！現在再趕回去，乘他們疏於防範，救人不就容易下手麼？」

雲飛白道：「藍兄眞是機智過人，心思縝密，在下佩服之至！」

藍如玉聽了他的誇讚，心頭也有說不出的喜悅，甜甜一笑道：「你到現在才知道。」

「哦！」雲飛白忽然低哦一聲，問道：「藍兄，我們到那裏去救人呢？」

藍如玉神秘一笑道：「你現在不用多問，到時自知。」

兩人口中說着，脚下却絲毫沒停，一路朝前奔行，漸漸甘家莊業已在望，藍如玉忽然捨了大路，朝左側一條小徑上奔過去。

不多一回，奔近一座小山，她循着崎嶇小徑，朝小山上走去，這小山上種的都是毛竹，竹林濃密，藍如玉走到竹林深處，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夜梟的鳴聲。

緊接着只聽遠處也傳來了兩聲夜梟的鳴聲。

雲飛白心中有些明白，忖道：「這大概是她和手下的連絡記號了。」

心念方動，突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飛身落地，朝藍如玉抱拳一禮，躬身道：「小婢春雨，叩見主人。」

藍如玉點點頭，問道：「他們可有動靜？」

春雨道：「沒有，小婢一直在山上隱身窺伺，始終不曾見到一個人，好像這座莊院，只是一座沒有人的廢宅。」

「這怎麼會呢？」

藍如玉正在沉吟之際，又是「嘶」的一聲輕响，一道人影直射而入，落到地上，拱手道：「小婢秋霜叩見主人。」

藍如玉問道：「妳來得正好，我要他們分別在幾處交通要道上站了樁，可有什麼消息？」

秋霜道：「入晚之後，小婢遵照吩咐，巡視了他們站樁埋伏之處，據他們說，從早迄晚，這幾條路上，都沒有扎眼的人經過。」

藍如玉攢了下眉，說道：「這就奇怪了！」

她似乎對自己的判斷，具有深信，因此對二婢的報告，深感懷疑，一言不發，穿出竹林，朝山徑上盤曲而上。

雲飛白和春雨、秋霜三人只是跟着她身後而行，片刻工夫，已經登上山頂。

藍如玉依然一言不發，逕自往小山北首步去，這裏正好有一方大石，她舉步跨上大石，一雙明亮眼睛一霎不霎，朝山下投去。

雲飛白跟着她跨上大石，凝足目光，跟着看去，原來這小山後面，依然是一片濃密的竹林，山下右方，一片竹林之間，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莊院，時在深夜，看不清莊院中的情形，但覺黑壓壓的一片，似是覆蓋極廣，只是不見一點燈火。

藍如玉回過頭來，低低的道：「雲兄看清楚了麼？」

雲飛白道：「在下看不清楚。」

藍如玉微笑道：「我不是問你看清楚這座莊院中的情形，我是說，你可看出這座莊院的位置來了！」

雲飛白道：「這座莊院在一片竹林環繞之中……」

藍如玉盈盈一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雲飛白愕然道：「在下只說對了一半，那麼還有一半呢？」

「還有一半你沒有看出來。」

藍如玉偏頭斜睨着他，伸手一指左前方較遠之處，說道：「你再看看那裏是什麼？」

雲飛白順着她手指之處看去，說道：「那裏也是一座莊院。」

「對了！」藍如玉笑了笑道：「那裏就是甘家莊。」

雲飛白道：「在下只看到一座莊院，却沒認出是甘家莊來。」

「所以我說你只說了一半咯！」

藍如玉輕笑一聲，又道：「你看，從甘家莊後園出來，不過一箭之遙，就是這片竹林了。」

雲飛白點點頭，沒有說話。

藍如玉接下去又道：「今天早晨，我們曾在那片竹林裏搜索了一回，對麼？」

雲飛白依然點着頭，他急於想聽她的下文。

藍如玉低聲道：「當時我走在前面，發現了一件事……」

這回雲飛白忍不住問道：「妳發現了什麼？」

藍如玉道：「竹林中，到處都是落下來的竹葉，舖得厚厚的，自然很難發現足迹，但在一株竹身上，給我發現了五道極細的指甲痕迹……」

雲飛白說道：「當時，妳怎麼沒有說呢？」

「那時也許附近有人隱伏，我如何能說呢？」

藍如玉接着解釋道：「我看那指甲痕跡極細，而且從指甲的痕迹看去，這人手掌纖細，那一定是女子留下的了。」

雲飛白瞿然道：「妳說是甘姑娘留下的了？」

「瞧你，一說到她，你就急成這個樣子。」

藍如玉斜睨一笑，續道：「這情形很可能是她被誘到這片竹林裏來，爲人所擒，她用手抓住了竹身，企圖掙扎。但終於還是被對方强行擒去，才留下了五道指甲痕迹。」

雲飛白道：「這和這座莊院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有了，」藍如玉解釋道：「竹身上留的五道痕迹，就是朝這個方向來的，這座莊院和甘家近在咫尺，如果有某一幫人，計謀對甘家父女下手，這是最好的落脚之處……」

雲飛白道：「當時妳不是也計謀對甘老伯下手麼？」

「是的。」藍如玉說道：「但我只是要甘春霖交出的是驪龍珠，並不想刦持他們父女二人，用不着這座莊院作爲落脚之點。」

她不待雲飛白的發問，接着又說道：「但我來的時候，這是四天以前，我也曾在甘家莊四週，實地勘察過一遍，而且也調查過這座莊院，據說，這座莊院的主人姓田，是一位退隱致仕的老人，家中人口不多，很少和外人往來，決不會是一座空宅……」

雲飛白恍然道：「那應該沒有疑問的了。」

藍如玉深深一笑道：「這些雖是我暗中調查出來的，但也自然是他們自己說的了，對方如果早有計劃要刦持甘家父女，自然早就有了佈置，怎麼會讓人家懷疑到他們？」

雲飛白道：「藍兄確認甘老伯父女是他們刼持的麼？」

藍如玉冷冷一笑，道：「本來只是有點懷疑而已，現在則已可確定十之八九的了。」

雲飛白道：「藍兄此話怎麼說。」

藍如玉道：「我叫春雨守在這座山上，窺伺莊院中的動靜，她不是說莊院中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個人也沒看到麼？如果是正常住家，人口最少，總會看一、二個人走動。從早到晚，沒看到一個人，這不是欲蓋彌彰麼？」

雲飛白說道：「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藍如玉爽朗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就下去闖它一闖。」

雲飛白道：「好，我們這就下去。」

「你又性急了！」

藍如玉輕嗔道：「我看你一顆心早就飛下去了。」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一紅，還沒有開口。

藍如玉接着又說道：「我們是救人來的，最好不要打草驚蛇，行動務求輕快隱秘，非萬不得已，不可輕易出手，還有一點……」

她望着他，盈盈目光閃爍一笑，說道：「你要一路跟着我，不可離開得太遠，不可單獨行動，遇到救人的時候，你只管救人，其他一切都由我來應付。」

雲飛白點頭道：「好，今晚此行，自然以妳爲主，在下都聽妳的就是了。」

藍如玉忽然柔聲的道：「雲兄，這是因爲我在江湖上比你多走了幾天，今晚之事，可能步步都有兇機，我這樣安排，你不會怪我太自大吧？」

她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溫婉，情意綿綿！

雲飛白忙道：「藍兄不用多心，在下怎麼會怪藍兄的呢？」

藍如玉目光如水，欣然道：「只要雲兄不多心，我就安心了。」

說完，回身走下大石，朝春雨、秋霜二人招一招手。

原來春雨、秋霜眼看兩人並肩站在大石上說話，故意退後了幾步，這時看到主人將她們招手，才雙雙走了過來。

藍如玉附着她們的耳朵，低低說了幾句，兩婢躬身領命，轉身飛奔而去。

藍如玉回頭道：「雲兄，我們也可以下去了。」

說完，舉步山後覓路而下。

雲飛白跟着她穿行了竹林，朝山下走去。

兩人一路提氣疾行，不過盞茶工夫，便已到了莊院側面，藍如玉腳下一停，悄聲道：「雲兄，咱們從這裏進去，但你必須記住方向，待回如能把人救出，就必須循此路退出，自會有人接應。」

雲飛白問道：「藍兄，妳呢？」

藍如玉看他關心到自己，心頭不覺一甜，低聲道：「如果甘明珠確在這裏，你救了人，他們自然要全力攔截，那就難免有一場惡戰，你不用管我，只管先走。」

雲飛白遲疑的道：「這個……」

藍如玉甜甜一笑道：「我自有脫身之法！你放心吧！」

她說出「放心」二字，臉上不禁微微一紅。

雲飛白道：「好，在下記下了。」

藍如玉道：「那就進去吧！」

兩人雙足一點，同時縱身而起，一下躍上圍牆。

藍如玉身輕如燕，搶先飛身落地，目光迅速朝四週一瞥，發現自己兩人進來的地方，正在莊院後面的花園之中，樹木葱鬱，遠處隱隱有亭台樓閣，只是在夜色之下，烟景翳翳，看去極爲朦朧。

雲飛白隨着藍如玉落到地上，低聲道：「藍兄，這裏像是後園，咱們該繞到前面進去才是。」

藍如玉道：「我們先查看了後園情形，再往前進逐一搜索，也是一樣。」

說話之時，已經翩然朝一條石砌小徑中行去。

這座花園佔地極廣，到處都是花林，中間穿插着不少石砌小徑，兩人穿行在花樹之間，樹影迷離，倒也用不着隱藏身形了。

不多一回，已經繞行過一座高聳的樓宇，樓上不見燈火，也沒有半點人聲，再折而向南，是一泓略呈橢圓形的池水，沿池遍植楊柳，隨風搖曳。

這一路行來，居然不曾發現有人攔阻去路。

雲飛白心中暗道：「莫非這座莊院，眞的沒有人住，藍如玉認爲甘明珠可能被刼持到這裏來，也只是憑她猜想而已。」

但既已進來了，藍如玉是個自信極强的人，自己也不好多說，只得一路搜索過去再說了。

兩人沿池而行，跨過小橋，剛進到一座凉亭前面，陡聽一聲女子的尖叫之聲，從遠處傳了過來，夜深人靜，這聲尖叫，劃破沉靜，聽來甚是悽厲，也十分清晰！

藍如玉、雲飛白不由得同時止步，雲飛白低聲道：「藍兄，這是女子尖叫的聲音。」

藍如玉道：「不錯，聽起來似乎不太遠！」

雲飛白道：「我們快走！」

「不忙。」藍如玉一擺手，低聲道：「我們是來救人的，自以救人爲主，從現在起，你我應該保持一段距離，記住了，遇到有人攔擊，都由我出手，你不用露面，你的任務，只是救人，好，現在讓我先行，你必須掩蔽行藏，等我走了一段路，你再跟上來和我會合。」

話聲一落，身形疾掠而起，循着那聲女子尖叫傳來之處尋去。

雲飛白依言仗着路邊花林作爲掩護，遠遠跟踪，和她保持了三丈左右的距離。

那聲女子尖叫，只有剛才叫了那麼一聲，就不再聽到第二聲了，黑夜之中，光憑這一聲尖叫，又在遠處，自然很難找尋得到。

藍如玉剛掠過一處花棚，瞥見左前方一座小樓之上，似有火星一閃而沒，心中方自一動，立即停住身形，左手向身後打了個手勢。

雲飛白急忙跟了過去，低聲問道：「藍兄可是發現了什麼嗎？」

藍如玉悄悄用手指了指一角小樓，說道：「方才那小樓上似有火星閃動，咱們過去瞧瞧，不過，要愼防誘敵之計。」

雲飛白點頭道：「在下省得。」

藍如玉當先朝小樓行去，她因剛才發現了一點火星，故而行動顯得十分小心，一路耳目並用，隨時隱秘身形，但這處小樓，巍然獨峙，四面是一片草坪，除了芊芊青草，周圍只有一排修剪整齊的矮樹，作爲藩籬，人到了矮樹附近，再要進入草坪，逼近小樓，就無處可以掩蔽行藏。

藍如玉迅快掠近矮樹，蹲下身子，雲飛白也緊隨着掠到，在她身邊蹲下來。

兩人凝足了目力，看了一陣，小樓中黑沉沉的不見一點動靜，但據方才那聲女子尖叫的聲音判斷，極可能就是從這角小樓上發出來的。

藍如玉悄聲道：「這裏是小樓正面，我留在此處，你繞到後面去看看，行動務必小心。」

雲飛白點點頭，矮着身子，剛走出幾步，突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什麼人膽敢夜闖民宅？」

雲飛白急忙蹲下身子，連忙回頭看去，但見從小矮樓屋頂上飛起一道人影，疾如凌空巨鵰，直向兩人伏身之處，飛撲下去！

藍如玉眼看自己兩人行藏被人識破，她爲了掩護雲飛白，不得不緩緩從矮樹後面站了起來，右手輕輕一揮，意思自然是示意雲飛白速行，一面接口道：「是區區在下。」

雲飛白看到藍如玉的手勢，那還停留，急忙貼地飛掠，繞到小樓北首，舉目看去，只見後面兩扇窗戶間，正有一角窗帘，因風飄忽，似是開着，心中一喜，那還敢怠慢，雙手一划，足尖點處，人已直拔而起，縱身上屋，再輕輕一掠，一下落到窗戶右首，隱住身形，側臉往裏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女子，面向南首窗戶而坐。

他看到的雖然只是一個背影，但從身材、髮型看去，極似甘明珠，心頭不覺一喜，急忙悄然穿窗而入，低聲叫道：「甘姑娘。」

那女子恍如不聞，只是坐着不動。

雲飛白心中暗道：「是了，她一定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就迅快閃近過去，低聲道：「甘姑娘，在下救妳來了！」

正待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那女子突然一下轉過身來，雙手疾發，朝雲飛白脅下襲到。

雲飛白在進入小樓，走近她身邊之時，自然早有戒備，此時一見青衣女子轉過身來，出手襲擊，立即飄身而退，目光一注，看清了對方面貌，不由得神情猛然一懍，失聲道：「妳……眞是甘姑娘！」

那青衣女子，不是甘明珠還有誰。

甘明珠冷冷一笑，說道：「是我，你還是束手成擒吧！」

雲飛白一手按劍，雙目只是凝注着她，但小樓中既然無燈火，僅憑窗前一點淡淡月光，實在很難看得清楚，細聆她聲音，又似乎和甘明珠稍稍有異！

甘明珠的聲音還帶點嬌稚，眼前此人却嬌脆而成熟！

雲飛白心中不覺一動，暗想：「看來這是預先佈置好的陷阱了！」

他全神保持戒備，一面故意裝作關心模樣，望着她道：「甘姑娘，妳怎麼了？是不是受了他們的要挾？」

「我很好。」

甘明珠格的一聲輕笑，說道：「我只是勸你不要妄想頑抗了……」

身形倏然直欺過來，雙手翻處，尖尖十指，舒展如蘭，洒出一片指影，急襲而至！

就憑這一聲「格」的輕笑，雲飛白已可確定她不是甘明珠了！

就在此時，雲飛白感到身後微風一颯，也有人以快速身法欺近過來，幾縷指風，襲向幾處要害。

「哈哈！」雲飛白朗笑一聲道：「妳並不是甘姑娘。」

「身形一側，從橫裏閃出，右腕抬處，「嗆」的一聲，劍光乍閃，使了一招「物換星移」，一簇寒芒，流動如星，先左後右，（他從橫裏閃出，本來前後夾擊過來的兩人，就變成在他左右了）飛洒而出，把兩人逼退了一步。

定睛看去，那襲向自己身後的人，也是一個女的，一身黑衣，看去身材苗條，年紀似乎不大。

假甘明珠又是格的一聲嬌笑道：「看不出你眞還有一手！」

「刷」「刷」兩聲，兩女同時從腰間撤出兩柄銀光閃閃的鸞刀，身隨刀進，但聽「鈴」「鈴」兩聲，兩道刀光，一左一右攻了過來。

雲飛白劍使「白鶴亮翅」，「噹」的一聲，接住了假甘明珠的刀勢，身形一轉，左手順勢推出，立掌如刀，一下推開黑衣女子執刀右腕。

假甘明珠嬌喝一聲道：「師妹，飛瓊乘輦，碧玉深藏。」

身形直欺而來，手中鸞刀却從右首劃了個弧形，攻到左首。

那黑衣女子接口道：「絳仙畫眉，玉痕點脂。」

假甘明珠接口道：「洛水驚鴻，素珠凌雲。」

那黑衣女子又道：「錦衣施粉，花裏閉門。」

兩人口中連聲嬌呼，刀招却源源不絕的遞出。

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那靈芝大師原是由名士出家，雲飛白自然也讀了不少經史子集，此刻在動手之際，聽她們口中唸的每一句話，都隱藏了一個古時美女的韻事，心頭不禁驀然一動，暗道：「自己曾聽師父說過，華山玉女峯下另有一個玉女門，不在華山派之中，據說有一套『玉女刀法』，以奇詭著稱，莫非這兩人使的就是『玉女刀法』不成？」

心念閃電一動，手中長劍連展，使出峨嵋絕學「亂披風劍法」來，東一劍，西一劍，左攻右守，右攻左拒，使得一劍快過一劍，但見寒芒飛閃，快若流星，密若尖錐，一簇簇的劍光，排空亂點，把峨嵋劍法，用得精妙絕倫！那兩個女子使開了刀法，招招狠辣，刀刀奇詭，但雲飛白劍光繚繞，緊護身軀，却也攻不進去。

眨眼工夫，便已打了二三十個回合，雲飛白因小樓上既非甘明珠，自然沒有戀戰的必要，只是二女忽左忽右，纏攻不休，自己僅能保持不敗！要想脫身，又談何容易？」

就在她微一分心，手中稍微緩得一緩之際——

那黑衣女子陡然一刀斜捲過來，劃到左脅，雲飛白急忙閃身相避。

假甘明珠刷的一刀，由右劃到，口中嬌喝一聲：「着！」

這一刀快逾閃電，已劃上雲飛白的大腿。

雲飛白在匆促之間，左手倏出，使了一招「白鶴刷翎」，五指如爪，朝她執刀右肩推去。

這「白鶴刷翎」，原是他家傳的白鶴門的手法，（他父親雲薄天，乃是白鶴門名宿）由下向上推去。

假甘明珠這一刀由斜帶轉，劃向他大腿，上身自然向下微俯。

雲飛白手勢上撩，雖然志在推她右肩，但一個身子微俯，一個五指上推，這一錯之間，便已錯開了幾寸光景，等他手爪推到，也正是假甘明珠身子斜俯之際，一下就推在她鼓騰騰的右胸之上。

假甘明珠被他祿山之爪，推到乳上，自然又羞又急，身軀一顫，口中尖叫出聲，急急撤刀後躍。

也正虧雲飛白有此一推，她的刀尖只是輕輕在他腿上劃過，但也被刀鋒劃破了寸許長一條，縱然不深，鮮血已是滲了出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雲飛白一手推出之際，那黑衣女子的鸞刀又已遞到。

雲飛白還不知道自己這一記「白鶴刷翎」，刷在人家什麼地方？一見黑衣女子一刀遞來，右手長劍順勢揮出，「噹」的一聲，封開了對方刀勢。

那黑衣女子鸞刀被封出之際，耳中聽到師姐驚叫之聲，不知她傷在那裏？不覺攻勢爲之一停，回頭問道：「師姐，妳可曾傷到那裏嗎？」

一個撤刀躍退，一個又停住了刀勢，這自然是好機會，雲飛白不假思索，突然雙脚一頓，一式「燕子穿簾」從窗口穿出去。

假甘明珠一見雲飛白穿窗逃出，口中嬌叱一聲：「小賊，你往那裏走？」

雲飛白穿窗而出，落到屋瓦上，突聽兩聲嬌叱，人影還未追出，身後一陣「鈴」「鈴」清響，急如星火般襲來！

他和二女子動手之時，已知她們鸞刀上繫有銀色小鈴，却沒想到她們這刀上鸞鈴，還能當作暗器打出，此時聽風辨位，這一陣襲來的銀鈴，竟有五六枚之多！一時那敢大意，急忙身形一個飛旋，長劍向空連點，好在他練的「亂披風劍法」，專破暗器，又是一陣「叮」「叮」輕響，六枚銀鈴，一齊被他劍尖擊落！

但這一躭擱，爲時雖暫，身側疾風颯然，兩女已經搶到身邊，兩道略呈彎形的刀光，又已一左一右像絞剪般攻來！

假甘明珠只當他方才有意輕薄，怒氣上衝，粉臉凝霜，切齒道：「小賊，今晚我不剁下你一雙手來，我就枉稱『玉女雙嬌』了！」

她們果然是華山玉女門門下，玉女雙嬌！

雲飛白急忙舉劍封架！和兩女子在屋上打了起來。

他大腿上刀傷雖然不重，但鮮血點點滴滴的流下來，褲管已被染紅了一片，動手之際，傷口也感到隱隱刺痛！

兩女因六枚銀鈴都被雲飛白長劍劈落，刀招上的攻勢越發凌厲狠辣，兩個苗條人影，在雲飛白左右前後，盤旋如飛，有如穿花蝴蝶，着着俱是搶攻招數。

雲飛白一連解拆了十幾招，還是無法脫身，心頭不禁暗暗焦急，任你峨嵋劍法如何精妙，招式如何錯亂，依然只能和兩人打成平手。

這還是要專心運劍，心無旁騖，若是稍一分心，想到藍如玉不知如何了？這霎時之間，就會連遇險招，使得你手忙脚亂，窮於應付。

雲飛白心頭雖然焦急，但到了此時，也只好專心一意的使劍，這一來，果然又稍稍扳回劣勢，把對方兩人的攻勢，穩住下來。

這樣刀光劍影，倏合倏分，又鬥了三五十招，三個人在屋面上正打得翻翻滾滾，難解難分，突然一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掠上屋面，衝入戰團之中！

三個人誰都不知來的是敵是友？

但見劍光飛捲，登時響起「噹」「噹」兩聲金鐵大震，玉女雙嬌連人帶刀，被震得後退不迭！

這人一劍震退二女，口中急急喝道：「雲兄快走。」

那是藍如玉的聲音！

×　　×　　×

藍如玉爲了掩護雲飛白進入小樓去救人，因此小樓屋頂有人沉喝：「什麼人胆敢夜闖民宅？」

一道人影如巨鵰凌空，飛撲下來。

藍如玉就緩緩從矮樹後站起，應聲道：「是區區在下。」

隨着話聲，又緩緩的跨過矮樹，朝草坪中行去。

凌空瀉落草坪的是一個瘦高青衣人，面貌沉冷，死板板一無表情，但目光却深隼而銳利，盯着藍如玉，冷峻的道：「妳就是藍如玉？」

他居然一口叫出藍如玉的名字來！

就憑這句話，就有先聲奪人之勢！藍如玉心頭着實吃驚，暗道：「他如何知道自己名字的呢？由此可見，他們對自己的底細，已經摸得極爲清楚了，自己倒要小心爲是。」

「你們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藍如玉手持摺扇，微微一哂道：「不錯，我就是藍如玉。」

青衣人依然冷冷的道：「妳自稱七色劍主人，但本莊和妳毫無過節可言，妳夤夜潛入本莊，所爲何來？」

藍如玉心中暗想：「此人面情生硬，分明戴了人皮面具。」

目光一注，隨即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姑娘只要知道我是本莊的人就好了，不必問我是什麼人。」

藍如玉冷笑一聲道：「看你不似無名之輩，怎麼連萬兒都不敢報嗎？」

青衣人道：「人都有姓名，我只是覺得咱們似乎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

藍如玉冷哼一聲道：「閣下方才不是也問我了嗎？」

青衣人道：「那是因爲我想知道姑娘的來意。」

藍如玉冷然道：「我沒有來意。」

「那好。」青衣人道：「姑娘如果不想和本莊爲敵，此時退出去還來得及。」

藍如玉朗笑一聲道：「我本來沒有和貴莊爲敵之意，但閣下既然知道我的來歷，我也必須知道貴莊的來歷不可了。」

她因雲飛白入樓救人，尚未出來，自然要拖延時間，以達到掩護的目的。

青衣人目中寒芒飛閃，冷然道：「姑娘那是在找自己的麻煩了。」

藍如玉摺扇搖動，瀟洒一笑道：「我是不怕麻煩的人。」

青衣人點點頭笑道：「妳是找人來的，因爲妳要的人，我們也要。」

藍如玉道：「哦！」

青衣人忽然大笑道：「我知道和妳同來的一個人，已經上樓去了，所以本莊也準備了兩個人在等着他……」

他笑得很得意，但他臉上，却連一絲肌肉都沒有顫動！

藍如玉聽得暗暗一驚，迅疾忖道：「爲了掩護雲飛白，本是自己希望和他拖延時光，好讓雲飛白救人，但如今却變成對方故意和自己拖延時間，好讓他們同黨把雲飛白擒下了！」

一念及此，右手摺扇朝他一指，爽朗的笑道：「我看你身份似乎不低，先把你拏下了也是一樣。」

口中說着，趁着摺扇朝他指點之際，人已快速如電，直欺上去，摺扇本已點出，正好隨勢朝青衣人身前三處穴道襲到。

青衣人豈會無備？口中沉哼一聲：「來得好！」

右掌一推，呼的一掌迎劈而出。

藍如玉自然希望速戰速決，才趁他不防，搶先出手的，一招甫出，右手又是一記「蘭花拂穴」，斜拂對方肩頭，左手剛發，右手摺扇點動，又已洒出點點扇頭，襲向對方身側穴道。

這一動上手，她似快速打法，雙手交替攻敵，身法、手法當眞快到無以復加！

青衣人被她逼得不由退了兩步，沉哼一聲道：「丫頭，妳有多少道行？」

身形突然一個飛旋，雙手連揚，交替拍出。

這回他心頭有了怒意，掌勢出手，一擊的威勢較剛才强猛得多，何况他是雙掌相互劈擊，左發右收，右發左收，這一收一發之間，幾乎每一記的掌力，都在增强不已。

剎那之間，隨着他掌勢，發出來一道道强勁無匹的潛力，變成了飛捲呼嘯的罡風，在藍如玉身前縱橫交叉的掠過，當眞狂飆澎湃，掌力浪湧，聲勢之强，武林罕見！

藍如玉眞想不到會在此處遇上功力如此深厚的高手，一時之間，直被對方一道道的掌風，逼得連連變換手法，看去就像她一個人在不停的轉動！

就在她轉到第三轉的時候，但聽「撒啷」一聲，一道匹練般的劍光，應手而起，迎着青衣人劈出來的掌風劈去。

青衣人雙掌交替，劈出來的掌風，宛如壯闊狂瀾，每一道掌風，都有尋丈來長，尺許來寬，可謂功力深厚，凌厲無匹，大概除了少林寺著名的「大力金剛掌」，江湖上再也沒有比他强勁的掌力了。

（掌功比他厲害的當然還多得是，但在外表看來，掌勢沉猛，聲勢凌厲，青衣人這一手的「破浪掌」，已是數一數二的了。）

照說對方掌勢如此强猛，决不能用劍去迎擊的，你若是用劍去劈，何異螳臂當車，掌風還沒有接住，你却早已被對方掌力擊中了。

但這是一般常理，天下武功，各具玄奧，有許多事情，往往出於常理之外。

藍如玉這一劍迎着青衣人掌風筆直劈去，說也奇怪，青衣人劈出來足有尺許寬的一道掌風，遇上藍如玉的劍光，她緊握掌心的長劍，雖然不住顫動，但却硬是被她齊中剖了開來！

青衣人看她舉劍劈來，口中沉嘿一聲，雙掌加緊，一連劈出八掌。藍如玉咬緊牙關，同樣運劍如風，一口氣地劈出了八劍！

她功力雖然不如青衣人，但這套劍法，却似專破强猛掌風的一般，把他八記掌風，悉數破去。

青衣人駭然後退，沉聲道：「七逆劍法，厲山君居然把『七逆劍法』也傳給妳了！」

藍如玉粉臉通紅，殺得性起，口中嬌叱一聲道：「你要不要再接我一劍？」

喝聲出口，身形倏地平飛而起，長劍凌風，朝着青衣人當頭劈出。

青衣人目中厲芒連閃，但却不敢和她硬接，身形一幌，閃了開去。

藍如玉心急雲飛白安危，可不是眞的追擊過去，雙足一點，身形飛撲而起，宛如劃空流星，飛射出去數丈以外，再是一個起落，就繞到小樓北首，果見屋面上兩個女子攔着雲飛白連番搶攻，雙方刀光劍影，激戰未已。

這就騰身飛起，直向戰圈中投射過去，長劍抬處，一招「左右逢源」，把二女的刀招全部接了下來。

這一劍，就把玉女二嬌震得後退不迭！口中叫了聲：「雲兄快走！」

雲飛白聽到藍如玉的聲音，登時精神一振，心頭不覺大喜，忙叫道：「藍兄，是妳！」

藍如玉低聲道：「快隨我走。」

說完，正待轉身！


玉女二嬌只被震退，可沒傷到那裏，假甘明珠怒哼道：「要走，可沒這般容易，師妹，快截住他們！」

就在此時，只聽青衣人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蔡姑娘，讓他們走吧！」

假甘明珠聽得一呆，但却躬身應了聲「是」。

那黑衣女子撇撇咀道：「便宜了這兩個小賊！」

（未完・三）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子到寧王府見到蕭三公子，知道陸丹被朱菁照救出，但蕭三公子不讓他將陸丹帶走，只好將情況向南倫和傅香君說清楚，劉瑾雖然到處打探陸丹的下落，却不料他會藏在寧王府中，只好將心事放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古長亭和寧王會晤，寧王對鎮海樓事件甚爲關注，劉瑾似乎有點安慰，看來二人似有默契，寧王來京第二天便進宮見皇上，商議清除劉瑾和他的黨羽，他帶了四季殺手進京，議定出師勤王，皇上龍顏大悅，許以加封進爵爲報，徐廷封被朱菁照以陸丹爲要脅，以身相許，他只好和南倫、傅香君、鍾大先生商量，設法救陸丹……

獅子樓設宴　目的各不同

「侯爺在那兒？」朱菁照急着追問。

「現在在書房跟王爺……」

「不成是……求親來的？」朱菁照心念一轉，轉身舉步疾奔了出去。

×　　×　　×

徐廷封到來當然是另有目的，除了要打探陸丹的藏身所在，還要聽聽寧王的意見，寧王見過皇帝已經不是秘密，但皇帝是否有什麼秘密交帶，則非獨劉瑾，連他也想快快弄清楚。

他到來寧王府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藉口了。

皇帝竟然已作好安排，已有了一個那麼周詳的計劃，他當然意外，不由將陸丹的事情暫時放下，靜心聽寧王細說清楚，反覆思量。

「計劃若是能夠實行，劉瑾的末日應該快到了。」這是他聽下來的意見。

「我只是担心一點。」寧王有些憂慮的。「王守仁能否順利到達山西大同？」

「應該沒有問題的。」

「至於到達山西大同後能否順利取得兵權……」

「陽明先生足智多謀，只要他能夠到達山西大同，其他的事更加簡單。」徐廷封對王守仁顯然滿懷信心。

寧王點點頭，轉問道：「聽說你那座侯府經已被劉瑾的手下嚴密監視，進出都成問題。」

徐廷封一笑。「姨丈忘了這個外甥也有幾下子，不是劉瑾的人看得穩。」

「你是崑崙派鍾大先生的入室弟子啊。」寧王終於省起來。

「再說，我這個外甥到來拜訪姨丈，他是理所應該。」

「只怕劉瑾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只好悄然進來，想不到皇上果然已作好了决定。」

「事關重大，你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徐廷封點點頭，方要回答，外面已傳來朱菁照的嚷叫聲：「我要進去，那一個敢阻止？」

一聽朱菁照的聲音，徐廷封便不由大皺眉頭，寧王目光一轉一笑。「這個長樂郡主雖然是任性一點，本性並不壞，還是善良的。」

「王爺有命——」接着是夏清風的聲音，隨即被朱菁照截斷了：「是你要阻止我進去？」

寧王即時一聲：「讓她進來——」

朱菁照是衝進來，一見徐廷封，嬌笑。「你果然來了。」

寧王輕喝一聲：「好沒規矩。」

朱菁照沒有理會，轉問：「你們在談什麼？」話出口，嬌靨便羞紅起來。

寧王不知道那許多，沉聲道：「大人在說話，小孩子別管那許多。」

「不是小孩子的了。」

「那怎麼不懂得規矩，到處亂闖。」

朱菁照沒有聽進耳內的，自顧問徐廷封：「你們方才在談什麼？」

「國家大事。」徐廷封直說。

朱菁照露出失望的表情，懷疑地問：「只是國家大事？」

徐廷封笑笑。「現在談完了。」

「那——」朱菁照一個字出口，徐廷封已截道：「那就像心頭暫時放下一塊大石一樣。」

寧王也知道朱菁照的性子，反正要談的都已經談完，樂得讓徐廷封陪伴朱菁照，接道：「難得廷封一場到來，你就帶他到處看看。」

徐廷封隨即道：「就是不知道菁照可有空。」

「有——」朱菁照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寧王又省起了什麼的，道：「是了，前些時唐寅給我畫了一幅十美圖，很不錯，菁照高興，留在她那兒，你應該看看。」

七

「我那兒？」朱菁照立時省起陸丹，脫口道：「不成——」

「廷封不是外人，怎麼不成。」寧王笑笑。

徐廷封亦道：「唐寅的字畫天下知名，難得有機會看到。」

寧王接催促：「還不帶廷封去？」

朱菁照不覺又道：「眞的要帶他去看麼？」

寧王道：「你若是沒有空，爹帶他去就是了。」

朱菁照連忙道：「我怎會沒有空？」也不再說什麼，急急跑出去，她是担心再留下來，寧王眞的會動身帶徐廷封走一趟，果眞是這樣，她就是怎樣也難以避免寧王將徐廷封帶進房間去。

陸丹藏在她房間內，若是寧王和徐廷封進去，發現了陸丹，寧王是必雷霆震怒，徐廷封則不難找一個藉口會將陸丹弄出去。

只剩下徐廷封一個人，當然容易應付，再說徐廷封根本就不知道陸丹藏在她房間內，只要要她處理得當，徐廷封根本就不會進去。

她當然不知道徐廷封到來原就是要試探陸丹的下落，鑑貌辨色，多少已猜到陸丹就藏在她的房間，只是沒有說出來，裝作若無其事。

× × ×

一路走來，朱菁照幾次要將徐廷封騙到錯誤的地方，那知道徐廷封對寧王府的情形也頗爲熟悉，朱菁照枉費心機，最後還是不免來到房間門前。

「這兒百花齊放，倒不如我們賞花去。」朱菁照作最後掙扎。「花到底是活的，圖畫是死的，生花總比死美人好看，還是不要看那幅十美圖了。」

徐廷封心中暗笑，表面却若無其事。「唐伯虎的畫也是一絕，美人畫來栩栩如生，難得有這一個好機會，又怎能錯過不看？」

朱菁照冷笑。「這種話你也相信？」

徐廷封道：「一個說好，未必是好，可是這麼多人都說好，那是眞好的了。」

朱菁照道：「這你是肯定死美人比生花好的了。」

徐廷封笑了笑。「生花死美人可是兩回事，怎能夠混在一起說？再說，花到處都有，就是今年錯過了，明年重生，還是有機會，這幅十美圖不看，說不定再也沒有機會……」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朱菁照惡狠狠的。

徐廷封搖頭。「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只是担心，姨丈會將這幅十美圖送給別人。」

「我不讓他送就是了。」

「到底先睹爲快。」徐廷封笑問：「你怎麼總是不讓我看？」

朱菁照心裏一慌，但眼珠子一轉，立即又計上心頭。「我那裏是不讓你看，只是想你先教我劍法，練完了才看。」

「教你劍法？」徐廷封一怔。「你可是華山派的弟子。」

「華山派的弟子難道就不能夠學練崑崙派的劍法，」朱菁照一把拉着徐廷封的手。「我不管，就是要學你們崑崙派的劍法？」隨即往院子那邊跑。

徐廷封忙說道：「也得先問問你的師父。」

徐廷封一掙不脫，只有跟着跑，一面道：「別的事我可以冷落你，這件事必須先得到你師父的同意。」

朱菁照立即停下來：「你是說，你答應娶我做你的妻子的了。」

徐廷封忙道：「那件事也是例外。」

「限期不是到了。」

「今天還未過。」除廷封仰首看看天色。

朱菁照一皺鼻子。「今夜劉瑾設宴獅子樓，少不了你我一份，到時候看你又怎樣說？」

徐廷封歎了一口氣，朱菁照目光一轉。「到現在你還沒考慮清楚。」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朱菁照瞪着徐廷封，道：「難道你以爲我的喜歡你是假的？」

徐廷封微嘪。「我只是以爲很多事你都應該考慮一下。」

朱菁照冷笑。「你說，有那一件事我沒有考慮清楚？婆婆媽媽的，說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徐廷封閉上嘴吧，春梅也就在這時候走到來，朱菁照立即叫住：「你到我房間掛好那幅十美圖，一會我們這位安樂侯爺要仔細欣賞。」

「十美圖？」春梅怔一怔。

「掛得好好的，若是我們這位安樂侯爺看得不舒服，有你好受的。」朱菁照一面說一面找機會，看準徐廷封不在意，對春梅眨了眨眼睛。

春梅如夢初覺，恍然大悟，急步離開去。

朱菁照隨即推徐廷封一把。「不跟你說那些悶話了，到那邊教我崑崙劍法。」

「一定要問清楚你的師父，若是他不贊成……」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痲煩，好了，我不學你們崑崙派的劍法，只舞一趟華山派的劍法給你看，請你指點一二，總可以的了。」朱菁照說着又往前跑。

「不怕我偷學了去？」徐廷封追在後面。

「華山派的劍術博大高深，你偷學得來？」朱菁照身形展開，蝴蝶般飄舞，落在院子空地上，雙手比劃，已是華山派劍法的起手式。

徐廷封眼在看，心却飛到了朱菁照的房間，他幾乎已能够完全肯定，陸丹一定藏在朱菁照的房間內，反而担心自己不小心露出馬腳，引起朱菁照的懷疑，將陸丹轉藏到別的地方。

心念一轉再轉，他一面偷眼那邊的房間，一面不得不細看朱菁照部份的招式變化。

看來春梅進去朱菁照的房間後沒有走出來，他心先放下一半，等到朱菁照一套劍法舞罷，連忙上前去，仔細的一番分析，再以指作劍，依樣畫葫蘆施展出來。

以他的經驗，要找到招式變化的破綻當然簡單，何況朱菁照心不在焉，一套劍法練來，招式沒有破綻也練出破綻，只是

她沒有太在意，但一經徐廷封提點，立即在意，也所以完全看不出徐廷封在裝模作樣，也以爲徐廷封根本沒有生疑，沒有發覺她神態的異樣。

× × ×

回到朱菁照的房間門外，春梅已等在那裏，見面便道：「十美圖已經掛好了，是王爺要看啊。」

說到「王爺」二字，她特別加重語氣，朱菁照一聽立即省悟春梅必定以寧王要進來爲藉口，騙得陸丹同意，躲藏起來，話其實是說給陸丹聽的。

她只差一點沒有開口大讚春梅聰明，隨即笑應：「畫掛在那兒。」

徐廷封擧步走過去，細意欣賞，目不旁視，完全是被那幅十美圖吸引的樣子。

那幅十美圖事實也是畫得栩栩如生，難得一見，徐廷封只想朱菁照懷疑他別有用心或者瞧出房間大有問題，更就是一面看一面一叠聲的讚好。

離開房間的時候他也是一步一回頭，看着那幅十美圖，依依不捨的。

朱菁照完全沒有懷疑，不知道徐廷封非獨從她的言談擧止瞧出破綻，而且還嗅到了房間內的藥味。

× × ×

送走了徐廷封回到房間，朱菁照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將掛在牆壁上的那幅十美圖拿下來，吩咐春梅：「將這幅畫拿來給我爹爹。」

「小姐不是很喜歡這幅畫，一定要王爺留下來？」

「我現在巴不得將這幅畫撕掉，方才差一點就給它壞了大事。」朱菁照怪生氣的。「也不知有什麼好看，那個徐廷封眼睛也沒眨一下，就不見他這樣子看我。」

春梅連忙換過話題。「幸好我機警，總算沒有給侯爺發現這個大秘密。」

「是了——」朱菁照終於省起了陸丹。「你將人藏在那兒？」

「那邊的櫃子裏。」

× × ×

陸丹蹲在櫃子裏，看見朱菁照，居然還笑得出來。「王爺走了。」

「走了。」朱菁照目光轉到春梅面上。「你還不多謝春梅，不是她機警將你藏起來，你現在已給發現抓去砍腦袋。」

「多謝春梅姑娘。」陸丹掙扎着要起來施禮。

春梅伸手半掩着嘴巴，好容易忍着沒有笑出來，朱菁照一把按着陸丹的肩膀。「我爹爹這一次到這裏來隨行還有好些高手，所以你最好留在房間內，不要到處跑，等到你傷勢完全痊癒，我總有辦法將你送出去的。」

陸丹點點頭。「傷口現在已沒有那麼痛的了，就是不知道怎的，筋骨有些酸軟無力——」

春梅聽着忍不住又要笑，一看朱菁照的面色，連忙別過臉去。

陸丹沒有發現，一頓又道：「連帶影响，內力也很難用得出來……」

朱菁照冷笑。「你這樣說是懷疑我給你喝的藥有問題，懷疑我在謀害你了。」

陸丹連忙搖手道：「郡主千萬不要誤會，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那又是什麼意思？」

「會不會餘毒未清，在開始發作？」

「連我師父的醫術你也懷疑到了？」

陸丹苦笑，朱菁照接道：「你這樣懷疑也怪不得你，我師父到底不是學那門子的，不過略懂一點，但絕對肯定他不會存心害你。」

「我明白……」

「你明白最好，他近日老是忙着，待他忙完了我再找他來讓你看一遍。」

「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妥，沒有必要還是不要驚動你的師父。」陸丹不大好意思的。

朱菁照心裏明白，口頭却道：「我也不明白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陸丹歎了一口氣。「其實……」只說了兩個字又閉上嘴巴，心情顯然已變得沉重起來。

「男子漢大丈夫，有話便直說，吞吞吐吐，叫人看着也不痛快。」

「我只是担心功力不能夠恢復，不能夠手刃仇人。」陸丹這是心裏話。

「這你放心好了，劉瑾所作所爲，天怒民怨，人人得而誅之。」朱菁照這番話隨口說來，倒也不錯。「只要有人殺掉他便是了，不一定要自己動手才開心的。」

陸丹沉默了下去，他也知道朱菁照說得很有道理，只是到現在爲止，除了小子與他，還沒有看見其他人放胆公然對劉瑾採取行動。

× × ×

到了赴宴的時間，轎子等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就是不見朱菁照出現。

寧王一面着人去催促，一面吩咐四季殺手到外面再打點一番，然後目光落在蕭三公子的面上。「劉公公設宴獅子樓，帖上也有先生的名字，以他在京城中的地位，亦可以算得是低聲下氣，也看在我的面上，蕭先生千萬不要介意。」

只聽這番話，已知道他對蕭三公子的尊重遠遠在四季殺手之上。

「王爺吩咐，蕭三焉敢不從。」蕭三帶笑回答，這些日子下來，他的心情顯然已好轉了很多。

「先生言重了。」寧王打了一個哈哈。「菁照到底又在玩什麼花樣，催促多次，這時候還不見她出來？」

「以她的性子，是不會去的了。」蕭三公子沉吟着。「不去我看也無妨。」

寧王也在沉吟尚未答話，已傳來朱菁照的叫嚷聲道：「我說不去便不去，那一個再來廢話，送到院子裏給那頭黑熊作點心。」

話說完，人亦已到了大堂，寧王看着她笑問：「連爹爹也不例外？」

朱菁照一皺鼻子道：「總之我就是不去。」

「劉公公乃當朝顯貴，難得見到，怎麼不去？」

「我就是不喜歡看到那個男不男，女不女，陰陽怪氣的老怪物。」

「放肆——！」寧王板起面龐：「幸好是在這裏，否則就是你這幾句話，已足以招致殺身之禍。」

「你是王爺，我是你的女兒，看樣子他還要借助你的大力支持，怎敢對我怎樣

？」朱菁照笑了。「有話在先，一定要我去，席上說錯了什麼，我可不負責。」

寧王怔在那裏，蕭三公子笑笑插口說道：「菁照不去，劉公公相信也不會見怪的。」

寧王搖搖頭，揮揮手，朱菁照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便跑，一面沉吟着：「我就是不到獅子樓去，看你徐廷封怎樣。」

她是考慮到徐廷封是必又顧左右而言他，面對劉瑾，她除非眞的要將陸丹交出，否則被徐廷封看出她沒有這個心意，便功虧一簣，以其如此，倒不如就不現身，讓徐廷封根本不知道她在打什麼主意，在獅子樓空着急。

事實她多少對陸丹也有些好感，不忍將陸丹送到劉瑾那兒，雖然刁蠻，她到底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女孩子，忠奸好壞還是分得開的。

× × ×

看見寧王與四季殺手蕭三公子一齊到來獅子樓。劉瑾便打從心底出來，徐廷封却相反，一顆心不由沉下去，他到底是一個聰明人，已考慮到劉瑾設宴獅子樓的用心，寧王府高手盡出，無疑有利於小子他們救陸丹，但同樣，對劉瑾方面亦是一樣有利。

「怎麼不見長樂郡主？」劉瑾不忘提出這個問題。

「小女有些不適，所以未能到來，劉公公幸勿見怪。」寧王客客氣氣的。

「王爺言重。」劉瑾笑容更盛，「既是不適，便該好好休息一下，王爺回府，莫忘了替我問候一句。」

「要劉公公掛心了！」寧王隨即舉杯，「我先敬劉公公一杯，事事如意。」

這一杯喝下來，說話亦漸多，寧王沒有考慮到那許多，喝醉了無牽掛，自是痛快，劉瑾一心要將寧王留下，自然費盡唇舌，賣力得很，徐廷封看在眼內，也就更加肯定了。

話說多了無論說的聽的，當然都會覺得很吃力，劉瑾早已考慮到這個問題，另外還安排了歌舞雜技助興。

寧王在劉瑾陪伴下吃吃喝喝，到處坐坐走走，看看歌舞雜技，完全不覺得時間難過，徐廷封却已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終於找到機會將蕭三公子拉到一旁，指指點點表面上好像在引導蕭三公子欣賞歌舞雜技的精妙地方。

蕭三公子怎會看不出，看看沒有人在意，隨即問：「侯爺到底有什麼事？」

「蕭兄，我們都是俠義中人，不會見死不救。」

蕭三公子頷首道：「侯爺有話無妨直說。」

「只請蕭兄立即趕返王府。」

「哦。」蕭三公子有些奇怪的。

「我有幾個朋友今夜要偷進王府救一個人。」

「陸丹？」蕭三公子反問。

「蕭兄也知道這件事？」

蕭三公子沉吟着應道：「劣徒胆大妄爲，但動機還是好的，不是她，陸丹早已落在劉瑾的手上。」一頓接又道：「其實侯爺大可以放心。」

「蕭兄有所不知，」徐廷封歎了一口氣。

「多少還是知道的，」蕭三公子亦歎了一口氣，「有些事情的確勉强不來，所以侯爺要將人救出來，我也不反對。」

「蕭兄——」

「侯爺難道突然又改變了心意，要我阻止這件事？」

徐廷封搖頭，蕭三公子接又道：「菁照雖然留在王府中，本領有限，要阻止侯爺的朋友將人救出去相信不容易，侯爺還担心什麼？」

徐廷封沉聲道：「我是担心劉瑾也知道陸丹的所在，獅子樓之宴原就是調虎離山之計。」

蕭三公子面色一變，點點頭：「這不無可能。」

徐廷封接着說道：「因爲我是走不開的了……」

蕭三公子揮手截道：「這件事就交給我，劉瑾的人對我的行動並不太在意。」

「陸丹方面……」

「留在王府並無好處。」蕭三公子這句話說完便帶笑踱了開去。

徐廷封一顆心立時完全放下來。

× × ×

寧王府的高牆當然阻擋不了南偷小子與傅香君三人，他們要避開在王府內邃巡的侍衛，當然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小子之前已曾經偷進來，再加上徐廷封畫下地圖，要找到朱菁照房間的所在並不困難。

傅香君留在院子把風，南偷小子雙雙直撲朱菁照的房間，看見房間有燈光，小子大感奇怪。「不是說長樂郡主去了獅子樓？怎麼房間有燈光。」

南偷笑罵：「就是長樂郡主不在，也可以亮着燈的，這等王侯府第難道連燈油也要省。」

小子不能不承認這也是道理，可是再走近，房間裏傳出朱菁照的笑語聲，南偷不由傻了臉。

「若是我沒有聽錯，這應該就是那位刁蠻郡主的聲音。」小子話出口，身形一動，上了飛簷，再來一個「倒掛金鈎」，南偷差不多同時出現在他身旁，同一個姿勢，探頭從窗戶往內望。

陸丹與朱菁照正在房中屏風前面對奕，他是着着讓着朱菁照，好勝的朱菁照自是難免笑語連珠。

小子看了一眼，身子一翻，回到瓦面上，南偷的動作一樣。

「這個小子倒是快活，難爲我們在爲他担驚受怕。」小子有些啼笑皆非的。

「看他的情形，要離開這裏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他非獨不離開，而且連消息也不給我們，難道眞的樂不思蜀？」南偷抓耳，實在想不透。

「他應該不是這種人。」小子大皺眉頭。「其中一定有什麼不妥，只是表面上我們瞧不出來。」

「廢話——」南偷語聲甫落，突然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一個身子同時伏倒瓦面上。

小子的反應也相當敏捷，隨即伏倒，循所指望去，只見一條條黑影正從那邊翻過牆頭，向這邊掠來。

「那是什麼人？」小子輕聲問。

「總之不會是我們的人。」南偷說得很肯定。

「他們向這邊迫近，目標難道也是陸丹。」小子嘟喃說道：「那該是劉瑾的人了。」

「夜宴獅子樓只怕是調虎離山之計，」南偷搖搖頭：「侯爺想到利用這個機會，劉瑾沒有理由想不到的。」

「那我們應該怎樣？」

「當然是混水摸魚，」南偷這句話出口，身形一翻，又來一式「倒掛金鈎」，右手同時抓起了一塊瓦片，往房間內拋進去。

那塊瓦片不偏不倚，正落在陸丹朱菁照身旁，落地開花，片片碎飛。

朱菁照陸丹正在聚精滙神對奕，冷不防突然飛來這塊瓦片，耳聽風聲，才回頭望去，瓦片已碎裂地上，齊皆嚇一大跳。

朱菁照的反應，也相當敏捷，一躍而起，掠到那邊牆下，拔出了掛在牆上的寶劍。

陸丹亦站起身來，方要有所行動，朱菁照已輕喝一聲：「沒有你的事。」

「到底什麼事？」陸丹奇怪地追問。

「我看是有人要來抓你。」朱菁照冷笑，說道：「你躲到那邊屏風後面，除非我叫你，否則，不要跑出來了，也不要作聲。」

陸丹一聲：「我——」才出口，朱菁照已喝道：「叫你怎樣做便怎樣做，還說什麼？」

陸丹苦笑一下，也不再說什麼，退到屏風後面，在朱菁照面前，他完全就變了另一個人的。

朱菁照提劍接奔向門那邊，一面罵道：「要將人帶走，那有這麼容易，先問許我的劍。」

那刹那她的情緒變得很激動，思想也變得很混亂，不知何故，第一個就想到徐廷封，想到徐廷封日間到來一定要進入這個房間看那幅十美圖。

那幅十美圖有什麼好看，他其實就是來打探陸丹的藏身所在。

徐廷封進入房間前後的言談舉止一一在朱菁照腦海裏閃現，當時一些也不覺得可疑，現在想來則可疑的地方處處都是，思想一陣紛亂，終於整理出一個結果來。

在她的印象中，徐廷封並不是這樣狡猾的人，想到徐廷封竟然用這種手段，也就更生氣了。

門拉開，兩個中年人正好從石階左右花樹叢閃出來，正好與他打了一個照面。

那個中年人一個儒生裝束，手搖摺扇，一個孝子打扮，抓着一根哭喪棒，正是白蓮教五燈使者中的藍燈使者藍定儒與白燈使者崔命。冷不防朱菁照突然開門出來，要閃避已經來不及，索性就站在石階之上。

除了他們，還有一羣藍燈殺手，白燈殺手，看見頭兒現身，亦紛紛冒出。

朱菁照盯着他們，冷笑。「你們當這裏是什麼地方。」

藍定儒搖着摺扇，笑了笑，若無其事的。「這裏不是寧王府？」

朱菁照一些也不意外。「是徐廷封給你們的胆子。」

藍定儒反而一怔，朱菁照冷笑着接道：「他雖然是個侯爺，也不見得就可以在王府中肆意胡來。」

藍定儒崔命相顧一眼，正要說什麼，朱菁照又道：「回去告訴他，除非他答應我的條件，否則人今夜是留在這裏，明天早上便送到劉瑾那兒去。」

藍定儒崔命又是一怔，崔命歎了一口氣。「你知道她在說什麼。」

藍定儒苦笑搖頭。「我看是有些誤會了。」

崔命再問：「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當然是按照原定計劃行事。」藍定儒目光回到朱菁照面上：「天曉得她說的是不是事實。」

朱菁照插口問：「你們原定的計劃是什麼？」

藍定儒道：「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將人帶走。」語聲突然變得異常陰沉。

朱菁照有些奇怪。「這是徐廷封的主意？」

「我看大家是有些誤會了。」藍定儒摺扇打開又合上。「我們的目標雖然也是在陸丹，却不是徐廷封的人。」

崔命接道：「徐廷封與你們之間有什麼恩怨我們也不清楚，陸丹這個人却是要定了。」哭喪棒一伸，身形隨即拔起，飛撲上前。

藍定儒配合得恰到好處，從另一個方向撲上，摺扇點向朱菁照的眉心，既快且準。

朱菁照一聲嬌叱，劍勢展開，左手捏劍訣，右手舞劍，穿花蝴蝶般，姿勢美妙，也很實用，居然將藍定儒崔命的攻勢都接下來。

儒定儒「哈哈」一笑。「華山派的劍術果然不錯。」

崔命接道：「蕭三教得好弟子。」

他們到底稱讚還是譏諷，朱菁照聽不出，劍勢不絕，反攻崔命藍定儒。

接連七劍，藍定儒崔命竟然被迫退兩步，他們不是不敵，只是受命不得傷害寧王府的人，一身本領，不能夠完全施展開來。

他們一心只想找一個空隙，封住朱菁照的穴道，可是朱菁照的劍施展開來，竟然是先將所有的空隙封閉才出擊，那也是蕭三公子針對朱菁照的粗心大意而特別教給她的一套劍術。

朱菁照並不知道那許多，也缺乏臨陣的經驗，劍勢展開便繼續下去，完完整整的施展開來。

藍定儒崔命看得出朱菁照缺乏經驗，可是面對一種這樣的劍術，一時間也是不知道如何破解，而最主要當然就是不能夠傷害朱菁照。

他們當然也沒有忘記示意那些殺手衝進房間去抓人。

× × ×

陸丹一心牽掛着朱菁照的安危，又怎會甘心藏在屏風後面，偷眼瞥見朱菁照與來人大打出手，便要衝出去，南偷小子已穿窗而入，正好落在他面前。

「是你們？」陸丹自然是意外。

（未完・十七）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虬龍倚馬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替義兄歐一神和許不醉打賭喝酒，用減籌法贏了許不醉，歐一神連忙拉着心鳳和仙上仙歐如神拜辭離開公主軒，許不醉雖然輸去心鳳，但總算爲她找到了一門美滿姻緣，還了心願，接待岳小玉，帶到地牢密室中，岳小玉奉上銅牌、一叠銀票，還有一部武功秘笈，許不醉接在手上，口裏不停駡公孫我劍是老而不……岳小玉才知道原來收自己爲徒弟的是名震江湖的公孫我劍，正慶幸拜到名師，聽許不醉說師父去拯救郭冷魂和諸葛酒尊，許不醉怕他們有失，決定支援，將岳小玉帶去隱蔽，却被「吳河四鬼」暗算，岳小玉被送到吃人王手裏……

蛇公爲報恩　慨贈毒蛇血

甬道空空如也，而且似乎十分長遠，怎麼看也無法看得見盡頭。

岳小玉越看越是奇怪，忍不住道：「這是甚麼地方？」

彩袍老者道：「你沒看見樓台那塊牌匾嗎？」

岳小玉道：「晚輩看見了，那是大補氣血四個字。」

彩袍老者點點頭，道：「你說對了，這裏就叫大補氣血樓。」

岳小玉奇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彩袍老者道：「這意思很簡單，若不是進去的人大補氣血，就是裏面的傢伙大補氣血。」

岳小玉道：「裏面的傢伙？那又是何方神聖？」

彩袍老者道：「你跟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 × ×

大補氣血絕不是一件壞事，但若給蛇兒裹腹，而使蛇兒大補氣血的話，那就壞得不能再壞了。

甬道的盡頭，是一個陰森的大石牢。

大石牢裏有一個巨人，他的拳頭差不多有岳小玉的腦袋那麼大。

他的名字叫阿曼。

阿曼是個令人望而生畏，身長九尺以上的巨漢，但他却看不見任何人。

他只有眼眶，沒有眼珠，連一顆也沒有。

阿曼是這座大石牢的主人，這裏有一座「萬蛇池」，池高一丈八尺，只見池內萬蛇鑽動，一股濃濁的腥氣十分刺鼻。

岳小玉看見阿曼的時候，初時腿軟，接着却又爲了他的雙目失明而大生憐卹之意。

但等到他向萬蛇池探頭一望的時候，兩條腿立刻又軟得像是浸了三個月酸醋的鴨脚，差點沒有頭重脚輕地掉進池裏。

就在這時，阿曼不知從那裏拉來一條大黃狗。

大黃狗汪汪地吠叫着，阿曼却在笑。

這一笑，看來竟有着一種異常殘酷的意味。

岳小玉忍不住大聲叫道：「你要幹甚麼！」

阿曼笑得更殘酷，忽然一掌向那條大黃狗的頭上切了下去，只聽見一下骨裂聲響，大黃狗立刻就吐血癱軟在地上。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你怎麼如此殘忍？」

阿曼沒有回答，只聽見那老者道：「不先把牠殺了，更加殘忍。」語聲未落，阿曼隨手一拋，那大黃狗已跌落在萬蛇池內。

黃狗雖然粗壯，但才丟進池裏，就已給成千上萬條的蛇兒遮蓋住，不消片刻，連狗毛也看不見一根了。

岳小玉只看得心驚肉跳，道：「這裏怎會有那許多蛇兒？」

彩袍老者淡淡道：「是我養的。」

岳小玉詫異地說：「養這許多蛇兒，有甚麼用？」

彩袍老者道：「用途極廣，包括觀賞在內。」

岳小玉皺眉道：「這些蛇兒有甚麼好看？」

彩袍老者却反問：「蛇兒又有甚麼不好看呢？」

岳小玉道：「在一般人心目中，蛇兒是醜惡的，也是冷血的。」

彩袍老者說道：「但老夫並不是一般人。」

岳小玉道：「前輩怎麼稱呼？」

彩袍老者道：「你就叫老夫做蛇公公好了。」

岳小玉立刻就叫了一聲，道：「蛇公公！」

蛇公公道：「你叫岳小玉，又叫小岳子，對不？」

岳小玉點點頭，道：「是的。」

蛇公公道：「這裏是一爿很廣闊的莊院，而這座大補氣血樓，只是莊院裏無數樓閣廳院之一。」

岳小玉道：「整個莊院的名字又叫甚麼？」

蛇公公道：「這莊院到現在還沒有名字。」

岳小玉奇道：「怎會這樣的？」

蛇公公道：「因爲老夫太喜歡這個地方了，所以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一個比較滿意的名字來。」

他嘆一口氣，又接着道：「所以直到現在，它暫時還是稱爲無名山莊。」

「無名山莊……無名山莊……」岳小玉把這四個字唸了兩遍，才道：「這名字好不好？」

蛇公公說道：「這並沒有所謂好與不好，因爲它根本就不能算是這爿莊院的名字。」

岳小玉道：「公公既然以蛇爲號，何以不索性把這裏稱爲大蛇山莊，寶蛇山莊、或者是蛇王山莊？」

蛇公公道：「山莊若以蛇爲名，未免不夠氣派，也不夠詩情畫意，倒像是邪魔外道集結之所了。」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公公似乎並不怎麼喜歡蛇？」

蛇公公道：「若與善良的人相比，蛇兒當然是遠遜萬分的，但世間上却有不少僞君子，眞小人，他們比最惡毒的蛇兒還要狠辣千百倍，眞教人防不勝防。」

岳小玉道：「公公最憎恨這種人？」

蛇公公道：「人人都憎恨這種人，因爲就算是他們的同類，他們彼此之間也是充滿着無窮糾紛和勾心鬥角的。」

岳小玉道：「有人說，公公又叫吃人王，是不是眞的？」

蛇公公道：「是眞的。」

岳小玉心下駭然，道：「公公會不會吃了小岳子？」

蛇公公道：「你若聽我的說話，我一定不吃。」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小岳子一定會聽公公吩咐的。」

蛇公公道：「你很聰明，很懂得見風把舵，但我若是個江湖巨擘，元兇大寇，你又怎樣？」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那當然很不妙了。」心中却已暗叫不妙，忖道：「甚麼蛇公公蝎伯伯，多半不是甚麼好人！」

蛇公公又道：「依你看，老夫又是何等樣人？是忠？是奸？還是忠奸莫辨？」

岳小玉道：「是忠奸難分。」

蛇公公「唔」的一聲，道：「理由何在？」

岳小玉道：「即使說及晚輩，連晚輩也不知道自己是忠是奸，那又怎能對公公立下判語？我若隨便說了，那就是言不由衷，大大的不老實！」

蛇公公面露滿意之色，聽得不住點頭：「說得好，難怪公孫我劍居然會到了這

把年紀還收你為弟子。」

岳小玉心中一動，便道：「公公對小岳子之事，似乎知之甚詳？」

蛇公公道：「這都是許不醉說的。」

「許軒主？」

「正就是他，你就是這位酒霸之孫用布袋揹來的。」

「不！公公一定是弄錯了，」岳小玉忙道：「晚輩本來是許軒主揹着的，但後來他在路上遇着一夥强盜，經過一番激戰後，許軒主已不幸……」

「他沒有遭遇到半點不幸的事情！」蛇公公莞爾道：「你上了他的大當才是眞的。」

岳小玉一怔，道：「那吳河四鬼後來還剩下兩鬼，他們的說話，小岳子還歷歷在耳……唷！不好！難道……難道這兩個人的聲音……」

蛇公公哈哈一笑，道：「那兩個人的聲音，其實都只是一個人的聲音，而且那個人就是詭計多端，最愛捉狹弄鬼的許不醉！」

岳小玉一拍額角，連連頓足道：「對了！我怎麼笨得如此厲害！」

蛇公公道：「你一定曾經捉弄過他一次，所以他才故意趁機報復，把你嚇得屁滾尿流！」

岳小玉苦着臉，道：「我也不是捉弄他，只不過賭贏過他一次而已。」

蛇公公嘆了口氣，道：「這就是了，他是個『假醉眞賭精』的老江湖，不意居然栽倒在你這個黃毛小子手下，這口烏氣，他又豈能不找個機會吐將出來？」

岳小玉又苦笑了一下，道：「說來說去，這還是因為晚輩不諳武功，所以才會任人魚肉！」

蛇公公搖搖頭，道：「若說到任人魚肉這句話，未免是太嚴重了，許不醉的性情，我這個蛇公公是十分瞭解的，說正確一點，他活到這把年紀，還是經常鬧着孩子脾氣，這就和他的死對頭公孫我劍一模一樣！」

岳小玉道：「那麼，吳河四鬼是不是全都給許軒主解決了？」

蛇公公微微一笑，道：「不要說是吳河四鬼，就算是鬼王谷的三十六惡鬼，許不醉也絕不會放在眼內！那吳河四鬼自恃人數衆多，但不到幾個回合，便已全部喪命在許不醉的『鐵佛指』下。」

岳小玉倒抽了一口涼氣：「眞的那麼厲害？」

蛇公公說道：「他若沒有幾下子眞實本領，公主軒早就落在方竹和蕭焯的手裏啦。」

岳小玉道：「是不是小岳子很令人討厭？」

蛇公公一怔：「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岳小玉嘆道：「師父把我交給了許軒主，但許軒主又把我帶到這裏來，似乎都不想我留在他們身邊。」

蛇公公搖了搖頭：「你這種想法實在是錯得離譜，公孫我劍和許不醉先後把你交托到別人手上，都是為了不想要你去冒險！」

岳小玉目光連閃，道：「但我眞的很想立刻就飛上飲血峯，和他們並肩爭拚到底。」

蛇公公道：「這個你不要想了，快喝掉這一碗蛇血再說！」

岳小玉一怔：「甚麼蛇血？」

阿曼突然在他面前出現，手裏捧着一隻很雅緻的青花大碗。

碗裏有血，蛇血。

岳小玉立刻聞着一股極腥的氣味，連忙說：「我不喝！」

蛇公公道：「這不是普通的蛇血，喝了對你的身子極有帮助。」

岳小玉還是搖頭，道：「既然對身子大有帮助，晚輩更不能喝。」

「為甚麼不能喝？」

「留給蛇公公喝嘛！」

「不必了，」蛇公公嘆道：「就算我喝了，那也是白白的浪費而已。」

岳小玉道：「我還是不能喝。」

蛇公公道：「你可以不喝，但阿曼也可以立刻把你拋進萬蛇池裏。」

阿曼聽見這句話，面上又露出了那種說不出殘酷的笑意。

岳小玉吃了一驚：「這算是甚麼？」

蛇公公道：「這裏叫大補氣血樓，你進來若不想自己大補氣血，那麼就得讓蛇池裏的蛇兒大補氣血，兩者之間絕無半點選擇的餘地。」

岳小玉望了望阿曼，又再望了望萬蛇池裏的蛇兒，只見池中大大小小的蛇兒都似乎正在盯着自己，不禁為之心中發毛。

兩條路任擇其一，當然是喝蛇血比較好得多了。

× × ×

蛇血是冷的，又腥又冷。

如此滋味，實在是不佳，不佳之又不佳。

但蛇公公却有嚴令在先：「喝了不准吐，只要吐一口就把你送去見黃狗！」

黃狗早已變成了蛇兒腹中之物，當然是萬萬見不得牠的。

所以，縱然蛇血滋味極劣，岳小玉還是不得不喝個乾乾淨淨。

喝完蛇血後，蛇公公哈哈一笑，道：「花了幾十年的功夫，就只是這麼一喝就喝掉了！」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甚麼幾十年的功夫？」

蛇公公道：「你過來瞧瞧！」兩根金拐輕輕一點，人已飄然掠出三四丈遠。

岳小玉喝了蛇血後，感到渾身都不自在，但蛇公公叫他過去，他也不敢站着不動，唯恐激怒了阿曼，把自己拋進萬蛇池裏，那就千完萬完了。

走到蛇公公身邊，只見地上有一條金、紅、青三色相間的蛇兒，直挺挺地放在地上。

「牠還會不會動？」

蛇公公道：「當然會動，而且還將會動得十分厲害。」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但牠好像已經死了，牠是甚麼蛇兒？」

蛇公公道：「這是苗疆第一怪蛇，平均每三百年才能發現一條。」

岳小玉「哦」一聲：「這倒是珍貴之極。」

蛇公公又說道：「這種蛇的名字很特別，叫『赤腹單刀』，牠咬人的姿勢，就像是高手使刀一般，往往一擊就已中人要害，而且劇毒無比，連蛇血也毒得不能再毒。」

岳小玉登時面色一變：「甚麼？蛇血也有毒？」

蛇公公道：「對了，而且還大大的有毒。」

岳小玉道：「那麼，小岳子剛才喝的……蛇血……難道就是這條單刀傢伙流出來的嗎？」

蛇公公微微一笑，道：「不錯，所以牠雖然已經死了，但牠的血仍然會動。」

岳小玉驚道：「在甚麼地方動？」

蛇公公說道：「自然是在你的肚子裏動。」

岳小玉差點沒昏倒過去：「你……你好毒……」

蛇公公淡淡一笑：「我怎麼算毒？最毒的還是赤腹單刀蛇血。」

這時候，岳小玉開始感到不對勁了。他開始覺得有一股熱氣，正從胸口向四周散發出去，整個人更有着一種說不出煩惡的感覺。

蛇公公望住他，道：「怎麼啦？是不是有點像是熱鍋上螞蟻？」

岳小玉大怒，道：「看你道貌岸然，原來却是個老王八！」

阿曼絕少開口，這時候却發出了一聲震天價般的巨吼，喝道：「誰敢對公公無禮？」

岳小玉怒氣正在上頭，也不管這巨人比自己高大了多少倍，聞言又怒聲道：「你們這些妖人，專幹傷天害理的事，將來一定他媽的個個不得好死。」

阿曼大怒，正想向岳小玉撲來，蛇公公却說：「小岳子，你心裏是不是很想揍我一頓？」

岳小玉冷笑道：「小岳子不懂武功，又怎敢跟你動手？」

蛇公公道：「老夫也不懂武功。」

岳小玉道：「你騙誰來着？」

蛇公公道：「誰都不騙，實不相瞞，老夫的武功早已廢掉了。」

岳小玉道：「怎麼廢掉的？」

蛇公公道：「貪練邪派魔功，走火入魔，以致終身遺恨！」

岳小玉却拍掌笑道：「如此甚好，江湖中人之福也！」

蛇公公道：「所以，你現在若跟我打架，那是大佔便宜的。」

岳小玉道：「你以為我不敢？」

蛇公公道：「就只怕你眞的不敢！」

「放屁！」岳小玉振聲道：「現在小岳子反正是活不成的了，這一架不打白不打！」

蛇公公哈哈一笑：「這也很好，反正老夫武功盡失，除了你這種不懂武功的小雜種，只怕連江湖上第八流的武士也打不過！」

岳小玉怒氣上冲，大聲喝道：「像你這種老妖怪，老子早就想把你揍個滿天星斗，但是這樣打，還是他媽的大大的不公平！」

蛇公公又是哈哈一笑，道：「你怕阿曼會帮老夫一起揍你？」

岳小玉說道：「他何必揍我？只消輕輕一提，把我丟進萬蛇地裏，已是萬事皆休！」

蛇公公道：「不必多說廢話，咱們劃地為牢，只是以一對一的廝打，那就保證絕對公平啦。」

岳小玉正想問如何劃地為牢，忽然頭上「颯颯」之聲大作，居然有一隻巨大的鐵籠子從上面罩了下來。

岳小玉連閃避的念頭還沒冒起，鐵籠子已把他和蛇公公一起困住，而阿曼却在鐵籠子之外。

蛇公公桀桀怪笑，道：「小雜種，老夫就站在這裏，你有胆子的就過來打我好了。」

岳小玉只覺得體內有一股熱氣左衝右突，連帶胸口也為之隱隱生疼，不禁越想越是恚怒，暗道：「老子很快就要毒發身亡，正是橫也死豎也活不了，這老匹夫如此害我，我非要跟他拚命不可！」

蛇公公兀自在怪笑不已，岳小玉叫了一聲：「小岳子來也！」隨即撲向蛇公公身上。

蛇公公忽然把金拐丟開，只是以兩手撐着身子，岳小玉這一撲，立時就撲了個空。

蛇公公嘿嘿一笑，僅以左手按地，右拳已打在岳小玉的肚子上。

這一拳的力道不輕，岳小玉登時給打得倒退兩步，但在他的感覺中，難受的並不是這一拳，而是體內那股沸騰不已的熱氣。

這股熱氣越來越是澎湃激盪，而且彷彿全身都已腫脹，有如被放進煎鍋用猛火煎烤。

岳小玉也和天下間所有的孩童一般，不時也會患上感冒和發高燒，但這時候他的痛苦，却比任何一次發高燒都要厲害得多。

在痛苦當中，他又有無窮怒火，恨不得把這惡毒的蛇公公毒打一頓，是以雖然一上來就挨了一拳，但接着毫不遲疑，又再向蛇公公飛撲了過去。

這一次，蛇公公閃避不及，兩人立刻變作滾地葫蘆般，彼此拳來脚往的扭打個不亦樂乎。（蛇公公只可「拳來」，而無法「脚往」。）

兩人越打越是起勁，阿曼站在大鐵籠邊，既不說話也不動，面上也沒有半點表情。

這場架打得甚是激烈，蛇公公吃了不少苦頭，給岳小玉打得鼻腫臉青，連鬍子也給他拔了一撮。

岳小玉却是越打越精神，雖然蛇公公也打了他不少拳，劈了他不少掌，但說來奇怪，岳小玉居然並不覺得怎麼疼，反而覺得胸中那股熱流漸漸平抑下來。

這時候，岳小玉的腦筋忽然清醒了起來，首先，他自忖道：「這老妖怪打在老子身上並不疼，多半是他人老血氣衰弱之故。」

但是再扭打了一會，他又猛然省悟，暗道：「非也！非也！老子捱得住老妖怪的拳頭，乃是全憑身上的那一件銀蠶絲軟甲。」

可是，再打了片刻，他的想法又改變了，而且還大大的吃了一驚：「不對！不對！那件銀蠶絲軟甲，似乎已沒有穿在身上啦！」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銀蠶絲軟甲一直都是穿在自己身上的，但忽然間却發現已經不見了。

不但銀蠶絲軟甲不見了，只怕連那本「可勝則勝譜」也已不翼而飛。

一想到這裏，岳小玉不由臉色大變，突然大聲叫道：「不打了，不打了！」

蛇公公聽見他這麼說，果然停手，道：「你想怎樣？」

岳小玉不理睬他，只是伸手往衣衫之內一探，果然發現銀蠶絲軟甲和可勝則勝譜俱已不在身上。

他又驚又怒，狠狠的瞪視着蛇公公，接着怒聲道：「你要毒死我也還罷了，爲甚麼還要在老子睡着覺的時候盜走老子的東西？」

蛇公公道：「你不是睡着了覺，而是給人用藥迷倒！」

岳小玉道：「是誰用藥迷我？」

蛇公公道：「當然是許不醉，他在進入莊院的時候，曾經在布袋裏塗了一層『半天醉』，那是很厲害的一流蒙汗藥，你在布袋裏嗅着，自然就昏睡過去了。」

岳小玉說道：「許軒主爲甚麼要迷倒我？」

蛇公公道：「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跟老夫說，所以你最好休息休息。」

岳小玉怒道：「這分明是胡說八道，就算打死老子，老子也絕不相信。」

蛇公公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情本來的確就是這樣！」

岳小玉道：「我身上的東西，都已給你偷走了，眞是不要臉！」

蛇公公道：「你是說可勝則勝譜和那件軟甲嗎？」

岳小玉說道：「不錯，你還有甚麼話說！」

蛇公公道：「老夫甚麼話也不必說，總之，你現在好好休息，明天我才跟你詳細慢慢的說。」

岳小玉怒道：「不要假惺惺了，老子喝了毒蛇血，等到明天，就算你在我耳朵敲響銅鑼，老子也聽不見。」

蛇公公道：「那也是明天的事，老夫現在很累，你若想再打，那也是明天的事，老夫現在很累，你若想再打架，就讓阿曼來奉陪好了。」

說到這裏，大鐵籠突然又徐徐向上升起，阿曼大步走了過來，用一雙沒有眼珠子的眼眶「看」着岳小玉。

面對着這個幾乎有一丈高的巨人，岳小玉不禁爲之心中發毛。

但更令他不寒而慄的，還是那一座可怖的萬蛇池。

等到岳小玉想再跟蛇公公說話的時候，蛇公公已經走了！

阿曼忽然冷冷一笑，對岳小玉說：「明天早上，對蛇公公道歉！」

岳小玉眉毛一揚，道：「爲甚麼要向他道歉？老子明天還能活着嗎？」

阿曼冷冷道：「只要不死，你就一定可以活下去。」

岳小玉呆住了。

這算是甚麼話？說了豈不是等於白說嗎？

但阿曼却已扭轉過臉，一言不發地走到萬蛇池邊盤膝而坐。

岳小玉已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心想：「小岳子初出道江湖，連一招武功也沒學會，就已落得如此田地，眞是對不住龍神廟的龍神老爺，更對不住老子的老子啦……」想到這裏，覺得甚是苦惱，恨不得立時跳進萬蛇池裏，也許可以少受一點痛苦。

但他過了一會兒，却又覺得身上的痛楚已漸漸消失，而那股激盪澎湃的熱流也已平靜下來。

他覺得甚是奇怪，於是又再自行視察，看看身上受傷的程度怎樣。

在他想像中，自己吃了蛇公公無數拳、掌，必然全身上下都是傷痕才對，他左瞧瞧右看看，找了半天還找不到這種傷痕來。

岳小玉更感奇怪，忍不住上前問阿曼：「喂，大個子，我的臉是不是又青又烏，又紅又腫？」但阿曼却連眼睛也閉起，對岳小玉完全不瞅不睬。

岳小玉討了一個老大的沒趣，心中怏怏不樂，心想：「是不是老妖怪人老力弱，所以傷不了老子？」

但這種想法，似乎甚是無稽，連自己也無法加以相信。

他氣苦之下，也索性盤膝而坐，但才坐了一頓飯時光，又覺得萬二分不自在，簡直是沉悶到了極點。

× × ×

也不知沉悶了多少時候，蛇公公又回來了。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很對不起，小岳子如今仍然活着。」

蛇公公笑了笑，道：「你若活不到一百三十歲，那才眞的很對不住老夫。」

岳小玉一楞，忙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蛇公公道：「這意思就是說：你喝了赤腹單刀蛇血，又有我這副老骨頭跟你大大的打一場架，這種機緣可說是千載難求之極，你若不長命百歲以上，又怎能補償老夫的種種犧牲？」

岳小玉一笑，眨眨眼道：「你不是說過那蛇血劇毒無比嗎？」

蛇公公淡淡地說道：「但老夫飼養了牠整整三十年，自然是甚麼毒也給化盡了啦。」

岳小玉更奇，道：「蛇血有毒就是有毒，怎能化解得掉？」

蛇公公道：「你若知道這三十年來，這條蛇兒所吃的是甚麼東西，那就不足爲奇了。」

岳小玉道：「你用甚麼來飼養這條赤腹單刀蛇？」

蛇公公道：「七色靈芝、千年雪參、金蟾子、百歲朱果加上海底仙人葉！」

岳小玉聽得呆住了，半晌才道：「蛇兒怎會吃這些東西？」

蛇公公道：「蛇兒當然不會吃，但若先把這些寶貝東西塞進母鷄的肚子裏，牠就會照吞不虞了。」

岳小玉道：「這些靈芝、雪參之類的東西，都很珍貴嗎？」

蛇公公說道：「每一種都是無價之寶呢！」

岳小玉道：「把這麼多無價之寶用來餵蛇，不嫌太浪費嗎？」

蛇公公道：「若是丟進茅坑裏，當然是浪費，但用來餵養這條罕見的赤腹單刀蛇，却是一點也不寃枉的。」

岳小玉道：「那又有甚麼用處？」

蛇公公道：「當這條蛇兒血內劇毒盡去之後，牠的血也就是無價之寶，尤其是對練武的人來說，更有極大裨益！」

岳小玉一怔，道：「難道這種蛇血可以令人增添內力嗎？」

蛇公公道：「這又豈僅可以增添內力而已？只要運用得宜，就算是打通生死玄關、任督二脈，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打通生死玄關、任督二脈，又有甚麼好處？」

「古往今來，學武之士不知凡幾，但若說到能夠攀升到這層境界的高手，只怕還數不出幾人來。」蛇公公嘆了口氣，緩緩地道：「若在三十年前，老夫絕不會把這條赤腹單刀蛇的血慨贈給任何人，包括最親的骨肉兄弟在內！」

岳小玉道：「何以如今却又讓小岳子喝掉了？」

蛇公公微微一笑，道：「那只因爲老夫曾經欠下別人一份恩情。」

岳小玉道：「那人又是誰？」

蛇公公道：「那人在江湖上並不算是頂尖高手，但若說到喝酒的本領，却是天下第一，連當年的『酒王』也得要俯首稱臣！」

「你說的是『酒霸』？」岳小玉訝然道。

蛇公公點點頭，道：「正是酒霸許一笑，也就是許不醉的爺爺。」

岳小玉問道：「那酒霸對你有甚麼恩德？」

蛇公公說道：「以往的事，老夫再也不想提起啦，總而言之，既是姓許的人要我獻上赤腹單刀蛇血，我是絕對不會吝嗇的。」

岳小玉聽得呆住了，過了良久，他才吸一口氣，道：「這麼說，豈不是小岳子錯了？」

蛇公公哈哈一笑，說道：「你做錯了甚麼？」

岳小玉道：「小岳子不明就裏，又罵又打，衝犯了你老人家，眞是罪孽深重之極！」

蛇公公又是哂然一笑，道：「既是不明就裏，你這般舉止乃是人之常情，況且打這一架，是老夫故意安排的，對於你來說，却又是何罪之有？」

岳小玉眉頭一皺：「公公何以故意要小岳子跟你老人家打架？」

蛇公公嘆了口氣，道：「在許久以前，曾經有人服下這種蛇血，結果不到兩個時辰就死了。」

岳小玉吃了一驚：「那人怎會死掉的？是不是蛇血仍然有毒？」

蛇公公搖搖頭，道：「蛇血早已無毒，但那人却不得其法，以爲單獨一人自困在密室裏喝掉蛇血，就可以大功告成。」

岳小玉道：「這又有甚麼做錯了？」

蛇公公道：「這簡直是大錯！須知任何人喝了這種蛇血之後，必然會立刻血氣暴脹，炙熱難當，倘若這股洶湧如同怒潮的內息不能及時散發出去，勢必走火入魔，立時便得喪命！」

岳小玉聽得悚然一驚，道：「如此說來，喝下這種蛇血豈非好險？」

蛇公公道：「若是有人獨自偷喝，而又不懂得調理之法，那自然是凶多吉少的了，但老夫窮數十載心血鑽研此法，倒是極具信心，絕對不會玩掉你這條珍貴的小命。」

岳小玉吁一口氣，接着苦笑道：「小岳子這條小命，其賤無比！一點兒也不珍貴。」

蛇公公搖頭不迭，道：「小子此言差矣，你年紀雖小，但却屢遇高人，更已拜師在笑公爵公孫我劍門下，這還不算，及後更能智挫許不醉，使這個醉而不糊塗的狐狸也爲之心服，再加上赤腹單刀蛇血都已給你喝了，哈哈，你這條小命，現在簡直比當今天子還更珍貴得多啦，所以老夫才要揍你一頓。」

蛇公公後面這一句話，聽來十分兀突古怪，岳小玉不由一怔，蛇公公立刻又解說道：「你喝下蛇血後，能夠儘量發洩暴脹的血氣，那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至於老夫，其實並不是眞的要揍你，只是不斷爲你推散體內熱流，並趁機爲你通了少海、神門、百勞、膻中等穴，將來對你修練內功，是有極大好處的。」

岳小玉越聽越是慚愧，又看見蛇公公給自己打得鼻腫面青，心中不禁更是難過，他突然跪了下來，向蛇公公不斷磕頭，同時大聲道：「小岳子糊塗混帳，正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請公公再揍我一頓作爲抵數好了。」

蛇公公哈哈一笑，道：「你體內血氣已平，內息已靜，我爲甚麼還要多費力氣來揍你一頓？」說着，扶起了岳小玉，才又接道：「若不是明知要揍你一頓，許不醉也不會預先把你迷倒，又把你身上的軟甲和武功秘笈收藏起來。」

岳小玉道：「晚輩已明白一切，但許軒主如今怎樣了？」

蛇公公道：「他有他的決定，他也有他的能耐，誰都不必爲他而担心。」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但飲血峯之行，只怕眞的十分危險。」

蛇公公道：「却也不一定危險。」

岳小玉道：「公公是不是眞的武功盡失？」

蛇公公微微一笑，道：「那是故意騙你，好讓你放心跟我打一場大架的。」

岳小玉說道：「公公用心良苦。晚輩是沒齒難忘的，但是既然許家對你有恩，許軒主這次血花宮之行，公公何不捨命相陪？」

蛇公公嘆道：「老夫何嘗沒想過這一點？只是老夫曾立下誓言，今生決不再離開這座山莊，再說，老夫身抱殘缺之苦，就算上到飲血峯，只怕對大局還是於事無補的。」

岳小玉愁眉深鎖地說道：「但晚輩眞

的很担心師父和許軒主，還有諸葛大叔、鐵老鼠仁兄，還有郭大哥的性命！」

蛇公公道：「你現在甚麼都不必去想，靜心留在這裏等候許軒主回來便是。」

岳小玉嘆道：「就只怕心頭難靜，終日牽腸掛肚。」

蛇公公說道：「公孫先生給你的練功秘笈，內容精深博大，不愧是一本武學奇書。」

岳小玉問道：「那是公孫世家的武功嗎？」

蛇公公搖搖頭，道：「公孫世家的武功，却又不是那樣的。」

岳小玉奇道：「既是師父給我的秘笈，又怎會不記載公孫世家的武學？」

蛇公公道：「你說的不無道理，但這秘笈上的武學，却一點也不像是公孫世家的武功。」

岳小玉道：「這倒奇哉怪也。」

蛇公公道：「但老夫却可以絕對肯定，這本秘笈上的武功，只會比公孫世家的武功更加精闢，更加厲害！」

岳小玉道：「我能練嗎？」

蛇公公道：「當然能練，而且還非練不可！」

岳小玉道：「就只怕我這個徒兒練得不倫不類，貽羞了師門。」

蛇公公道：「只要盡力而爲，勤修不懈，又怎會學而不成？」

岳小玉道：「公公之言甚是，晚輩自當緊記不忘。」

蛇公公道：「照老夫看來，你已能化蛇血爲己用，至於練功之事，就暫由老夫代爲督管，俟日後許軒主或是令師到此，再另行商議。」

岳小玉頷首道：「公公對小岳子太好啦，將來小岳子定必好好報答。」

蛇公公聽見這話，便含笑說道：「你要怎樣答謝老夫？」

岳小玉道：「無論公公想見任何人，小岳子就算跑斷了兩條腿，也一定要帶他來到這裏。」

蛇公公大感詫異，道：「你怎會想得出這種報答的方法？」

岳小玉道：「這太簡單了，公公既曾立誓再也不離開這山莊，那就必然無法找尋外界之親友甚至是仇人，所以只要小岳子將來長大成材，小岳子就一定會設法讓公公得償所願，這豈不是比任何報答都更切實際，更能令你老人家高興嗎？」

蛇公公頓時爲之開懷大笑：「好懂事的小岳子，我現在就已很高興了！」

就是這樣，岳小玉在這爿暫時還沒有名字的無名山莊停留下來。

此後一連三天，蛇公公親自傳授他內功心法。

那都是公孫我劍那本秘笈上的內功。

這秘笈也同樣沒有名字，裏面只是記載着練武的招式及內功口訣。

眞正原因：待考。

× × ×

在公孫我劍這本武功秘笈裏，第一條戒律是：切戒心浮氣躁！

所以，蛇公公帶岳小玉到一個很幽靜的房子裏練功。

這裏眞是靜極了，牆壁四邊除了字畫之外，就只掛着一把古劍。

此外，地上有兩個墊子，頭上有五盞明燈，每天有書僮按照早、午、晚固定時刻送上飯菜來。

那書僮比岳小玉的年紀還細小兩歲，長得相當高大，但却是個僅比白痴聰明一點點的蠢鈍孩兒。

但最可笑的，却是他的名字。

他叫聰敏，聽來又聰明又敏捷，但實際上却連碗碟都分不清楚。

岳小玉有點可憐他，但聰敏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按照時刻把飯菜端來。

有一次，岳小玉問他：「這裏有沒有酒？」

聰敏點點頭，回答說：「有啊。」

岳小玉道：「我想喝一點，可以在下次端來嗎？」

聰敏又點點頭，道：「可以！」

等到下次送飯來的時候，盤上果然有一隻酒杯子。

杯子裏果然有酒，但却只有一滴。

岳小玉怔住：「這算是甚麼？」

聰敏道：「一滴就是一點，你說想喝一點，這杯子裏不就是只有一點酒嗎？」

岳小玉爲之啼笑皆非，只好下次叫他送一杯滿滿的酒來。

但還沒等到下一次，他就在這房子裏看見了一個只有半邊臉孔的怪人。

× × ×

這怪人其實也有整張臉孔，但在驟然間看上去，他似乎只有左半邊臉孔。

至於他的右半邊臉孔，就像是一塊燒焦了的牛柳。

他只剩下一隻眼，而這一隻眼，却偏偏就在右半邊焦臉之上，反而左邊臉孔那一隻眼已經瞎掉了。

這個怪人很可怖，就像是一個剛從大火場裏跑出來的重傷者。

岳小玉並不是個胆子細小的人，但却也不禁給這恐怖怪人嚇了一跳。

他想叫喊，但還沒有叫出半點聲音，那怪人已點了他的啞穴。

岳小玉更感害怕，正想拔腿狂奔，那怪人又出手點了他身上幾個穴道。

岳小玉登時爲之動彈不得，心中不由叫苦：「這番眞個遇上吃人妖怪啦。」

心念未已，那怪人已把他抱起，瞬即飛掠而去……

× × ×

夜色茫茫，氣候一天比一天冷了。

尤其在今晚，岳小玉冷得連牙關也在上下磕個不停。

那怪人輕功極高，而且手力甚重，岳小玉給他挾在脅下，只覺得身軀隱隱作疼，不禁更是害怕，暗暗叫苦道：「小岳子命蹇時乖，這番遇上這個妖人，準是他媽的凶多吉少！」

怪人奔走極是迅速，不消片刻已越過了四五座山峯，把岳小玉帶到一座林子之中。

這天晚上，夜空無雲，但却星光燦爛，明月如鏡。在這月色星光下，岳小玉依稀看見，林中有一條頗爲寬闊的道路。

這條道路筆直向前伸展，在夜色蒼茫之中，似乎就像是沒有盡頭一樣。

林中風仍急，急風吹起那怪人寬敞的

衣袖，不斷「獵獵」地作响，也就在這時，岳小玉忽然看見前面有一道慘綠色的光芒亮了起來。接着，怪人的脚步放緩了，林中又出現了一個戴着斗大笠帽，但却身材並不怎麼高大的人影來。

只見這人一身白衣，手裏挑着一盞燈籠。這燈籠狹長之極，外面塗得一片青綠，以致連燈光也變成了一種十分妖異的慘綠色。只見那怪人在燈籠跟前停了下來，語聲冷森森地說：「這半年來，功夫練得怎樣了？」

那白衣人恭聲回答：「弟子一直依照師父教誨練功，沒有一天偸懶。」這聲音甚是嬌柔可愛，原來是個年紀和岳小玉差不多的少女。

那怪人把岳小玉放在地上，隨即解開他身上所有被點住的穴道。

岳小玉既驚疑，又覺得事情十分古怪，再看看那怪人，不由道：「你是誰？」

那怪人却不望他，只是慢慢地說：「我是個鬼。」

岳小玉初時又嚇了一驚，但隨即却搖頭道：「你不是個鬼！」

那怪人道：「你怎知我不是個鬼？」

岳小玉道：「你帶着我離開山莊的時候，我聽見你的呼吸聲，心跳聲，現在更能看見你在地上的影子。」

那怪人道：「你也許說對了，我的確不是一個鬼，因爲我連鬼也不如。」他的語聲不再令人感到陰森可怖，反而充滿着蒼涼無奈之意。

岳小玉驚惶之心漸減，好奇之心却越來越甚：「你好像有點不愉快？」

那怪人道：「我這一輩子，是再也不會愉快的了。」

岳小玉道：「若活得不愉快，爲甚麼還要繼續活下去？」

那怪人嘿嘿一笑，道：「這句話，我已問過了自己不知多少遍，但始終還是找不出眞正的答案。」

岳小玉道：「所以你直到現在仍然活着！」

那怪人道：「既然沒有眞正的答案，我又爲甚麼不能再活下去？」

岳小玉道：「你到底是個甚麼人？」

那怪人道：「我是個利祿薰心，喪盡天良的大壞蛋。」

岳小玉道：「你曾經害過誰？」

那怪人面肉一陣抽搐：「數之不盡，也記它不清了。」

岳小玉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那怪人道：「我也已忘記啦。」

岳小玉道：「你的名字呢？」

那怪人道：「布北斗。」

岳小玉喃喃地唸了一遍，道：「這名字很好，很夠氣派。」

布北斗道：「我從前的確是挺夠氣派的，有一次，點蒼派的掌門親自送了一份厚禮給我，要我教他三招劍法。」

岳小玉道：「你怎樣對待他？」

布北斗道：「我把他送來的厚禮送還給他，但依然教曉他三招劍法。」

岳小玉道：「他學不學？」

布北斗道：「當然學，因爲那是點蒼十七秘劍中最後三招，也是最厲害三招，就算我要他每學一劍就吃三斤狗屎，他也一定照吃不虞。」

岳小玉奇道：「他是點蒼派掌門，何以反而要向你求教點蒼派的劍法？」

布北斗冷冷一笑，道：「點蒼派連年內閧，屢次爆發大火併，到了這一代，又還有幾個練得全點蒼派的武功？」

岳小玉道：「但你又怎懂得點蒼派的劍法？」

布北斗道：「點蒼派的十七秘劍，只有點蒼派中人才會覺得希罕，但在布某看來，這只不過是第三四流的劍法而已。」

岳小玉問道：「這十七秘劍很容易學嗎？」

布北斗道：「笨人學得甚難，例如當今點蒼掌門就是。」

岳小玉道：「若是聰明人又怎樣？」

布北斗道：「易如反掌，就像是叫翰林學士寫揮春一般，簡直是大材小用。」

岳小玉道：「那點蒼掌門學會了最後三劍，結果怎樣？」

布北斗道：「變成無耳人。」

岳小玉一怔，道：「你割了他的一對耳朵？」

布北斗搖搖頭，道：「我沒有割他的耳朵，是他自己割的。」

岳小玉更奇：「他爲甚麼要割掉自己的耳朵？」

布北斗道：「因爲我告訴他，我想找一對人耳來做下酒之物，所以他立刻就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下來。」

岳小玉抽了一口冷氣，良久才道：「他爲甚麼不去割別人的耳朵？」

布北斗道：「因爲我說話的時候，兩眼只是直盯着他的耳朵，而這位點蒼掌門，畢竟還沒有愚蠢到那種地步。」

岳小玉道：「他連求情也不敢？」

布北斗道：「我沒有要了他的兩隻眼睛，已算他祖宗大大的有靈，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氣，又怎敢再向我求情？」

岳小玉道：「但他不見了一對耳朵，還能做一派掌門嗎？」

布北斗道：「就算不見一顆腦袋，但只要他還能使得出十七秘劍，那麼又還有誰敢和他爭奪掌門人的寶座？」

岳小玉說道：「你眞的吃掉了他的耳朵？」

布北斗道：「當然是眞的，但滋味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好。」

岳小玉就是怕他吃耳朵吃上了癮，聞言忙道：「耳朵多半有耳油、耳屎、耳屎，的確一點也不好吃。」

忽聽一人「嗤」聲笑了出來，正是那個戴着笠帽的白衣少女。

她這下笑聲雖然短促，但岳小玉却覺得十分悅耳，不由心中爲之一盪。

布北斗咳嗽一聲，目注着那白衣少女道：「我教妳的『天光六合劍』，妳學會了沒有？」

白衣少女道：「都已學會啦。」

布北斗道：「難不難練？」

白衣少女道：「不難，只學了三個月零六天就已大功告成。」

布北斗道：「這是武當派最多花巧招式的一套劍法，妳能夠在三個月左右就完全熟習，倒算不枉我費了幾番心血！」

（未完・十五）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友成帶狄少青來到鎮江江山第一樓吃小菜，見一紅衣少女裴小霞因伙計待慢她，將他們全部點了穴道，掌櫃求狄少青爲他們解了穴，裴小霞見他儀表不俗，看似文弱書生，原來竟是一個高手，心儀其人，借故和他攀談，約到金山一遊，還稱兄道妹，頗形親暱，使狄少青甚爲尷尬，只好順情同去，各騎一匹雪花白馬，一匹青鬃烈馬，同遊金山寺、法海洞，與罷歸來，狄少青回到龍門堂，申祿堂師傅對他十分好感，將南北會試，江南武館、江北武館考取高手的情況，詳細告訴他，請他注意，狄少青得到申祿堂，周友成的照顧，感激不盡……

南北會試　女賓參觀

原來這肥胖老者，正是江南武館館主，人稱金鷹的金聲望。

他緩緩抬了下手，青衣使女急忙從他手中接過茶盞，放到几上，他才口中「唔」了一聲，點頭道：「胡堂主有事？」

這一開口，聲音尖細，雖然尖細，却有着說不出的威重！

胡在田站在他面前，連頭也不敢稍抬，口中應了聲「是」，才道：「屬下剛才接到兩份報告，特來向館主稟報的。」

金聲望口中又「唔」了一聲，說道：「是個參加南北會試的人的資料？」

胡在田又躬身應了聲「是」。

金聲望道：「你坐下來再說。」左手一抬，那青衣使女立即從几上取起白銀水烟袋，點燃了紙媒，裝好了水烟，雙手捧上，一面「忽」的一聲，吹着了紙媒，替館主點烟。

金聲望湊着咀唇，「呼盧」「呼盧」的吸起烟來。

「屬下告坐。」胡在田在他左側一把椅子上欠着身坐下。

金聲望也不去理他，把一筒水烟吸完，青衣使女便要接過水烟袋，放到几上，又取起細瓷茶盅，雙手送上。

金聲望輕輕的喝了一口，青衣使女又雙手接過，金聲望才抬眼，說道：「你說吧！」

「是。」胡在田應着「是」，手中取出一份紙卷，說道：「這是江西送來的報告，鷹潭單家，確有一支住在臨江蛟湖，單逢春父母早故，七歲依靠他舅父，他舅父是個秀才，住在太平街，家中很富有，三年前去世，他報的家也都沒錯，只是他說跟崇仁三山廟一個和尚學的武功，但三山廟的和尚，並不會武，也許是當時在三山廟掛單的和尚了。」

金聲望道：「他今年幾歲了？」

胡在田道：「據他說今年二十歲。」

金聲望道：「七歲離家，今年二十歲，這十三年在那裏？」

他問的很詳細，也很重要。

胡在田道：「據單逢春自己說，他舅父三年前死了，就離開太平街，遊歷過不少地方，看他只是個狂傲少年，武功却不錯。」

「唔。」金聲望唔了一聲，算是通過了，隨着問道：「還有一個姓狄的呢？」

胡在田應了聲「是」，取出另一紙卷，欠着身道：「這是成都方面送來的報告，成都青羊宮從前確實有一個姓張的香火道人，爲人有些瘋瘋顛顛，但沒人知道他會武功，住在附近有不少砍柴爲生的人，都把柴賣給青年宮的，其中也確有一個姓狄的，本是獵戶，有時砍柴，至於兒子是誰，却沒有人知道了。」

金聲望道：「聽說狄少青武功很高，你看出他的路數來歷麼？」

「沒有。」

胡在田有些惶恐，欠着身道：「據屬下龍門堂的周師傅、申師傅說，他們在狄少青手下，大概只走出了三招……」

金聲望道：「他在江山第一樓露的一手更高。」

胡在田驚異的問道：「館主你也知道了？」

金聲望尖嘿一聲道：「他人在鎮江，老夫連這點都不知道？還能當武館的館主嗎？」

「是！」胡在田道：「這幾天他天天和一個姓裴的女孩子在一起，據說姓裴的女孩子，武功也相當不錯……」

「嘿嘿！」

金聲望乾嘿兩聲，尖笑道：「你當那姓裴的姑娘是什麼人？」

胡在田聽得一楞，望着老館主，說道：「館主已經知道她的來歷？」

「你不用多問！」

金聲望接着叮囑道：「也不可去招惹了她。」

「是。」胡在田抬着眼，說道：「她是……」

金聲望一抬手道：「你記着老夫的話就是了。」

胡在田心頭掛着一個悶葫蘆，不敢多問，只得應了聲「是」。

金聲望道：「你去通知南北兩堂，定明日午前舉行會試。」

胡在田又應了聲「是」，正待站起。

金聲望又道：「還有，那裴姑娘如果知道明天要舉行南北會試，一定會想來參觀，你就要周友成邀她來參觀好了。」

胡在田疑惑的道：「咱們舉行會試，從不讓外人參觀……」

金聲望朝他笑笑，道：「你依老夫的話去做就是了。」

「是。」胡在田爲難的道：「但屬下只能引着兩個應試的人進來，至於外賓，是南北二堂的事，他們……」

金聲望不耐的道：「你就說是老夫交代的，要他們給裴姑娘準備一個坐位。」

「是。」胡在田滿腹狐疑，不知道那裴姑娘究竟是何來歷？似乎是館主都不敢得罪她，他口中應了聲「是」，起身道：「館主如果沒有什麼吩咐，屬下告退。」

金聲望叮囑道：「別忘了要交待周友成去請。」

胡在田又應了一聲「是」，才躬身而退。

× × ×

這天傍晚的時候，狄少青、裴小霞從幽棲寺回來，（鎮江著名的四寺，招隱、竹林、鶴林、幽棲，都在南郊，相距都不甚遠，幽棲寺一名小九華寺，深藏在山坳裏，最有趣的是僧尼同居修道）一青一白兩匹馬則到江山第一樓門前下馬。

他們這些天來，晚飯都是在江山第一樓用的，鎮江城裏，大酒樓不下十數家之多，但沒有一家比得上江山第一樓的。

小廝接過馬匹，一名伙計即趨了上來，陪笑說道：「狄爺，裴姑娘來了，周爺已經在樓上過了好一回了呢！」

狄少青道：「會是周兄！」

兩人匆匆上樓，果見周友成坐在中間一張桌上，看到兩人，立即站起身，呵呵一笑道：「狄老弟，裴姑娘總算給兄弟等到了。」

狄少青連忙抱拳，說道：「周兄久候了。」

「不要緊。」

周友成笑着道：「兄弟也來了不多一會兒，二位到那裏去玩了？」

裴小霞臉上紅馥馥的嬌笑着說道：「到南郊去逛四寺呀！我們剛剛從幽棲寺回來。」

隨着話聲，把馬鞭朝桌上一放，問道：「周兄怎麼會知道，我們會到這裏來的呢？」

「這個還不容易猜麼？」

周友成雖不知道裴小霞的來歷，但從胡堂主的諄諄相託，要自己邀請裴小霞明日參觀南北會試，而且聽胡堂主的口氣，好像還是金館主授意的！

金館主在江南武林，是何等身份的人，他只咳一聲，長江的水就會倒流三尺！試想值得金館主特別吩咐邀請的人，自然大有來歷的人了，尤其這差使落到他頭上，這是何等榮寵之事？

他自然要竭力奉承不可，這就笑着道：「以裴姑娘的才華氣質，和狄老弟的英俊風度，鎮江城裏酒樓雖多，但除了這裏，那還有別的酒樓，配二位光臨的嗎？所以兄弟一猜就着，先來這裏恭候，那是絕不會錯的了。」

狄少青臉上一紅，道：「周兄這麼說，小弟如何敢當？」

周友成正容道：「兄弟說的是眞話，你看，兄弟不是在這裏等到二位了麼？」

裴小霞喜歡人家說奉承話，心裏一高興，嬌靨上綻出芙蓉初開般的笑容，喜孜孜的道：「周兄很會說話。」

三人落坐之後，堂倌送上了新鮮的茗菜。

狄少青道：「周兄來找兄弟，一定有事的了。」

「一來是幾天沒有見二位了，想和二位敍敍。」

周友成含笑道：「二來，是有一個好消息，來告訴狄老弟的。」

裴小霞睜大一雙盈盈秋波，問道：「是什麼好消息呢？」

周友成道：「剛才胡堂主接奉金館主的指示，定在明日上午，舉行南北會試，

要兄弟通知狄老弟一聲。」

「明天？」

狄少青又問道：「會試不是要十天之後麼？」

周友成道：「這是金館主決定的，明天是黃道吉日，是個好日子，擧行南北會試，正是討個口彩。」

「南北會試？」

裴小霞眨着眼睛，偏頭朝狄少青問道：「大哥，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呢？」

她這聲「大哥」，當着周友成面前叫出來，聽得狄少青一張俊臉驀地紅了起來，還沒開口。

「哈哈！」

周友成笑着又道：「這個不用裴姑娘費心，兄弟就是爲這件事來的。」

狄少青被他笑得臉上更紅。

裴小霞問道：「周兄爲這件事來的！你快說吧，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嘛？」

「哈哈！」

周友成又是一聲大笑，說道：「裴姑娘只要說一聲要去，就是紫禁城也可以去得！」

「眞的！」

裴小霞驚喜的道：「周兄和胡堂主說好了。」

「那倒不是。」

周友成道：「胡堂主知道狄老弟和裴姑娘一見如故，裴姑娘既是狄老弟的朋友，自然也關切狄老弟的會試了，所以要兄弟特來相邀，明天南北會試，請裴姑娘前去參觀。」

「啊！這太好了。」

裴小霞喜得兩條眉毛都飛舞了，拍手道：「大哥，明天我看你連勝三關，大展身手呢！」

周友成道：「所以今晚兄弟特地準備了一席酒，替狄老弟預祝成功。」

狄少青道：「這個小弟如何敢當？」

裴小霞瞥了他一眼，嬌笑道：「對呀，狄大哥，今晚你可得多喝一杯了。」

周友成陪笑道：「不但狄老弟要多喝一杯，裴姑娘也要多喝一杯呢！」

裴小霞聽得心裏一甜，她覺得周友成這個人蠻不錯，一面嬌笑道：「預祝大哥會試勝利，小妹自然也要多喝一杯了。」

就是她心裏一高興，周友成就跟着一跤跌進青雲幔裏去了。

× × ×

第二天，裴小霞一清早就來了。

她現在已經來慣了，江南武館幾個守門的武士，都知道她是找住在龍門堂賓舍裏的狄少青來的，沒有人再問她了。

到了賓舍也不用老謝通報，就一腳來到狄少青的房間門口。

她伸出一隻纖纖玉手，輕輕叩了兩下房門，還沒待狄少青回答，就嬌聲叫道：「狄大哥，你還沒起來麼？」

一手推開了房門，像一陣風般閃了進去。

狄少青正在盥洗，一面抬頭道：「是裴姑娘，你來得早啊！」

裴小霞眨着美眸，嫣然地一笑道：「今天是大哥會試的日期，我自然要早些來了。」

接着走近幾步，悄聲問道：「你昨天是不是一個晚上沒有睡熟？」

狄少青匆匆梳洗完畢，笑道：「我昨晚多喝了幾杯酒，大概有些醉了，回來一下就睡着了。」

裴小霞道：「昨晚，我也有些醉了，東想西想的，一直睡不着。」

狄少青道：「妳在想什麼呢？」

「就是想着大哥咯！」

裴小霞突然發覺自己這句話有了語病，雙頰登時一紅，趕忙着道：「我在想着：大哥通過南北會試，不知會被派到那裏去了？就這樣想得睡不着了。」

狄少青笑道：「在下還不知道通得過，通不過呢？」

「一定通得過的。」

裴小霞說道：「就算通不過，也不要緊……」

剛說到這裏，只聽門外有人笑着道：「裴姑娘，妳可來得早呢！兄弟正打算到鴻運客棧去接妳去，守門口老張告訴我姑娘已經來了，倒省了兄弟往返跋涉了。」

隨着話聲，周友成已經從門口走了進來。

裴小霞忙道：「周兄早。」

周友成呵呵一笑道：「兄弟比姑娘還遲了一步，還能說早麼？」

一面朝狄少青道：「狄老弟洗過臉了麼？」

狄少青道：「小弟剛洗好。」

周友成道：「那就可以走了。」

狄少青道：「現在就要開始了麼？」

「不，距離會試還早。」

周友成續道：「今天早晨，是胡堂主要陪應試的二位老弟共進早飯，飯後，照例是由胡堂主親自陪同二位進去的，裴姑娘來得這麼早，大概也沒用早飯了，那就一同去吧！」

狄少青道：「裴姑娘和胡堂主不熟，怎好打擾？」

周友成忙道：「不要緊，胡堂主要兄弟去邀請裴姑娘的，裴姑娘沒見過胡堂主，正好一起去。」

裴小霞道：「也好。」

於是，就由周友成陪同狄、裴二人，走出房門。

狄少青道：「還有那位單兄呢，要不要去邀他一聲？」

周友成道：「本來這是劉管事的事，兄弟是奉胡堂主之命，去請裴姑娘的，裴姑娘既已來了，兄弟就陪狄老弟、裴姑娘一同去，那單逢春，自由劉管事會通知他的了。」

下了樓，進了龍門堂，直至二廳。廳上放一張鋪了紅毯的圓桌。

龍門堂堂主胡在田和申祿堂已經先坐在左首一排椅上，見到周友成陪同狄、裴二人進入，就站起身來。

狄少青連忙拱手道：「在下見過胡堂主。」

胡在田面含笑容，朝裴小霞拱拱手道：「這位大概是裴姑娘了，請請！」

周友成忙道：「裴姑娘，這就是胡堂主。」

裴小霞含笑抱抱拳道：「胡堂主。」

胡在田立即抬着手，道：「請坐、請坐。」

申祿堂暗暗感到奇怪，裴姑娘是狄老弟的朋友，江南武館從未有外人參加過今天的早飯，因爲早飯之後，南北會試就開始了，更從無外人參加，而且南北會試是由江南武館金館主親自主持，胡堂主也作不了主……」

他還在思忖之際，狄少青已走到他面前，拱拱手道：「申老哥請了。」

申祿堂連忙含笑道：「狄老弟，老朽預祝你順利過關。」

狄少青道：「多謝申老哥，那要託你老哥哥的洪福了。」

正說之間，劉管事已引着單逢春走了進來。

單逢春目光一掠，首先朝胡堂主抱拳道：「胡堂主見召……」

胡在田已經迎着笑道：「單老弟請坐，今天是單老弟和狄老弟會試之日，兄弟請二位在此小敍，稍盡地主之誼，早飯之後，就要送二位老弟去應試了。」

說到這裏，口中「啊」了一聲，問道：「二位老弟沒見過面吧？」

狄少青抱拳道：「這位單兄，在下見過。」

單逢春總算朝他含笑點了個頭，說道：「咱們在膳堂見過。」

這幾天來，狄少青從未見他笑過，這一笑倒似春光乍展，令人倍感親切！

他接着又朝周友成、申祿堂二人點首抱了抱拳。

裴小霞心裏暗道：「這人果然有些倨傲！」

申祿堂含笑道：「好了，二位正主到了就請上坐了。」

胡在田頷首笑道：「今天兄弟的龍門堂，有三位客人，單老弟，狄老弟是本堂的主賓，因爲今天這一會試，等於魚躍龍門，幾天來委屈了二位老弟，現在二位是客，該請上坐了。」

單逢春也許不善辭令，只說聲：「不敢。」

狄少青忙道：「胡堂主好說，還是胡堂主請上坐。」

申祿堂道：「這是本堂的規矩，二位老弟不用客氣了。」

胡堂主含笑道：「方才兄弟說過，本堂今天有三位客人，還有一位就是裴姑娘，是應邀來參觀南北會試的，就請坐第三個位子。好，三位請坐下了。」

單逢春、狄少青聽說這是龍門堂的成規，略爲謙讓之後，就並肩在上首坐下，裴小霞坐到了狄少青的下首，然後是胡在田和周友成，申祿堂依次入座。

兩名青衣漢子先給大家沏上了茶，然後陸續送上淮揚美點。

胡在田邊吃邊道：「二位老弟武藝卓越，自然毋須兄弟多說，但江南武館成立三年以來，能夠順利通過南北會試的，前後不過兩人而已，由此可見南北會試，考核之嚴，也並非輕易之事……」

他喝了口茶，續道：「兄弟主持龍門堂，總希望多幾個人能夠會試及格，也可以替本堂增光，因爲參加會試的人，都是由本堂推薦的，據兄弟觀察，有不少參加會試的人，本可獲得通過，但就由於臨場慌忙，失去鎭定，以致功敗垂成，所以臨場要能夠鎭定，才能先立不敗之基……」

原來他這早飯，是向參加比試的人述說會試經驗。

狄少青道：「堂主金石良言，在下二人受益非淺。」

「還有。」

胡在田笑了笑又道：「南北會試，共分三場，計爲輕功、內功、和兵刃，其中第一場輕功，第二場內功，都是採用表演方式，沒有一定標準，只要大概差不多，獲得主試師傅點頭，就可通過，當然，有時候主試師傅即使並不滿意，參加比試的人，還可以請求複試一次。至於第三場兵刃，那是須和主試師傅交手試招，大概能夠在主試師傅手下，走足三十招，即可合格了，比試兵刃，雖是點到爲止，但有時也難免失手誤傷，但非不得已，嚴禁施展殺着，必須給對方留個餘地，這一點很重要，二位老弟務必記住了。」

單逢春、狄少青同聲說道：「多謝指點。」

胡在田含笑道：「好了，會試的情形，二位老弟大概已經有梗概，那就請用些早點了。」

裴小霞問道：「胡堂主，南北會試，有沒有女的參加？」

胡在田笑道：「江南武館開設的宗旨，是以武會友，並無男女之別，但自從成立以來，還沒有女子來應試過。」

「我呢？」

裴小霞問道：「可不可以應試？」

胡堂主笑了笑道：「姑娘要應試，自無不可，但須得從龍門堂開始，今天裴姑娘乃是應邀來參觀的，自然不能參加會試了。」

「眞可惜！」

裴小霞續道：「早知道，我就該先參加龍門堂的應試，那麼今天就可以和狄大哥一同參加會試了。」

周友成笑道：「裴姑娘，妳來應試，兄弟萬不敢和你過招。」

裴小霞道：「爲什麼？」

周友成聳聳肩道：「兄弟背上，可沒有花梨木桌面那樣結實，挨不起姑娘一記馬鞭！」

這話聽得大家都不禁笑了。

裴小霞道：「周兄這是說的笑話，若論眞實功夫，我已怕還不能過關呢？」

大家用了些點心，差不多是辰巳之交了。

胡在田看看天色，朝周友成說道：「周兄，你陪裴姑娘先進去，咱們隨後就來了。」

周友成點頭應「是」，站起身道：「裴姑娘請隨兄弟進去了。」

裴小霞跟着站起，說道：「謝謝胡堂主，狄大哥，我先走啦！」

隨着周友成往外行去。

申祿堂實在弄不懂這位姑娘如何能獲得金館主的點頭，准她去參觀南北會試的？一面含笑道：「狄老弟，這位裴姑娘，果然不錯！」

狄少青道：「裴姑娘和在下也只是初交，蒙胡堂主如此欵待，在下當眞感愧無已。」

單逢春和他並肩而坐，一雙清朗的目

光，不覺朝狄小青橫着瞧去。

胡在田呵呵一笑道：「裴姑娘確是一位很好的奇女子，和狄老弟是珠聯璧合，郎才女貌，哈哈，狄老弟通過南北會試，春風得意，艷福天成，咱們就要討杯喜酒喝！」

狄少青俊臉通紅，囁嚅的說道：「在下落拓江湖，一介武夫，怎敢有此非份之想？」

「哈哈！」

胡在田大笑，又說道：「狄老弟通過會試，立時就會成爲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成家立業，並行不悖，這喜酒咱們是喝定了。」

一面站起身道：「單老弟、狄老弟，咱們該進去了。」

單逢春、狄少青也跟着胡在田站起身來。

當下由胡在田、申祿堂兩人領路，出了龍門堂，來至江南武館二門，周友成早已在二門口等候，加入行列，隨在胡在田身後而行。

江南武館二門之內，是一座鋪着青石板的大天井，迎面一座大廳，巍峨肅靜，六扇雕花長門並未開啓，可見南北會試並不在大廳舉行了。

胡在田領着四人，循行長廊，進入第二進，這裏雖然也是一排五間的大廳，但大天井中舖的是平整的黃沙，一看就知是練武場了。

今天南北會試，就是在這座大廳前面的練武場上舉行。

這時正面石階上，已經放好一排椅子，有人坐着了。

正中間一張虎皮椅上，坐的正是江南武館館主禿頂紅臉，身軀肥胖的金鷹金聲望。

坐在他左首的是南山堂堂主瞿凌霄，五十出頭，面貌白皙的高瘦老人。右首是北海堂堂主沈承泰，年紀四十五六左右，中等身材，看去眉目森沉，是個極富心機的人。

瞿凌霄左首還空着一張椅子，那自然是龍門堂堂主胡在田的位子了。

階下，左右兩邊，也各有一排椅子，左首一共五個座位，前面兩個和後面兩個都空着，中間椅上坐的是裴小霞。

右邊一大排把椅子上，坐着六個人，則是南北會試輕、內、兵刃三場的主試師傅。

胡在田領着申祿堂、周友成、和單逢春、狄少青四人，由長廊轉到階前，朝金館主躬身一禮道：「屬下龍門堂堂主胡在田率同武師申祿堂、周友成暨應試人單逢春、狄少青參見館主。」

金聲望只輕輕抬了下手，說道：「你給他們引見南山、北海兩堂堂主，會試就可以開始了。」胡在田躬身應「是」就抬手一指南山堂堂主瞿凌霄，道：「二位老弟見過南山堂瞿堂主。」

單逢春、狄少青一齊向瞿凌霄拱手爲禮，瞿凌霄也含笑拱手答禮。

胡在田又指指沈承泰道：「這位是北海堂沈堂主。」

單、狄二人向沈承泰拱手爲禮，沈承泰也欠身拱手，答禮如儀。

胡在田又說道：「單老弟，會試已經開始了，你就留在這裏，咱們要先行退下了。」

單逢春欠身道：「胡堂主請。」

狄少青抱拳悄聲道：「預祝單兄順利過關。」

單逢春望一望着他，冷聲說道：「多謝。」

胡在田獨自走上石階，在南山堂堂主左邊一張椅子上坐下。

申祿堂、周友成引着狄少青退到階下左首，申、周二人坐了一、二兩位，狄少青就坐到裴小霞的左首。

金聲望一抬手，高聲道：「可以開始了。」

南山堂堂主瞿凌霄站起身來，發出清朗的聲音說道：「江南武館南北會試開始，第一場輕功，由王平疇王師傅主試，現在請王師傅下場。」

坐在階下右首一排椅子上的第一個人，聞言站了起來。

這人身形不高，但肩膀極寬，看去像一扇門板，他自然就是王平疇了。

只見他朝單逢春拱拱手道：「兄弟奉命主試第一場輕功，比試輕功，只須當場表演，不用動手過招，因此兄弟表演之後，單朋友能夠依樣葫蘆，也表現一手，就可以算通過了。」

單逢春一拱手，說道：「王師傅多指教。」

他總算說了一句客氣話，但依然說得冷冰冰的。

王平疇朝階上坐着的金館主抱拳一禮，然後舉步下練武場。

狄少青看他舉足之間，步履凝穩，心中不禁暗暗點頭。

要知凡是以輕功擅長的人，必定步法飄逸，行路猶如足尖點地一般，謂之足不揚塵。

但王平疇脚步落地極重，塵土飛揚，他却還是南北會試第一場的主試人，主試輕功的人，輕功自然極高，那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他一生勤練輕功，已練到「由重至輕，又由輕返重」的境界了。

王平疇走落場中，單逢春自然也跟了過去，他却青衫飄逸，舉止翩翩，縱然有一些倨傲之氣，却使人會對他油然而生好感。

接着只見四名青衣漢子從左廊走出，手中各自捧着十幾支長劍，走入場中，把長劍放在王平疇面前的地上，劍柄前，劍尖對着王平疇，整齊叠好，就一齊返身退下。

裴小霞偏頭低低的道：「他要這許多劍做什麼？」

狄少青忙道：「妳快別作聲。」

裴小霞有些不服道：「我問問有什麼要緊？」

狄少青道：「妳看下去就知道了。」

王平疇略一俯身，左手用三個指頭，拈起一支長劍，交給右手，右手隨着奮力朝前擲出，在他右手擲劍之際，左手又已拈起一支長劍，交到右手，左手又隨着朝前擲去。

他雙手一取一擲，毫不停留，一柄柄長劍，就柄先劍後，連綿不斷的飛擲出去

，一柄柄落到離他兩三丈遠的黃泥地上，劍柄向下，插入地中。

先前他只是左手取劍，右手擲劍，但到了稍後，已經擲出去三四十柄，面前的長劍，漸漸減少，左手快要取不到了，就用左足尖一挑，挑起長劍，再由左手拈住，遞交右手，右手再向前擲出，動作連貫而迅速，只見他脚不停挑，手不停揮，長劍一柄接一柄的倒射而出！

光是這一手，就煞是好看，贏得大家紛紛鼓起掌來。

不過轉眼工夫，他面前六十四柄長劍已經全擲出去，在練武場中間一丈方圓，居然整整齊齊佈下了一個倒插長劍的八卦圖來，每一支長劍正好劍柄沒入土中，分毫不差！

先前，大家看他隨手亂擲，遠近參差，還看不出所以然來，等他把擲完，八卦圖形也顯示出來了，大家不禁又紛紛爲他鼓掌。

這一手，當眞可稱一絕，不但擲出去的長劍，遠近距離，都得拿捏極準，一支也不能有一點歪斜，尤其他這隨手一擲，比人家預先計算好了排列的八卦還要整齊，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了。

單逢春看得神色微動，拱手道：「王師傅這一手，如果列爲比試輕功，要在下依樣葫蘆的話，在下自認不如，那就不用試了。」

這當然不能算是比試輕功。

王平疇朝他笑一笑，才道：「單朋友誤會了，比試輕功，重點在一個『輕』字，這當然不算是比試，因爲比試輕功，總得有個比試的場地，兄弟這是佈置場地而已。」

說到這裏，連身上長衫也沒脫，就足尖一點，飛身躍上劍尖，雙足足尖落在兩支劍上，雙手抱拳，朝坐在階上的金館主行一禮，又朝單逢春拱手道：「兄弟獻醜了！」

話聲出口，雙掌開闔，足踏八卦方位，使的是一套「八卦遊身掌」，掌隨身轉，進退遊走，愈演愈快。

先前還可以看到他的一招一式，到了後來，只見他一團人影，在明幌幌的劍尖上轉側飛旋，而且越轉越快，看得人眼也花了！

大家不禁又紛紛鼓起掌來。

就在掌聲中，劍尖上人影倏杳，王平疇已經飛身落地，又現出他寬闊肩膀的人影，朝單逢春拱一拱手，含笑說道：「兄弟已經表演完畢，現在該輪到單朋友上場了。」

單逢春道：「在下也要使『八卦遊身掌麼？」

「那倒不用。」

王平疇含笑道：「單朋友只要在劍尖上隨便一套拳掌就可以了。」

單逢春一拱手道：「多承指點。」

他也沒脫衣衫，回身朝金館主抱拳一禮，就飛身躍上了劍尖，只用右足足尖站在劍尖上，再一抱拳道：「在下練的是一套『白鶴掌法』，練得不好，請諸位多指教。」

光是他這一式「鶴立桐陰」，單足穩立劍尖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輕功造詣來了！

只見他話聲甫落，一個人突然上身往下撲去！

這一下直看得大家齊齊一驚，還以爲他單足尖點在劍尖上，說話之時，一個不小心，足尖滑落下來這還得了，劍尖支支朝上豎立，這下撲跌下去，至少也得穿上十幾個窟窿！

就在大家替他担心之際，單逢春一個人撲到，快要接近劍尖之時，忽然上身一昂，貼着無數劍尖，斜飛而起，雙手反掌，一連拍出了八掌，掌勢左右上下，連綿揮舞，有如青鶴（他身上穿的是青衫）展翅，翩翩飛舞。

大家也跟着鼓起掌來。

要知「白鶴掌法」，原是當年白鶴眞人在武功山白鶴峯，就是模擬白鶴飛舞的姿態，研創出來的，掌法既然效法鶴舞，自然注重身法，以輕靈爲主！

單逢春展開身法，同樣越舞越快，方才王平疇施展「八卦遊身掌」，雖然使得快捷如風，那只是側身遊走，和進退旋轉，身法純熟而已！

如今單逢春使的「白鶴掌法」，因爲這一套掌法，取形於鶴，有了象形，因此施展開來，雙手倏歛倏張，忽正忽側，時上時下，有起有伏，猶如鶴舞中庭，變化繁衍，他一擧一動，無不肖鶴。

單逢春一個人就像一隻大青鶴一般，如果他換上一身白衣，表演「白鶴掌法」，那就會更逼眞了！

狄少青看得情不自禁，雙手鼓掌，臉上也有了笑容，暗道：「單兄這第一場，總算可以過關了！」

他一鼓掌，大家也隨着鼓起掌來。

單逢春聽到掌聲，精神一振，演到最後，突然足尖一點，一個人直拔而起，飛上兩丈來高，再一吸氣，身形在空中一個急旋，又升起一丈來高，隨着一個觔斗，口中發出一聲清嘯，改爲頭下脚上斜撲而下，快到離劍尖五尺光景，才昂首向上，右足單足落到劍尖之上，站停身子，朝階上拱拱手道：「在下獻醜。」

他這一式「白鶴摩雲」，中途變成「鶴唳長空」收勢，實在使得漂亮之極，一時但聽掌聲震動，單逢春已飄身落到地上，臉不紅，氣不喘，依然保持着他那份冷傲而瀟洒的模樣。

王平疇含笑迎了上去，說道：「恭喜單朋友，這一場通過了。」

他原待伸手去握單逢春的手。

單逢春却沒跟他握手，只是朝他躬着身道：「多謝王師傅。」

王平疇轉身朝階上躬身道：「回館主，第一場比試結果，單逢春順利通過。」

金聲望含笑點頭道：「好。」王平疇抱拳一禮，退回原位坐下。

南山堂堂主瞿凌霄站起身，又道：「單逢春可以回座稍息。」

單逢春轉身走到階下左首，狄少青含笑起身道：「恭喜單兄了。」

單逢春只是點點頭，淡淡的道：「多謝狄兄。」

就在狄少青邊上的空椅上坐下來。

狄少青也就跟着坐下，又道：「單兄原來是白鶴門的高弟。」

單逢春道：「我不是白鶴門人。」

裴小霞聽得心裏有氣，暗暗呼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一邊叫道：「狄大哥，管他什麼門呢？人家不願說就算了。」

這時塲上不由四個青衣雙手收拾起六十四支長劍，一齊退下。

瞿凌霄站起身，大聲道：「第二塲內功開始，由孫必振師傅主試，現在請孫師傅下塲。」

階下右首第二個人依言站起，大步走出。

單逢春也隨着起身，回到塲中，舉目看去，這位孫師傅生得個子瘦小，臉色黑中透紫，一臉笑嘻嘻的，爲人好像極爲和氣，雙手特長，好像是通臂門的人。（通臂門練的是通臂功，是以門人均雙臂特長的。）

單逢春當下就略爲拱手道：「孫師傅請了。」

「單朋友請了。」

孫必振也抱抱拳續道：「兄弟這第二塲，是比試內功，這和第一塲一樣，只須表演，因此等兄弟表演過後，單朋友也表演一手，就可以通過了。」

單逢春拱手道：「孫師傅多指教。」

「好說，好說。」

孫必振口中說着，左手向左廊打了個招呼。

立時有兩個青衣漢子抬着一方數寸厚的門板，在塲中豎立起來，接着又抬來了一張木桌，放到離木板五六尺遠近，桌上放好一隻約有半人高的描金細瓷大花瓶，才行退去。

孫必振朝階上的金館主抱拳一禮，緩緩走到木桌前面，就面對花瓶，正身而立，雙手隨着他呼吸，緩緩提起，這一提氣，只見他鬢邊短髮，都隨着飛揚起來。

大家不知他要表現什麼，全都目光凝注，全塲肅靜得不聞半點聲音。

就在此時，突聽孫必振吐氣開聲，「呀」的一聲，左手握拳，凌空作勢，對準桌上那隻花瓶遙遙擊去。

這一記拳，看他好像用了很大力氣，但拳出無聲，也不帶絲毫拳風，花瓶自然一動未動，但離花瓶還有五六尺遠的木板上，却已無聲無息印上了一個拳頭的痕迹，那痕迹足有兩三分深，清晰可見。

他使的正是「隔山打虎」內家功夫，大家不覺紛紛鼓起掌來。

孫必振含笑朝單逢春道：「單朋友，現在該你來了。」

單逢春拱拱手道：「孫師傅這一手『隔山打虎』，功力精湛，在下極爲欽佩，在下自知功力淺薄，也從未練過『隔山打虎』這一類功夫，只怕無法做到像孫師傅這樣，不知可否改換一種方式？」

孫必振微笑道：「單朋友要如何改變方式？」

他笑的有些輕蔑！

單逢春冷然道：「此技未曾學過，這一塲既是比試內功，在下所謂改換方式，自然不會脫出內功的範圍，只是練的不是『隔山打虎』罷了。」

這話，已經是微有惱意了。

孫必振也是老江湖，他是這塲的主試人，有人在言語上頂撞了他，心中自然不快，沉聲道：「內功當然並不止一種，但單朋友應該聽說過老秀才、舉人吧，題目是由主考官出的，應試的人，只有跟着題目做文章，可不能選擇題目，這道理你應懂。」

本來這塲內功，並不限定練什麼功夫，但因爲他心裏不愉快，所以就擺出主試人的面孔來，意思是單逢春不練「隔山打虎」，就是交白卷了，這一塲不能通過。

裴小霞低低的道：「狄大哥，他這話就不對了，難道練內功，就只練他『隔山打虎』才算數麼？」

狄少青怕她說的話給金館主和三位堂主聽到了，因爲她不是江南武館的貴賓，只是跟自己前來參觀的，這就低聲道：「妳說得輕一些！」

「怕什麼？」

裴小霞道：「我說的是公平話呀！」

單逢春雖是初出江湖，人可不笨，孫必振的話，他自然聽得出來，忽然冷笑一聲道：「孫師傅的意思，這是你出的題目，在下非依樣劃葫蘆不可了！」

孫必振道：「正是如此。」

單逢春冷哼了一聲道：「在下雖沒練過『隔山打虎』，但聽家師說過：『隔山打虎』，只是走江湖賣藝的玩意，在大庭廣衆前面，表演起來，可以博得大家的彩聲，鼓鼓掌而已，其實並不管用……」

「在江湖賣藝的玩意」，這句話，可說重了！

孫必振一張臉氣得通紅，喝道：「單朋友可敢接我三拳麼？」

單逢春道：「有何不敢？只不知孫師傅要如何比法？」

孫必振道：「咱們這塲，既是比試內功，當然不能近身相搏，這樣吧，咱們就以五尺距離爲限，每人各發三拳，單朋友覺得如何？」

他的「隔山打虎」，大概只能打到五尺距離。

「好！」單逢春依言走到和他五尺距離處突停身子，道：「不過在下聲明，在下並不使拳。」

「拳掌指爪都可以。」孫必振道：「單朋友可以出手了。」

單逢春忽然笑了笑道：「還是孫師傅先出手的好。」

別人先出手，本是禮貌，但他笑着說：「還是孫師傅先出手的好」，這後面「的好」兩字，就含有我若先出手，孫師傅只怕接不下來之意。

孫必振聽得怒不可遏，沉笑道：「那麼，孫某就不客氣要先使江湖賣藝的玩意了。」

話聲甫落，右手振腕一拳，朝單逢春直搗過去。

他早已動了殺機，存心要把單逢春毀在拳下，因此右手振腕發出一拳的同時，左手也是由腰下作勢，擊出一拳，右拳搗出迅即收回，又是一拳，閃電遞出！

這三拳動作之快，只在拳勢伸縮之間，三股暗勁，不帶絲毫風聲，幾乎同時擊到，單逢春除了練成護身眞氣，可以硬接，否則只有施展懶驢打滾，滾出一丈開外，才能避得開。

大家的目光自然由孫必振而轉注到單逢春的身上，看他如何閃避？如何還手？

最關心他的還是狄少青，不知怎的，單逢春縱然冷傲得有些愛理不理，但狄少青自從第一次和他見面後，心裏不自禁的起了惺惺相惜之情，把他看作了好朋友一般！

他和孫必振由言語上的不快，比試也從表演進入了以內功相搏，狄少青一雙目光，自然緊盯着他一霎不霎了。

只見單逢春在孫必振三記無形拳風擊出之際，一個人突然旋若陀螺，作了一個輕快的旋轉，青衫下擺，跟着飛起，看去瀟洒已極！

同時只聽他口中叫道：「孫師傅也接着了！」

在他身子旋轉過來的同時，雙手突然揚起，十指連續彈出。

裴小霞看得驚奇的道：「狄大哥，他這一旋轉，就能把孫必振的三記拳風避開了麼？」

狄少青搖頭道：「在下也看不出來，也許他身子旋轉所發出的旋風，可以把拳風抵消也說不定。」

兩人細語未已，只聽孫必振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往後一仰，跌倒下去，就沒見他再動。南北會試，每一塲都有一位主試人，在比試進行中，如果主試人認爲不滿意，有權可以再試，因此金館主及南山堂主瞿凌霄都沒有出言阻止。

這時孫必振仰跌下去，沒再站得起來，瞿凌霄就步下石階，走到孫必振身邊，俯身驗看。

他這一看，不由得臉色倏沉，目注單逢春，喝道：「單朋友，本館各塲比試，雖然規定點到爲止，但練武之人，練的功夫不同，有時難免收手不及，故而縱有死傷，也並不用負責，只有一點，是本館所嚴禁的，那就是在輕、內、兵刄三塲比試之中，不得使用暗器傷人，你用什麼暗器傷了孫師傅。」

原來孫必振胸前衣衫上，被打穿了十個小孔，那自然是細小暗器所傷的了。

單逢春拱手道：「在下要請問瞿堂主，咱們這一塲，是比試什麼了？」

瞿凌霄道：「這塲比試的自然是內功了。」

單逢春含笑道：「那麼在下不知算不算過關了？」

他舉步走到孫必振身邊，才說道：「孫師傅只不過是被在下指風所制，正因爲這塲是比試的內功，所以在下不得不在他衣衫上留下幾個小孔，好讓瞿堂主驗看罷了。」說到這裏，舉手在孫必振背後連拍了三掌。

孫必振「咯」的一聲，從喉頭咳出一口頑痰，人已霍然清醒過來，看到自己倒臥在地，直把他一張老臉，羞得滿臉通紅，默默退下。

瞿凌霄也被單逢春說得臉上一紅，朝階上躬身道：「回金館主，單逢春第二塲順利通過。」

金聲望正在吸着水烟，滿口噴着白烟，只是點了點頭。

瞿凌霄道：「單朋友請回座休息！」

單逢春說了聲：「多謝。」就轉身退下。狄少青趕忙迎了上去，含笑道：「單兄，恭喜你第二塲又順利過關，兄弟眞替你高興極。」他伸過手去，想和他握手。

單逢春只是淡淡一笑道：「多謝狄兄關心。」

他並沒有伸出手去，但他在詞色上已經不再冷冰冰的。就是這樣，狄少青已經很滿意了，含笑道：「單兄快請坐下來，還有一回可以休息呢。」

兩人相繼坐下。

裴小霞對單逢春可沒什麼好感，覺得單逢春那股子冷淡模樣，狄大哥犯不着去和人家寒暄，這就倚近了些，叫道：「狄大哥，你通過了南北會試，眞要他們派你工作麼？」

狄少青笑道：「現在還早呢？不知在下能不能順利通過，這很難說。」

裴小霞道：「你自然是一定會通過的了。」

狄少青道：「妳說得輕一些，讓人家聽到了，多不好意思！」

裴小霞咭的笑道：「聽到了也沒有關係呀，我說你通過了，你就通過了。」

坐在她邊上的周友成發現坐在虎皮椅上的金館主，一手托着細瓷茶盅，瞇起兩條細目，正在笑迷迷的朝裴小霞望來。

金館主在他眼裏，不啻是皇帝老子，江南武館南北會試，有金館主親臨主持，連三堂堂主都不敢在他面前交頭接耳，說上一句話，如今裴小霞居然一回批評孫必振，一回又和狄少青親暱的說話，金館主不但不以爲她有失禮貌，又笑迷迷的看她，這是什麼緣故呢？

莫非這位裴姑娘，眞是有什麼來頭不成？

心中正在想着，裴小霞忽然回過頭來，叫道：「周兄。」

周友成忙道：「裴姑娘有什麼事？」

裴小霞道：「我口好乾，江南武館沒準備茶水的麼？」

周友成聽得有些尷尬，低聲道：「眞是抱歉，南北會試，時間不長，向來都沒準備茶水的，姑娘就只好暫時忍耐一些好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青衣漢子端來了一張茶几，放到裴小霞面前。

接着那個侍候金館主的青衣使女手托銀盤，送來了一盞茗茶，含笑道：「剛才館主吩咐，裴姑娘是咱們館裏南北會試第一位外賓，請姑娘用茶。」

這回，周友成已直覺的感到這位裴姑娘果然是有來歷的人了，不然，金館主不會對她如此另眼相看！

裴小霞嫣然一笑道：「謝謝金館主，只是只有一盅麼？」

青衣使女道：「裴姑娘只有一個人，自然只有一盅了。」

裴小霞道：「狄大哥呢，他是我大哥呀！」

青衣使女委婉的道：「狄少俠是參加會試的人，不算外賓，自然沒有沏了。」

（未完・三）

小啓：「飛花逐月」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毒神仙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舒燕北和神捕顧雲生在崆峒山偷聽舒燕南的大弟子江廣源等人的談話，叫他們晚上當値，要小心留意，更談及齊雲飛及柳擷紅來山拜訪，恐怕不懷好意……顧雲生拉着舒燕北去找他的二師兄衛冲，說明來意，問了一些有關情況，然後再去找四師兄司徒華，懷疑他和朱蘭有姦情，經過顧雲生偵查，覺得司徒華不會和朱蘭有什麼關係，但朱蘭似乎知道自己丈夫舒燕北匿在司徒華的房內，兩次進來查詢，跟着又有小丫頭進來答覆查問的人，更使顧雲生懷疑，經過再和二師兄四師兄的商談，懷疑下毒的人是朱蘭，她瞞着舒燕北與人私通陷害親夫……

端倪已露　協助辦案

顧雲生在承塵上面聽得分明，認出這是舒燕南的聲音，心頭不由一跳，忖道：「我叫衛冲及司徒華去找朱蘭，目的便是要迫他跳出來，想不到他反而來這裏！嗯，他來作甚？」

舒燕北聽見大哥的聲音，百感交集，此刻就算顧雲生沒有封住他的穴道，他也說不出話來。

舒燕南叫了幾遍，不見有人應門，忍不住一掌震開房門，走了進來叫道：「四師弟！」

顧雲生自承塵的接縫中望下去，只見舒燕南轉頭四望，不見有人也不出去，反而呆呆地站立着，好像滿腹心事般。顧雲生心中冷笑道：「顧某人的目光向來不錯，就算你如何鎭定，也要迫得你的方寸大亂！」

心念未了，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舒燕南如豹子般跳起，凌空一個轉身，飛出房外，連門也忘記關閉！

顧雲生暗道：「莫非朱蘭招供了？」他心中又是高興，又是緊張，忍不住輕聲對舒燕北道：「舒兄，你現在大概已明白小弟如何要制住你的穴道了吧？」

舒燕北雖然不能說話，但目光却充滿不信的神色。顧雲生道：「奸夫便是你的親大哥！他必是一早便看上你妻子，所以故意用藥，引你去强姦他的妻子，屆時萬一讓你發覺他倆的奸情，你也不敢張聲，因爲你有錯在先！只是無端端害死了你大嫂一條生命！」

舒燕北心中大聲叫道：「你胡說，你放屁！」可惜一個字也發不出來！

此刻外面的聲音越來越明顯，顧雲生隱約聽見有人道：「五師嬸自殺了！」

顧雲生心頭一震，連舒燕北身子也抖動了一下？顧雲生心念一轉，解開舒燕北的啞穴，舒燕北立即叫道：「姓顧的，你自作聰明，胡亂判案，害死了我妻子一條生命，還不趕快解開我的穴道！」

顧雲生道：「請舒兄不要衝動？」他解開舒燕北的痲穴，舒燕北腰杆應聲彎起，倏地一掌將顧雲生推開，顧雲生猝不及防，一屁股坐下，只聽「喀嗤」一聲，承塵破裂，他七手八脚地跌了下去，幸而他反應夠快，臨到地面，雙脚已及時伸出站住！

他還未定下神來，舒燕北也已跳了下來，如一陣風般，衝出房去。顧雲生略一猶疑，忙跟着出去。

只見院子裏人來人往的，舒燕北一現身，便被他們認出來了，又驚奇又驚慌，忍不住叫了起來：「五師叔！」

舒燕北聽而不聞，恍似瘋子一般，一口氣衝至妻子房外，叫道：「蘭妹蘭妹，是誰迫死你的！」

房外麕集的人羣，見他衝過來，都不由自主地散開，舒燕北進房之後，只見大哥舒燕南、二師兄衛冲及四師兄司徒華都站在床前，他一掌推開司徒華，只見床上躺着一個女人，舌頭長長吐出口腔外，雙眼圓睜，可不是朱蘭？

舒燕南見到他，臉上神情十分複雜，輕輕叫了一聲二弟，但舒燕北却沒聽見，大喝一聲：「你們是誰迫死蘭妹的！」

司徒華說道：「五師弟，你稍爲冷靜一點，咱們進房時，便見到五弟妹已懸樑了！」

衛冲道：「是愚兄替她解下來的，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他長嘆一聲，伸手向上一指。

舒燕北抬頭一望，這才發現樑上還有一條繩子，他似着了魔一般，指着繩子道：「原來是你害死我的蘭妹！」

衆人見他神志已不大清醒，心中甚爲難過。舒燕南輕咳一聲，道：「二弟，人

死不能復生，你要保重！」

舒燕北忽然轉過身來，喝道：「是不是你迫死蘭妹的？」

舒燕南臉色一變，澀聲道：「二弟，你瘋了麼？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

舒燕北雙眼圓睜，瞪着乃兄，大聲道：「一定是你！因爲你要報仇，所以姦污了蘭妹，使她無顏偷生……」

舒燕北話未說完，舒燕南左掌一揚，已摑了他一巴掌，舒燕北臉色大變，道：「你打我？你從來未打過我的！證明你做賊心虛！」

「住口！」舒燕南怒道：「你說這種話還成何體統？」

「你要我不說也行，便當着蘭妹的屍體自了吧！」

舒燕南臉色一沉，厲聲道：「你幹的好事，愚兄尚未跟你算帳，今日還敢迫我自殺：你自己撫心自問，可對得起天地父母否？」

舒燕北身子一抖，五官都扭在一起，沙着聲道：「你敢說這不是你幹的？」

「當然不是我！」

「我是指下藥害我，使我失却本性的事！」

「更不會是我，當時，我根本不在山上！」

舒燕北咬一咬牙。「你雖然不在山上，但可以指使別人幹！」

「我指使誰下藥？你叫他出來跟我對證！你若再胡說八道，便莫怪我要以派規處置你！」

「你莫拿派規來壓我，蘭妹已死，我什麼都幹得出來！」

衛冲見他倆兄弟越說越僵，忙勸解道：「大師兄，五師弟你們都冷靜一下！五師弟，你沒有證據，怎能說是大師兄派人下藥的！」

舒燕北臉色一變。「你，你幾時跟他一個鼻孔出氣？」

房門口的崆峒弟子見師尊們在爭執，都不敢吭一聲，顧雲生排衆而出，道：「舒兄，你且冷靜一下，聽在下說幾句！」

舒燕南問道：「此人是誰？」

舒燕北道：「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神捕顧雲生！」

舒燕南冷哼一聲：「你幾時勾結官府偷偷上山的？二師弟，四師弟，此人是否藏在你倆房中？崆峒派的規矩，難道你們都忘記了？」

衛冲與司徒華互望了一眼，却低下頭去，不敢作聲。舒燕北道：「是我的主意，莫怪二師兄跟四師兄！」

「哼，原來你們早聯合起來，要對付我！」舒燕南更怒，叫道：「三師弟，你進來評評理！」

半晌才見樂欽和抱着一個孩子進來，後面還跟着兩個小童，只聽他道：「你們見到父親，爲何不叫聲爹！」

他懷中的孩子，睜着一對骨碌碌的眼睛望着舒燕北，大概他父親下山時，他年紀還小，對父親的印象十分模糊，但背後那兩個孩子却怯生生地叫道：「爹！」

舒燕北身子一抖，忽然滾下兩行熱淚，走前一手摟着一個孩子，道：「爹沒臉見你們！」

孩子神情木然，舒燕北輕聲飲泣，這時候他心情反而平復了不少，輕輕撫着一子一女的頭髮，沙着聲問道：「孩子，你們可曾想念過爹？」

兩個小童一齊點頭，女孩子忽然問道：「爹，他們爲什麼都到珠兒房中來？娘呢？她去了那裏，怎地不見了？」原來孩子們還不知道母親已死！

舒燕北忽然哭了出來，道：「你娘死了！」

兩個孩子神情一變，齊聲道：「不，爹你騙人的？他們都說你不是好人！」

舒燕北身子撲簌簌亂抖，連聲音也發顫道：「爹沒騙你們，你們娘是被人害死的！」

孩子道：「誰害死娘的？」

舒燕北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向舒燕南。舒燕南臉色大變：「燕北，你敢在孩子臉前胡說？」

孩子問道：「伯伯，爹說的話可是眞的？娘眞的死了嗎？她在那裏？」

舒燕南長長一嘆，緩緩地點頭，孩子們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樂欽和道：「孩子年紀還小，受不住打擊，我帶他們出去走走！」

他出房之後，房內立陷於一片沉默中，顧雲生抱拳一拱道：「舒掌門，在下雖然偷偷上山，於禮不合，但可是爲了令弟的好！」

「你不用多說，請吧！」舒燕南道：「英兒，替爲師送客！」

顧雲生不慌不忙地道：「舒掌門自認是清白的，何必令舒二俠永遠在『地獄』中受苦？」

舒燕南一怔，長長吸了一口氣，揮手叫徒弟們退出房去，房內只剩舒燕南兄弟及衞冲，司徒華與顧雲生。「你說吧！」

顧雲生道：「在下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希望舒掌門一併恩准！」

舒燕南沉聲問：「什麼事？」

「請派人帶齊雲飛及柳姑娘過來，一齊研究！」

「原來你們早有預謀！」舒燕南臉色大變，沉吟了半晌才道：「好，舒某也不怕你們人多勢衆！向孝，帶齊少俠及柳姑娘來！」他大聲向外面叫着。

舒燕北坐在妻子屍旁，默默地流着淚，喃喃地道：「蘭妹，就算你做過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其錯也不會在你，你何必輕易自盡？」

顧雲生輕輕拍拍他的肩膊，道：「舒兄，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爲你倆夫婦洗刷清白，將元兇授首，這才能令尊夫人瞑目。」

這句話使舒燕北精神大振，舉袖拭去淚珠，大聲道：「蘭妹，你瞑目吧，愚夫一定替你報仇！」他伸手輕撫朱蘭的眼皮，一忽，朱蘭的眼皮便垂下，蓋住眼珠。

舒燕南聽見他這句話，臉上神色甚是不悅，索性拉了一張椅子坐下。最難受的反而是衞冲和司徒華，因爲，他們左右爲難。

過了一陣，房外傳來張向孝的聲音：「掌門師伯，齊少俠和柳姑娘到！」

「進來！」

張向孝推開房門，道：「兩位請進！」齊雲飛和柳擷紅進房之後，張向孝又將門關上。

齊雲飛見房內氣氛有異，便問道：「剛才在下聽見人聲吵雜，是否發生了什麼大事？」

「舒二俠的夫人自盡了！」顧雲生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

舒燕南道：「現在人已到齊，你可以說你的高見了吧？」

「在下認爲閣下的嫌疑最大！在舒二俠身上下藥的，雖然不是你，但必是受你的指使和蠱惑！」

舒燕南耐着性子道：「你認爲舒某指使誰下藥？」

顧雲生一字一頓地道：「朱蘭！」

舒燕南臉色一變，轉頭看了舒燕北一眼，道：「荒謬！誰不知道他們夫婦恩愛逾常，她怎會下藥害親夫！」

「因爲她爲了長遠跟奸夫相聚，出此計謀，實在高明之至！萬一舒二俠日後發現她不貞，但因自己先幹下不道之事，也不敢發作！」

「哼，她何不用毒藥害死他，豈不反而乾淨俐落！」

顧雲生道：「假如毒死舒二俠，豈不容易引人思疑？掌門應知此理，何必明知故問！」

舒燕南又哼了一聲。「二弟夫婦既然恩愛，她怎還有奸夫？」

顧雲生笑道：「掌門看問題爲何這般簡單？舒二俠經常下山行俠，她閨中寂寞，有人乘虛而入，有何奇怪？何況恩愛與否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

舒燕南轉頭問道：「二弟，這個問題由你來答最適合！」

舒燕北語聲空洞地道：「咱們夫婦的確很恩愛！」

顧雲生不慌不忙地道：「這是因爲你久在山下，深有小別勝新婚之情，而且也知道冷落了嬌妻，所以對她格外愛護，但她是否也如此？」

「她的確很體貼我！」

「外表的體貼與靈慾一致是有一定的分別的！」

舒燕北沉吟不語，似乎在思索，顧雲生又道：「舒二俠需作個比較，在你離開崆峒之前的一段日子，她跟以前的態度，是否有分別？女人性子天生比男人專一，當她心上另有一人時，一定可以或多或少表露出來！即使她心機深沉，行動謹愼，只要仔細，也可看出點端倪！」

舒燕北久久都不說話，舒燕南道：「二弟，到底情況如何，你也該說一句！」

過了半晌，舒燕北才幽幽地道：「好像有一點不同……不過我却不能肯定！」

顧雲生說道：「請舒二俠仔細說明一下！」

舒燕北乾咳一聲，道：「閨房中的事，怎好開口？咳……以前我離山回來的那幾天，她都熱情如火，諸多需索，但後來那二次，她雖然不拒絕我，但却表現得意興闌珊……在下以爲她身子不適，或是因爲孩子纏身，沒精神和心情……」

顧雲生道：「夠了，這已足以說明一切！」

舒燕南截口道：「這又可以說明，奸

夫便是舒某麼？」

顧雲生不由語塞，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他原訂計劃是要從朱蘭口中掘挖出奸夫的名字，可惜司徒華與衞冲未至，朱蘭已先自殺了，使他計劃沒法完成，連步伐也亂了！

舒燕南冷笑一聲：「證據何在？」衆人都望着顧雲生，顧雲生更窘，不由用目光向齊雲飛求助。

舒燕北道：「顧神捕，你快說呀！」

齊雲飛乾咳一聲，道：「小弟相信顧兄必是尙未搜集到最關鍵的證據，所以才不答！嗯，朱蘭死後，可有遺信之類的東西留下？」

衞冲道：「咱們一進來，見她懸樑自盡，已亂了手脚，還無暇搜索。」

齊雲飛道：「小弟建議大家在房內搜索一下，避免咱們胡猜！不過搜到任何東西，都得先讓舒二俠過目？」

司徒華道：「有理，咱們便搜索一下吧！」衆人立即在房內搜索起來，才過了兩盞茶工夫，司徒華便叫了起來：「五師弟，抽屜裏有一封信，是要給你的，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五弟妹寫的！」

舒燕北連忙跑了過來，道：「拿來給我瞧瞧！」他一把將信搶走，只見信封上寫着四個字，燕北親折，字雖不好，但一望便知是出自女子之手。

舒燕北折開信封，將信打開，只見信箋上只寫着幾行字：燕北，請恕我不敢在名字之後加上夫君兩個字。

舒燕北看到此，心頭猛地一跳，暗覺不妙，連忙再看下去，你大概已知道我爲何要自盡，因爲，我無顏偷生，也更無顏見你，不錯，一切錯誤都是由我而新起的，包括你患了『失心瘋』，幹下不道的事情。」

舒燕北心頭怦怦亂跳，連呼吸也急促起來，忍不住呻吟了一聲，定一定神才能續看下去，我不怪任何人，也不敢求你原諒，只能嘆一句，命運弄人，誰叫我嫁給一個常不在家的丈夫！

舒燕北脫口叫道：「這是什麼意思？她，她怪我經常離家？」

顧雲生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早把這點對你說了，現在有她的親筆信，你該相信了吧！」

舒燕北不答他，續看下去，最後我對你有一個小小的要求，我知道你對孩子很關心愛護，不過希望你不要將這些事告訴孩子，免得他們知道有個不負的娘親，我死了之後，希望你再娶個賢妻，朱蘭絕筆，甲寅日晨。

舒燕北看了信，好像失去靈魂的軀殼，像石像般站立着，良久才失魂落魄地道：「這封信是今早寫的。」

舒燕南道：「二弟，但這信我看不看得？」

舒燕北默默地將信遞過去，舒燕南看畢，顧雲生又拿去看了，他們一個接一個，不久全都看過了，舒燕南問道：「顧神捕還未答舒某剛才的問題。」

顧雲生道：「此信已證明在下剛才所說的，並非無的放矢，朱蘭分明有個奸夫，而導至她與人通奸的一個原因，便是她耐不住閨房寂寞？」

舒燕北輕咳一聲：「內子在這方面是比較熱情一點！」

舒燕南道：「你既然知道，又爲何時常下山。」

「小弟又怎知道會演變到此田地？何況大丈夫生于世，理該幹一番事業，又怎能沉溺在兒女情海中。」

顧雲生道：「也許她天生異禀……」

舒燕南截口道：「不管如何她突然入我舒家，便得遵守婦道！」

顧雲生看了他一眼，心中暗暗冷笑，却說：「假如她嫁的不是一個時常離家的丈夫，慘劇可能不會發生，比如嫁個農夫吧，日間下田，晚上回家，可以長相廝守，日夕相對，料不會有事發生，何況她出身貧苦，也不會計較名利，可是偏到武林世家中去，這就……唉，也許正如她所說，命運弄人也！」

舒燕南哼了一聲：「這是咱家的事，不用外人多管，何況當日她嫁到咱舒家可是兩廂情願的！」

舒燕北道：「顧神捕是小弟請來的，大哥何必說這種難聽的話！」

舒燕南道：「胳臂外彎，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齊雲飛怕他們爭執起來，忙道：「現在所有的事都可以先擱下，將來再辨誰是誰非，首要問題是先將奸夫找出來！」

衞冲接口道：「小弟同意齊少俠的說法，嗯，照少俠看，誰的嫌疑最大。」

「最簡單的方法，便是看誰跟朱蘭最接近。」

司徒華抓抓頭皮，道：「誰最接近……這個可作不了準，小弟因爲要教諸侄兒的武功，跟她的接近可說較多，但……」

齊雲飛忙道：「在下是指實際的接觸，或者在晚上……」

司徒華道：「這個可沒人知道。」

舒燕南接道：「假如知道的，舒某還會坐視不理麼？照此再研究下去，也沒可能找出奸夫。」

顧雲生心中冷笑，正想開腔，齊雲飛已道：「舒掌門說得有理，咱們便在可能性方面分析。」

「舒某沒問題跟你們打啞謎，齊少俠最好明言。」

「奸夫是在貴派之內，這已是無可置疑的，咱們剔去年紀大的和年紀輕的，再在當中落墨。」

顧雲生道：「假如奸夫是年輕一輩的弟子，由於他們要値班，而且幾個人合睡一室，似無可能……」

衞冲插腔說道：「本派弟子未有成親的，除了極少的一二個人外，全部與人合睡！」

舒燕南道：「以前除了四師弟及伏頭老朱之外，再無別人，現在還多了舒某一個！」

齊雲飛目光一亮，追問道：「老朱是誰？」

司徒華接道：「他是本派的大廚師，在本派已二十多年，因爲長得胖，好謔的人都叫他『豬八戒』，他也不生氣！」

齊雲飛道：「他還獨身？」

「他老婆死了十多年了，膝下只有一個女兒，早幾年也嫁出去了！」

「他妻子死了十多年，他爲何不再續絃？」

司徒華道：「這個咱們可沒問他！」

顧雲生說道：「此人有値得調查的價値！」

「但他今年已五十六七歲了，而且他也不像是好色的人！他最大的嗜好，便是吃跟睡！」

顧雲生心頭冷了一半，舒燕南道：「神捕不必去查他，大可以先調查舒某！」

齊雲飛忙道：「成親了的男人也可以偷女人！」

「但有老婆在房，總不方便！」

「你莫忘記他可以來這裏睡！舒二俠的女兒年紀還小，而且她大可以先點了她的睡穴，同樣方便得很！」

顧雲生忽然轉頭問道：「舒掌門，在下有一句話要問你，希望你據實作答！請問前夜朱蘭是不是去找你？」

舒燕南臉色先是一變，繼而坦然道：「不錯！她去問過我有關齊少俠上山的來意！」

一直插不上腔的柳擷紅，忽然問道：「她爲何會關心咱們的來意？」

舒燕南道：「她沒說，舒某也沒問她！咱們隔着房門說了幾句她便回房了！」

齊雲飛道：「你親眼見到她回房？」

「舒某是從脚步聲的走向，辨別出來的！」

「她去問你有關齊兄上山的來意，相信是作賊心虛？」顧雲生道：「問題她怎會知道這個消息？舒掌門，當日齊兄上山，有多少個人知道？」

舒燕南沉吟了一下，道：「知道有貴賓上山的人應該不少，起碼灶房內的人一定知道，因爲要辦酒席，但知道是齊雲飛及柳擷紅的人却不太多！」

「誰人知道？」顧雲生緊問了一句。

舒燕南環顧旁邊的師弟，道：「舒某的師弟以及第二代的弟子，尤其是前夜駐守客廳的弟子，必然知道！不過舒某已吩咐他們不許將消息洩漏出去！」

顧雲生目光一亮，忙問：「你害怕什麼？」

「舒某只嚴禁弟子們不要將齊少俠跟柳姑娘的名字洩漏出來！」

柳擷紅詫聲道：「舒掌門這樣做，有何用意？」

舒燕南沉吟了一下，道：「因爲舒某對兩位的來意，甚覺可疑！」

顧雲生冷笑一聲，道：「恕顧某大胆妄測，掌門大概想有所不利于齊兄及柳姑娘，而怕下面的人知道了柳姑娘的身份，事後傳出去，不能向柳園主交代！」

舒燕南沉聲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齊雲飛忙將話題拉回來：「如此好辦，只要查出誰將消息告訴朱蘭的人，便有可能將奸夫找出來！」

顧雲生道：「只怕這法兒不太靈！」

司徒華道：「神捕是否另有良方？否則何妨將死馬當作活馬醫！」

顧雲生道：「就由舒掌門定奪吧！」

舒燕南道：「由師弟你去將他們逐個叫進來！」

司徒華應聲而去，不一刻，首先進來的是姚蕙，她接受了顧雲生與齊雲飛的盤問，並無可疑之處，便彎腰離開，接着便是韓英，張向孝等十餘個知情的弟子，但所有的人都矢口否認曾將消息洩漏出去！

舒燕南冷冷地道：「人都已問遍了，神捕還有什麼辦法？」

舒燕北負氣地頓足道：「蘭妹眞是糊塗，把……的名字寫出來，不是省事得多麼？」他本想說出奸夫兩個字，但話到嘴邊，心中便一陣酸苦，再也說不出口。

齊雲飛忽然道：「還有一個人，咱們未問的！」

舒燕南問道：「誰？」

「令三師弟！」

顧雲生道：「問也是白問，他一定……」話至一半，他心頭忽然一動，改口道：「樂欽和平時很沉默？」

舒燕南師兄弟齊聲應是，顧雲生又道：「爲什麼？」

舒燕南道：「性子如此有何奇怪？」

「他可有孩子？」

「有三個，都是兒子！」司徒華道：「神捕爲何問此？」

顧雲生不答續問：「他平日可喜歡跟孩子玩否！」

衞冲道：「他十分好靜，很少見他跟孩子玩！」

司徒華道：「小弟認爲他根本不喜歡孩子！」

顧雲生又問：「司徒四俠憑什麼這樣說！」

「三師嫂長期臥病于床，很多時候他小兒有事，三師兄都很少管他，有時候五弟婦跟大師嫂反而常去帮她料理家務！」

顧雲生心頭一跳，忙再問：「爲何你二師嫂不去帮她？她們可是同屋而住！」

衞冲嘆了一口氣，道：「因爲內子跟三弟婦曾發生過齟齬，平日不甚來往，她對衞冲亦有成見，不過我跟三師弟相處還頗融洽！」

「旣然如此，何不分開而居？」

「雖然是同一棟屋子，但各自獨立，磨擦的機會甚少，何況這只是女人們的事！」衞冲道：「而且三弟妹，難得幾回出來！」

齊雲飛道：「她患的是什麼病？」

「大夫的診斷都不一樣，開了方之後，服過幾帖藥身子較好，又再重發，一年三百六十天，倒有三百天是倒在床上！」

柳擷紅問道：「他們夫婦間的感情如何？」

「外人難以得知，但表面上却沒有什麼！」

齊雲飛問道：「她染病有多久？」

衞冲沉吟了一下，道：「大概有三年多四年了，起初復發的次數較疏，但一年後，復發次數便密了，最近更加厲害，幾乎剛較好一兩天，便又復發！」

柳擷紅道：「樂三俠可關心他妻子的病？」

「起初不斷延聘名醫，後來已心淡了，只下山替她買藥！」

顧雲生看了齊雲飛一眼，道：「他旣然連自己的孩子也不喜歡，爲何今日會一直在照顧舒兄的孩子？」

司徒華喃喃地道：「是的，他平時也很少跟傻兒他們一齊玩！」

顧雲生再問道：「那麼爲何今日舒兄的孩子一早便跟他在一起？」

齊雲飛道：「除了湊巧的原因之外，只剩下一個原因！」

舒燕南忍不住問道：「什麼原因？」

齊雲飛沉聲向他解釋，說道：「樂欽和一早已知道朱蘭要自盡！所以先將孩子帶走！」

柳擷紅道：「她爲何要自盡？」

顧雲生道：「在下相信，她與樂欽和因爲齊兄的上山，而意識到舒兄亦已回來，事實上那夜她亦有所發覺，大概是一來害怕，二來羞愧，所以一死了之！」

舒燕南道：「現在你們又懷疑三師弟，而不懷疑舒某了？」

顧雲生忙說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舒燕南冷笑一聲：「好個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照你這樣說，下一個你可能又要懷疑二師弟或四師弟了！試問這樣下去，崆峒派顏面何存？」

顧雲生淡淡地道：「舒二俠讓人下毒，貴派已丢了一次臉，假如連元兇也找不出來，那就是顏面兩個字也提不上！」

舒燕南面色一變，道：「閣下不是敝派之客，而且亦已放了不少厥詞了，現在該功德圓滿了，功成身退了吧！」

舒燕北道：「大哥，顧神捕可是爲了咱們的好！」

舒燕南道：「愚兄只知道，咱們的事該由咱們來辦，外人不必白操心！」

顧雲生道：「剛才在下的分析，難道沒有根據？」

齊雲飛道：「顧兄你錯了？舒掌門其實亦早已懷疑樂欽和，不過他不想假咱們之手解決，他丢了一次面，不能再丢第二次！」

舒燕南臉色一變，道：「齊少俠說話請尊重主人一點！」

柳擷紅道：「其實樂欽和是不是眞正的奸夫，現在還不知道，他以爲可以查出來……」

舒燕南截口道：「是我不是，敝派自有辦法分辨！」

柳擷紅說道：「掌門這方面的本領，看來稀鬆得很，否則，舍弟的寃名就洗脫了，何必受此年多的精神折磨，相信你們都看得舒兄的樣子跟以前一定有很大的分別！」

司徒華道：「五師弟的確比兩年前，蒼老得多了！」

舒燕南瞪了他一眼，舒燕北接道：「不錯，我再不能等了，否則我不死也會發瘋！」

舒燕南道：「愚兄已有把握替你洗脫寃名！」

「小弟不信！」舒燕北激動地道：「大哥，假如你還當我是你的弟弟，便請你招三師兄過來對質！」

「難道愚兄不急，須知你大嫂也是被人害死的！」

「所以更加不能拖延！」

舒燕南頓了半晌，道：「好吧！」他提高聲音叫道：「英兒，去請你三師叔過來一下，就說要跟他商量你五師嬸的喪禮的事！」

韓英在外面應了一聲，顧雲生說道：「咱們趁他未到，先商量一下，如何盤問他！」

齊雲飛擧目四望，見這間寢室，一頭一尾都有窗子，前面那窗子的窗櫺比後面那一扇破舊得多，他心頭一動，走了過去，將窗子推開，窗子是在床後，而窗外有一叢竹樹，甚是濃密，他回頭問：「外面是什麼地方？」

舒燕北說道：「後面正對三師兄的屋後！」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動，再問：「這窗子是新開的？」

司徒華說道：「以前的窗子很小，後來五弟婦說夏天天氣熱，孩子睡不着覺，所以叫人將窗子弄大了，他看了舒燕北一眼。「這是在五師弟下山之後，才將窗子改的！」

舒燕北臉色慘白，身子撲簌簌地抖着，再度坐在朱蘭的屍旁，沙聲道：「蘭妹你旣然另有所屬，爲何不告訴我，却用這種辦法來害我！」

齊雲飛忽然問道：「舒掌門，在舒兄發生事故之前，樂欽和是否曾下過山？嗯，日期起碼超過半個月的！」

舒燕南尚在考慮，衞冲已道：「有，前年冬天三師弟曾去過一趟河南，爲時月餘！」

齊雲飛哦了一聲，道：「他去河南何事？」

「許昌的『旋風腿』孟老爺七十大壽，派人下帖，敝派跟他的交情雖不深，但念在對方在武林中地位不低，不能不去，結果三師弟自告奮勇下山赴宴！」

舒燕北道：「是的，小弟也記起了，當時小弟因剛回來不久，所以三師兄去，他還說要到河南順道尋訪名醫，希望能治好三嫂的病！」

舒燕南加以肯定：「確是如此，那次他到臘月廿五才回山！」

顧雲生道：「令徒爲何至今尚未回來？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舒燕南臉色微微一變，一掌震開窗子，對院子裏的弟子道：「蕙兒，向孝，你倆去三師叔家看看，順道請他過來商量五師嬸的喪禮！」

姚蕙跟張向孝應聲而去，齊雲飛輕聲道：「種種的跡象顯示出樂欽和的嫌疑最大！」

柳擷紅道：「去許昌，正好經過五老峯，他大概是在那個時候，趁機向『毒神仙』買藥的！」

舒燕南怔了一怔，問道：「毒神仙是誰？」

顧雲生代答道：「他是一個神秘人物，專門出售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藥物，還兼出售施毒技法！」

「舒某爲何不曾聽過？」

顧雲生笑道：「掌門是在關外，若連你也知道，又何能稱神秘人物？」

舒燕南心中不悅，正想反唇相稽，只見姚蕙跟張向孝臉色有變地跑了過來，在窗外道：「師父，不好了，三師叔家發生命案了！」

房內的人一齊站了起來，舒燕南叱道

：「說得糊裏糊塗的，到底發生了什麼命案?」

姚蕙急應道：「咱們見到大師兄跟三師嫿都死了，俊弟他們三兄妹則被縛在床上!」

舒燕南臉色大變，急問：「你三師叔呢?」

「徒兒不見他!」

舒燕北未待她說畢，以一陣風般衝出房去，舒燕南坐在窗後，只見他雙臂輕輕一作勢，便穿窗而出，因此他雖然後發，便走在乃弟之前!

衞冲等人互望一眼，也先後越窗而出，司徒華臨走時叫道：「神捕，少俠你們也來吧!」院子裏的崆峒派弟子沒師尊的命令，不敢跟着去，乃呆呆地站着。

舒燕南到欒欽和的屋裏，只見愛徒韓英的屍體倒在廳裏，身上沒有一絲血跡，估計是被封住死穴而亡的!他急吸一口氣，拍開寢室房門，房內的情景還看不清楚，一陣難聞的血腥味，巳撲臉而至!

他抬頭一望，便見到床上躺着一個血人，一望便知巳無生存的可能，床尾縛着舒燕北的三個兒子，嘴巴都被手絹塞住，雙眼睜得圓大，滿是驚悸之色!

舒燕南掀開被子，只見床上的何氏，肚破腸流，死狀極慘，他自喉底迸出一聲：「畜生!」

舒燕北連忙替兒女鬆縛，孩子見到生人才敢大聲哭起來，舒燕南將他們抬下來，哄道：「別怕別怕，爹在這裏，沒人敢害你們!」

舒燕南問道：「俊兒，是誰殺死你們伯母?」

舒燕北的大兒子哭哭泣泣地道：「是……三師伯……」

「他爲何要殺死你們伯母?」

「伯母罵他，他便在伯母肩上戮了一下，伯母便不能說話了，接着便將咱們縛了起來，說要讓咱們開開眼界……」

舒燕北的女兒珠兒接着，說道：「他還問咱們看過人的腸子沒有?咱們說不要看，但他用劍……」小孩子說到這兒身子連連打嗦，一張小臉比雪還白，再也說不下去!」

舒燕北罵道：「眞是喪心病狂禽獸，連孩子也要虐待，欒老三，我找遍天涯海角，也要將你碎屍萬段!」

舒燕南道：「你們伯母罵他什麼?」

俊兒道：「侄兒不大清楚，只記得伯母說：『你以爲我不知道，現在老五來了，看你怎辦?』三師伯問：『賤人，你知道什麼?』伯母說：『你把孩子趕出去吧!』三師伯道：『怕什麼，你有種的便說吧!』」

珠兒插腔道：「三師伯說這句話時，臉色好不嚇人，好像，好像向孝師哥講的故事……」

舒燕北道：「向孝講什麼故事給你們聽?」

「是一隻……吃人的惡鬼!」

舒燕南道：「後來他們還說了一些什麼?」

舒燕北喝道：「別再廢話，還是趕快去追那畜生!」

顧雲生笑說道：「不用急，剛才衞冲兄跟司徒兄巳帶着齊兒和柳姑娘追出去找他了!」

舒燕南吸了一口氣，腦門被血腥氣味，刺激得陣陣發痛，輕聲道：「二弟，你先帶孩子出去，叫蕙兒找蘇大嫂替孩子看看!」蘇大嫂是個下人，但因爲她略懂些藥性，山上的人，平常有點小病都找她醫治。

顧雲生道：「在下想留下看看，不知掌門歡迎否?」

舒燕南見證據確鑿，對他印象大改，恭聲道：「歡迎之至!」親自摸出刀石，將桌上的油燈點亮。

顧雲生先到床後打量，只見那裏也有一扇大窗，推開一望，遙見朱蘭寢室的後窗，暗自忖道：「難怪他們通奸有年，竟無人發現!」

他繞到床前，將被子掀開，何氏雙眼圓睜，臉上尙有既驚且詫的神色，顧雲生見何氏的死狀，心頭惻然，暗忖道：「我辦了這許多年案，兇殘的兇手見過不少，但像欒欽和這樣連自己的妻子也活生生剖腹的，可極爲小見，可見此人心智有異尋常!」

他拿着燈到床前仔細觀察，只見何氏的右手橫伸，不覺有點奇怪，跳了上去查看，只見她手指頭有血，蓆上有個歪歪斜斜的朱字，不由脫口說道：「此案再無疑問!」

舒燕南走了過來，看了一眼，道：「她既然『肩井穴』受封住，又怎能寫字?假如她預感到丈夫會殺死她，爲何不在穴道被點之前呼叫?」

顧雲生道：「此事不難理解，嗯，何氏可曾懂些武功?」

「她父親是一個拳師，武功還過得去的?」

「這就是了，她是被封住了穴道後，聽欒欽和跟孩子們的說話才知道這後果的，可惜她巳不能動彈，但當欒欽和割破她的腹腔時，因爲疼痛，衝通了穴道，所以手脚能動，可惜當時她巳將死!」

說着舒燕北走了進來，舒燕南道：「二弟，你去問問你二嫂，看她可曾聽見叫聲!」

舒燕北應聲而去，顧雲生道：「衞兄至今尙未回來，相信巳讓欒欽和逃脫!」

話音剛落，只見司徒華滿頭大汗地跑進來，道：「大師兄，三師兄眞的下山去了，剛才守山的弟子親眼看見的，他拉了兩匹馬上道，後來看守馬匹的老胡發覺馬廐裏的馬匹全部毒斃倒地!」

舒燕南臉色大變，一掌擊在桌子上怒道：「殺死這廝，猶不足洩心頭之恨!」一頓又問：「二弟呢?」

「二師兄跟齊少俠還在山下搜索三師兄的行踪!」

舒燕南怒道：「以後不許叫他三師兄，這廝喪盡天良，根本不配當崆峒派的弟子!」

司徒華心中亦是十分憤慨，聞言立道：「大師兄勿怪，小弟也恨不得一劍殺死他，只是叫慣了?一時改不了口!」

舒燕南帶着他們離開，在院子裏剛碰到舒燕北。「大哥，二嫂說她什麼也沒聽見，因爲剛才她陪孩子睡着了!」

舒燕南道：「她沒事就好，到我的房中去!」他轉頭對司徒華道：「四師弟，你通知他們，假如二師弟跟齊少俠他們回來，叫他們到書房中去!」

× × ×

衞冲，齊雲飛與柳擷紅在半炷香之後才到舒燕南書房。「大師兄，找不到那廝，大概讓他逃脫了!」

舒燕北怒道：「就算他上天入地，小弟也要把他找出來!」

顧雲生道：「咱們再將這件案子總結一下，在下的任務便算完成!」

齊雲飛道：「顧兄尙有何發現?」

「第一，何氏雖然知道丈夫跟人通姦，但起初不知道淫婦是朱蘭，却以爲是衞兄的夫人，所以才會跟她撕破臉皮，至不相來往的地步，不料如此一來，對欒欽和來說，反而更加方便!」

衞冲道：「既然三弟婦一早巳知道他跟人通姦，爲何又任他胡爲?」

舒燕南道：「據愚兄所知，三弟婦除了下肢無力支持體重之外，尙有暗病，不能效魚水之歡，也許她自知『缺憾』短了理，所以便任由得他!」

司徒華道：「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三……那廝大可以再立一妾!」

顧雲生道：「男女之間的感情，不能全以常理計算，幸而咱們要探求的，也不是這點!他頓了一頓才續說下去：「第二點，在下懷疑何氏經常發病，可能也是欒欽和弄的手脚。」

柳擷紅道：「不錯，毒神仙自稱他什麼稀奇古怪的藥都有。」

司徒華道：「在下有點奇怪，欒欽和既然知道事情敗露，爲何不一早下山?」

顧雲生道：「大概他仍存僥倖之心，以爲朱蘭死後，便可無事，後來大概心知不妙，所以殺死知情的妻子，不料韓英剛到，所以又將韓英殺死，然後逃逸，大概去得匆促，所以舒兄的孩子才免於難!」

顧雲生又道：「如今案情大白，舒兄的清白亦巳還回本來的臉目，在下任務巳完成，也該功成身退了!」

舒燕南輕咳一聲：「天巳將黑，神捕不如待天亮之後再下山!」

「不，在下身上尙有任務，而且是十萬火急，一刻也阻緩不得!」

柳擷紅忽然道：「爲何不見欒欽和的兒女?」

舒燕南一呆，隨即冷哼一聲，道：「不用說，一定是他一早巳暗中叫他們下山去了!」

齊雲飛道：「在下也有一個問題要問舒掌門。」

「少俠請說!」

「掌門認識丐帮的新任副帮主高知遠麼?」

「聞名而不認識。」

「是在他當上副帮主後才聞名的?」

「當然，少俠因何問此!」

「因爲咱們在來此途中曾與他有了一場衝突，」齊雲飛目光落在舒燕南的臉上。「敢問那天那位丐帮弟子上山，是否因咱們而來的?」

舒燕南臉色微微一變，沉吟了半晌才道：「他是來通知敝派有關高副帮主接鍾副帮主，統率丐帮西北堂弟子的事，順便提及少俠!」

「在下可否知個詳細?因爲……」齊雲飛忽覺說不下去，因爲連他自己也說不出懷疑高知遠什麼事，何況那是丐帮的事，外人也不便多管，當下他尷尬地一笑，道：「這是貴派的秘密，在下問得實在有點那個!」

顧雲生道：「舒掌門，咱們告辭了!」齊雲飛與柳擷紅也同時站了起來。

舒燕北道：「在下也跟你去!」

顧雲生道：「舒兄，尊夫人新喪，喪事未辦，怎可下山?」

舒燕北道：「顧兄莫忘記你我之間的協議，在下雖不肖却是個講信義的人，至於內子的喪事便請大哥跟諸位師兄代辦了，現在我最大的願望是將欒欽和那廝抓回來!」他頓了頓又道：「大哥，小弟對不起你，待我回來後再向你賠罪和領罰!」

舒燕南嘆息道：「自家兄弟還說這種話作甚，何況其錯乃在欒欽和那廝!」

舒燕北呆了一下，又道：「大哥，喪事千萬莫隆重，跟三嫂的一齊辦……啊不，她不配，草草將她葬掉算了!她眞是瞎了眼，竟會跟那個喪心病狂的畜生姘上了!活該!」他神情跟剛才大不相同。

司徒華說道：「五師弟我跟你一齊去吧!」

舒燕北道：「不必，你還是留下來協助大哥吧!」

衞冲道：「四師弟陪去也好，這裏還有我，三師弟又兇殘又狡猾不好對付。」

舒燕北向乃兄及衞冲長長一揖，道：「犬子們還望大哥跟二師兄照顧，告訴他們，他們爹一定會回來!」

舒燕南道：「你放心去吧!」

× × ×

由於沒有坐騎，齊雲飛等人到達小鎮客棧，巳交亥時，幸而客棧沒有人滿之患，才不致於露宿街頭，齊雲飛吩咐小二煮麵，五人在齊雲飛房內傾談起來。

柳擷紅道：「欒欽和帶着孩子，不會跑得太遠，說不定咱們巳走在他前頭!」

顧雲生道：「人海茫茫，沒有目的地，去找一個人，無異大海撈針!」

齊雲飛道：「這個要問司徒兄跟舒兄了，畢竟他們是同門師兄弟比較了解。」

舒燕北道：「舒某根本不了解他，否則又怎會……」

司徒華道：「聽說他是個孤兒，是關外人氏，後來巧遇家師，見他根骨不錯，才收他爲徒，他對自己的身世，隻字不提，咱們也不便問他……」

舒燕北接道：「不過他甚少下山探親，料亦無甚親戚!」

司徒華道：「這可難說，也許他借下山行俠，而去探親也未定!」

齊雲飛道：「難道令師在生時，也不問他麼?」

「家師可能比咱們知道得多些，不過他一向表現不錯，尤其是師父在生之時，對派務和武林正派的事，表現得十分熱心和積極!」

柳擷紅忽道：「此人十分陰險，而且兇殘，小妹怕他會潛回貴派，乘機搗亂或殺人!」

司徒華道：「這個倒不怕他，因為他平日人緣不佳，除了他兒子之外，連他的兩位徒弟跟他的感情也不太好，因此他上山，根本沒有內應，而且在下相信，敝大師兄跟二師兄一定會另作佈置！」

舒燕北憤憤不平地道：「這涼血的動物，連兒子對他亦無甚感情，他心目中只有女人！」

顧雲生道：「此人的事咱們已不必再探討，而找尋其下落，也只能碰碰運氣，因此希望諸位且將此事暫時放下！」

司徒華問：「依神捕之見又如何？」

「在下身上的任務，離限期已很短，希望諸位協助調查。」

齊雲飛道：「奈何你那件案子，至今仍未有絲毫綫索，大海撈針，成功機會甚微。」

顧雲生說道：「也許已有了綫索，只不過在下不知道而已，到風陵渡便知道結果。」

「風陵渡有你的消息站？」

「不錯，在下已將希望寄託在那裏，假如到風陵渡，尚未有綫索，那就……」

舒燕北道：「顧兄不用担心，所謂船到橋底自然直，你替舒某洗脫冤情，令舒某重生，今生今世，你用得着舒燕北的，只要說一聲，舒某便為你赴湯蹈火！」

顧雲生道：「舒兄這樣，反使小弟汗顏。」

「舒兄那幾句話可是出自肺腑的。」

顧雲生道：「好，顧某能認識舒兄，也不枉此生！」

柳擷紅道：「咱們不如早點休息吧，明早買幾匹馬，盡早趕去風陵渡。」

× × ×

由於馬劣，他們在第四天日落後才到達華陰，華陰在黃河之西，離黃河很近，奈何天黑之後，無船過河，是以只好在那裏歇宿。

五人之中，數顧雲生最焦急，因為離限期只餘兩旬，若不能破案，後果堪虞，齊雲飛見他坐立不安，也暗暗替他焦急。

五人到飯館吃飯，齊雲飛為了替顧雲生解愁，特別叫了一罈酒來，除了柳擷紅外，四個男人都是豪飲之輩，眨眼間一罈酒竟喝個清光，舒燕北要再叫，卻讓顧雲生止住，喝得太多怕明天下不了床。

舒燕北說道：「那就吃菜吧！」

顧雲生道：「在下去解個手再來！」他推席而起，走到後面解手，那茅廁之頂以瓦遮蓋，四邊的牆只有五尺高，是以人在其中小解，外面的人，可以看得見，相反茅廁內的人也看得外面的人。

茅廁後對正一條小巷，顧雲生無意中抬頭一望，見有個道士，鬼鬼祟祟地一竄而過，顧雲生依稀發覺那人已是四五十歲年紀，他心頭一動，匆匆紮好褲頭，走出茅廁。

後門關着，顧雲生一躍翻出圍牆，落在小巷中，四周漆黑，顧雲生心念電閃，向左面馳去！

顧雲生去了好一陣，還不見回來，齊雲飛不由有點担心。道：「顧兄莫非醉倒在茅廁裏？」

舒燕北長身道：「我去看看！」他回來後，緊張地道：「茅廁裏不見有人，不知是否遇險？」

柳擷紅道：「也許遇到要找的人！」

司徒華道：「莫非樂欽和那厮？」

舒燕北道：「假如是那厮的話，他一定會來通知咱們！」

齊雲飛道：「不必多說，咱們三個分頭去找他，擷紅你在這裏等候！」他由前店出去，司徒華跟舒燕北則由後堂出去。

司徒華道：「五師弟，你走左，愚兄走右，有事發嘯為號。」

舒燕北應了一聲，幾個起落已馳出小巷，外面是一條橫街，舒燕北左看右望，不見顧雲生，不由大聲叫道：「顧兄弟，顧兄弟！」

街上的行人都望着他，舒燕北不見有回音，便認定一個方向馳去，他迅速掠過兩條街，找不到顧雲生，卻碰到齊雲飛。

「舒兄，可曾見到顧兄？」

「沒有，不知他有沒有危險！」舒燕北十分關心顧雲生的安危，因為，假如顧雲生不是為了替他調查，便不會來西北方了。」

齊雲飛也十分緊張，忙道：「咱們分頭再找，等下再在此集合。」

× × ×

顧雲生竄出小巷，只見街上有一道黑影掠過，又消失在另一條小巷中，他毫不猶疑，也跟了上去。

小巷很短，黑影又在另一端消失，但顧雲生這次已認出那人一身道袍，上面梳了一個道士髻，知道正是自己要找之人，急忙追去。

小巷的出口，又是另一條巷子，橫在巷口的是一座莊院，規模還不小，那道人已不知去向，顧雲生略為猶疑一下，緩緩走過去，那莊院的大門緊閉，門簷下掛着一對燈籠，上面寫着一個龔字。

顧雲生轉頭回望，見沒人留意他，緩緩一提氣，翻進圍牆，落足是一座院子，院子裏種着幾棵大樹，還有些花樹，影影綽綽，四周死一般寂靜。

顧雲生緩吸一口氣，慢慢前進，剛走了幾步，忽然發覺一棵大樹之後，似有呼吸聲，他心頭一動，假裝不知，依然慢慢前進！

他經過大樹七尺，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烏金刀同時出鞘，向樹後劈去。

他這一刀，不能謂不快，但樹後那人似有所準備，身子如紙張般斜飛而起。

顧雲生見他道袍飄飄，沒有找錯對象，另二刀向上一撩，那招「三星伴月」尚未使出，道人的拂塵已罩頭罩面擊下，千萬根馬尾在道人內力的催迫之下，根根畢直，似鋼絲般堅硬，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顧雲生見對方這一招，無論是身法、手法、眼力、腕力以及內力，均是爐火純青，分明是一位高手，不敢大意，刀至一半，便改為「霧鎖明月」，在身前洒下一片刀光，同時抽身後退。

道人身子落定，右足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再度竄前，拂塵一挽，再發一招。

顧雲生一退再退，此刻他已處身在幾棵大樹之間，光綫較亮，那道人拂塵落空後，目光一及，忽然輕叫，道：「怎地是你？」

（未完・九）

司馬洛傳奇故事

無情國

馮嘉・文　可飛・圖

緊張談判　合作偵查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紅屋酒店通過掌櫃帶到羅定住的房間，用軟硬兼施的手法，再加上金錢，搜到一些類似吸大麻的瓶子和藥油，然後通知探長交代他繼續偵查，自己回到酒店，却見一個自稱是名女記者鄭莉莎來訪，約同到烏拉圭採訪羅定的事蹟，司馬洛不願意她加入，恐防誤事，自己坐飛機去，鄭莉莎暗中跟去，大家同住在金宮殿酒店內，司馬洛從掌櫃卡羅士的說話中才知道鄭莉莎也住在這裏，心裏盤算着怎樣偵查羅定才好，又怕鄭莉莎知道，但終於開門見山的和卡羅士說清楚，再到羅定租下的房間搜查，發現羅定是從雪山上來的，每年外出一次……

「你也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司馬洛問。

卡羅士聳聳肩。「我也不知道！」

「媽的！」司馬洛沒好氣地道：「我看你也不像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見了我的時候你像一隻鸚鵡，怎麼你就什麼都不問他呢？」

「我有問的，」卡羅士說：「但這個人，他雖然也是你們同一國家的人，他却不像你這樣開通，他一天到晚都不說話，也不喜歡人家跟他說話，當你和他搭訕過幾次都得不到反應時，你自然便會失去興趣的！」

「但這個女人，」司馬洛說：「今年還未來？」

卡羅士搖頭。「羅定先生還未回來，她怎會來呢？每一年，總是羅定先生的房間租期快滿的那幾天，羅定先生就回來了，然後一兩天之後她也會來，他們一同離開！」

「羅定的房間還有多久才期滿？」司馬洛問。

「還有一個星期。」卡羅士說。

司馬洛的心忽然興奮地大跳起來。「那麼這個女人，她在這個星期之內隨時會來了！」

「我不能保證，」卡羅士迷惘地說：「也許，如果羅定先生未回來，她是不會出現的，也許羅定先生回來才打個電話通知她之類——」

「不會的，」司馬洛說：「不會是這樣的，如果羅定是打電話叫她的，那她就不會一兩天之後才到，她會馬上就來的，是不是？」

「他們一定是約定了一個日期，她依期來這裏會他。」

「也許是這樣吧！」卡羅士說。

司馬洛又掏出錢包來，從錢包裏掏出鈔票，塞進卡羅士手中，卡羅士不由自主地接住了。「這……這是幹什麼的呢？」他吶吶着問。

「這是給你的，」司馬洛說：「當那女人來的時候，叫她來見我。」

「但……但，」卡羅士急起來了。「我不敢答應這個！假如羅定先生回來了——你明白的！」

「我明白，」司馬洛說，「但你放心好了，羅定先生是暫時不會回來的，這一次，我相信他好久好久不會回來了！」

「好吧，」卡羅士說：「如果羅定先生沒有回來，我就照辦好了，但——」

司馬洛點頭。「如果羅定先生回來，我們就作了，那些錢你留着好了！」

「你完事了沒有？」卡羅士問。

「我看已經完事了！」司馬洛說。

卡羅士走到門口去開門。當他的手放在門球上的時候，司馬洛說：「等一等，卡羅士！」

卡羅士轉身看看司馬洛，便差不多整個跳起三呎高！因為司馬洛的手中現在已出現了一把槍，而把這槍正正地指着他。

他連忙用力把身子壓在門上，就像這

樣就可以鑽出門外似的，他的額上冒出了大汗，而他吶吶地尖叫着：「不要！不要！你……你要錢的話，我給你好了……」

「閉咀！」司馬洛喝道。

卡羅士閉上咀巴。

「我只是給你一個警告！」司馬洛說：「羅定的事，我給了你錢，你讓我看過，這就夠了！不要再讓別人看！你給我看過的，我跟你談過的，你都不能告訴任何人！尤其是那女人鄭莉莎！」

「你——和她是仇人？」卡羅士詫異地說：「你怎能和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結怨——」

「我們不是仇人！」司馬洛說：「我只是不想她管我的事！明白了嗎？」

「好吧！」卡羅士聳聳肩。

「你得負這個責任，」司馬洛說：「如果你食言，我就會殺死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卡羅士吶吶着，「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不！」司馬洛說着，伸手進袋裏，取出了一隻滅音器，套在槍咀上。

卡羅士大概不是一個會用槍的人，是他一定也看過一點警匪電影，認得這是什麼，而且，依照電影上的公式，他知道一個拿着槍的人取出滅音器來時，是正準備幹什麼。

「不！不要！」他擺着手。「不要！」他的額上又滿是大汗了。

司馬洛鐵面無情地把滅音器在槍咀上，然後扳動了槍機，一連四次。每槍響一次，卡羅士的身子就搐一搐，而眼睛就翻白一點，他的兩隻手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身體的各個部份。

司馬洛的槍响完了之後，他就靠着那度門，滑倒在地上，臉色變成鐵青。

「你幹什麼了？」司馬洛問。

卡羅士如夢初醒地把眼睛睜大，坐了起來，手在身體的前後左右上下亂摸，然後難以置信地：「我沒有中槍？」

「看看門角吧！」司馬洛說。

卡羅士爬起身來，看看門角。原來，門的四個角落上，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個子彈洞，司馬洛的四槍，就是射進了這四個地方！

「天！」卡羅士說，「原來我沒有中槍！」

× × ×

這個女人身上只穿着一襲蟬翼般薄的睡衣，除了睡衣之外什麼都沒有穿，所以很容易看得清楚。那不是鄭莉莎。

司馬洛悄悄地把槍插回槍袋中。

那個女人手上沒有武器，身上也看得出沒有武器，她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司馬洛把槍插回了槍袋中。

那個女人繼續走過來，走到了床邊，司馬洛說：「你是誰？」

那女人低低地尖叫了一聲，顯然地，她並不預料司馬洛是會醒着的，知道司馬洛仍然醒着，使她吃了一驚。

司馬洛伸手拉亮了床頭燈，就看清楚了她是誰。

卡羅士的妹妹。她身上那件睡袍是完全透明的，不但沒有遮掩的作用，而且使粗糙的地方顯得柔細了。

那飽滿的乳房上，大大的乳頭，好像兩朵深紅色的花，平坦的小腹之下，濃黑的一角陰影，飽滿的，很盛放，充滿了一種是原始的，最直接的吸引力，在生理上，司馬洛馬上有了强烈的反應，雖然他的心是並不想的。

「你來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的名字叫瑪莉亞，」她柔聲地說，「你好像不知道的，是嗎？」

「呃——現在我知道了，」司馬洛吶吶着說道：「但，瑪莉亞，你在這裏幹什麼？」

瑪莉亞微笑。「你——以爲我是在幹什麼呢？」帶一點羞赧的聲音，有點沙嗄。當她一聳肩的時候，那沉重的雙乳就跟着美妙的顫動。

司馬洛的心也跟着顫動起來了，顫得他有點發癢的感覺。

「你——用不着的，瑪莉亞！」司馬洛說着，喉嚨有點發乾。他並不是不需要一個女人的，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想要而已。

「哥哥說你不肯買我，」瑪莉亞說：「所以現在，我送給你了！」她聳一聳肩，那件完全透明的睡袍，便滑落在地上，於是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覺得喉嚨在發乾。

「你知道爲什麼嗎？」她說：「因爲我喜歡你！」她在床邊坐了下來，拉起他的一隻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司馬洛的全身又通過了一陣輕微的抖顫，她的另一隻手放在他的腿上，沿着他的腿撫上去，他有一個地方像要爆炸了。如果得不到發洩的機會，就要爆炸了。

「我喜歡你，司馬洛先生？」她低聲地說。

他幾乎相信了她，直至他望進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裏沒有情慾，只有羞恥，甚至有一點恐懼，他對女人太有經驗了，這是瞞不過他的，一個性慾衝動的女人，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他知道有點不對了，爲什麼這個女人說要送給他——

「你還是——」他說着忽然一震，因爲她那隻手已經到了盡頭，找到了目標，他要緊咬着牙齒才能把這隻手拉開。

「聽着，瑪莉亞，你還是回到樓下去吧，」司馬洛說：「我——有點是不大舒服——」

「你不喜歡我？」瑪莉亞問着，另一隻手又伸過來了，但司馬洛把她這隻手也捉住了，兩隻手好像鐵鉗一般緊捉着她的兩隻手，使她的手不能有所動作。

「瑪莉亞，」司馬洛警告地道，「不要！」他不知道瑪莉亞要的究竟是什麼，不過他可以肯定，她所要的並不是說她所要的。

接着門就給「砰」的一聲撞開了，司馬洛望向門口。在他還未看得到是誰之前，鎂光燈就一連串地閃動，閃得他頭昏眼花，什麼也看不見。

司馬洛在兩秒鐘之內已經推開了瑪莉亞，滾到床的另一邊。伏到地板上，槍袋中的槍已經在他的手中了。

他的另一隻手拚命地揉着眼睛，眼前還是金星亂冒，閃着燈的燈光太强，眼睛的視力是很難在瞬息之間恢復的，他不能

看見，如果那邊有什麼異聲，他會開槍射擊的，接着他聽見一個人哈哈大笑：「逃得眞快！逃得眞快！但不夠快！」

「莉莎！」司馬洛憤怒地叫，他認得出那是鄭莉莎的聲音在說：「就可惜你身上的衣服穿得太多了一點！」

司馬洛的眼力漸漸恢復正常了，他看見鄭莉莎就站在前面，拿了一隻裝了閃光燈的攝影機。瑪莉亞仍然赤條條地站在那裏，拚命地揉着眼睛。

「這算是什麼？」司馬洛困惑地道。

莉莎一拍手中的照相機。「都拍下來了，」她說：「都拍下來了，著名的傳奇人物司馬洛的風流照片！你想不想刋在太陽報的第一版？」

「爲什麼你們要刋登我的照片？」司馬洛問。

「我是不想的，」鄭莉莎說：「你也更不想！如果你不想刋登出來，我們就得談談條件。」

司馬洛恍然而悟。「哦，原來是你叫瑪莉亞——」

「你以爲單是你懂得花錢嗎？」鄭莉莎哈哈笑着。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呼出來。「原來是這樣，你以爲把一張猥褻的照片刋在報紙上就可以威脅我了！」

「你以爲可不可以？」鄭莉莎得意洋洋地問。

司馬洛轉向瑪莉亞，有點抱歉地拍拍她的肩。「瑪莉亞，」他說：「你還是先走吧！」

瑪莉亞羞人答答地把那件透明的睡袍披上了，雖然披不披上，也沒有什麼分別的。司馬洛把她扶到門口，讓她走了，然後轉過來對鄭莉莎。他露出猙獰的笑容：「你想要多少錢呢，鄭莉莎？」

「我當然不是要錢，」鄭莉莎說：「我祇是想和你合作！」

「强逼的合作，是嗎？」司馬洛追問着。

「我一定會輸給你的，」鄭莉莎說：「我祇是不想和你競爭吧了！」

「如果我拒絕呢？」司馬洛問。

「那麼保證你的風流史會在每一個太陽報的讀者都知道，而且很可能外國雜誌也會轉載！」

司馬洛用脚伸到後面一推門「砰」一聲關上了，他又伸手到後面去，把門閂也推上。他說：「鄭小姐，你忘記了一件事情——」

「叫我莉莎！」

「莉莎，你忘記了一件事！」司馬洛說：「你憑什麼覺得，你能把這卷菲林帶出這房間的門口呢？」

莉莎搖頭，仍然鎭靜地微笑。「不，司馬洛，你別當我是一個普通女人！」

「鄭莉莎不是一個普通女人，這個女人你是欺不倒的！」

司馬洛一步一步走向莉莎，莉莎把照相機放到身後，迅速地把菲林褪了出來，整卷向她的衣服的胸前一塞，塞進了乳罩之內。

「這是骯髒的手段！」司馬洛說。

莉莎吃吃笑。「這是女人的手段！」

她向左一閃，想繞過司馬洛而逃出門口。

司馬洛向側踏出去一步，截住了她的去路，她再向右一閃，司馬洛一手伸過去，攔腰把她抱住了。

她兩隻脚向地上結結實實地一踏，叱喝一聲，司馬洛忽然發覺他整個人凌空飛了起來，直向床上跌過去，床把他一彈彈了起來，彈得他有點發暈。

鄭莉莎對他得意地哈哈笑：「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是一個並不容易欺負的女人！」

司馬洛在床上坐了起來，搓着下頷。

「原來是一個柔道高手！」

「失禮！」

「但你的柔道還有一點瑕疵！」司馬洛說。

「並不見得吧！」鄭莉莎自負地。「如果有，你也不會跌得那麼狼狽了！」

「再試一試吧！」司馬洛說。

「好呀，」莉莎說着擺好架式。「來吧！」

司馬洛知道，她的柔道造詣算是不錯的，但是，和他比較起來，還是差了一大截，他微笑着向她走過去，手忽然向她一伸，她的手又像蛇一般搭過來，要搭住他的手。司馬洛的手給她搭住了，但是，不知如何，她却就是摔他不動。

接着，司馬洛的手一動，執住了她的襯衣，喝一聲，她就整個飛了起來，向床跌過去，如果司馬洛隨即放手，她是會就這樣跌過去而已，但是司馬洛却緊執住她的襯衣不放，襯衣與體重爭持着，裂帛一聲，她的人飛出去，那件破了的襯衣的一大半仍留在他的手上。

她在床上打了一個滾，坐了起來，按了一按，連忙用手掩着胸，尖叫起來。「你在幹什麼？」她的上身現在已經剩下了一副白色的乳罩，而那乳罩的大半都是通花的。兩顆玫瑰色的乳頭若隱若現。

「我嘛，」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想取回那卷菲林！」

「不！」莉莎叫道，「不，不要！」

司馬洛忽然又像閃電一般撲過去，莉莎現在已經慌得忘記了她的柔道，連忙向床的另一邊一滾，司馬洛撲了一個空，莉莎已經從另一邊滾了下床，司馬洛捉不住她的人，只是捉住了她的裙子。

「勒！」人滾了下來，但是裙子沒有下去。裙子給司馬洛撕了下來。

她一跳起來，又要逃向門口，但是司馬洛又一跳攔住她的去路，現在她只能退到牆角去了，她一隻手掩着胸前，另一隻手掩着小腹下面。由於這裏是天氣炎熱的地方，她是沒有穿底裙的，他可以看到，她的三角褲和她的乳罩是同一欵式的一套的。

她果然是一個極其美麗的女人，和瑪莉亞比較起來，她是遠勝了。她的綫條是那麼苗條，肌肉是那麼嫩白，她在放射着更加强的吸引力，司馬洛哈哈笑起來，從地上拾起了她棄下的那隻照相機，對着她：「還有菲林沒有？我倒想跟你拍幾張照片！」

「司馬洛！」莉莎叫道：「你不把衣服還我，我會殺死你的！」

司馬洛只是把她的破衣服踢進床底。「試試殺死我吧，莉莎，看看你除了空手

道之外還有一些什麼本事！」

鄭莉莎簡直想哭了。

司馬洛一步一步上前。「鄭莉莎，」他說：「你是一個頑皮的女孩子，我猜你一定缺少教育！一個男人的教育！」

「你別過來！」她尖叫，用脚頓着地面。

司馬洛並沒有被她喝停，還是走過去。「讓我來教育你好了！」

「別碰我，你這——你們臭男人！」

司馬洛覺得很有趣。「正如我所說，你是缺乏了男人的教育，讓我來替你補習一下吧！保證在事後你不會覺得男人是臭的了！」

「媽的！」莎莉叫得聲也嘶了，「如果你碰我，我就——」

她的恫嚇完全沒有效。司馬洛的手一伸，她連忙再縮後一點避過。

她狼狽地把手向乳罩內一伸，挖出了那卷菲林，向司馬洛一丟：「拿去吧！」

但司馬洛並沒有接住，只是讓它跌在地上，他的手再一伸，便捉住了莉莎，用力一拉，便把她扯進了懷中，現在的鄭莉莎，柔道已經不知到何處去了，事實上，她的全身都因爲恐懼而半僵硬的。

「不——不要！」她的牙關格格地打着戰說道：「司馬洛，你——你不是這種人！」

司馬洛又哈哈笑。「告訴你，鄭莉莎，我一向是很少用強暴手段對女人的，但對你就不同了，對你，我會認爲是一件快事！」

「求你——」她發抖着哀求。

但沒有用。司馬洛的手已爬到她的背後，手指靈活地解開了乳罩的背扣。

「不！」她呻吟着，但他一扯，那乳罩便飛去了。她抖得更厲害，身子更僵硬了。

「想不到！」司馬洛說道：「想不到你是這樣怕男人的！你眞的需要教育一下了！」

他開始吻她，她極力閃避，但是咀唇緊緊被捕捉住了。她無法抵擋他的吻，但是她牙齒緊合着，不讓他的舌尖進去，於是司馬洛的吻向下面移動，她大大地抖了一抖，身子似乎軟了一點。「不，」她呻吟地。「我不喜歡男人！我討厭男人！」

他沒有理睬她，他不但咀巴在動，而且手也在動。他是在運用着高度的技巧，當他去拉她腰間那條橡筋帶，而她拒絕合作時，他就索性發力一扯，那小小的一塊尼龍也撕下來了，她的腿子急急地一合，但不夠快。

已經來不及了，司馬洛及時把一條腿伸到了她的兩腿中間，於是她就無法完全合上，於是他的手就可以伸到他要伸到的地方，這一次，她發抖得很厲害，不過却是另一種發抖了，不再是剛才那種發抖，她一面抖着，身子一面就軟化下來。

司馬洛懷疑她是一個處女，雖然她是這麼美的，她却是一個從未被男人侵犯過的女人，但，後來他就知道不是了，後來侵入她的時候並沒有很大的困難。

她並不是一個處女，不過她的反應是很近似的，她現在不再是抗拒，而是在歡迎了，不過她的歡迎動作是那麼生硬，那麼缺乏之經驗的，就像一個從來沒有吃過糖果的小孩子第一次吃到糖果。

他把動作放得很慢，一面不停地吻着她。

她把眼睛閉得很緊。起先，她的兩手只是僵硬地攤開在身體的兩旁的，後來，她就緊緊地握成拳頭，又去爬床頭邊的床單，後來這兩隻手緊緊搭到了他的背後，搓着，揉着他背上的肌肉。

她熟練起來了。

終於，她的盤骨催他加速，而當他一加速的時候，她的高潮就來了，而且來得好像狂風驟雨，她好像要把身邊的床單撕成片片碎，好像要把他扭成幾塊似的，終於，在一陣强烈的痙攣之後，她就靜下來了。

他知道她不會再需要第二次。

他仍留在她的身上，給予她以事後的充實之感。

她深深地呼吸着，眼皮閉得那麼緊，就像永不會張開來似的。他等着，直至她內裏的跳動停止了，然後才離開了她。

他不由自主地取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抽吸起來，而她的身子忽然一縮，蜷成了一個球似的，嚶嚶地啜泣起來了。

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她：「對不起，莉莎！」他是眞的感到抱歉的，他剛才很生氣，但，這樣對待一個女人，到底是過份一點的！

她把頭埋在他的懷中，淚水滴在他的胸膛上。「我完全沒有了自尊心，」她哭泣着。「我完全沒有了面子了！」

「對不起，」司馬洛輕撫她的肩。「如果你不高興的話，我們以後不提這件事好了……總之，我是不會對任何人提起來的！」

她沒有回答，只是繼續哭泣着。他們身上的汗多到就像剛剛洗過一個澡而還未抹乾身子似的，這使他想到洗一個澡。

「你要不要洗一個澡？」他問。

她在他的懷中點點頭。「我覺得那麼骯！」忽然，她不再是一個狠惡而跋扈的女人了，她變得柔順如一隻小白兔！

「如果你覺得這是一件骯髒的事，」他說：「那麼你是還需要教育一下了！」他拍拍她的屁股。「你先去吧！」

她扯過了床上那張薄被，捲住自己的身體。「我的衣服怎辦？」她問。

「當你出來時，拿衣櫃裏我的睡衣好了！」他說：「這裏住的人不多，卡羅士一家人一定也已經睡了，大概不會有人看見你的！」

她嬌羞地走向浴室，拉開門進去，又關上了。司馬洛坐在床上繼續吸那根香烟，聽見浴室裏傳出來水聲。大約十分鐘之後，她出來了，身上已經圍着一條白色的毛巾，她的頭髮已經束了起來，毛巾只是裹着她的身體的中段，無瑕的肩臂及長而修美的腿露了出來。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他以爲已經熄掉了的火焰，又熊熊地燃燒起來了。

他從床上站了起來，她連忙把頭臉轉歪。

「你沒有穿衣服的習慣嗎？」她恨恨地說。

「我倒沒有想到，你會仍然計較這個

的，」司馬洛說：「以我們的交情！」

「我和你並沒有什麼交情！」她叫道：「司馬洛，我還要殺死你的！」

司馬洛微笑：「你要殺我也要等我洗完澡之後，我死也死得乾淨一點。」接着他便踏進了浴室。

在浴室裏，洗着淋浴，他一面唱起歌來。他的心情很好。一個男人，心頭的火洩去了之後，心情總是好一點的，尤其是他征服了這樣一個女人，不但生理上，連心理上他也感到非常快意了，他忽然覺得，莉莎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如果他有機會再和她上床的話，他也不想失去這個機會的！他很小心很仔細地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的，一面決定，明天他就會對莉莎好點，也許，他應該和她改善一下關係。

他終於洗完了澡，用一條毛巾裹着身體，便走出浴室，一踏進睡房，他便呆住了，因爲，他預料房中是空無一人的，但是現在房中却有人，莉莎就在他的房中，正坐在他的床上，身上蓋着那張薄被，裸着的肩露在被子的上面，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她並未穿上一件他的睡衣，她躺在床上，對司馬洛詭異地微笑。

「唏，」司馬洛說：「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在這裏幹什麼？」莉莎瞪起眼睛，我在你的床上躺一躺也不行嗎？以我們的關係！」

司馬洛看了她一會，忽然微笑，點着頭。「你學得眞快！」

鄭莉莎那個微笑變得更詭譎了。「你也需要休息一會了！」

司馬洛也露出一個微笑。

莉莎這種表現，倒是他很歡迎的，她學得眞快，他把身子的毛巾扔掉了，莉莎立即用手掩着臉。司馬洛掀開了被子上了床，她用背對着他，身子縮成一球，但是當司馬洛的手繞過她，到了她的身前時，她也並沒有拒抗。他的手一摸，她就發出了一聲銷魂的呻吟，她全身都發抖起來。

司馬洛的手動得很技巧，使她像一條魚一樣扭來扭去，但，她仍然不肯轉過身來，仍然用背對着他，但，用背對着他，也並不是就沒有可能的。

她忽然喔一聲，因爲她發覺又被侵入了。

她連忙扭動身子，但是被緊抱，掙不脫，而且，她實在也並不是存心掙脫的。

「噢！不要！」她呻吟地說一句。只是這樣一聲，她就沒有再說話了，只有發出着呻吟，後來，她的呻吟達到了最高峯，她的身子又一陣劇烈的顫抖，便靜止下來了。

他們就這麼入睡，她仍然用背對着他，而他則緊攬着她的腰。

後來，司馬洛在矇矓中被擾醒，發覺他們的姿勢已經改變了，他已經是平躺在那裏，而她正蹲在他的旁邊，吻着他。那種被吻的快感好像電流一樣流遍他的全身。他張開眼睛：「你在幹什麼了？」

莉莎微笑，輕咬他的胸。「你以爲我在幹什麼？」

他不由自主地有了反應，她歡喜地說：「我聽說你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果然不錯！」

司馬洛嘆一口氣，一翻身，又向她進攻。她又很合作地迎接，而這一次合作得很熟練！」

十五分鐘之後，他又精疲力盡地墮入了夢鄉，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總之，當他醒過來時，天已經亮了，但是他仍然覺得，他好像還沒有睡夠，她又是用同樣的方法把他擾醒的。

司馬洛不明白這個女人是怎麼攪的，她一忽兒說恨男人，另一忽兒却似乎是飢渴萬分的了。

但是司馬洛到底是一個男人，而這個女人是那麼可愛，他也忍不住爲她鞠躬盡瘁一次的。而這一次鞠躬盡瘁之後，他是整個癱軟下來了，反而，她却顯得容光煥發了。

女人在這一方面，和男人眞是完全不同的，女人愈多愈好，男人則……

至於司馬洛，他則又陷入了精疲力盡的睡眠之中了……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可能已經過了中午了，滿處都是陽光。又是莉莎把他吵醒過來的。

「我的天！」司馬洛叫道，「我的天，你永遠吃不飽的嗎？」

「不，」莉莎對他微笑。「這一次我是要讓你吃飽！」

司馬洛張大眼睛看清楚她，原來莉莎已經穿上了一套睡衣了，她那是一套很男性化的睡衣，雖然，穿在她的身上是一點都不減她的性感的。

莉莎原來已經把一盤早餐拿了進來，放在桌上，已經用蓋子蓋着了，她拍拍他的大腿：「好了，起來洗一個澡吧，我已經爲你準備了早餐？」

「是你做的早餐？」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莉莎說：「這是卡羅士的母親做的！」

司馬洛跳下床，跑進浴室，他雖然還是赤條條的，但是她却並不埋怨他不穿衣服了，她已經改變了。司馬洛的「教育」可眞了不起。

當司馬洛裹着一條毛巾出來的時候，莉莎已經把餐具在桌上放好了，放得整整齊齊的。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你不是打算嫁給我吧，莉莎？」

「當然不是，」莉莎說：「誰要嫁給你！」

司馬洛微笑：「那麼，我就很放心了，因爲，我也很害怕會娶到你這樣一個老婆的。」

「坐下來吃吧，」莉莎說：「讓我們來談談我們的合作問題！」

「合作？和誰？」

「我和你，」莉莎說：「以我和你的關係，難道我們不應該合作嗎？她忽然跑過來，在他的膝蓋上坐着，輕輕地吻着他的耳朵，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

「不——不要，莉莎，我已經沒有了氣力了。」

莉莎吃吃笑。「那麼，合作的事情怎樣了？」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既然你也會空手道的，既然你也是一個會保護自己的女人。」

「我是一個會保護自己的人！」莉莎說。接着她又說：「告訴我一件事情，司馬洛你……實在並不是眞的那麼討厭我的吧？」

司馬洛笑起來。「我並沒有說過我討厭你！」

「但你說過的，」莉莎不服氣地道：「至少，你是說過類似的話！」

「我不是說討厭你這個人，」司馬洛說：「我只是不高興你騷擾我的工作，你不知道嗎，我正在做着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呢！」

「換句話說，」莉莎道：「你是有點喜歡我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在昨晚和今天早上和你一共做了好幾次的事，是對仇人做的嗎？」

莉莎又輕咬一下他的耳朵。「那是一個好消息！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我們合作的方法了！」

「不，等一等，」司馬洛擺擺手。「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的！昨夜，當我捉着你時，你眞是沒有能力抵抗嗎？」

她瞪着他：「你是在暗示說，我是半推半就的？你以爲你是一個這樣容易抵抗的人嗎？」

司馬洛聳聳肩：「你的柔道並沒有發揮得怎樣高的程度，我相信，不要說我，就是隨便找一個精壯的男人，也可以制服你，如果你保護自己的辦法眞是技止於此的話，那麼，很可能以前已經有過許多男人征服過你了！」

「並沒有！」莉莎叫道。

「那麼，你是在承認，你並不是全心全意地抵抗了？」司馬洛問。

「司馬洛！」莉莎叫得更大聲：「你不要問這種問題行不行？」

「我只是想知道清楚！」司馬洛說。

「我不會回答你的，」莉莎說：「有些問題是一個女人無論如何不會回答的！除了年齡以外還有好些問題！你不知道嗎？女人都需要保持着一些神秘感，如果沒有了神秘感，就一切都完了！」

司馬洛擁得她緊一點。「唔，這個神秘感的女人，果然是很可愛！」他的手按在她的胸脯上，隔着睡衣輕輕揩過，感覺到那個尖頂又在硬挺起來了！

莉莎忽然一下掙扎，就從他的膝上跳開。「別來這個了，」她說：「即使你想來，你也得要吃飽才行！難道你是一個鐵人嗎？」

「這是一個好主意！」他說着就開始狼吞虎咽。

卡羅士的母親，果然不愧他的兒子稱讚她爲一個好廚子，她做的早餐也是那麼美味的。

有些食物，用以充飢也是一種苦事，也有些食物，用以充飢是一種樂事，卡羅士的母親所做的早餐，則是屬於後一種。

「我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莉莎說：「你若和我合作，担保你不會覺得後悔的！」

「這要看下去才知道了！」司馬洛聳聳肩。

「第一個好處就是，」莉莎說：「我和本地的警務署長夫人是好朋友！」

「什麼？」司馬洛錯愕地看看她：「你怎麼辦得到的？」

莉莎微笑，說道：「我會利用我的職業嘛！」

「你的職業是萬能的，」莉莎說：「不過事實上是，許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我都做得到，譬如，我就去訪問了這位夫人，說我們的報紙新設了這樣一個專欄，要介紹世界各地的名流大人物的夫人，並且會把照片刊登出來，當我訪問她的時候，我小心留意了一下，知道這個女人是一個貪慕虛榮的女人，於是我就乘機大拍馬屁，於是，我們就這樣成爲了好朋友！以後，你有什麼警察方面的困難，只要找我就行了！」

司馬洛點點頭。「原來你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也許，我應該早點與你聯盟了！」

「我也早是這樣說的了，」莉莎說：「但是你卻不肯聽！」

「現在我聽了！」司馬洛說。

莉莎把碟子推一推說：「你吃完了沒有？」

司馬洛微笑。「吃完了！我不需要全部都吃下去的吧？」

莉莎瞪大眼睛看着他。「多吃一點什麼不好？食物是能補給營養的嘛！」

司馬洛聳聳肩。「但是我的肚子已經飽了！」

「好吧，」莉莎把碟子拿開了。「現在我們再來談談我們合作的辦法吧！」

司馬洛正色地看着她：「你得先答應我一件事，莉莎，在我未同意之前，不要把這件事在報紙上刊出來。」

「你以爲我是瘋的嗎？」莉莎說：「在這件事未全部弄清楚之前，我才不會在我的報紙上提出片言隻字呢！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別些報紙一知道了，就會一窩蜂似的，都來探頭探腦，那時候就麻煩了！」

司馬洛點頭：「換句話說，你要的是獨有的故事！」

「當然啦！」莉莎說，「如果不是獨有，我才不希罕呢！好了，司馬洛，現在既然你已經放心了，你就可以告訴我，你在這裏究竟查到了什麼？」

司馬洛只好告訴了她，現在，正如她所說，他是眞的放心了，司馬洛不大喜歡與男人合作，他是比較喜歡女人的，與女人合作，如果是像莉莎這樣一個女人的話，他就不會有什麼異議了。

「那麼，」莉莎說：「看來我們就只好留在這裏等那個女人，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我們不能暢遊這個美麗的地方！」

「這地方並不美麗，沒有什麼好遊的，」司馬洛說，「除非你喜歡看足球！」

「我討厭足球！」莉莎說。

「那麼你就沒有什麼好遊的了！」司馬洛說。

「那麼，」莉莎說：「我們除了上床之外，就沒有別的娛樂了！」她對他作了一個十分之詭譎的微笑。

「莉莎，」司馬洛苦着臉叫起來。「我們還得商量一下進行的方式！」

「遲一點再商量吧！」司馬洛說。

那個女人果然來了，她是在夜間來的。她首先是在找卡羅士。她用他們國民慣用的西班牙語對卡羅士說。「羅定先生，他呢？」

卡羅士似乎有點難言之隱地聳聳肩。「對不起，小姐，這一次，羅定先生並沒有回來，但是他派了一位先生，這位先生是在等着你的。」

那女人遲疑了一下。「好吧，你帶我去見他吧！」

「請跟我來！」卡羅士用一隻手指頭招一招。

那女人跟着他走，他們自然是到了司馬洛的房間，卡羅士敲敲門，司馬洛在裏面叫道：「進來吧！」

卡羅士推門進去。

司馬洛說：「進來吧！」

卡羅士推門送了那個女人進去，這個時候，司馬洛正在房中看報紙，他看見了這個女人，他看到實在並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算醜，但是也不算是美麗的，主要因爲，她的年紀已不太小了，如果是十幾年，她就會是一個美麗的少女，但是現在她已經是一位婦人了，也是一個本地人，大概卅歲多一點吧，由於她是一個本地人，而南美洲人出了名是難以保持青春的，因此她卅多歲已經失去了女人的吸引力，也許，主要是因爲她並不打算去吸引男人吧，她的臉容是沉着的。

「這位是司馬洛先生，」卡羅士介紹。「你們來談談吧！」卡羅士介紹完畢了之後，便退出了房間。

那個女人站在近門口的地方，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做出誠懇的表情，用他們的西班牙語說：「我已經等了你好幾天，女士！」

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眼中是充滿了懷疑的。「卡羅士說是羅定叫你來見我的，羅定呢？」

「他……暫時不能來，」司馬洛說：「他在那邊有點事情絆着，要再過一個月才能回來！他叫我來這裏告訴你！」

「過一個月？」她似乎感到震驚地一抬眉毛。「但是那時天氣已經……」她說到這，又醒覺地自制住了。「但，爲什麼你來了之後不打電話給我呢？」

「他並沒有說你的電話號碼！」司馬洛說：「他只是叫我來這裏等你！」

「你……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她說道。

司馬洛搖搖頭。「他只是叫我來這裏等你，告訴你他要遲一個月才能回來！」

「他有叫你帶回來什麼嗎？」她問。

「……應該帶回來什麼呢？」司馬洛問。

「沒有……？」她充滿了疑慮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很担心他是已經給她窺出了破綻。他是很難瞞她的，他對羅定知道得太少了。

「沒有？」司馬洛說：「不過，我是他的好朋友，如果你需要什麼帮忙，我是可以給你的，你需要什麼呢？」

她搖搖頭。「我不需要什麼。」接着她又緊緊地皺起了眉頭：「你不知道他爲什麼不回來嗎？」

司馬洛搖搖頭。「不！」

「但……但……你一定知道的！」她很焦急，似乎要哭出來似的。「你是他的朋友！他非回來不可！不然就太遲了！」

「什麼太遲了？」司馬洛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她的咀巴一張一合，好像充滿了難言之隱似的，接着她上前來，捉住司馬洛的手臂，把他搖一搖：「司馬洛先生，你能替我和他聯絡嗎？」

「試一試吧，」司馬洛說：「我不敢肯定！」

「叫他快點回來，」她說：「不然，結了冰就很難行了！」

「你是指山上結了冰？」司馬洛問。

她遲疑了一下。「是的，你能告訴他這個嗎？」

「我試試吧，」司馬洛說：「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是誰？」

「我的名字叫瑪嘉烈妲！」她說。

「瑪嘉烈妲，」司馬洛說：「你是，羅定的妻子嗎？」

「不，」她搖着頭。「他……什麼都沒有叫你帶回來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知道，好像羅定是在辦貨，然而辦不到！」

「他辦不到什麼？」瑪嘉烈妲緊張地問。

司馬洛聳聳肩：「照我所聽到的，似乎就是這樣了！」

「噢！這樣！」那女人變得愁眉苦臉起來了。

司馬洛此時就鬆了口氣，因爲，那女人的疑慮似乎已經消除了，她對他開始有了一種倚靠的心理，她現在託他帮忙了。他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可以告訴我嗎？」

那女人皺眉看着他：「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嗎？」

司馬洛搖搖頭。「我只是羅定的朋友，他知道我要來這裏，就託我來跟你講一聲。但——我看你好像有點困難……」

「你別管我吧，」瑪嘉烈妲搖搖頭，「只是……替我和他聯絡一下，現在可以嗎？」

司馬洛看看錶。「我不能直接和他聯絡，但我試試打一個電報給一位朋友，託他問問吧！現在電報局開門嗎？」

「現在還沒有關門，」她急逼地說：「我們……是還可以趕得上的！呃……」她把手伸進她那件衣服的袋裏，摸索着，「打一封電報要多少錢呢？」

司馬洛揮揮手：「算了吧！這又不是大數目！」他看她的樣子，就知道她是拿不出這錢的，他拿出鞋子來，穿上了，說：「我們走吧！」

「謝謝你，先生！」瑪嘉烈妲說。

「不算一回事！」司馬洛聳聳肩：「爲了朋友，我起碼應該這樣做！」

他們離開了酒店，坐了一部的士，到電報局去。的士開動的時候，司馬洛回頭望望，看見莉莎也正匆匆地從酒店裏出來，坐上了另一部的士，一如他們所計劃的，卡羅士馬上就去通知莉莎，而莉莎就跟出來了，他們是早已商量好了這樣做的。

司馬洛也只是希望，莉莎這一次也和上一次一樣跟得那麼好，不會讓目標走脫了。

（未完・三）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非上人高徒凌雲天遵師囑來靈巖寺拜見師伯弘明老禪師，才知道自己身世不明，父母遭害，要他明查暗訪戴天之仇，介紹他到蘇州三星鏢局桑龍局主當一名文牘，三星鏢局押鏢遇刦，傳說失去暗藏玉盒，桑龍托凌雲天留局暗查，自己出外偵察，凌雲天查出副鏢師羅英既是骷髏幫的綫人，又是落魂谷的綫人，從暗查中結識一少女鄧素雲寄身在骷髏幫內，聽她勸告，並贈送木尊者木球信物，叫他脫離鏢局，偵查血海深仇，凌雲天在天平山救了獨行靈官酈宗琪，共同將范澄平遺孤寄託在戴慕奎莊上，在莊上邂逅遇見獨龍叟將軒轅經重託爲江湖除害……

湖邊談心事

黃炎明搖首苦笑道：「在下决未聽錯，風聞乃落魂谷主皇甫天彪親自出手，范登平在熟睡中，皇甫天彪用迅雷不及掩耳之策，率同谷中高手，大舉侵犯，竟遭毒手。」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胡說，我落魂谷雖然出手狠辣，却一向光明磊落，明目叫陣，各憑功力互爭高下，從不用暗算偷襲卑鄙手段。」

羣雄循聲望去，只見一青衣老叟，黃炎明認得此人是落魂谷能手雙掌開碑壽清泉，冷冷一笑道：「黃某來此途中，相遇一雙黑衣蒙面人，自承是骷髏幫主手下，謂幫主遣出好手多人查尋得范澄平舉家被害的眞象。」

救美懲登徒

壽清泉冷笑一聲，說道：「此事與他們何干？」

黃炎明道：「大有干係，暗算侵襲范澄平時，落魂谷竟喬裝骷髏幫中衣飾，最近三星鏢局失鏢也是落魂谷所爲，移禍江東，骷髏幫主焉能不管？」

壽清泉面色鐵青，目中怒火如焚，沉聲道：「黃老師，你未曾親眼目擊是敝谷主所爲，爲何與骷髏幫主說話。」

黃炎明面泛不屑笑容道：「是非眞假，終有水落石出之日，據黃某所知目前骷髏幫高手雲集蘇境，壽老師既與相遇，恐有生命之憂，若眞是貴谷所爲，此刻壽老師恐不能如此自在。」

雙掌開碑壽清泉面色異常難看，冷笑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黃老師認定是敝谷所爲，壽某也無話說，戴莊主，壽某要告辭了。」

驀地！

只聞廳外傳報，高聲道：「骷髏幫主門下人求見。」

羣雄聞聲不禁心神一震，戴慕奎皺了皺眉頭，道：「有請！」

但見廳外一個矮瘦黑衣人隨着莊丁快步走來。

那黑衣人太陽穴高高隆起，目光如電，足不揚塵，一望而知此人身負絕學。

戴慕奎踏前，抱拳笑道：「戴某未及出迎，當面謝罪。」

黑衣人懾人目光掃視了羣雄一眼，深深一笑抱拳道：「不敢，兄弟奉幫主之命帶書求見，望莊主照書行事。」說着取出了一封密緘遞上。

戴慕奎接過拆閱之下，不禁面現爲難之色。

奪魂金梭戴慕奎面寒似水，將信交與落魂谷高手，苦笑道：「壽兄請拿去瞧吧！如兄一出莊門，恐有生命之憂，恕戴某無能爲力。」

這時，凌雲天已察覺獨行靈官酈宗琪嘴角泛出一絲神秘的微笑，不禁恍然大悟，暗道：「果然薑是老的辣，一石二鳥，借刀殺人，這主意眞絕。」

這時落魂谷雙掌開碑壽清泉已看完骷髏幫主致戴慕奎親筆書函，喉中響起嘿嘿長笑道：「莊主以爲如何？」

戴慕奎說道：「兩位均是敝莊的座上嘉賓，戴某何能做左右偏袒，江湖中事，生死恩怨，最講究人證物證，戴某是局外之人，未曾親眼目睹，故無法置喙，最好雙方親自解決，孰是孰非，武林自有公道在。」

雙掌開碑壽清泉忽向骷髏幫來人沉聲道：「諒尊駕在貴幫中職事崇高，請賜告貴幫總壇所在，俾使傳訊逕知敝谷主前往貴幫總壇，查證此項謠諑由來。」

來人冷冷一笑，道：「尊駕無須巧言舌辯，須知江湖仇殺，無論如何設計周密，亦難免留下破綻可尋，貴谷移花接木之計雖然毒絕，但不幸爲獨行靈官酈宗琪獲訊，將范大俠遺孤及時救出，目前貴谷門下高手紛紛趕來江南，搜覓酈宗琪及范氏遺孤潛踪之處，殺之滅口，無奈天不從人願……」

雙掌開碑壽清泉面色大變道：「貴幫主這主意眞個歹毒，分明將酈宗琪及范氏遺孤擄禁，脅迫酈宗琪咬定係敝谷所爲，遂其借刀殺人之計。」

來人哈哈大笑道：「尊駕好一張利口，倘眞是敝幫所爲，乾脆將酈宗琪與范氏遺孤，毀屍滅跡，人不知鬼不覺，何必畫蛇添足，多此一舉。」轉眼向戴慕奎微笑道：「兄弟已將信帶到，不能久留，兄弟告辭了。」

突然，壽清泉一聲大喝道：「你來得就去不得。」

黑衫人冷笑道：「你還想留下兄弟不成，哼，未必見得！」

壽清泉右掌呼的一掌推了出去。

黑衫人鼻中冷哼一聲，橫掌硬接，「叭」的一聲，雙掌接實，各自身形撼搖了幾下，黑衫人冷笑道：「雙掌開碑也不過爾爾。」

大廳中立時撲出數人，顯然戴家莊羣雄中有不少落魂谷黨羽混跡其中。

凌雲天冷笑道：「壽清泉？你是否欲將戴莊主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中。」右掌詭疾無倫地虛按在壽清泉後胸命門穴上，接道：「如要橫屍在此，那就由你了。」

壽清泉心底不由泛起一股奇寒，暗道：「此人身手奇奧迅快，若要逞强，只怕性命難保。」臉色鐵青，黯然無語。

其餘落魂谷爪牙不禁懾住，目露怨毒神光。

凌雲天向黑衫人說道：「閣下請離去吧，但莊外遇有猝襲，那就恕戴莊主無能爲力了，鐵面崑崙范大俠遭害，我等決難以坐視，終須查一個水落石出。」

黑衫人抱拳微笑道：「珍重再見！」身形一轉，穿出廳外。

凌雲天緩緩收回右掌，淡淡一笑道：「壽老師，請率你的手下速速離開吧，如在下所料不錯，片刻之後，骷髏幫主門下必佈伏莊外，倘不立即離去，恐有不測之禍。」

壽清泉鐵青着臉，沉聲道：「閣下請賜告名姓來歷，山長水遠，壽某必報今日大德。」

凌雲天朗笑道：「壽老師，你自己尚且朝不保夕，還要向在下尋仇，你道骷髏幫主門下是好惹的麼？在下頗擅星鑑之術，壽老師準活不過三日。」

雙掌開碑壽清泉心神猛震，疾喝道：「走！」率領他手下掠出廳外疾奔而去。

奪魂金梭戴慕奎豪笑道：「凌老弟，一別三年，想煞我這老哥哥了。」

凌雲天道：「談往敍舊，此非其時，范澄平大俠慘死之訊將不脛而走，震驚武林，如眞係落魂谷所爲，骷髏幫主此番挺身而出，主持正義，其意圖在於攏絡人心，富有重大陰謀在內，不可不防。」說着又微微一笑道：「在下意欲行出莊外，探視壽清泉等人遭遇如何？」一幌而出。

夜幕深沉，蟾魄高懸，郊野迷茫若霧，西風捲起了片片黃葉，令人陡生凄涼之感。

凌雲天用玄巾蒙面紮好，察明壽清泉等人去向，疾掠奔去。

奔出三四里之遙，身入一片楓林中，忽聞隨風傳來極輕微對話聲，迅即循聲悄然躡近，隱隱只見十數條黑影聚立在一座土阜下商議。

但聞雙掌開碑壽清泉語聲道：「屠香主，這一來情勢變得異常可慮了，如不找得酈宗琪老鬼潛跡之處，殺之滅口，恐爲本谷引來一場莫大危難。」

接着引起了一聲森冷峭輕笑聲道：「這倒未必，骷髏幫主雖故作神秘，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但據屠某判斷，他必忌我落魂谷威名，俗說一山難容二虎，與他爭霸江湖有莫大阻碍，藉此爲口實打擊本谷的威望，挑起正派高手痛恨，遂其借刀殺人之計。」

壽清泉答道：「香主之言極是，但酈宗琪及范氏遺孤究竟匿藏何處，戴慕奎並未有絲毫可疑之處，武林羣雄對范澄平之死，茫然無聞，爲何骷髏幫知之甚詳，莫非他們落在骷髏幫手中？」

「屠某也有此疑。」

忽見一條黑影疾如流星掠來，道：「禀香主，距此向東約莫十里外有一幢大宅，屬下潛隱宅外窺視，似爲骷髏幫秘密分舵，出入之人！以黑巾蒙面，翻牆而入，形跡可疑。」

屠姓香主冷哼一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許就是酈宗琪被囚之處，或可找出一絲端倪，走！」

人影如魅，紛紛騰起撲望東向而去。

凌雲天遙遙暗躡落魂谷匪徒身後，在如水月華之下，隱隱只見土阜隆伏中矗立一幢大宅。

前行落魂谷匪徒紛紛翻入宅中，凌雲天迫近高牆，凝神傾聽，只覺宅內一無動靜，不禁暗暗訝異，雙肩一振，獨鶴冲天而升，拔起五六丈高下，似風中落葉飄旋落入宅內。

這幢大宅顯得荒凉異常，長草及膝，斷瓦殘礫，水池乾涸，秋虫悲鳴，一無燈火，似久無人居住的廢宅。

凌雲天暗道：「怪呀！分明落魂谷匪徒已進入宅內，爲何不見。」忖念之間，人已向正宅大廳慢慢走去。

月華由窗櫺映射入大廳，廳內僅有八把太師桌椅，其餘陳設俱無，桌椅上積塵甚厚，牆隅蛛網密結，秋風陣陣吹入，送入殘枝凋葉，瀰漫着一種陰森恐怖氣氛。

凌雲天走入大廳，不禁一怔，原來一張茶几上擺着一本薄薄書笈，使他驚異的就是那本書上並未有塵垢，顯然係新近放

置在几上。

他緩緩走向几前，驀感到身後起了陰冷語聲道：「尊駕夤夜進入民宅，有何意圖？」

凌雲天疾然轉身，抬目望去，只見一身着玄色長衫，面目陰冷中年人，嘴角噙着冷笑逼射着自己，不禁冷笑道：「宅主人是閣下麼？」

黑衫人聞言目中神光突變森厲，陰惻惻笑道：「尊駕好一張利口，在下今晚要見識落魂谷高手曠絕武學。」

凌雲天不禁一呆，道：「閣下不要指鹿爲馬，在下是追踪落魂谷匪徒而至。」

黑衫人冷笑道：「你這話騙得了誰？速速俯首就擒。」霍地袖中掣出一柄短劍，寒光電奔，流芒飛射，疾攻出三招，奇奧絕倫。

凌雲天只覺劍招未至，劍勢已自寒氣逼人，眨眼間劍芒襲向自己胸腹諸大要害重穴，疾飄身退出三尺，右腕一震，施展空手入白刃上乘武功，滲以點穴拿脈手法，點，打，攫，拿，攻向對方意想不到的部位。

黑衫人劍勢雖然凌厲奇奧，但對方身法委實奇幻，劍尖只差寸許即被滑過，而且對方手法神奇，如非他一身絕學，難免落敗被制，不禁目露駭異之色。

凌雲天忽然大喝一聲，左掌疾弧，向橫拍出，拍向黑衫人右脅。

看似平凡，其實詭幻絕倫，黑衫人只覺無可閃避，沉腕一封，猛感穴道一麻，一柄鋒利短劍嚐啷墜地。

凌雲天手腕疾翻，五指正欲扣住黑衫人腕脈要穴之際，突聽一聲斷喝道：「撤招！」

廳內飛閃出十二個黑衫人，各持一柄犀利長劍，平指着凌雲天，震出耀眼眩目寒星，蓄勢待攻。

凌雲天毫不猶豫，五指疾扣在那黑衫人腕脈要穴上，黑衫人黃豆般大汗珠在額角冒出，目露怨毒之色。

十二黑衫劍手中一人冷笑道：「尊駕是自找死路，怨不得我等心辣手黑。」十二隻長劍同時一震，只聞一聲嬌叱道：「住手！」

只見十二黑衫人臉色疾變，迅即飄身開去。

一條嬌俏人影疾若驚鴻般掠入，正是那明眸皓齒、風華絕世的鄧素雲。

鄧素雲目光暗示凌雲天不可講話。面色如罩一層嚴霜，道：「你等輕樹强敵，無事生非，故違帮主之命，恕本座不能任意左袒。」

那爲凌雲天制住的黑衫人道：「此人是落魂谷……」

話尚未完，鄧素雲怒叱道：「胡說，他如何是落魂谷匪徒？」

凌雲天五指疾鬆了那黑衫人穴道，扯下自己蒙面紗巾。

十二黑衫劍手中急有人驚詫出聲道：「原來是少俠，這是一段誤會，少俠早將蒙面紗巾除去，也不致發生這樁事故。」

廳內光綫幽暗，十二黑衫劍手湧現時，凌雲天一心只想制住强敵，未曾辨識十二劍手貌相，此時已認淸了那說話者即是方才攜骷髏帮主密緘逕交戴慕奎之人。

鄧素雲道：「如今情勢已變，你等速趕往金鷄分舵候命。」

十二黑衫人抱拳一拱，紛紛掠出廳外而去。

凌雲天抱拳一揖至地，道：「如非姑娘喝阻相救，在下必喪命劍下了。」

鄧素雲玉靨上湧起薄薄紅暈，嗔道：「你這人怎麼不聽話，這樁武林公案非你可管得了的。」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在下奉姑娘之命，仗劍江湖，結識知己，因友及友，天涯訪仇，是以前往戴家莊，也許活喪門賈慶落在戴家莊。」

鄧素雲明知凌雲天似有不盡不實處，靨泛如花笑容，白眼一橫，嗔道：「算你會講話，我來問你，你初履江湖，人地生疏，爲何相識神行無影竺九明，更有戴慕奎……」

凌雲天忙笑道：「在下實有難言隱衷，竺九明戴慕奎均是新交，如此做法不過是故弄玄虛，免人起疑，若在下之言有半點不實，必遭天誅地滅。」

鄧素雲暗感並非虛假，她貌美如花，骷髏帮中不乏才貌雙全的高手拜倒石榴裙下，願作終身不二之臣，但鄧素雲從不示以顏色，冷若冰霜，孤芳自高，輕佻偎薄者輕則殘肢，重則喪命，帮中上下除帮主外無不畏如蛇蝎，但凌雲天具有一種罕有過人氣質，令人不由生出親近之感，一縷情絲不由深深繫在凌雲天身上，她如此，竺九明戴慕奎何獨不然，遂嫣然一笑，晶澈雙眸凝注在凌雲天臉上久久不移。

凌雲天只覺心神一盪，忙道：「在下追踪落魂谷雙掌開碑壽清泉等人，親眼目擊他等翻入此宅，爲何不見，莫非悉數被姑娘所制麼？」

鄧素雲輕搖螓首笑道：「他們爲我手下引開了，輕率出手，徒增糾結，目前當務之急須找出獨行靈官酈宗琪及范氏遺孤潛匿之處，才可明證落魂谷之罪。」

凌雲天感覺神明內疚，但茲事體大，無法坦誠相告，只道：「姑娘查出了酈宗琪行踪麼？」

鄧素雲曼怨長嘆一聲道：「未曾，人海茫茫，何處尋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恨身不由己。」

凌雲天知鄧素雲是指三星鏢局之事，不禁詫道：「風聞刼鏢者亦是落魂谷匪徒易作貴帮門下所爲，不知可是眞情？那玉匣藏的是什麼重要物件？」

鄧素雲星眸注視了凌雲天一眼，道：「你欲知眞情，此處非談話之所，速隨我來。」

兩人掠出廢宅，奔向太湖之濱，只見湖岸荻草叢中泊着一艘小舟，兩人捷逾飛鳥掠登艙中，鄧素雲兩手搖槳駛向湖心而去。

舟離湖岸百丈，鄧素雲收槳任其飄浮，玉靨上忽泛出凄怨之色道：「我之託身骷髏帮本非得已，志在訪查殺父仇人，只有虛與委蛇，徐圖脫身之策……」

凌雲天道：「姑娘查出了沒有？」

鄧素雲星眸中淚光瑩然，凄然一笑道：「談何容易，骷髏帮主及九大高手無不似有罪嫌，但事無佐證，武功又不如他們太多，只好暫且隱忍……

骷髏帮主只有我寥寥數人可與他說話，但僅聞其聲，而不見其人，形跡隱秘，惡跡不彰，雖密謀圖霸武林，却尚有畏忌，須知武功一道，浩瀚如海，人生無非是百代光陰之過客，盡有生之年，所得者不過九牛一毛而已，所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據我料測，帮主隱秘自處，一面勤習武林絕學，偶而私自出山……」

凌雲天道：「他出外有何意圖？」

鄧素雲道：「我雖不知，却不外暗訪天下武林形勢及各門各派，草莽奇人有否出類拔萃之士，是以才有三星鏢局失鏢之事……」

凌雲天知文漸入主題，不禁凝神傾聽着。

只聽鄧素雲說下去：「帮主無意偶經終南山絕谷中發現一匣，係武林前輩奇人所遺留的武功秘笈『軒轅經』，却不料被武林七大高手之一獨龍叟在帮主猝不及防中攫奪出手，帮主疾施展『七煞指』，獨龍叟雖受重傷，但仍然被其逃去，所幸帮主外出率領九大高手，窮追不捨，獨龍叟狡猾如狐，聲東擊西，逃往吳宮遺址附近即失去形影，帮主大怒，蘇境江湖人物無不在監視之列，搜覓獨龍叟藏處，怎知羅英密報三星鏢局車內發現一隻玉匣，欵式與帮主所說一般無異……」

凌雲天道：「究竟車中是否確是軒轅經？」他明知故問。

鄧素雲忽嫣然嫵媚一笑道：「自然沒有了，我亦不願『軒轅經』落在帮主手中，如今帮主一面搜覓獨龍叟，一面查尋那蘇姓商賈來歷，雷厲風行……」

凌雲天笑道：「倘姑娘覓獲軒轅經後作何處置？」

鄧素雲不禁一呆，翦水雙眸注視在凌雲天臉上，淺笑低顰道：「看你說話，軒轅經似爲你所得。」

凌雲天心中一驚，淡淡一笑道：「若眞如姑娘所言，則你我眼前已成水火不容之勢了。」

鄧素雲嗔道：「你得手與否與我何干？我唯恐獨龍叟罹受帮主七煞指後，身負重傷，必活不了多久，萬一陳屍荒山野嶺，玉匣爲妖邪獲得，或爲蘇姓商賈所有，則武林蒙受其害當不堪設想。」

凌雲天故意問道：「七煞指有如此厲害麼？」

鄧素雲道：「獨龍叟內功精湛，能保住傷勢不發，換在常人，立時肝臟盡裂而死。」

凌雲天驚道：「倘姑娘所說是眞，七煞指傷無藥可救的了，萬一在下日後與他相遇，當小心一二。」

鄧素雲不覺笑道：「即就是與你相遇，你也不認得他就是骷髏帮主，這樣吧，我日後遇機，必向帮主索取獨門解藥轉贈於你，你將如何謝我？」

凌雲天道：「唯姑娘之命是從。」

鄧素雲一陣緋紅湧上雙靨，道：「我非挾惡示恩，因知你身世遭遇之情，恐骷髏帮主或就是你的血海之仇也未可知。」

凌雲天爲鄧素雲一言勾起滿腹心事，不禁目中一酸，兩滴熱淚奪眶而出。

驀地！

湖濱遠處冲起一道五彩旗花，閃耀天際，鄧素雲面色一變，道：「你將小舟攏回湖岸，就在舟中相候，我去去就回。」身似燕起，落向湖面，施展登萍渡水輕功，如履平地，縱躍如飛，轉瞬杳失於水天蒼茫中。

凌雲天知旗花是骷髏帮中告急訊號，獨坐舟中，不禁興起孤獨落寞之感，長嘆了一聲，抄起雙槳盪回原處，將舟隱於荻草中。

他獨坐小舟，湖水拍岸爲聲使他心潮起伏無定，遂收斂心神，研悟「軒轅經」內奇奧義理……

× × ×

黎明微曙，天際捲舒着衣帶白雲，雁過長空，嘎然悲鳴，荻草凝霜，寒氣逼人，凌雲天宛如老僧入定，神移其中，長衫上融霜濡濕，恍如不覺。

湖岸上忽送來呼喚聲道：「凌少俠在麼？」

語聲陌生，凌雲天不覺一驚，揚聲答道：「是那位朋友相喚？」人似飛鶴掠起，飄落湖岸，只見又是在戴家莊所見之骷髏帮主下書人，大感惶惑道：「尊駕爲何知在下在此？」

黑衫人目露憂容，道：「兄弟奉鄧香主之命而來，鄧香主身在危中，望少俠趕去相援。」

凌雲天似不信此言是眞，略一沉吟道：「鄧姑娘有性命之憂麼？」

黑衫人搖首急道：「少俠若不相救，鄧香主恐有失清白之憂，兄弟之言句句是實。」

凌雲天目睹黑衫人急躁不安，知非虛假，又不及詳問經過，即道：「尊駕請帶路。」

黑衫人轉身疾奔而出，凌雲天如影隨形，疾如流星趕去。

凌雲天隨着黑衫人朝僻路小徑奔去，約莫奔了一個時辰，到達一處水道縱橫，港汊紛歧，一望無際蘆荻中，叢樹森翳，景物異常荒凉。

黑衫人收住身形，道：「這紛歧溪流滙注於太湖，春水氾濫時，一片汪洋，蘆荻叢樹盡淹沒水中，故無人烟，但遠處叢樹中却有一城堡，堡主乃敝帮九大高手之一，複姓淳于名亮，年歲雖僅三旬，武功高絕，鷙狠好色，垂涎鄧香主已久，數次圖謀幸而鄧香主機智，倖免毒手。」

凌雲天道：「此次哩？」

黑衫人道：「此次淳于亮云奉帮主之令，謂鄧香主有叛帮意圖，着即收押逕往帮主治罪，鄧香主一時不察，致爲制住穴道，淳于亮笑謂必向帮主求情，鄧香主謂此乃莫須有之罪，定係帮主受人蒙蔽，誤聽讒言所致。」說着微微嘆息一聲道：「鄧香主心想面對帮主時，必無事釋放，却不料押送途徑並非逕往帮主處，驚覺定係淳于亮奸謀，忙暗中傳聲命兄弟向少俠求救，堡中隨處凶險，僅仗少俠一人。」說着在懷中取出一支象牙鐫雕成骷髏令，道：「此乃鄧香主密授，少俠假傳帮主令旨說是雲龍山發現獨龍叟踪跡，命淳于亮趕往雲龍山，此後一切全憑少俠機智的武功了。」

凌雲天接過骷髏令，面色凝肅，一言不發，疾奔向叢樹中而去，將一塊玄巾蒙

住面目，奔近叢樹，即隱隱可見一座城堡，城溝堅壘，雄偉莊嚴。

一踏入樹叢，即聞一聲斷喝道：「朋友止步！」

迎面疾閃出三個黑衣持刀大漢，目光陰森，一個面有紫疤大漢冷笑道：「朋友是何來歷，此處拒見外客，朋友來此必有所爲。」

「在下要見淳于堡主。」凌雲天淡淡一笑道：「你家堡主見了在下就知在下來歷。」

三大漢聞言不由面色大變，紫疤大漢喝道：「我家堡主三月前有事外出，尙未轉回，朋友你徒勞跋踄了，朋友來歷請即賜告，待堡主返回當即陳明。」

凌雲天知淳于亮定在堡內，故作驚愕道：「是眞的麼？」突然滑步欺身，迅出右臂，疾如電光石火一把奪下那漢子鋼刀，右足猛踢而出。

他身手迅快絕倫，刀招一揮，寒飈狂捲，一雙漢子叫聲猶未出口，便被削成兩截，跟着紫疤臉大漢被踢中「氣海」穴，立即口中噴出泉湧鮮血，屍體飛出兩丈開外。

彈指之間將三人斃命，凌雲天棄丟鋼刀如飛奔向堡門，只見堡門緊閉，毫不思索，兩足一踢，施展大雲龍身法翻落在堡牆上。

守護堡牆匪徒紛紛大喝，持刄攻來。

凌雲天朗喝道：「淳于堡主在麼？在下奉帮主之命，召淳于亮隨在下，趕往徐州。」

匪徒聞言大愕，疾掠出一手持佛手拐者，注視了凌雲天一眼，道：「有何信物爲憑？」

凌雲天冷笑一聲，取出骷髏令，道：「淳于亮究竟在也不在？」

老者目睹骷髏令，不禁面色大變，道：「堡主現在挹翠樓上，尊駕請稍候片刻，容老朽通稟。」

凌雲天沉聲道：「此乃十萬火急之事，刻不容緩，萬一誤了事，你担當得起麼？速領我前往！」

老者只知淳于亮嚴令不得驚擾於他，武林朋友來訪，推稱不在一律擋駕，又不知堡主色胆包天，欲污鄧素雲清白，如今骷髏令急傳，事非尋常，忙道：「老朽頭前帶路。」

挹翠樓上一間陳設華麗的香閨，鄧素雲憂心如焚，面色却鎮定如恒，憑窗而坐，忖思倘若凌雲天不能趕來，如何脫險之策。

室外忽生衣袂破風之聲，人影一閃，只見一個劍眉虎目，猿背蜂腰，神態英悍的中年人，嘴角含笑，飄然慢步地走入室中。

鄧素雲也未起身，只道：「帮主何時到來？」

來人無疑是淳于亮，微微一笑道：「途中愚兄不是說過帮主最遲日落以前必趕來此堡，賢妹請勿憂慮，帮主縱然誤聽讒言起疑，並非不可洗清，愚兄與賢妹相知甚深，敬若天人，萬不敢目睹賢妹含寃受屈。」

鄧素雲冷笑道：「什麼人進讒，想必淳于兄必有耳聞。」

淳于亮哈哈朗笑道：「帮主行事高深莫測，喜怒無常，你我投効本帮以來，何曾見過劍主本來面目，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愚兄何能獲知內情。」

鄧素雲道：「帮主此次駕臨淳于兄堡中，必以本來面目相見，淳于兄恩寵非常，可喜可賀。」

淳于亮面色一紅，赧然笑道：「賢妹請勿取笑，愚兄已準備一間密室供作帮主棲息之處，諒尙隱蔽本來面目。」

鄧素雲故意拖延時刻，道：「小妹不解帮主隱秘本來面目之故，淳于兄可知內情麼？」

正在說話之間，門外走入一雙青衣美婢，手提食盒，盈盈含笑，將食盒中酒菜置於桌上。

淳于亮道：「人生難得幾次閒，愚兄準備了賢妹喜愛的菜餚，爲賢妹洗塵壓驚。」說着手擎酒壺在兩酒杯中滿滿斟了一杯後，又道：「一杯解千愁，愚兄敬你一杯如何？」

鄧素雲嗔道：「心亂如痲，那有心情進食，盛情心領了。」

忽聞門外高聲道：「帮主急使到來，宣堡主出見。」

淳于亮面色大變，喝道：「急使現在何處？」

只見室外邁進一蒙面少年，手持骷髏令，朗聲道：「帮主有令，獨龍叟已在徐州雲龍山現踪，令你趕往徐州搜覓獨龍叟，須生擒活捉。」

淳于亮不禁呆得一呆，抱拳笑道：「我這就立即起程，如今帮主何在？」

蒙面人道：「帮主已獲悉邢蘇姓商賈行踪，暗躡其後，欲探出玉匣何在，不克分身，故兄弟奉命趕來。」

淳于亮雖未能覺察來人是假，但感急使太過來得突然，暗道：「自己圖謀鄧素雲之事，並無人知道，連鄧素本身也未覺察，到手的美味又飛上天去。」不禁恨得牙癢癢地，無可奈何，望了蒙面少年一眼，道：「你我似還未見過面？」

蒙面人道：「在下等共有三十六人，乃帮主貼身護衞，暗合三十六天罡之數，你我從未相見，但在下對淳于堡主極爲熟悉。」語聲陰冷已極。

淳于亮暗中心神猛駭。

只聽蒙面人道：「怎麼鄧香主會在此處？」

不待鄧素雲答話，淳于亮即哈哈大笑道：「兄弟這就起程，不要誤了帮主大事，兄弟恭送尊駕離堡。」說時手臂疾伸，作勢欲牽，其實兩指暗運罡勁點向蒙面人「靈樞」要穴。

鄧素雲驚極欲呼，驀見蒙面人身形疾滑，五指奇奧一弧，一把扣住淳于亮伸來右臂腕脈穴道，心中如釋重負。

蒙面人低喝道：「淳于堡主，你這是做什麼？」

淳于亮立覺腕脈一痲，行血回攻內腑，四肢百骸宛欲鬆散了般，不由苦笑道：「帮主心腹親信，必有一身奇絕武學，如今一試果然不虛。」

鄧素雲此刻倘揭破淳于亮隱秘，淳于亮雖受制，自己與凌雲天甚難安然離堡，故而隱忍不言。

蒙面人淡淡一笑道：「原來如此，在下差點誤會堡主有叛離帮主之異心了。」扣住淳于亮的五指非但未鬆開，反增了一分，笑道：「堡主眞欲立即起程，但恭送在下愧不感當，而你我相見却極爲難得，順道之便還要討教一二。」暗中示意鄧素雲眼色。

鄧素雲會意欠身離座，盈盈一笑道：「我恭送二位離堡。」

淳于亮身不由主地被蒙面人牽着手步出室外，額角已微微見汗，只聽蒙面人傳聲入耳，說道：「在下隨侍帮主時，嘗聞帮主評論帮內各高手心性品德，獨對淳于堡主微詞有加，在下認爲中肯之極，可見帮主察微知漸，知人之明，不愧爲一代人傑。」

這蟻音傳聲亦送入鄧素雲耳中，鄧素雲暗笑道：「看不出忠厚老誠，行事却機智絕倫，與淳于亮針鋒相對，眞正將遇良材。」

淳于亮不禁心神大震，道：「帮主對兄弟看法如何，尙望見告？」

說時已步出堡門，守護堡門匪徒見堡主與蒙面人拉着手快步如飛走來，雖神色有異，却不防有此意外，均未想躬身相送，似耳聞蒙面人高聲道：「劍主謂淳于堡主才華秉賦無一不高，武學淵博，他日成就不可限量，惜好色貪杯，風流成性，器量狹窄，心術陰沉，日後恐……」

說至此已步出堡門，蒙面人突然止口不語。

淳于亮已感覺蒙面人不鬆開制住穴道五指，有點不妙，忙道：「尊駕爲何止口不言。」

蒙面人道：「帮主斷言日後淳于堡主恐作法自斃，不得其死。」

淳于亮面色慘變，道：「帮主眞是如此說麼？」

蒙面人道：「正是！」

淳于亮苦笑道：「生死成敗皆由天定，兄弟何能逆天，尊駕請鬆開右手吧！」

身後忽傳來鄧素雲冷笑道：「淳于堡主尙未解開我的穴道。」

淳于亮不禁面如死灰，突感蒙面人五指一鬆，惡念陡生，忽覺腦後命門穴上爲指力點住，只聽蒙面人冷冷一笑，道：「淳于堡主不要妄動，在下『七煞神指』雖不似帮主精純，但照樣可使人肝臟寸裂，經絡萎縮而亡，速將鄧香主穴道解開！」

淳于亮怨毒在心，無可奈何將鄧素雲穴道解開，忽感心頭一痲，眼前發黑，昏死過去。

鄧素雲玉靨一紅，襝衽萬福謝道：「幸虧少俠及時趕到，不然淪入魔掌，生不如死。」

凌雲天笑了一笑，沉鬱着臉，若有所思。

鄧素雲說道：「你在想什麼？」

凌雲天指着淳于亮道：「此人必成姑娘大患，殺之也不可，放之更不可。」

鄧素雲面色亦變得異常憂鬱，凄然一笑道：「勢成騎虎，毫無選擇餘地，除了殺他別無善策。」

凌雲天搖首道：「那不好，與姑娘覓訪仇踪大有妨碍……」

鄧素雲呆了一呆，說道：「依你之見呢？」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不如廢除他的武功，再用『錯經轉脈』手法使淳于亮渾然忘却前事……」

「錯經轉脈！」鄧素雲不禁失聲說道：「那是何宗派的絕學？」

凌雲天知說漏了口，幸虧他機警笑道：「家師所授，小弟也不知源出何宗。」

鄧素雲說道：「這與殺了他沒有不一樣。」

凌雲天正色道：「那就大不相同了，首先留下他性命，以免骷髏帮主起疑，貴帮隱秘或能在他身上獲知一二，其次覓人易容扮成淳于亮模樣，進出該堡，穩住堡衆，他日或有大用。」

鄧素雲不禁嫣然笑道：「除了你別無他人可喬裝爲淳于亮，但他堡內妾婢如雲，羣雌粥粥，你能應付得了麼？」說時不由紅霞泛上雙靨，含羞答答，嬌媚如花。

凌雲天聞言不禁呆住，囁嚅道：「這個……這個……」面紅耳赤，苦笑道：「這好辦，在下不理他們不就結了嗎？」

鄧素雲格格嬌笑，偕同凌雲天疾奔而去。

黑影人已在港汊荻蘆叢中焦急如焚，不時探首眺望，忽瞥見凌雲天與鄧素雲兩人，挾持着淳于亮連袂奔來，不禁大喜，忙疾趨上前相迎，道：「恭賀鄧香主安然無恙。」

鄧素雲道：「全仗葉舵主及時趕往凌少俠處，容後報德。」

黑衫人道：「不敢，主憂臣辱，理應如此。」說着望了淳于亮一眼，又道：「香主，看來我等非叛帮不可了。」

鄧素雲搖首道：「尙未至如此地步。」將凌雲天計劃說出，留下淳于亮性命還有大用，繼向凌雲天笑道：「這位葉舵主名葉勝，耿直仁厚，因避仇遠禍，託身本帮逼非得已。」

凌雲天含笑抱拳連道欽仰不已，三人疾離開草叢，以流星奔矢而去。

蘆荻叢中忽探身立起一個形像甚怪老叟，正是那活喪門賈慶，目光迷惘惶惑，喃喃自語道：「眞是他麼，唉！這一雙孩子老朽必要成全不可。」

賈慶心頭更感困惑的：就是凌雲天所說的「錯經轉脈」手法，因武林中並無這宗絕學，如非他親眼目睹，簡直不信淳于亮爲凌雲天所制，因淳于亮武功奇高，堪與武林一流高手相頡頏，這凌雲天是何來歷？

他爲解開胸中疑結，疾展八步趕蟬輕功，遙距三人身後……

×　×　×

「劍去虎邱青障在，水枯鶴澗碧苔侵。」

虎邱，在閶門外七里餘，遠遠望之，如平地隆起一座土阜，山不甚高，而風景甚佳，相傳爲吳王闔閭葬處，流水廻環，饒泉石之勝，上有浮屠七品，古色蒼涼，下有劍池，青綠冷冽，別有意境。

去劍池之南百餘里，三間平屋，竹籬屏繞，老桐數株，臨風搖曳。

殘陽西墜，暮色蒼茫中，葉勝大步如飛由田壟小徑奔至小屋籬外，輕輕擊掌三聲。

屋內疾掠出一個黑衣老者，葉勝低聲道：「均是本壇弟兄麼？」

老者點點頭道：「葉舵主，可有什麼重大事故發生麼？爲何如此愼重？」

葉勝附耳密語數句，黑衣老者神色一變，冷笑道：「居然有此等事，我等追隨鄧香主有年，決與鄧香主共進退，寧受叛帮之嫌，甘冒斧鉞之誅。」

葉勝嘴角泛起一絲愉悅笑容，道：「香主片刻即至，此事一點風聲均不可洩漏，否則貽誤大局。」

老者忙道：「老朽即通知弟兄準備恭候香主駕臨。」身形疾掠入室。

葉勝一幌，杳隱入樹後。

夜色沉沉中，凌雲天扶着淳于亮，偕同鄧素雲疾逾流星掠至，葉勝趨前相迎，三人魚貫走入小屋內。

一盞茶時分過去，虎邱塔疾如鷹隼電瀉落下一條身影，正是那活喪門賈慶。

只見賈慶喃喃自語道：「老朽打了半輩子鳥，今天却被鳥啄了眼睛，居然讓這小子騙了。」游目四巡，搖了搖首，向蘇州城方向走去。

天際浮泛一絲魚肚白，凌雲天已回至三星鏢局，鏢局內幾乎走空，只留下老弱僕傭，及一名管事先生吳忠道。

吳忠道見凌雲天返回，不勝驚詫道：「凌相公，我以爲你不告而別了，局內鏢頭均紛紛探訪局主行踪，風聞局主被江湖凶邪擄囚，這幾日黑白兩道人物不絕如履光臨鏢局，老漢不勝其煩。」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也爲了探訪局主下落奔走，局主仁厚，得道天助，定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話尚未了，天井屋面上突傳來一聲冷笑道：「你這小子還會裝蒜！」

屋面上電疾飄落兩男一女，一人約莫四旬開外，雙目烱烱有神，面色紅潤，身着白色長衫，背搭一柄斑爛蒼古長劍。

另一人面如重棗，虎目濃眉，海口虬鬚，一身藍衣勁裝，肩頭一桿判官筆銀光閃閃，形式怪異，筆尖帶鈎，身體蜂孔如痲，顯然內貯暗器。

凌雲天對使暗器江湖中人最留神注意，不禁多望了此人一眼。

還有一名嬌美少女，蛾眉如黛，秋水橫波，瑤鼻櫻唇，一襲鵝黃羅衣，翩翩如仙，那翦水雙眸凝視着凌雲天若有所思。

凌雲天道：「在下與三位素不相識，爲何出口傷人？來鏢局爲了何故？」

那白衣中年人道：「我等三人來歷諒你也不知道。」手指着虬鬚漢子接道：「這位是武林怪傑天羅判申環，在下名喚神劍秀士樊丹！」當下哈哈一笑道：「那位姑娘更是赫赫有名，當今武林神尼普渡師太衣缽傳人散花仙子梅若萍。」

凌雲天聞言微皺劍眉，含笑道：「在下初履江湖，三位大名陌生，還是請速告來意吧。」

天羅判申環性情最爲剛烈火爆，聞言大喝道：「申某對你這小子的來歷知道一淸二楚，你在三星鏢局起鏢，頭一日即持金龍寺弘明禪師荐函前來鏢局，桑龍一時不察要你掌管文牘……」

凌雲天淡淡一笑，說道：「看來尊駕認爲在下來歷可疑，失鏢與在下大有關連了。」

申環冷笑道：「申某認爲如此。」

「有何佐證？」

申環目中濃光逼射，喝道：「金龍寺中某也曾去過，就在你來三星鏢局之日，弘明老和尚也離寺他往，顯然內有奸謀，表面上你不擅武功，其實你也是武林中人，在奪魂金梭戴慕奎莊上你情急不愼露出一手，有意縱使骷髏帮匪徒安然離去。」

凌雲天似無動於衷，道：「由此確斷在下爲骷髏帮同黨，有所圖謀前來。」

申環哈哈大笑，說道：「你知道就好了。」

凌雲天劍眉微剔，道：「看來尊駕無疑與落魂谷猥狽爲奸，同流合污的了。」說着面色一沉，如罩濃霜，接道：「顚倒黑白，指鹿爲馬，豈是你正派中人所能爲的麼？」

神劍秀士樊丹右手一擺，道：「申老師之言確爲事實，安能使人不疑，閣下作何解釋？」

凌雲天只覺天羅判申環咄咄逼人，心中已然怒火沸騰，聞得樊丹之言更是不耐，冷笑說道：「在下隱衷似不必向三位吐露。」

天羅判申環霍地撤出肩後判官筆，冷笑道：「看來不動手是不行了，小子，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踏中宮，一招「金蜂戲蕊」攻出，幻出九點寒星，疾如奔電，襲向凌雲天胸腹要害。

驀地！

梅若萍一聲嬌喝道：「申大俠手下留情。」

天羅判申環出招快，撤招更速，飄開七尺，愕然向梅若萍道：「梅姑娘，不要一念之仁，誤了武林大事。」

梅若萍向凌雲天嫣然一笑道：「我實在想不出閣下怎會是骷髏帮同黨，如今武林亂象方萌，三星鏢局失鏢與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遇害，將引起一場武林血腥浩刦，除了骷髏帮主與落魂谷外，尙有甚多江湖凶邪亦露面蠢動，閣下何不棄暗投明，將骷髏帮主陰謀說出。」

凌雲天道：「在下並非骷髏帮同黨，無可奉告。」

天羅判申環大怒，又是一招攻出。

凌雲天不願與正派高手結怨，疾飄開去，道：「申老師，你日後定須後悔。」說時，身已穿空飛起，落在屋面上，疾掠而去。

申環大喝道：「小子，你走得了麼？」如影隨形接踪趕去。

梅若萍望了樊丹一眼，大不以爲然，却碍難出口，雙雙冲空拔起。

天羅判申環乃名滿武林，威震中原的高手，除了性情火爆，剛愎自用外，人却極正派，是個鐵錚錚的漢子，無如三星鏢局失鏢，看似江湖中尋常之事，其實雲詭波譎，極爲複雜，他又先入爲主，認爲與凌雲天有關，那知這一誤，竟幾乎害得他身敗名裂。

申環目睹凌雲天疾逾流星向戴家莊奔去，身法奇快，以自己的輕功竟是愈追愈遠，不由心生震駭，越發認準凌雲天是骷髏帮主屬下高手無疑。

忽聞身後傳來一聲神劍秀士樊丹輕咳

一聲道：「申兄，就是凌雲天係骷髏帮匪徒，我等無憑無據，不宜造次，不如長綫放遠鳶，慢慢在他身上找出端倪。」

天羅判申環冷笑道：「須知因循誤事，一誤不可再誤，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早日解決，武林蒼生免受荼毒。」

樊丹知他性情，一經決定，永無變更，也不再勸，望了梅若萍一眼。

梅若萍盈盈一笑道：「申老師，你見了戴慕奎有何話說？」

天羅判申環沉聲道：「問他要人。」

樊丹以眼色制止梅若萍再問。

莊丁瞥見申環三人遙遙奔來，已知三人來歷，飛報莊主奪魂金梭戴慕奎。

戴慕奎忙出莊趨迎，目睹天羅判申環寒着一張臉，驚詫道：「申老師一腔怒氣爲了何事？」

天羅判申環冷笑道：「申某意欲問戴莊主索討一人，不知可否應允？」

戴慕奎聞言一呆，道：「只要力之所及，戴某無不如命，請問是誰？」

「凌雲天！」

戴慕奎面色疾變道：「凌少俠是否冒犯了申老師？」

天羅判申環冷笑道：「戴莊主，你這是明知故問，凌雲天乃是骷髏帮中匪徒，三星鏢局失鏢與他大有關係。」

戴慕奎面色一沉，道：「凌雲天是戴某忘年之交，相知甚深，申老師乃當代名重一時俠義道人物，不能憑空臆斷，揑造事實，令人齒冷。」

天羅判申環哈哈大笑道：「戴莊主無須自欺欺人，凌雲天與你相知甚深，其師承想必大有來歷，不妨見告，申某決認罪領責就是。」

戴慕奎不禁一怔，暗道：「符少俠一再懇囑不可說出他乃木尊者傳人，受人之託，理該忠人所事。」一時之間，無法作答。

申環認其心虛，不禁冷笑一聲，只見凌雲天與神行無影竺九明雙雙聯袂跨出莊門。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是非曲直，在下是與不是骷髏帮匪徒，總有水落石出之日，以申老師捕風捉影，自以爲是，不過是盜名欺世之徒，在下並不懼你……」

申環大喝一聲道：「既不懼我申某，爲何不戰而逃？」說時判官筆三招快攻疾出，洒飛漫天寒星，宛如撒下一重天羅，凌厲已極。

樊丹梅若萍不禁大驚失色，知申環施展了他獨門曠絕武學「天羅三殺手」，江湖中人甚難逃出這三招之下。

只聽凌雲天冷笑一聲道：「好辣手的招式。」兩指飛點而出。

一縷指風重逾萬鈞，竟盪開申環的判官筆。

申環猛感虎口欲裂，不禁大駭，忽見凌雲天化指爲掌，奇奧迅厲，閃避不及，叭的一聲擊實在肩胛骨上，頓時震得踉蹌倒退出數步。

凌空天冷笑道：「申老師既認定凌某是骷髏帮中人，何不去總壇找我凌某，那時你我一決雌雄，此時此地，無憑無據，縱然勝得了在下，申老師臉上也不見得有甚麼光彩。」

天羅判申環不禁臉色由紅變紫，氣浮血迸，心內怨毒無比。

樊丹梅若萍戴慕奎竺九明聞言相顧愕然，神行無影竺九明瞪眼望着凌雲天道：「老弟，此話可是眞的麼？」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江湖之事，眞眞假假，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申老師堅指在下係骷髏帮匪徒，在下也無詞可辯，看來申老師雄心壯志，大有掃除妖氛爲己任，只要訂下約期，在下决在骷髏帮總壇恭候就是。」

衆人聞言恍然大悟，天羅判申環不由氣極，厲聲道：「武林羣雄兵臨骷髏帮總壇時，即是申某與閣下了結今日過節之期。」說完，轉身飛奔而去。

神劍秀士樊丹長嘆一聲，說道：「凌少俠星標玉立，英姿颯爽，怎麼也不是黑道凶邪中人，申環剛愎自負性情，爲他招來無數强敵，今日之誤，大是不該，其實凌少俠只要說出師承來歷，也不致鑄成大錯。」

竺九明道：「凌老弟自有他難言之隱衷，申環何必强人所難。」

梅若萍盈盈一笑道：「方才來時，申老師似暗知理虧，無如話已說出口，不能反悔，索性將錯就錯，他滿認爲以他武功還不手到成擒，那時不愁凌少俠不吐出師承來歷，說上兩句，也就算了，怎知輕估了凌少俠功力已臻化境，他也未竟全力，不然申環判官筆內九種霸道暗器齊發，鹿死誰手，尙未可知哩！」

她語聲嬌甜，神態之美，令人心醉。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取巧，僥倖獲勝已臻化境之說愧不敢當。」

樊丹笑道：「凌少俠忒自謙了。」說着抱拳一拱，道：「梅女俠，我等告辭，恕不打擾了。」

竺九明目送二人形影漸遠時，與凌雲天道：「老弟昨日尾隨雙掌開碑壽清泉有何發現？」

凌雲天道：「落魂谷與骷髏帮均是一丘之貉，不如讓他們鷸蚌相爭，在下此來意欲向二位討教，不知二位可否賜告？」

竺九明神色鄭重，點點頭道：「只要老朽所知，無不奉告，走！去老朽陋室中傾談吧！」

凌雲天跨入竺九明所居，暗道：「不知獨龍老前輩還藏身在此麼？」

三人分賓主坐下，凌雲天道：「在下身負血海深仇，守株待兔，終非了局，是以意欲天涯尋仇，趁此武林亂象方興未艾之際，久未露面江湖者亦紛紛現踪，此正大好良機，無如在下不知身世來歷，更不知仇家是誰，只知雙親爲絕毒暗器所害，兩位闖蕩江湖多年，見聞藏博，可否賜告武林擅用暗器知名人物。」

竺九明道：「老弟之事老朽已有安排，已書就一封密緘，開列知名人物，妥存於莊主藏書樓上，老朽這就去取來。」

忽有一莊丁奔來向戴慕奎道：「秦中九怪前來拜莊！」

戴慕奎不禁一怔，道：「秦中九怪居然靜極思動，遠來江南，咄咄怪事，竺賢弟，你等我出莊相迎。」

室中岑寂如水，唯聞戶外風吹落葉沙沙聲響。

凌雲天忍不住望了承塵一眼，內功傳聲道：「老前輩！」

久無回聲，凌雲天暗中一驚，忖道：「莫非獨龍老前輩因傷重不治而死，遺屍在樓，日久腐臭，難免發現，不要爲戴慕奎、竺九明帶來一塲殺身大禍。」疾穿戶外掠上屋瓦，只見一隻飯碗下鎭着一張白紙。

凌雲天疾伸右臂取出，但見紙上用黑蠟書就寥寥十數字：「老弟，我走了，若取到解藥可去廬山白鹿河找我。」

他不禁若有所失，急急封上屋瓦，轉回室中。

須臾，竺九明大步走來，手持一封書信，道：「秦中九怪邀約戴莊主與老朽前往金陵辦一要事，昔年身受九怪解危之德，不便拒絕，祝老弟一路順風，江湖道上或有相見之日，鄙兄已潛往鐵面崑崙范澄平居處收殮遺體，臨行之際託老朽代向老弟致意。」

凌雲天殷殷致謝，從後門作別而去，頭也不回，一直奔向虎邱劍池，及至臨近，遊人漸多，不便駭世驚俗，遂慢步行雲走向劍池。

他長得英俊瀟洒，濁世佳公子，風度翩翩，雖引人注目，但却不知道他身負武功。

劍池之旁，凌雲天忽瞥見九個面目森冷的江湖人物偕同藍衫少年徘徊其間，這少年面色蒼白，五官均勻，惜目光閃爍帶有邪淫，未語先笑，一望而知是狡詐陰險之輩。

忽聞身後傳來葉勝語聲道：「少俠知道他們是誰麼？」

凌雲天回首一望，只見葉勝已扮作中年富紳模樣，緞袍繡履，精芒內斂，不禁微微一笑，似遇熟友略事寒喧，低聲道：「在下不知他們來歷？」

葉勝道：「這少年乃雄踞長江上游水道霸主水德星君郭洪獨子遊蜂粉蝶郭少卿，貪花好色，惡行令人髮指，那九人是名震關中的秦中九怪。」

凌雲天不禁一呆，低聲道：「那秦中九怪不是與追魂金梭戴慕奎同往金陵去了麼？怎麼人却在此處？」

葉勝聞言大愕道：「看來，秦中九怪與郭少卿另有圖謀，有意誘使戴慕奎遠離吳中，便於行事。」說着用手一牽凌雲天，疾隱入道旁叢樹中，躡入劍池窺聽他們說話。

只聽九怪中一人說道：「我等已設騙戴慕奎遠去金陵，今晚決定行事，郭少俠是否獲得美人芳心，甘心下嫁，那就要瞧郭少俠的了。」

郭少卿陰陰一笑道：「九位成全之德，在下定當圖報，惟恐神劍秀士樊丹棘手，那散花仙子梅若萍儘須依計行事，決無舛錯。」

「天已申刻，我等可去太白樓痛飲一番，亦好趕往梅宅行事。」

秦中九怪與郭少卿一行人不走大路，竟擇田壟小徑離去，身法漸快，瞬即已身影如豆。

葉勝面色沉重，道：「鄧香主已去無錫惠山，葉某本不願多事，却有預感秦中九怪定有異謀。」拉着凌雲天掠向三間平屋而去。

進入屋後，凌雲天詫道：「看來是郭少卿見色起意，在下既然知道自不能坐視，但與貴帮無干，在下亦難解透與戴慕奎有何關連？」

葉勝不禁笑道：「究竟少俠初涉江湖，不知江湖詭譎。」繼又微微一笑，又道：「鄧香主與散花仙子梅若萍係當今武林中兩大美人並稱，垂涎梅若萍美色者不乏其人，郭少卿著名色魔，志在必得當在意中。梅若萍家居東洞庭島，其父梅祖望當年也是武林人物，息隱家居，不問江湖中事已久，葉某料測秦中九怪必然不敢以本來面目侵擾梅府……」

凌雲天似不深信，詫道：「從何而知道的？」

葉勝道：「少俠一句話提醒葉某，秦中九怪爲何誘騙戴慕奎遠去金陵，爲了行事後即趕往金陵，日後戴慕奎可證明秦九怪出事之晚不在吳中，如不出葉某所料，秦中九怪定嫁禍于敝帮，有煩少俠趕往梅宅通知今晚嚴防戒備，葉某率領手下去太白樓暗暗躡踪。」

凌雲天與葉勝商量妥當，當即由葉勝選了一騎塞外良駒，詳細指點了路程，凌雲天登騎，疾馳而去。

太湖之濱，怪石嶙峋，松柏蒼翠，台館亭榭，景色如畫，眺望萬頃湖光山色，千帆風影，遠山隱約，水天一色，令人心曠神怡。

凌雲天控騎急馳，洞庭東山已遙遙在望，湖中雖島嶼林立，但數洞庭東西兩山及馬蹟山爲最大。

東山與陸地相啣連，僅一衣帶水之隔，形成半島之勢，他問詢花圃老農梅宅方向，策騎如飛而去。

抵達梅宅，宅外有兩傭僕模樣正在笑談，凌雲天迅即滾鞍落馬，笑道：「在下凌某，有要事求見梅祖望老英雄，煩勞通稟。」

一人望了凌雲天一眼，道：「尊駕請稍候，容小的通稟。」

梅祖望正與其愛女梅若萍及神劍秀士樊丹在花廳中晤談，只見莊丁急步走來，躬身稟道：「有一自稱凌雲天來此求見老爺，說是有要緊大事。」

梅祖望雙眉一皺，道：「凌雲天！老朽並不相識。」

神劍秀士樊丹臉上浮出一絲微笑，望了梅若萍一眼，佯咳出聲道：「凌雲天，就是在下與令媛所說與天羅判申環相搏，一招致勝之人。」

梅若萍不由頰泛紅霞，嗔了樊丹一眼，因途中樊丹取笑於她，謂凌雲天與梅若萍正是璧人一雙，天生佳藕，惜不知凌雲天來歷師承，無法穿針引綫。

當下梅祖望啊了一聲，笑道：「老朽老矣，何其健忘若此。」吩咐莊丁道：「說老朽出迎！」

莊丁飛奔而出，梅祖望率同愛女及樊丹出迎。

凌雲天目睹一花白老叟及梅若萍快步走來，即趨前兩步，長施一揖道：「冒昧晉謁，望乞梅老英雄海涵。」

梅祖望含笑抱拳道：「好說，請入寒舍一敘。」暗中打量了凌雲天兩眼，忖道

：「紫芝眉宇，風采翩翩，如此根骨人品眞乃少見罕睹。」

神劍秀士樊丹朗笑道：「想不到今日二度與凌少俠相逢，快何如之。」

凌雲天只微微一笑，向樊丹梅若萍略一抱拳，與梅祖望聯袂走入。

樊丹低聲與梅若萍道：「今晨之事，他對我倆尙有餘忿。」

梅若萍道：「此人情之常，這也難怪他，易地相處，你何嘗不如是。」

樊丹暗笑道：「妳倒偏向他說話了，情之所鍾，非常理可衡。」

進入花廳落坐後，凌雲天即說明來意後接道：「在下雖不知秦中九怪與郭少卿今晚如何行事，但確知必然侵擾貴莊。」

散花仙子梅若萍不禁粉面凝霜，柳眉帶煞，道：「我若不將郭少卿磔死揚灰，難消此恨。」

梅祖望長嘆一聲道：「秦中九怪功力雖高不可測，眞如凌少俠所言，九怪假作骷髏帮主手下，嫁禍江東，心計辣毒，防不勝防，却也太小覷我梅祖望了。」

× × ×

夜靜更深，寒月朦朧，洞庭東山，如披一重霧殼，寧謐如夢。

驀地！九條魅影疾掠入梅宅，只聽一人高聲道：「梅老英雄在麼？」語音似豺，刺耳心悸。

「那位朋友夤夜見訪！」閣樓上一條身影疾如玄鶴般飄瀉而下。

梅祖望身方沾地，即瞥見九個黑衣蒙面人屹立在夜風中，胸前繡着一支骷髏劍，使人不寒而慄。

只見一人冷冷說道：「我等奉了骷髏帮主之命，禮聘老英雄加入敝帮，共襄霸業。」

（未完‧二）

纖情令下絕情劍

‧本文承自第66頁‧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紅毛寶刀，也不過如此！苗帮主，區區這支劍，不過是一支普通兵刃而已，却能將帮主寶刀砍成缺口，足見一柄寶刀，並不足爲恃吧！」

苗羽香皺眉道：「公子，你……莫非練就了玄門罡氣功夫了？」

方石寒笑了一笑，尙未回答，青城派那位白髮垂肩的老人忽然大聲道：「這不是玄門罡氣，聖心大師弟子，自然傳的是空門絕學了……」

勝玄尊者大笑道：「鄧施主說的不錯，方施主施展的乃是佛門至高武功，須彌眞炁禪功！」

苗羽香顯然聽過佛門這般絕學，面色一變道：「眞是須彌禪功麼？花叟師兄，家師好像說過，身具這等禪功之人，擧世之中應是無人可敵了啊！」

敢情這位青城長老，乃是「東郭花叟」鄧平。

須知這苗羽香乃是曲心柔弟子，曲心柔便是青城派上一任掌門曲幽的妹妹，正是現任掌門「西山野叟」嚴雲卿的師叔輩，鄧平雖身爲青城長老，但說起輩份，却是香仙曲心柔的師侄，是以苗羽香才叫一聲師兄了！

「東郭花叟」鄧平的眉頭一皺冷哼道：「姑娘，你不是青城派人，老朽當不得你這等稱呼……」

苗羽香正待再說什麼，方石寒已大喝一聲，道：「苗帮主，你若東手就縛，區區便不爲已甚，否則，在下可要刺妳一劍了！」

苗羽香大概心中已經想明白了！方石寒既是具有一身空門至高絕學，自己决不可能將他擊敗，當下委屈的慘笑道：「公子，妾身認輸了……」

說話之間，已將金刀收起，雙手一垂，蓮步姍姍，向方石寒走來。

方石寒微微一笑，順手將長劍一鬆，只聽得叮叮之聲不已，長劍碰到了地面，便立即斷成三截！原來此劍本已被紅毛寶刀所傷，只因握在方石寒手中，才不曾折斷，一旦離手，自然就全毀了！

苗羽香睹狀，粉面更是爲之變色！不過，她腳下可未停止，依然一步一步向前行來。

方石寒淡淡一笑道：「苗帮主，你該下令，要外間隨你同來之人住手了！」

苗羽香笑道：「妾身遵命，不過，公子可允許妾身出去通知他們？」

方石寒見她仍在向前直走，彷彿要向自己身上撞來，當下略略退了一步，道：「那又何必，帮主只消發出一支燄火，不就得了麼？」

苗羽香失笑道：「是啊，妾身倒幾乎忘了燄火……」探手在身側紫囊中取出一支小箭，向方石寒道：「公子，妾身要發出燄火了！」

方石寒笑道：「只望姑娘莫要弄錯了小箭才好！」

苗羽香笑道：「那怎麼會？」

纖手一揚，便將那支小箭向廳外空中射去！

不過，就在她發出小箭的同時，只見她暗暗的屈指一彈，打她指甲之中，飛出一股極細的白粉，迎面向方石寒飛來。

兩人的距離，只有三尺，在苗羽香的芳心中總覺得令你方石寒是何等高手，八成也難逃自己這一手暗算了！

但她却看錯了方石寒了！

她這等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固然很高明，只是方石寒却瞧得十分明白！

原來方石寒爲人雖是忠厚木訥，但他天生有着過人的智慧，早在苗羽香向他走來之時，他便覺出情況有些不大對勁，是以便特別留心對方的動態！

故而苗羽香任何絲微的動作，都脫不出方石寒那一雙神目。

苗羽香指甲中苗疆特製的迷魂藥粉剛自彈了出來，方石寒已摒住呼息，右手一揮，全力拍出了一掌，這才大喝道：「苗羽香，你這等詭計，瞞不了方某……」

左手一伸，五指疾逾閃電般搭上了苗羽香的右腕，眞力微運，苗羽香已嚶嚀一聲，跌坐在地！

方石寒見她摔跌地上，不由自主的低頭看去，突然間，他不由得俊面發紅，趕快移開兩步！

（下期續完）

十君子傳奇故事

惡跡被揭穿　愛女遭軟禁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嘯天、仇如海、艾曉梅、展翼雲正在船艙之中談論『駝鈴』之事，忽聽艙外有人大喝，四人猛然站起，但立時都昏跌在地，不省人事，跟着有主、從兩人前來，把展翼雲背後包裹解下，然後把船上十二名舟子，以及跟從的人殺掉，那人便悄悄地離船而去……天亮，四人醒來，仇如海等在推測這盜鈴人的動機，不知此人是誰，但仇如海聰明過人，不久已推測了十之八九……艾曉梅在艾老人的臥室內和艾老人談話，艾曉梅問艾老人為何一定要奪取『駝鈴』，為何要將十二個舟子，以及跟着他十幾年的司徒春殺掉？曉梅聽老父言下之意，大有不獲此鈴誓不休之勢，心中更為盟兄担憂起來……

老人點點頭，突然道：「當他們在艙中，談論『駝鈴』之時，司徒春說，展翼雲取出『駝鈴』，後而妥置盒內，不會錯吧？」

曉梅道：「不錯。」

老人道：「展翼雲始終沒有離座，直到突聞驚駭，起立昏倒，但那『駝鈴』竟然不在盒中，原因……」

曉梅道：「有人先爹一步，把『駝鈴』取去！」

老人道：「艙中就是你們四個人，怎會……」

曉梅冷冷地說道：「那人就是我們四個人中的一個。」

老人雙眉深鎖，道：「莫非仇如海在發覺了暗算之後，悟及是……」

曉梅道：「嗯，悟及有人要刦這枚『駝鈴』，所以先來人一步，將『駝鈴』取出，放於另外一個地方！」

老人長吁了一聲，似是自言自語的說道：「此子設若不能永為我用，則必須除去！」

曉梅心頭凜悚至極，下了決心，道：「不過那是爹慢了一步，取走『駝鈴』的人，不是仇如海！」

老人驚訝的說道：「啊！那是誰？」

曉梅道：「是女兒！」

老人霍地站起，目射威稜而猙獰的寒光，緊緊盯在曉梅身上，曉梅反而連一丁點懼意都沒有了。

老人看到一臉的正氣，終於長嘆一聲，垂頭重又坐下，以十分軟弱而低沉的聲調，道：「想不到，使我前功盡棄的人，竟是自己的愛女！」

曉梅不知何故，看到老人這種形態神色，却突然興起了一陣陣戀惜，並帶有自罰的心意，說道：「爹，女兒當時沒有昏迷。」

老人依然低着頭，說道：「我沒有想到！」

曉梅道：「女兒也沒有想到，來的人會是爹！」

老人苦笑一聲，道：「後來妳知道了，可是妳仍然把『駝鈴』交給如海！」

曉梅無言可答，父女二人，就這樣沉默着……

突然，老人沉重的問道：「梅兒，妳可相信，爹所以這樣作是為了妳？」

曉梅回答道：「女兒實在沒有辦法相信！」

老人竟未恨惱，反而微然一笑，道：「這難怪妳不能相信，梅兒，反正妳已經知道爹這次的事，機會難得，爹就告訴妳點事情。」

說到這裏，老人緩緩站起，自一只古鼎中，取出一個白玉瓷酒瓶，和兩個玉杯，回座之後又道：「咱們父女慢慢地喝着，慢慢地談！」

老人斟上兩杯酒，遞一杯給曉梅，曉梅顫抖着雙手接了過去，老人恢復了慈祥外貌，喝了口酒，道：「梅兒，妳是不是覺得爹這次作的事太殘酷？」

曉梅道：「爹應該自己知道。」

老人徵吁一聲，道：「其實這算不得甚麼！」

曉梅悲聲道：「爹，您連殺十三個門下人，還說算不得甚麼？」

老人道：「爹只殺了司徒春。」

曉梅心哀至極，她沒有想到，老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因此自己決定，不再答覆老父的話語，以沉默相抗！

老人見曉梅不言，一笑道：「妳大概聽着這種話刺耳扎心吧，自古至今，不論武林抑或是官場，梟雄之徒，都是此等論調！」

曉梅仍然沉默，臉上連一絲絲變化都沒有。

老人瞟了她一眼，道：「這次事件，

爹為妳終身幸福，和某個另外的原因，才又啓動殺機，爹不殺人已多年了！」

曉梅冷冷地只看着手中的美酒，沒有答話。

老人慈眉一皺，道：「這酒是經爹用奇藥所製，功能甚多，喝下去只有好處而沒有害處，再說，虎毒不食子，就算爹再狠，也……」

話沒有說完，曉梅却仰頸把一杯酒全都喝乾，星眸中，緩慢的透出了亮晶晶的淚珠，滾！滾！滾了下來。

老人似乎被曉梅的舉動驚住了，道：「幹麼又哭了！」

曉梅仍舊不開口，老人方始大悟，道：「好！很好，只聽爹一個人說也好！」

老人說着，也將杯中酒喝乾，重又斟滿，又道：「船上的十二名手下，再加上司徒春，也比不上當年死於爹爹手中，那些人內任何一個的半條膀臂！而今日他們的死，却是死在當年早死的那些人手中，爹生性偏激而多疑，剛愎任意，昔日何人不怕！數十年前，縱橫南北，所到之處，喜者生，惡者死，直到發生一件大事，方始一變而為武林尊敬的人物！」

老人自動停下話來，在他心中，認定這番話內，有曉梅姑娘必須動問的事情，不怕曉梅再不開口。

那知曉梅神色依舊，不言不動，叫他莫可奈何！

半晌過去，老人只好又接下去道：「誰知道為了一點『私』心最後本性復現，竟以惡毒的手段，慘殺知己的好友，從那時起爹就沒心安過，直到妳和天齊長大，天倫之樂使爹爹恍悟前非，但却已經種下了可怕的惡果，隨時會突發想不到的慘死！爹只有步步小心，方始創設『天下武林店』，為的是能夠接觸到各種武林人物，偵出仇人下落！

「十年光陰，竟為了兒女百年大計，重起殺心將認定必會找爹的兩個人除去，心始稍安。那知她却認了兩個盟哥回來，爹閱人多矣，看出妳對如海鍾情心意，更看出如海確實是個奇才，爹有心成全此事，聽從如海安排，一改這『天下武林店』的作風，這都是為了妳！」

這番話使老人慨氣飛揚，乾掉杯中酒，朗朗說道：「詎料適當此時，暗中竟然有人，作出以『駝鈴』得到手中，方始下令，讓人沿途追躡展翼雲之後，因之發現，另外尚有第三批人，也在打這『駝鈴』的主意！

「爹正要先對方動手，妳和如海却已與展翼雲相合，突變計劃，躲開了第三批追踪強手，登上咱們的船。爹苦思良策，皆不合用，過江之後，展翼雲必然和妳們同行，那時誰也無法下手，除非爹自己攔刦，爹謀刦『駝鈴』，旨在不使妳和如海發現爹當年惡行，又怎能自己出手刦取呢，無奈之下，才以迷藥下於茶中，使妳們昏睡些時，爹可從容將『駝鈴』取走，以絕後患！不想妳恰未飲用香茗，致前功盡棄，這些話沒有半點謊言，信與不信，梅兒任由妳了！」

曉梅業已相信老人的這些話，但她却越法傷悲，夢想不到自己的父親，昔日竟是一個心黑手辣的惡魔！

老人似是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因之微頓話鋒之後，重斟一杯美酒，手指着一個壁櫥道：「這櫥中有佳肴美食，只要妳拉動其中的一隻紅色環子，所有佳肴美食就會在爹這桌上出現，包括菜、酒等物，一日數易絕不相同，但要記住，不能拉其他那些環子，否則必生意外！這裏這個小鐵門，上面有白色凸珠，用手下按，鐵門即開，幹甚麼用，妳自己試試就知道了！現在，爹要對妳說幾句要緊的話，爹愛妳勝過妳哥哥，再告訴妳一件事，妳哥哥並不是爹親生的兒子！」

老人說了這麼多話，曉梅連眉都沒動過，但當聽到天齊不是老人親生之子的話時，却神色陡變！

老人視若無睹，又道：「爹之愛妳，勝過一切，有人想揭發爹當年的往事，無疑斷送妳的幸福，如海這孩子忠誠而嫉惡如仇，當他知道爹過往事時，斷然不會再和妳談及婚嫁，爹只有一條路可走，殺淨這些東西！爹知道遲早有一天，如海會發現爹的一切，但爹告訴妳，假如妳今日能與如海成婚，爹願明朝即死！但是目下如海沒有成家之意，爹必須等待下去，那就難免再動殺心，好在爹也有打算，事必成功！梅兒，爹在大事未完之先，告訴了妳所有的內情，以妳的聰明來說，當會猜出爹的意思，告訴我？」

曉梅不答，也狀如未聞，老人慘然一笑，道：「這就是爹一心為妳打算，換來的報酬？」

曉梅仍不答話，神情也絲毫未變，老人猛一蹀脚道：「很好，妳一輩子不再和爹說話都行，但是爹發誓要為妳掃盡一切障礙，在沒有把一切弄好之前，梅兒，此處就是妳居留之地，妳不能離開此地一步，這一點爹很放心妳跑不出去！」

老人料到曉梅仍然不會開口，那知曉梅却冷冷地說道：「女兒要聲明幾件事，這些話說完之後，爹要聽，女兒仍是爹的乖女兒，爹您要是不聽，女兒今後就不再和爹說一句話了！」

老人心中暗喜，道：「說吧，那是甚麼事？」

曉梅道：「爹要眞為女兒着想，叫人喚來如海，把實情告訴他，他若是當眞愛女兒，斷不會因此而改變心意，否則，他就不足信賴和依靠，但他今後願否再理會爹，却是他的事，女兒不能進言！」

老人道：「很好，說下去吧，爹一塊兒答覆妳！」

曉梅道：「女兒不願被禁於此處，假如一定要把女兒軟禁在這裏的話，很簡單，女兒有方法自絕！」

老人一笑道：「不出爹的意料，還有話說嗎？」

曉梅冷着一張臉，道：「本來有很多話說，但是爹總是爹，女兒說有甚麼用，唯願爹今後行事，能仁厚些！」

老人道：「說完了嗎？」

曉梅不再開口，却點了點頭，老人冷冷地一笑，道：「乖女兒，聽爹答覆妳，妳年紀太輕，不懂人間險詐，當爹和妳這個年紀的時候，也是如此的想法，作法，可是所遭遇的甚麼呢？哈哈……侮辱和冷眼，妳可知道爹受了些甚麼？哈哈……」

老人在狂笑聲中，神色陡變，話鋒一改，道：「告訴妳，傻孩子，當今之世，正應一句俗語，那就是大丈夫不可一日無錢，不能一日無權！武林中之權，那就是力量，殺人的高超無敵功力，就是權的保持辦法，仁義忠厚，哼！梟雄來騙小孩子的美言！爹已決心自己來辦，事未成前，妳給我乖乖的住在此地，妳說妳會自絕，爹相信，但爹也有辦法！傻孩子，妳仔細的聽着，爹每天來看妳一次，假如發現妳絕食，或是自絕的話，爹就要爲世人傷悲了！那個時候，爹首先慘殺了仇如海，把妳倆的屍骨合葬在一處，然後，令調總分店一切高手，在江湖中橫殺無已，爹說出的，言盡於此，天亮了，妳睡吧，爹今夜再來看妳！」

老人把話說完，理也不理曉梅，開啓鐵門而去，反鎖鐵門的聲音，十分清楚，曉梅這才號啕大哭起來！

天已亮了，老人關照手下，若雷、仇、展等人，問及自己和姑娘，就說姑娘有要事他往，然後入睡。

老人入夢之時，居於「維」字樓中的三人，却已醒，昨夜他們商託，今日先往展翼雲母戚附近，識明街道，然後往夫子廟，午飯就在外面吃，所以醒來之後，淨面漱口立即外出，並沒有問及曉梅！

正午，他們在夫子廟一帶悠閒踱步，這時候，並非夫子廟最熱鬧的時間，但却依然人來人往不絕！

一家命名爲「不醉無歸」的川菜樓，正高掛着黃底，朱紅大字的「開堂」牌子，雷嘯天道：「咱們就這一家吧，吃點辣的下飯。」

仇如海無可無不可，於是三人拾階登樓！

剛上樓階，撲鼻一陣香辣之氣，雷嘯天嗅嗅道：「啊，好香！」

展翼雲一笑道：「這是活招牌，聞香下馬！」

仇如海却搖頭道：「這氣味實在吃不消！」

雷嘯天笑道：「二弟久居蘇州，吃慣了軟而香的東西，今天消受點異樣辣味道，也許能吃出甜頭來！」

旁窻擺座，招呼了酒菜，仇如海目光偶向隔座一瞥、俊臉竟然一紅，原來正與一位美艷的少婦，對了眼神！

那少婦右旁，坐着個大漢，五大三粗，左邊却是位美少年，眉目英挺，一望知非普通人物！

展翼雲背對隔座，因此沒有見到少婦身旁的少年，登樓時已發現了少婦，但却未曾注目。

當仇如海俊臉一紅後，展翼雲不禁回顧了身後一眼，這却看了那美少年和大漢，正覺少年面熟，那大漢却已怒哼一聲，道：「老實的餵肚子，再東看西瞧，老子擠出你的蛋黃來！」

一口道地的山東腔，聲音又高，不由使滿座注意！

美少年自然也看清了展翼雲，正要出聲招呼，大漢却已三不管的窮吼上了。美少年雙眉微皺，道：「大哥，是小弟的朋友！」

大漢一楞，接着哈哈地笑道：「誰叫你早不說，好在我沒指着名字罵！」

美少年噗嗤笑了，美少婦却掩口道：「哥哥，你知道人家姓甚麼？」

大漢霎霎眼道：「不知道呀！」

美少婦說道：「那你怎樣指着名字罵法？」

大漢一楞，接着道：「這個簡單，他只要一還嘴，俺就問他的名姓，然後豈不是就可以指名帶姓的罵他了！」

少婦還要開口，少年却道：「妳明知道大哥不善對答，怎地還撩他？」

少婦星眸含情一瞥少年，道：「你老是愛管我！」

少年還沒說話，大漢却接了口，道：「妹妹，他本來該管妳的嘛，誰家老婆不聽漢……」

少婦怒聲說道：「大哥，你敢再說下去！」

大漢一吐舌頭，道：「不說就不說，眞倒霉，從小就要挨妳的罵，受妳的，妳嫁了人，我指望這可好了，誰知道妳更厲害……」

少婦鳳目一瞪道：「哥哥，你沒有完了是嗎？」

大漢立刻住口，再不說下去，少年搖搖頭，對少婦悄聲道：「隔座……」

話還沒有說完，展翼雲已站起來，含笑道：「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存文兄一向可好？」

那美少年，却起身步向展翼雲旁邊，拱揖道：「展世兄好，怎有閒暇自『白石鄉』來此？」

展翼雲道過：「咱倆到底誰大些？」

美少年回答道：「小弟比世兄小了一年。」

展翼雲道：「有五年沒見了吧，小兄竟然記不得你比我小了。」

話鋒一頓，突然朗朗說道：「今天可眞是太巧了，小弟給你介紹我這兩位好朋友！」

雷嘯天和仇如海聞聲起座，美少年早已看到了二人，既驚雷嘯天的神威，又羨仇如海的丰神，展翼雲此次的引介，竟使「十君子」的傳人，巧結同盟，揭發出「黑石船」的秘密！

展翼雲首先引介美少年，對雷、仇二人道：「今天可謂巧極，這位世弟姓古，字存文，古存文，乃『十君子』中『古伯父』的公子！」

接着又介紹了雷嘯天和仇如海，然後含笑又道：「存文，你說我怎有閒暇，自『白石鄉』到金陵，我來問你，由洛陽來此遠，還是由四川來遠？」

古存文一笑，說道：「小弟承認說錯了話。」

展翼雲又說道：「方便嗎，大家一起坐？」

古存文道：「沒甚麼不方便的，祇是小弟話要說在前面，舍親不善辭令，說話魯直，若有失儀處却莫怪罪。」

展翼雲一笑，喟聲道：「就是那位粗豪的朋友？」

古存文也低聲道：「是他。」

展翼雲道：「何許人也？」

古存文臉一紅，道：「內子之兄。」

展翼雲回顧一眼，道：「該罰你，你住於何處？」

古存文道：「此處人多，稍待飯後，請三位移玉小弟居處再談如何？」

展翼雲道：「既是如此，乾脆現在還是各吃各的，免得搬動惹人注意，你請歸座吧，一切飯後談。」

古存文點點頭，對雷嘯天和仇如海打個招呼，回到原位，正要和嬌妻談說剛才種種，大漢却開口道：「喂！你這個朋友叫甚麼名字？」

古存文道：「大哥又忘了，應該問人家貴姓？」

大漢道：「我知道，現在我是問你，添個貴字幹麼用？」

古存文對大漢無可奈何，美少婦却低聲道：「我聽你說，飯後要帶他們到家裏去，合適嗎？」

古存文說道：「合適，太合適啦，是世交！」

美少婦沒再開口，大漢又道：「喂！你怎麼不理我呀？」

古存文道：「大哥，趕快吃東西吧，吃完了有熱鬧可看！」

大漢哈哈一笑道：「要打架，那太好……哎喲！」

美少婦在桌子下面，伸手一點大漢的膝頭，疼得他哎喲出聲，停下了話鋒，美少婦接着低聲道：「哥哥，從現在起，直到吃完飯離開酒樓止，你要再說一句話，天大的熱鬧也沒你的份啦！」

大漢果然不再開口，祇顧大杯飲酒，大口吃起肉來！

[illegible]頓，兩桌上的六個人，全吃好了，由展翼雲付了帳，一道下樓，緩緩離開了夫子廟。

大漢這時問美少婦道：「妹妹，能開口了吧？」

美少婦道：「回家才能再說話，剛才這一句就該罰！」

大漢濃眉一皺，嘆了口氣，展翼雲適時道：「存文，你這兒有家？」

古存文說道：「等會兒說吧，就快到了。」

大家無人開口，過了兩條街道，走進一個窄巷，古存文一面往前走着，一面低低地對大家道：「前面左邊拐，有個彎巷，可以走到這條巷子剛剛進來的地方，拜煩那一位快步繞回來。」

仇如海不由接口道：「古兄可是要堵住那個一路跟着我們的老頭？」

古存文道：「原來仇兄已經發覺此人了，就煩仇兄大駕如何？」

仇如海一笑道：「敢不從命！」

話聲中，身形一閃，已越衆而前，消失在彎巷中！

這身法，使美少婦黛眉揚飛，鳳目閃光，和乃夫古存文互望一眼，微然點一點頭，古存文則對展翼雲道：「這位仇兄，端的好身手！」

展翼雲一笑，悄聲道：「酒樓上不便多說，他是『癲神僧』的傳人！」

古存文哦了一聲，道：「難怪。」

話聲突然放到極低，又問了句話，祇聽到展翼雲道：「那更不是外人了，是……雷公子！」

古存文開朗的笑了，道：「這眞應了『兄弟相會』的話啦，哈哈……」

美少婦適時道：「人家進了巷子啦，存文呀，咱們可要往回再走？」

古存文道：「可見着仇兄的影子？」

美少婦道：「早到啦！」

古存文道：「那咱們回頭！」

話聲中，由古存文開始，倏忽轉向而行，列成一排，此巷本來就窄，橫上雷、展、古和大漢，已無餘隙！

因此，那美少婦退居後排，似是接應的樣子！

迎面不足四丈，來了個貌不驚人的老者，一身灰布衣衫，似某家大戶的蒼頭，正緩步而行。

老者似是未曾想到，古存文等人會突然又轉向走回，但他老奸巨猾，一看古存文等人的走法，已知大事不好。

心焦憂急之下，忽然得計，假作探囊取物，手在囊中掏摸了半天，突然神色一變，驚呼一聲自語道：「哎呀壞了，銀子沒帶，又要空跑一趟。」

話聲中，轉身向來時巷中跑去，那知跑沒幾步，迎面一人阻住了道路，老者更知壞了，不得不硬着頭皮道：「借借光，老漢的銀子丟了……」

斯時，古存文已閃身到了老者背後，冷冷地說道：「朋友，你丟的不止是銀子吧？」

老者豈有聽不出話意的道理，却依然矯作下去，道：「別的沒丟，就是丟了銀子！」

他說話歸說話，却不回頭，並且避走一旁意圖闖過。

那知仇如海橫步又攔住了他，背後的古存文又道：「朋友，我看你八成連魂也丟了！」

老者跺跺脚道：「可不眞的像掉了魂似的，銀子要是找不到……」

古存文接口道：「銀子別找了，丟了多少？」

老者道：「不少哇，五兩整……」

古存文一步轉與仇如海平肩，面對老者一笑道：「別急了，那沒有錯，是你丟的，哪，在這裏！」

說着，自身上掏出了五兩紋銀。

老者刁滑多端，當眞接到手中，但他仔細一看之後，却把兩道殘眉皺起，搖着頭說道：「這不是老漢的銀子，老漢不能要！」

古存文心想，啞謎再打下去，沒有完結，冷笑了一聲，將銀子放置囊中之後，寒着臉說道：「朋友，咱們還必須耍下去嗎？」

老者不能不裝傻到底，道：「這怎麼叫『耍』呢，老漢丟不起五兩銀子！」

古存文冷哼一聲，道：「你已經一連跟了我五天了，別當我認不出你！」

老者已知善言難罷，抬頭瞪眼道：「喂！你這話是什麼道理，青天白日，大街小巷又不是你家的私產，你走得，老漢就走不得嗎？」

仇如海因不知內情，是故一言不發，但却已自老者話語和神態方面斷定老者絕非善類。

古存文把雙目一瞪，道：「朋友，你願吃罰酒？」

老者喝道：「怎麼啦，你們還敢動蠻的？」

古存文寒着臉一哼，揚聲道：「大哥請過來！」

大漢聽說要他過去，幾步就到了面前，道：「做什麼？」

古存文道：「大哥請把那塊石頭捏碎它！」

大漢說道：「好好的幹麼要我來費力氣？」

古存文一指老者道：「他說不相信你能捏碎的！」

大漢哼了一聲，哈腰拾起一塊拳大石頭，反手握住，放在老者面前，並沒用力的一捏，石塊巳成碎粉！

老者神色微微一變，古存文却對大漢又道：「大哥，這老頭不是個好東西，他跟我們巳經有五天了，這裏正好沒有人，拿他的頭當石頭捏吧！」

大漢可眞是聽話，把牛眼一瞪，道：「好啊，老小子，我認出你來了，俺妹夫可沒撒謊，你跟了我們五天，老子倒要看看你的頭有多結實！」

話聲中，雙掌倏出，向老者頭上一抓而到！

老者看出大漢是個粗人，雖然凜驚大漢的重手功力，但却自覺也是個脫身的機會，因此早打好了惡毒主意。

大漢雙掌即將抓到的刹那，老者比大漢快了一步，倏忽出指點在大漢「七坎」穴上，獰笑着道：「爾等再不讓路，老夫可要把這混小子先宰了！」

這句話，老者等於自供了身份，也是江湖中人！

古存文見大舅爺被人點住要穴，他非但面無驚色，反而哈哈笑了起來，然後對大漢道：「大哥，別捏碎了他的頭，要不『文卿』可生氣了，抓他肩頭吧，稍重點，我要問他話！」

大漢一笑，道：「你怎麼說，俺怎麼辦！」

話聲中，停在那兒的雙掌，倏忽下抓，緊緊抓住了老者的雙肩，老者也以八成內力指點而下，詎料大漢却若無其事的理也不理，這可嚇壞了老者，應變不及，身軀巳被大漢抓了起來！

大漢雙手又是一緊，老者痛得哎喲出聲，大漢緊上再加一緊，老者的臉全變了顏色，痛得他冷汗滴流！

古存文這時道：「朋友，說實話吧，跟着我們意圖何爲？」

老者咬咬牙，不說話，古存文對大漢道：「大哥慢慢的用力吧，直到他願意開口爲止！」

大漢笑道：「這老小子都空了，不比個小鷄子硬朗！」

說着，雙手連緊兩緊，老者再也忍不住了，開口道：「我說！我說！先叫他鬆了手！」

古存文道：「要說就快，說完了，我覺得沒有虛言的時候，自然會鬆開你，否則就眞捏死你，反正還有送死的再來！」

老者無奈，道：「老朽奉我們當家的命令而來，他認定你們是替『過』府助拳的，要是，我們當家的就先下手！」

古存文道：「誰是你們當家的，他住在那裏？」

老者道：「我們當家的一共四位是盟兄弟，不住在此地，這次來金陵，是別有原因，我不清楚……」

古存文道：「你就檢着不要緊的說下去好了！」話鋒一頓，轉對大漢道：「大哥，還能再加點勁嗎？」

大漢一笑道：「還有六成沒用呢！」

說着，又加了一成力量，老者喊出『媽』來了，痛得他混身發抖，慌不迭的打着顫道：「我們當家的是『鳳陽』四醜，現住於一家名叫『天下武林』的店裏，在『威』字八、九兩號！」

古存文道：「我聽說過這家店，早巳有心一往，地址呢？」

仇如海在一旁答話道：「放了他吧，這家店房小弟知道。」

古存文一笑道：「那就省事了。」

說着，古存文轉對大漢道：「大哥，廢了他的右手之後，放他走吧！」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且慢，古兄可能看在小弟薄面，就這樣放他走吧！」

古存文一楞，但接着又一笑道：「仇兄的是仁厚，小弟遵命！」

話鋒微頓，厲聲對老者叱道：「寄語四醜，憑他們還不配找『過』府生事，不錯，我們都是姓過的朋友，四醜若心有不服，我們隨時等着他！還有，叫他放光明磊落些，要談抑或是要戰，送個柬來，再若差派狗腿釘梢，我們就要照單全收了，滾！」

大漢似是和古存文早巳有默契，古存文「滾」字出口，大漢猛咕叮的把雙臂一掄一鬆，將老者扔出丈外！

老者雙臂早巳痲木，連帶雙腿也動作失靈，被扔出丈外，恰是平着出去，摔下之後，不死也要重傷！

適時，人影一閃，老者被人輕輕接住，慢慢放於地上，接他的人，以嚴肅而沉重的聲調道：「閣下年紀如此之大，應知江湖險惡了，走好，小可願你今後能別再爲人牛馬，而惹殺身之禍！」

老者含愧而去，當然，接住老者的人，是仇如海。

古存文見老者走沒了影子，方始含笑道：「仇兄不愧是『癲神僧』的傳人，非但這身功力登峯造極，仁慈的心腸，也與神僧相同。」

仇如海拱手道：「小弟見這老者可憐，手足巳痲，摔在地上必受重傷，故而心有不忍，古兄莫怪小弟多事。」

古存文道：「仇兄說遠了，小弟欽佩尚恐不及，怎會怪罪。」

展翼雲接口道：「存文，離你的府居還有多遠？」

古存文道：「就在這彎巷中！」

說着，帶路而行，那大漢却到了美少婦的面前，道：「妹妹，那小子多管我的事！」

美少婦瞟了仇如海一眼，低聲對乃兄道：「人家是存文的朋友。」

大漢道：「那不管，壞我的規矩，我就必須和他打一場！」

美少婦一笑道：「這沒什麼不可以，回家再說，但要聽我的安排！」

大漢高興了，道：「哈哈……當然，

哈哈……」

× × ×

高高的圍牆，大大的院子，潔淨的上房，這是古存文在金陵城的家，高雅而樸素，令人有清靜的感覺。

客廳中，賓主落座，有傭人獻上了茶，美少婦換衣而來，古存文這才向衆人引介自己的愛妻。

大漢和美少婦是嫡親兄妹，但若由他兄妹兩人的面貌、性格、聰拙上來看，那簡直沒人相信。

他兄妹姓林，大漢叫林猛，小名「黑虎」，但在家鄉，提起「小黑傻」，要比問林猛知道的人多！

美少婦林文卿，人如其名，文靜而鄉嫻，足智多謀，和她那猛虎般的傻哥哥，恰成對比！

展翼雲首先開口道：「存文，『過』府是自己的朋友？」

古存文哈哈一笑，道：「展世兄，『十君子』中不有位『過』叔叔嗎？」

展翼雲大喜，雷嘯天帶笑，仇如海高興，齊聲道：「太好了！」

話說完，三人相互一望，不由都笑出聲來。

林文卿却說道：「過家的三位也是熟人？」

古存文道：「告訴妳吧，在座的都和『十君子』有關！」

林文卿一笑道：「那眞好。」

展翼雲道：「鳳陽四醜功力不低，遠在鳳陽一帶稱霸，怎會和過兄結下寃仇，又怎會勞動世弟遠自川省而來呢？」

古存文道：「說來話長，事由拙荊和過兄胞妹而起！」

談到內眷之事，衆人不好開口再問，文卿却接話道：「是這樣的，四醜中的老大『醜天狗』，因事到『濟南』，正好存文和過家兄作客寒家，遊泰山和醜天狗無心相遇，醜天狗竟看中了過家大妹，探出是過府的千金，遂請出『老鏢頭』高敬天作媒！

「過兄自然不會答允，醜天狗却不死心，尾隨到濟南，因寒家向不在武林走動，醜天狗當成寒家好欺，夜入寒家，被我擒到，也許我太生氣了，將他打在個鐵狗籠中，送回鳳陽。」

說到這裏，羣俠不由的俱皆笑出了聲來！

文卿也含着笑容，又接說道：「按說，四醜要報仇的話，應該到濟南寒家才對，大概是四醜打聽出了寒家來歷，又因娶過大妹之心不死，竟揚言說，要是過家不結他這門親戚的話，他們要將血洗過府，鷄犬不留！

「這時，存文和我巳然成婚，遠在川境，本不知此事，只因快到過伯母七十華誕，遂備禮而來，始知內情，再三天，就是大壽之期，據說四醜將於該夜生事，並知四醜還約了不少高手！」

展翼雲道：「這太好了，我們到的也恰是時候！」

古存文道：「稍待之後，過兄即來，我們計議一下應付方略。」

仇如海適時問道：「古兄可知四醜都約了些什麼人。」

古存文道：「可能與那『天下武林店』有關！」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古世弟是推測，抑或巳有證據？」

古存文道：「推測而得。」

展翼雲一笑道：「存文你放心吧，我保證『天下武林店』中，沒有四醜活動的餘地，但却有人帮我們的忙！」

林文卿噢了一聲，道：「這是什麼原故？」

展翼雲笑指雷嘯天道：「雷世兄就是此店蘇州分店的總管！」

古存文和林文卿夫婦，不由都驚哦出聲！

展翼雲又一指仇如海，含笑說道：「仇老弟在『天下武林店』中，身份更高，是『總監督』之位，試想，四醜能說動他們帮忙嗎？」

雷嘯天却看出古存文巳有疑念，遂接口道：「古世兄，愚兄初見世弟，本不當言深，但因世誼，恕愚兄直問一句，世兄可是有些心疑？」

古存文微一皺眉，道：「小弟實言，對雷兄與仇兄，決無半絲疑慮之心，但對『天下武林店』，却不能無疑。」

雷嘯天道：「此店，愚兄與如海弟，參與不足數月，從前此店如何，愚兄不敢妄言，但愚兄和如海加入後，敢說……」

展翼雲不待雷嘯天把話說完，接口道：「雷世兄可否容小弟說幾句？」

雷嘯天頷首道：「自然可以。」

展翼雲笑對古存文道：「存文，你可是聽到過有關此店的事情？」

古存文道：「謠傳甚多！」

展翼雲道：「眼見之事呢？」

古存文道：「小弟至今，尚未和此店打過交道！」

展翼雲道：「這就對，江湖謠傳之言，實不足憑信，我現在也住在此店中，並巳見過此店主人，敢說是位仁厚長者。」

古存文道：「小弟說過，對雷、仇二兄……」

仇如海含笑插口道：「恕小可中途多言之罪，此事十分好辦，古兄可否能容許小可，爲此事作次安排試上一試？」

古存文道：「仇兄要怎樣安排？」

仇如海道：「嫂夫人與『過』府極熟，可否煩及嫂夫人，現在駕臨『過』府，請『過』兄在府中相待兄及小弟等，免徒勞往返。」

古存文說道：「這自是可以，但是不知……」

仇如海道：「若嫂夫人無何不便，小弟想請古兄隨小弟和雷、展二兄，現在就走一趟『天下武林店』！」

古存文看了林文卿一眼，林文卿道：「我認爲使得。」

古存文道：「拙荊既說可行，小弟自更無問題。」

仇如海道：「就請移玉。」

古存文頷首而起，林文卿却對大漢道：「哥哥，你看家！」

大漢就聽妹妹的話，答應一聲，道：「好，我正好想睡上一覺。」

衆人一笑，立即離開古家，穿出窄巷，奔向大路，「天下武林店」距夫子廟不

太遠，片刻即到。

進店之後，多人迎接，仇如海和雷嘯天，只含笑而答禮，但未開口，肅請古存文在客廳落座。

然後進喚侍役，仇如海方始吩咐道：「請佟主事。」

仇如海多一個字不說，侍役弟子看出不對，恭應而去，刹那，一位中年文士打扮的人進來，道：「總監督有何吩咐？」

仇如海道：「咱們總店的『威』字房，可住着鳳陽的四醜？」

佟主事立刻回答道：「不錯。」

仇如海道：「可是按一切規矩住進來的？」

佟主事道：「沒有。」

仇如海把臉一正道：「這爲什麼？」

佟主事道：「四醜十年來，往返已不只一次，從前……」

仇如海嗯了一聲，道：「這却難怪，他們可知道本店的規矩？」

佟主事含笑道：「理應知曉。」

仇如海也含笑道：「佟主事，四醜現在可在？」

佟主事道：「正好回來不久，哦，對了，若是總監督發現四醜有什麼不當之處的話，屬下可以立即請他們離店！」

仇如海道：「這倒不必，是我得到了個消息，四醜想在這金陵城內，狂妄胡行些事情，故而要防患未然！」

佟主事尚未認爲嚴重，是故只道：「是，當得防備些。」

仇如海豈有看不出的道理，於是又道：「四醜若敢在我總店所在之地，狂妄胡爲，又住於總店之中，佟主事，彼時老人家若要知道，誰負此責？」

佟主事這才知道事態嚴重，說道：「屬下竟然沒想到這一點，屬下就去告訴四醜……」

仇如海接着又道：「再告訴些內情，四醜意欲下手的人家，非但是我的朋友，也是老人家素日敬重的人。」

佟主事這下子可應了那句俗話，「天宮走水」——慌了神啦，急得雙眉緊鎖，苦思對策！

仇如海却又說道：「你不必着急，我自有對策，老人家可在？」

佟主事道：「老主人剛剛外出。」

仇如海道：「老人家歸來後，別忘了通知我一聲。」

佟主事神色陡變，道：「總監督，此事能否先不向老主人稟陳，屬……」

仇如海正色道：「外傳本店甚多不法事，諒係有人欺瞞老主人，不使老主人知情，此事瞞不得，但我不會使你爲難！」

佟主事道：「屬下感激總監督。」

仇如海道：「現在你去辦點事，想方法使四醜到前面大廳坐，然後悄悄通知我，不過你要記住剛才的話，不得洩露！」

佟主事急忙道：「屬下理會得，四醜人到前面大廳時，屬下即報！」

仇如海道：「很好，還有一事，當我有所吩咐時，立即去辦！」

佟主事道：「這是當然。」

仇如海一笑道：「請雲從龍雲爺到前大廳坐，等我諭令！」

佟主事連連答着而去，佟主事走後，古存文道：「小弟由適才情形，看出此店本甚規矩，尤其是主人，似是十分正派的人，那些謠言可能是有意中傷了。」

仇如海搖頭道：「古兄也別這樣說，本店分處太多，未免管理欠週，爲非之事，斷難絕無，但是小弟却敢說，會日有改進。」

古存文誠懇的說道：「小弟今對適才在寒舍所說的話，深致歉意。」

仇如海更坦誠的說道：「世誼交深，小弟懇請古兄，今後別講這些客套話。」

他們遂天南地北閒談起來，雷嘯天道：「二弟，你準備如何處置四醜的事？」

仇如海道：「小弟有意，使『過』世兄府上，永絕後患！」

古存文一驚道：「恕小弟直言，四醜雖惡，但殺之却可不必。」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古世弟，你莫非忘記巷中發生的事了？我這二弟心慈如同那位神僧，斷不會隨意傷人的。」

仇如海已含笑道：「小弟有更好的方法，使四醜悄沒聲的回轉鳳陽，當然，他們若自恃外援强大，也可能仍然按其預謀行事，不過小弟却敢保證，他們若量力離開金陵最好，否則怕必須少點什麼再回鳳陽了！」

正談說間，佟主事悄悄而來，道：「四醜已到前大廳。」

仇如海頷首道：「你先去，我就來，雲爺呢？」

佟主事道：「雲爺靜候大駕。」

仇如海點頭道：「傳諭下去，稍待我在大廳現身時，按店規行事！」

佟主事躬身而答道：「屬下遵諭！」

說着，退步而出了貴客廳，仇如海笑對古存文道：「古兄稍待可別罰小弟故意排場，這是『殺鷄給那猴子看』，現請隨小弟來，但莫在前大廳露面。」

古存文頷首起座，仇如海帶路，引展翼雲和古存文，到了一間靜室，牆上掛有一畫，推畫左斜，道：「在此可將前大廳一覽無遺，並可聽清一切，暫煩展兄相伴古兄，小弟與雷大哥去去就來！」

說着，互拱而別，片刻後，通大廳的門啓，雷嘯天和仇如海緩步踱出，但却神色凝重而威嚴！

前大廳坐滿了人，仇如海乍一露面，嘩啦的一陣桌椅推動聲響，竟站起來了二十幾位，人人垂首恭敬異常！

自然，包括了佟主事，佟主事急忙離座，躬身而前道：「總督監和雷總管要出去？」

仇如海目射寒光，掃視大廳一眼，揮手道：「我另外有事要對你說，叫他們別拘束，坐下。」

用不着佟主事再傳話，大廳因突然站起小一半人來，早已變得寂靜異常，仇如海的話，這些人字字入耳，立即互應一聲，紛紛歸座！

仇如海接着對佟主事道：「取店册和號牌來！」

佟主事應一聲是，轉瞬取到，雙手上呈。

仇如海並沒翻閱，夾於臂間，道：「這幾天若有來店寄宿的同道，却先向我報知！」

（未完・十三）